

續高宮
續高宮

學林卷第一



書篇

詩書序

奚斯

木瓜詩

二玉

勺藥

分雞

胥靡

墨
勿
德
時



王觀國

擊辭

故什箋

猷徽

宗彝

祥瑞

箕子

臧否

孔子生



納幣

古文

其記已忌

如馨

酒

釐

雅足

容頌

月令數祭

子邦

三易

啖助

疑異

茂

上下

聖

五祀

唐常棠

書篇



頃

揚子法言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做空

焉今正笑觀國榘古書百篇秦焚書至漢濟南伏生

口傳載三十餘篇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所藏

書皆科斗古文至孔安國始以隸古定之增多伏生

二十五篇凡五十九篇蓋酒誥之篇不在伏生口傳

之數而在科斗之文則有之揚雄見伏生口傳之書

而未嘗見科斗書故曰酒誥之篇做空焉孔安國尚

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曰并傳凡

五十九篇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則科斗古書當在秘

暮勳書作謨
訓此依左傳之
文

不集書作弗集
惟能書作惟先
此依左傳之文

府也魯共王者景帝之子壞孔子宅而得科斗書確
生西漢末科斗書出已久矣雄又嘗校書天祿閣而
於科斗書初未之見耶雄辨為識奇字夫識奇字者
必能精古文苟不識科斗古文悉在其為識奇字也
春秋莊公八年左氏傳引夏書曰畢陶邁種德成公
十六年傳引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國襄公十四
年傳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拘於路又二十一年傳
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
在茲又引書曰聖有謬黜明**證**定保又二十六年傳
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昭公元年傳引太

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又十七年傳引夏書曰辰
不集于房擊秦鼓奮夫馳鹿人走哀公十八年傳引
夏書曰官占惟能**能**嚴志昆命于元龜以上左氏傳所
引書杜預解皆曰逸書也觀國按杜預所謂逸書者
今書皆有之當是伏生口傳之書所無而在科斗古
文則有之杜預亦未嘗見科斗書爾禮記坊記篇引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
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鄭康成注曰君陳蓋周
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觀國按今書君
陳篇不止是亦伏生書所無而科斗書有之鄭康成

入告以下兩君字
兩此字一女字並
依禮記之文與

書有異

亦未見科斗書爾孟子引書曰洛水警予又引書曰
湯一征自葛始又引書曰葛伯仇餉又引書曰后来
其蘊又引書曰后来其無罰又引書曰在顯或文王
謨在承或武王烈又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又引書曰祇載見瞽瞍又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
牧宮朕載自亳又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以
上孟子所引書趙岐注皆曰尚書逸篇也觀國按孟
子所引書今書皆有之是亦伏生書所無而科斗書
有之趙岐亦未見科斗書爾當西漢時周之遺風未
遠以揚雄之博學名儒於科斗書且不能究况於後
世屢歷兵火識古文者愈少古文道幾熄矣

繫辭

易曰噬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繫辭焉所以告也又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觀國案孔子自言繫辭焉者乃卦爻象象之辭也有
卦故繫之以卦之辭有爻故繫之以爻之辭有象故
繫之以象之辭有象故繫之以象之辭卦爻象象皆
繫之以辭然後占筮者即其辭而考吉凶也今世傳
王弼易第七第八卷分繫辭上下者誤也此非繫辭

也乃孔子所作易之大傳爾孔子自稱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者聖人謂虞犧文王也乾坤卦與大傳中有子曰之稱者乃孔子嘗為訓傳而門弟子纂集成書故有子曰之稱前漢儒林傳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常編三絕而為之傳今繫辭當謂之易大傳而後世以治易名家者分其卷帙誤名以為繫辭耳諸卦六爻在象與大象之後而乾六爻在象與大象之前諸卦六爻有小象而乾六爻無小象者蓋文言訓說已詳足以包小象也文言足以包小象而文言之辭不可析在諸爻故乾六爻無小象而列六爻於象之前

也坤亦有文言然坤先象而後列六爻六爻復有小象與諸卦同者坤之文言一章也一章則簡而不足以包小象故坤與諸卦爻象之列同也乾之文言五章也五章則詳而足以包小象故獨於乾則無小象而列六爻於象之前也諸卦唯六爻而乾坤於六爻之外復有用九用六者乾純陽而能變九者陽之能變者也坤純陰而能變六者陰之能變者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皆乾用九之所變也陰爻一百九十二皆坤用六之所變也古之撰著者以九為老陽以六為老陰老陽

生七為少陽老陰生八為少陰以著揲之十有八變
觀九六七八辨陰陽而一卦成焉六十四卦咸如此
也故於乾言用九於坤言用六諸卦皆由九六之變
以生也九者何一三五是也六者何二四是也一二
三四五天地之大萬物之多陰陽之妙不逃於此矣
諸卦無文言而唯乾坤有文言者諸卦皆由乾坤九
六而生則於乾坤訓說特致其詳也古本易彖象文
言不分在諸卦案前漢藝文志曰虞^犧氏始作八卦
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繫辭文言
序卦之屬十篇以此觀之則彖象文言不分在諸卦

蓋別為篇簡者也歐陽文忠公崇文總目叙釋曰曰
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
等離為十二篇費直之易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
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古十二篇之
易遂亡其本王弼為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以此觀
之則今世所行王弼易乃彖象相雜之易非古本易
也蓋教授之家各宗其師之說而自晉以後唯王弼
之學獨傳故也

詩書序

詩序本自為一編不在眾篇之首至毛公為詩傳乃

分序於衆篇之首詩序謂之義所謂有其義而止其辭是也詩由南陔序于相戒以養也白華序于之際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止其辭由唐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止其辭鄭氏曰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由此觀之則詩序本不在衆篇之首至毛公始分置於衆篇之首亦可知矣詩序子夏之所作而王荊公以謂讀江有記之詩雖子夏無以知其美媵然子夏與孔子同時文籍未淪喪必有所受而作也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歐陽文忠公崇文總目叙釋曰孔子刪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然則古詩三千而取者三百則十取其一二耳餘皆逸詩也逸詩書史亦多引之書序本自為一篇不在衆篇之首至孔安國作傳乃分序於衆篇之首故孔安國尚書序曰并序凡五十九篇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是也前漢藝文志有周

書七十一篇。顏師古注曰：劉向云：周時誥誓弭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按班固作漢書時，周書有七十一篇。自後漢經兵火，書籍散亡。至晉時，盜竊汲郡冢，得竹簡書，有周書束皙校讎而訛滅脫散不可考者甚多。故顏師古曰：今之存者四十五篇。蓋至於唐所存者四十五篇耳。皆逸書也。逸書者，虞夏商書皆有之，不特周書也。

故什箋

今毛詩注訓傳三十卷。觀國按：前漢藝文志曰：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顏師古注曰：故者，通其指義也。詩家又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卷、韓故三十六卷。漢魯申公有詩訓故，以此觀之，則今毛詩當為故訓傳，改故為詁者，後人妄改之也。國風不言什，而雅頌言什者，蓋詩以十篇為什。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十九篇、鄘十篇、衛十篇、王十篇、鄭二十一篇、齊十一篇、魏七篇、唐十二篇、秦十篇、陳十篇、檜四篇、曹四篇、豳七篇。凡此皆多寡不等，故不稱什也。雅頌皆十篇為一，故皆稱什。唯魚藻之什十四篇、蕩之什十一篇、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亦謂之什者，過乎十，則亦稱什。舉其成數爾。若夫不及十，則

不稱什故駟頌止四篇邢頌止五篇而皆不稱什此
其可見也後漢衛宏傳曰鄭康成作毛詩箋章懷太
子注曰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引張華博物志曰鄭注
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鄭康成
是鄰人故以為誠云觀國按諸家字書箋子堅切表
識書也亦作戔栗蓋古人戔讀以竹或木為之故箋
字從竹戔字粟字皆從木謂之戔表者以此戔讀而
表出己意也西漢時傳詩有三家中公作魯詩后蒼
作齊詩韓嬰作韓詩三家皆列於學官而毛公之學
未得立及中興後謝曼卿衛宏鄭眾賈逵馬融鄭康
成等皆宗毛公學於是毛詩盛行鄭康成作毛詩箋
者蓋毛公有不訓者鄭氏訓之毛公有訓未盡者鄭
氏續之毛公有誤訓者鄭氏證之蓋以箋讀顯出已
意而又不沒毛公之學也故謂之箋雖若薦成毛義
而箋則非薦也毛公為北海相有年矣至鄭康成乃
以郡人之故而以箋為誠此好事者為之辭也

奚斯

班孟堅兩都賦序曰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
孔氏列於詩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詩人之興
感物而作故斯奚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

音昭乎聲觀國按閔宮之詩曰松栢有爲路寢孔碩
新廟奕々矣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毛氏傳曰
大夫公子矣斯者作是廟也鄭氏箋曰矣斯作者教
護屬功課章程也蓋魯人新姜嫄之廟而公子矣斯
董其事爾所謂作者作廟也非作頌也閔宮之頌非
矣斯之作也班孟堅王文考賦序皆以魯頌為矣斯
所作則誤矣揚子法言曰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常
晞尹吉甫矣公子矣斯嘗晞正考甫矣觀國按尹吉
甫作大雅崧高豈民之詩以美宣王考甫能得商頌
十二篇歸以頌湯之德三人皆有功於詩教者也若

矣斯者徒能作魯廟而已於詩頌固無預焉當矣斯
作廟之時閔宮之頌未作也廟成之後詩人始頌之
則矣斯與正考甫二人非同類揚雄豈亦誤以閔宮
之詩為矣斯所作耶不然何以言晞也李軌注揚子
曰矣斯魯僖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此言正誤也

獻犧

周禮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鄭氏注曰獻讀為犧々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
陸明德音義曰獻犧同素何反司尊彝曰凡六尊六
彝之酌鬱齊獻酌鄭氏注曰獻讀為摩沙之莎摩莎

沛之出其香汁也陸德明音義曰獻素何反觀國案
司尊彝曰春祠夏禴用獻尊象尊此兩尊相須之尊
也秋嘗冬烝用著尊壺尊此兩尊相須之尊也追享
朝享用大尊山尊此兩尊相須之尊也獻尊即犧尊
是也舉其事則謂之獻尊舉其名則謂之犧尊一物
而兩名爾春秋左氏傳曰犧象不出門禮記曰君西
酌犧象又曰專用犧象又曰犧象周尊也然則犧象
二尊相須可知矣蓋犧尊為牛形象尊為象形犧音
義獻音憲二字各讀如本字其義灼然無可疑者毛
詩疏引王肅注禮曰犧象二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

為尊其說是已司尊彝廢犧為獻者蓋朝踐乃始獻
之禮舉祀事言之故謂之獻尊若舉其名則謂之犧
尊也鄭氏既讀獻為犧又以獻犧二字皆音莎既謂
犧尊飾以翡翠又謂象尊以象鳳皇皆誤矣陸德明
循鄭氏之說以獻犧二字並音莎而於它經凡言獻
言犧處悉音以為莎不能訂正其義而反播其疑於
後世使後學愈疑良可恠也南史劉杳傳曰杳嘗於
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康成答張逸謂畫鳳
皇尾婆娑然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犧尊彝皆刻
木為鳥獸鑿頂及背內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

大夫子尾送女器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窋於青州發齊景公墓得二尊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也約以為然以此觀之則犧尊為牛形可以不疑矣

木瓜詩

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毛氏傳曰木瓜楸木可食之木也觀國按詩之意乃以木為瓜為桃為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通用之物也亦猶画餅土飯之義爾投我以不可食不通用之物而我報之

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武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氏以木瓜為楸木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爾雅曰楸木瓜部璞注曰實如小瓜酢可食此即果實之木瓜也後世文士多引木瓜之詩以為果實之木瓜皆誤矣如初學記六帖於果實木瓜門類皆引衛風木瓜之詩亦皆誤矣前輩有詠木瓜詩曰翻思成實為嘉惠擬把瓊瑤作報章此正誤用之也昔之記言者謂孔子曰

吾於木瓜見芑苴之禮行焉觀國按木瓜詩設投報之辭以為喻爾未嘗真有投報也而記言者遂以為芑苴恐非孔子之言也淇澳詩曰綠竹猗猗綠竹青青綠竹如簣毛氏傳曰綠王芻也竹篇竹也觀國按綠與竹二物也非笋竹之竹而世多誤用綠竹為笋竹之竹采綠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剝毛氏傳曰綠王芻也蓋爾雅曰菘王芻又曰竹篇菘此乃詩所謂綠竹也禮記大學篇曰詩云瞻彼淇澳菘竹猗猗此正用菘字毛詩借用綠字其義則通也先達詩集中有綠竹詩曰自得東南號猗猗柏悅同蓋用東南之竹箭事乃用為笋竹之竹也誤矣

宗彝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作會於衣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絺繡於裳也此舜之十二章而孔安國乃以作會宗彝四字為一句又訓曰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觀國按宗彝者即周禮司尊彝所謂裸用虎彝雉彝是也刻画帟帷之形於彝器之上祀宗廟則用此二彝故謂之宗彝若舜之十二章則絺繡彝器於裳而彝器

之飾則以虎以雉此禮有定制不可易也孔安國初
不曉其義既誤合尚書句讀又誤列以謂彝尊亦以
山龍華蟲為飾其奈經也甚矣今世廟貌塑像及畫
壁凡法服止畫一虎一雉而不見彝器亦誤也當先
画彝器而後飾帟雉之形於彝器之上乃為合禮蓋
自唐以來禮文寢弊画工沿襲舊格初不識制度不
足恠也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夷鄭氏注曰夷
讀為彝此乃記禮者假借用字耳中庸引詩曰憲
令德表記引詩曰瑕不謂矣此類是也

二王

振鷺詩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毛氏傳曰二王夏商
也其後祀也宋也觀國按禮記曰武王克商未及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
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商之後於宋
蓋武王克商有天下而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徒
絕世也方周人祭於廟之時黃帝堯舜之後皆在本
國未來助祭而二王之後適來助祭用人美之故振
鷺之詩所為作非萬世不易之法也後世不察乃以
謂王者必當存二王後故漢魏南隋唐之際皆舉
二王之典夫絕世者莫必止於二代耶鄭氏曰王

者存二代此蓋未嘗深考其由也後漢百官志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五年封商後孔安為商紹嘉公且二王一體也漢不封夏而封商周何耶若曰繼絕世則高帝滅秦而為漢則秦為絕國矣捨秦不封而遠取商周又何耶唐以周隋為二王後且拓拔之魏高氏之齊與周隋同為絕國而專取周隋又何耶此皆循名而失實者也

祥瑞

賈誼新書曰詩云一鼓五祀于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園也虞者園之司獸者也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蜀書曰騶虞古不知其何物也詩曰于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園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觀國按毛氏詩傳曰騶虞義獸也白虎質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詳觀騶虞詩辭則獸是已詩曰仁如騶虞又曰德如羔羊又曰德如鴈鳩又曰信厚如麟趾蓋皆指物而言也秦漢之際言詩者各自名家其說皆異同賈誼必遵其師所授之說未必當也歐公曰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觀國按賈誼在文帝時為長沙傳前漢儒林傳曰毛公治詩為河間獻王

博士則在景帝時為博士與賈誼同時人也然則以
騶虞為獸者非出於近世之說矣五代時王建據蜀
龜龍麟鳳騶虞之類畢出於其國歐陽文忠公修五
代史破之以為非瑞白龍見於水是失職也可以為
故矣鳳皇或出於謬政危亡之時非瑞也麟人罕識
之獸魯哀公西狩窮山竭澤獲之非其自出春
秋誤之那瑞也龜汙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也貴於
卜官觀國按易以龍喻君之德取其神變也鳳者文
明之物故曰鳳子鳳子何德之衰傷無明文之時也
麟信也故詩以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喻信厚之時

龜壽而前知也此四物者以喻聖人之有德者故禮
以為四靈而史亦記之耳非謂治世必出而亂世必
藏也璧猶玉者至貴之寶而君子比德焉寧有治世
則玉見而亂世則玉隱耶離騷以香料譬君子以惡
鳥譬小人寧有治世則無惡鳥而亂世則無香料耶
然則麟鳳龜龍頻出於五代亂世之蜀何傷乎

勺藥

溱洧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毛氏傳
曰勺藥香艸也其別則送以勺藥結恩情也觀國按
崔豹古今注曰勺藥一名何離將將行則送之以勺藥

以此觀之則勺藥雜草也離別則贈之以見志也江淹別賦曰下有勺藥之詩淹用為離別事蓋可見矣若曰香草則草之香者多矣美必勺藥而後可以結恩情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服虔注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選注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注曰南都賦云歸鳥鳴鷄香稻鮮魚以為勺藥酸滋味百種千名顏師古注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之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遺法乎觀國

按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勺音酌藥音略乃以魚肉等物為醢醬食物也與漆涑詩所言勺藥異矣詩之勺藥乃草類也今勺藥花是已廣韻曰勺布若切又張略切藥以灼切又良灼切二字各有二音子虛賦曰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所謂御者御食物也未有御五味者也南都賦曰歸鳥鳴鷄香稻鮮魚以為勺藥蓋以鴈鷓魚稻為食也又按枚乘七發曰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濡勺藥之醬薄者之矣鮮鯉之膾五臣注文選曰勺音酌藥音略又按張景陽七命曰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饗鼎庖子揮

刀味重九沸和羹勺藥晨晝露鶴霜鷄黃雀五臣注
文選曰勺音酌藥音略然則讀勺藥為酌略者是以
魚肉等物為醢醬食物非漆浦之勺藥明矣子虛賦
諸家注說皆誤以為漆浦之勺藥也韓退之偃城夜
會聯句詩曰西廂鋪氈輪五鼎調勺藥又曰但擲顧
笑金仍祈却老藥蓋前句勺藥字音酌略後句藥字
音淪二藥字不同音也

箕子

前漢儒林孟喜傳曰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
易爻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已箕子箕子者萬物方

荻茲也顏師古注云易明夷卦彖曰內難而能正其
志箕子以之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正此箕子
謂商父師說洪範者也賓妄為說耳觀國按虞犧作
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則爻辭乃文王所作也方文王
重爻之時箕子之明未夷至紂不道箕子奴然後箕
子之明始夷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間當此時箕子之明
雖夷而利正故明不可息也以此考之則箕子之明
夷其在武王之時乎文王重爻之時於明夷六五之
辭不應預言箕子之明夷此學者素以為疑也趙賓

訓易欲避此疑故謂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彗茲
非高紂之箕子也顏師古不悟其意乃引明夷卦爻
之辭以釋之夫學者豈不知高之有箕子耶趙賓之
說雖鑿而師古原不曉其因也或說謂文王重卦而
其辭則周公孔子之作如此則明夷言箕子不礙矣
分難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季郈之難鬪季氏介
其難郈氏為之金鉅杜預注曰擣芥子播其羽或曰
以膠沙播之為介難觀國觀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
郈氏鬪難季氏芥難羽郈氏金鉅司馬遷改介為芥

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爾觀國按介與芥不相通
用介者介冑之介也介其難者為甲以蔽難之臆則
可以禦彼之金鉅矣司馬遷誤改介為芥而杜預循
其誤既自以為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漢沙而播
其羽是自累也又惡能勝彼難大率司馬遷好異而
惡與人同觀史記用尚書戰國策國語世本左氏傳
之文多改其正文改績用為功用改厥田為其田改
肆覲為遂見改宵中為夜中改咨四嶽為嗟四嶽改
協和為合和改方命為負命改九載為九歲改格姦
為至姦改慎徽為慎和改烈風為暴風改克從為能

從改濟川為決川改恤哉為靜哉改四海為四方改
熙帝為美堯改不遜為不訓改胄子為穉子改維清
為維靜改天工為天事改底績為致功改降丘為下
止改納錫為入賜改孔修為甚修改夙夜為早夜改
申命為重命改汝翼為汝輔改敷天為陟天改率作
為率為改宅土為居士如此類甚多又用論語文分
假為孔子弟子傳亦多改其文改吾執為我執改毋
因為無因改指諸掌為視其掌改性與天道為天道
性命改未若為不如改便便為辯辯改滔滔為悠悠
如此類又多子長但知好異而不知反有害於義也

臧否

臧否之否音鄙臧者善也否者不善也書曰格則承
之庸之否則威之陸德明音義曰否音鄙易遯卦九
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王弼注曰否音臧否之否君
子好遯故能舍之小人繫憲是以否也鼎卦初六鼎
顛趾利出否王弼注曰否不善之物也抑詩曰於乎
小子未知臧否烝民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小
旻詩曰國維靡止或聖或否春秋昭公五年左氏傳
曰一臧一否其誰能當之諸葛孔明出師表曰陟罰
臧否不冝異同張平子西京賦曰街談巷議彈射臧

否以上否字皆音鄙俗或讀音缶則誤矣嵇叔夜幽憤詩曰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五臣注文選曰否平鄙切若如五臣注則平鄙切乃音備是泰否之否非臧否之否矣今禮部韻略上聲自字部內否音鄙注曰臧否也新制云按詩未知臧否釋文音鄙如此之類全句即詩於此韻內押如散押臧否之類即許於有字韻內否字通押觀國按有字韻內否字音缶若散押臧否亦是音鄙豈可遽變而音缶耶凡上有臧字則下當音鄙也七一定不可易也新制乃元祐五年太學博士孫沔校對禮部韻略而奏請引周易師卦曰師出以律否臧凶釋音曰否鄙惡也馬鄭王肅曰否音方九及左傳隱公十一年曰師出臧否亦如之釋音曰否音鄙又方九及觀國按周易左傳皆存兩音者蓋陸德明不能稽考訂正之而存兩音使後人自擇之也孫沔奏請又不能決於去取故有許通押之文且音鄙音缶二字音與義皆不同實不可通押

胥靡

史記儒林傳曰申公為楚太子戊傳戊不好學胥靡申公徐廣注曰胥靡腐刑前漢儒林傳曰胥靡申公

顏師古注曰胥靡相係而作役前漢楚元王傳曰王
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注曰詩
云若此无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注曰胥相
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顏師古注曰聯繫
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鑊
聯綴耳而云隨坐輕刑非也史記賈誼傳鵬鳥賦曰
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徐廣注曰胥靡腐刑也前漢
賈誼傳鵬鳥賦曰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曰
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傳巖顏師古注曰胥靡
相隨之刑也觀國案書說命曰乃審厥象俾以形旁

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孔安國傳曰傳氏之
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
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以此知
鵬鳥賦云傳說胥靡者乃服役之刑也莊子曰胥靡
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又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
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咸元英疏曰胥靡
徒役人也楊雄解難曰胥靡為宰寂寞為尸蓋胥靡
者刑役之人於死生則輕而無顧藉故登高而不懼
不畏險也胥靡為宰無重累也城既十仞而又壞之
則築役之勞未已此胥靡之所苦也凡此又以見胥

靡者服役之刑也。腐刑元後，若以胥靡為腐刑，則傳說不應有版築之後矣。史記倭倭李延年坐法腐，然則史記正言腐，不謂之胥靡也。又胥靡亦邑名。春秋襄公十八年，左氏傳曰：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杜預注曰：胥靡，鄭邑。又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王入于胥靡。杜預注曰：胥靡，周邑，本鄭地。又定公六年，左氏傳曰：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秦狐人闕外，晉閻沒成周且城。胥靡，杜預注曰：鄭伐周六邑諸史地理書亦不言胥靡地名之義，蓋不可考也。

孔子生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曰魯襄公二十二年歲在庚戌，孔子生魯襄公十六年歲在壬戌，孔子卒享年七十有三。然公羊傳曰：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解曰：歲在己卯。又穀梁傳曰：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然則公羊穀梁與史記世家年表皆不同也。觀國按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蓋十月朔為庚辰，則二十一日為庚子也。十有一月無庚子矣。公羊謂十有一月庚子者，誤也。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

而何休謂歲在己卯者誤也孔子享年七十三以歲計之當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是歲周靈王二十一年歲在庚戌也而公羊穀梁皆云襄公二十一年誤矣史記五帝紀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觀國以史記文考之舜壽百歲也然而書舜典曰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蓋三十登庸三十在位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年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有二歲此孔子所定之書也則知

史記為誤矣史記六國年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元年乙丑皇甫謐曰元年癸酉又周正定王元年徐廣曰元年癸酉皇甫謐曰元年癸亥觀國按章衡編年通載周元王元年歲在乙丑周正定王元年歲在癸酉以此知徐廣之說為是而皇甫謐之說非也

納幣

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謂之六禮而不謂之納幣春秋穀梁傳曰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范甯解曰納采者采擇女也問名者卜吉凶也納徵者納幣也告期者告迎

期也然則納幣者禮之納徵是已周官媒氏曰凡嫁
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通五兩鄭氏注曰納幣也五兩
十端也引雜記曰納幣一束五兩五尋然每端
二丈觀國按束帛為十端每端二丈則是以四丈為
一兩中屈之成兩端五兩為十端矣不謂之十端而
謂之五兩者蓋用五兩而中屈之成十端其本則用
五兩而來之則見其有十端也或曰入幣或曰納幣
者周官媒氏通言嫁子娶妻用幣之數故曰入幣若
夫問名納吉而後納幣者問名納吉則事已定矣事
已定則男家納幣於女家致恭以成禮蓋男下女之

意也故春秋書納幣者皆親事已定而後納幣也春
秋又書逆女乃先納幣而後逆女禮之序當如此耳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左氏無傳杜預
解曰母喪未再期而圖婚非禮也公羊穀梁皆曰親
納幣非禮也觀國按僖公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
人姜氏薨至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方是時母喪
一年有半是母喪未再期而圖婚故春秋書納幣以
見其非禮也又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氏傳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
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觀國按僖

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則自僖公薨至文公二年冬未滿二十五月是亦居喪而圖婚與莊公居喪納幣一也左氏乃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有以見左氏之誤也公羊傳曰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穀梁傳曰公子遂如齊納幣范甯解曰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也以春秋文及三傳攷之左氏之誤昭々矣

古文

唐李濟翁資暇錄曰古文使字作𠄎左氏春秋傳言行李乃是行使後人誤變為李字觀國按春秋僖公

三十年左氏傳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之困杜預曰行李使人也又襄公八年左氏傳曰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行李行人也又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曰諸侯請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然則左氏傳或言行李或言行理皆謂行使也但文其言謂之行李又謂之行理耳以此知非改古文李字為李也古文字多矣李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也唐書藝文志曰今文尚書三十卷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詒改為無

偏無波蓋古文尚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明皇以頗字與義字不協韻故改為無波與義字協聲於文意雖亦通而於改作之識未能免也明皇不好隸古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後今文故有今文尚書今世所傳尚書乃今文尚書也今文尚書多用俗字如改說為悅改景為影之類皆用後世俗書良因明皇不好隸古故有司亦隨俗鹵莽而改定也司馬遷班固作史亦或用古文字史記商本紀曰湯既勝夏歸仲鬻作誥鬻乃古文虺也又周本紀曰穆王命伯冢申誡太僕作冢命冢乃古文冢也又

孔子弟子有曾哉哉乃古文點也前漢古今人表有伯戛戛乃古文冢也又百官公卿表曰蔭作朕虞蔡乃古文益也又郊祀志曰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墜乃古文地也又禮樂志曰中木零落山乃古文草也又刑法志曰愎之以行愎乃古文棟也又藝文志有大命三十七篇命乃古文禹也又地理志曰隨山棗木棗乃古文刊也又平原郡安息縣息乃古文德也又清河郡惞題懸惞乃古文莎也又北地郡大夏縣夏乃古文要也又路溫舒傳曰蠶者不可復屬蠶乃古文絕也又叙傳曰東以虐而戡仁以乃古文鄰也又

召信臣傳曰晝夜難盡火難乃古文然也又五行志
曰王心弗卒卒乃古文堪也又楊雄傳揚反離騷曰纍
既齊夫傳說于齊乃古文攀也後漢與服志曰乾以
有文以乃古文坤也諸史如此類甚多然則作史者
尚不悉廢古文而况古文經書其可輕改作乎許慎
說文序曰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
竹帛謂之書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對於泰山者
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蓋古者帝王登封泰山必有
金石之刻其文字形體各不同歷時既久罕有傳者
今世所傳秦皇時李斯所篆嶧山碑如御史大夫篆

作御史大夫竊意夫字必有大音李斯用古文篆
後世不知其用字之因也又今世所得古器秦時鐘
鼎篆銘有字皆篆為子如有秦篆為子秦之類後世
字書子字為又字諸字書未嘗讀又為有也許慎說
文中字丑列切兩艸相並為艸即今之草字而漢書
乃用中字為草字凡此類皆不可以字書考證之也

其記已忘

揚之水詩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彼其之子不與
我戍甫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羔裘詩曰彼其之子
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汾沮洳詩曰彼其之子美無度彼其之子美如英彼
其之子美如玉候人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
之子不稱其服彼其之子不遂其婚鄭氏箋曰其或
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禮記表記篇曰彼記之子不
稱其服韓詩外傳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彼已之子
邦之司直彼已之子邦之彥兮彼已之子碩大且篤
~~叔~~叔于田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
送忌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鄭氏
箋曰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陸德明毛詩釋音曰其
音記觀國案詩用其字忌字禮記用記字韓詩外傳

用已字四字雖不同然其原意則四字皆助辭也其
義相附近故四字讀為四聲何傷乎若循鄭氏之箋
陸氏之音則四字者當讀而為一音誤矣經書中用
字如此類者尚多有之書曰聖有謨訓春秋左氏傳
曰聖有養勲訓字去聲勲字平聲二字不同音而義
則通也詩曰顯々令德亶民亶々中庸曰憲々令德
宜民宜人顯字上聲憲字去聲二字不同音而義則
通也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表記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愛遐為瑕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緇衣
曰有恪德行四國順之愛覺為楛也書曰自作孽不

可道孟子曰自作孽不可活變道為活也書曰克明
俊德大學曰克明峻德俊為峻也詩曰駿命不易
大學曰峻命不易詩曰駿極于天孔子間居曰峻極
于天變駿為峻也書曰高宗亮陰喪服四制曰高宗
諒闇乃用闇字也詩曰假樂嘉成王左氏傳曰晉侯
賦嘉樂變假為嘉也詩曰凡民有喪旬服旬杖之檀弓
曰凡民有喪扶服杖之變旬為扶也書曰罔有擇言
在身表記曰罔有擇言在躬變身為躬也凡此雖或
變其字然各從其音而讀之不害於義若必繩之以
一音則將亂天下之字音非所以示後學也

洒

新臺詩曰新臺有洒河水澆灑毛氏曰洒高峻也澆
澆平地也陸德明音義曰洒七罪反觀國按新臺詩
第一章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灑泚與瀰協韻故第二
章曰新臺有洒河水澆灑毛氏欲以洒澆二字協韻
乃讀洒為七罪反而訓之曰洒高峻也然字書洒無
七罪反之音云無高峻之義按字書洒字音先禮切
與洗同而與澆字不協韻蓋泚者鮮明貌也洒亦有
潔靜之意於詩之義道當讀洒為先禮切則音與義
兩得之矣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在上位者

洒濯其心音義曰洒先禮及前漢平帝紀曰洒心自
新之意也又昌邑王賀傳曰以滌洒大王顏師古皆
曰洒先禮及史記貨殖傳曰洒則薄技也孟子曰願
比死者一洒之此皆讀與洗同而俗或讀作沙下反
者非也洒又音先典反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後一
爵而色洒如也陸德明音曰洒先典反史記范雎傳
曰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徐廣曰洒先典反蓋洗
字亦音先典反洒亦如之也洒又音色懈反與灑同
為洒掃亦作灑掃東山詩曰洒掃寧室伐木詩曰於
粲洒掃抑詩曰洒掃庭內周禮隸僕曰掌五寢之掃
除糞洒之事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掃應對禮記
內則曰灑掃室堂凡此或用洒字或用灑字其義則
一而皆讀音色懈反各隨其音而生義也

如罄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
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
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預
曰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垂盡觀國按字書如而也
似也往也若也經書用如字各有一義我室如之如當
訓似人此罄字非訓盡許慎說文曰罄器中空也室

如懸磬者如懸一器其中空而無物耳磬亦訓盡詩
曰鉞之磬矣是也杜預以如訓而以磬訓盡則室而
垂盡語不成文今以如字之義考之莊公七年夏夜
中星隕如雨蓋言星隕而且雨也此如字訓而者也
左氏傳曰如火之燎于原又曰如農夫之務去草又
曰今亦如之又曰邑亦如之凡此如字訓似者也公
如齊觀社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公如晉至河乃
復夫人姜氏如齊凡此如字訓往者也左氏傳曰同
之不可也如是又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凡此如字訓若者也室如懸磬者如似也似懸
空器若家徒四壁之義也於意則順而成文杜預所
訓於字義雖通而於左氏文句則不順蓋誤訓如為
而故并與磬字訓誤也先達謂漢人如而通用蓋如
字所訓非一如而通用者特如字之義一端耳至於
如齊觀社如農夫之務去草其次莫如猛之類又可
以如而通用訓之耶

蓐

周禮夏官圉師掌養馬春除蓐魯僖鄭氏注曰蓐馬
茲也觀國按爾雅釋器曰蓐謂之茲郭璞注曰茲者
蓐席也又按春秋威公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

奔齊公羊傳曰衛侯朔得罪于天子越在岱陰齊屬
負茲舍不即罪爾何休解曰諸侯有疾稱負茲士稱
負薪由此觀之則馬茲者以草蓐為馬席以禦寒至
春則除去之禮券祭其廐以祓除疫癘也許慎說文曰
蓐陳艸復生也一曰蔟也玉篇廣韻蓐音辱艸蓐也
薦也然則所謂茲所謂蔟所謂薦皆席之異名蓋皆
以艸蓐為之也春秋文公七年左氏傳曰秣馬蓐食
潛師夜赴杜預注曰早食於寢蓐中又宣公十二年
左氏傳曰軍行右轅左追蓐杜預注曰追求艸蓐為
宿備又成公十六年左氏傳曰蓐食申禱又襄公十

六年左氏傳曰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前漢韓信傳曰
晨炊蓐食張晏注曰未起而沐蓐中食後漢廉范傳
曰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章懷太子注曰蓐食早起
食於寢蓐中也凡此皆謂以草蓐為席者也禮記月
令秋曰其神蓐收者方秋時草已陳而收歛金之性
也故謂之蓐收春曰句芒者木性達生也夏曰祝融
者火人性昭散也冬曰元冥者水性幽復也中央曰后
土者土性專靜也五官之神其名各有義初不徒設

釐

禮記經解篇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

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前漢
東方朔傳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
里前漢司馬遷傳引易曰差以豪釐繆以千里觀國
案今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象之別記者也蓋古
之以易名家者各有訓說而為之傳記故宗其學者
皆以易曰稱之今其所引易其字有不同如禮記司
馬遷皆言差若豪釐而太史公東方朔皆言失之豪
釐禮記司馬遷皆言繆以千里而太史公東方朔皆
言差以千里又班固作漢書於司馬遷傳言差以豪
釐而於東方朔傳則言失之豪釐於司馬遷傳言繆

以千里而於東方朔傳言差以千里班固所引兩傳
用字皆不同以此知為易說者已久後人相傳襲而
用之故其用字有不同也案字書釐字里之切理也
福也釐字十毫也所謂毫釐者當用釐字而太史公
用釐字者假借用之也世用毫釐絲忽者皆假釐字
用之蓋釐釐二字古今通用之也前漢五行志曰天
漢二年八月天雨白釐顏師古注曰凡言釐者毛之
彊曲者志用釐字而顏師古注用釐字以此知釐釐
二字通用久矣僖者謚也禧者福也史家於僖禧二
字皆用釐字以代之故春秋僖公史家皆變為釐公

漢文帝受釐宣室是也思文詩曰貽我來牟而劉向傳上封事引周頌曰飴我釐楚變來為釐顏師古注曰釐讀與來同觀國案鄭氏箋詩謂來者以穀俱來也蓋天遺我祥穀之意劉向云釐楚義亦通然不謂讀釐音來也顏師古誤矣

雅疋

禮記緇衣篇引君雅曰夏暑而冬祁寒鄭氏注曰君雅周穆王司徒書序作牙假借字也觀國案孔子作書序所謂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蓋君牙本君雅也古文用牙字其實音雅後之變古文為隸

者亦用牙字耳然許慎說文雅字烏加切楚烏也秦謂之雅則古人初不以雅字為大雅小雅之字也古文唯用疋字為大雅小雅之字故許慎說文曰疋所菹切古文以為大雅字以此觀之則古文以疋為大雅小雅字以雅為烏烏而音烏加切及後世變古文為隸古又變隸古為今文遂各用他音字或俗字以易之而雅字遂專為大雅小雅之雅矣疋音雅又音所菹切足也胥字楚字䟽字疋字皆從疋也疋又音山呂切與所字同音字書曰已也然則疋字一音雅一音䟽一音所而後世文士不復用此字者蓋後世

書籍皆用今文而無古文此古文之所以不復用也

容頌

史記儒林傳曰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自孔子時其經不具至秦焚書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一善為容不能通經皆為禮官大夫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威生單次蕭奮皆為禮官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前漢儒林傳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以頌為禮官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蘇林注曰漢舊儀

有二部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邠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顏師古注曰頌讀與容同觀國案字書頌字亦音容而頌亦作顙有形容之義故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史記用容字漢書用頌字其義一也漢書惠帝紀曰有罪當監械者皆頌繫之顏師古注曰頌與容同又刑法志曰當鞠繫者頌繫之顏師古注云頌讀曰容寬容之也又楊雄傳河東賦曰鹿鈎芒與驂蓐收兮服元冥及祝融敷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穗頌喻於穆之緝熙兮通清廟之難一賦以融字頌字難

字為韻則讀頌為容也容頌通用可知矣所謂士禮十七篇者今儀禮是也儀禮所載皆高下俯仰疾徐疏數之節故漢書藝文志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注曰禮經周禮是也威儀、禮是也儀禮雖載高下俯仰疾徐疏數之節而其名實皆道德性命之理及措諸事業然後見於容貌威儀之際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以道德性命為本而容貌威儀乃其末也漢之學者乃專以禮容為事至有不能通經而唯以容為禮官者乃祝史之能也亦何貴於禮官耶於乎禮學之敝久矣

月令數祭

月令春日其數八夏日其數七中央曰其數五秋曰其數九冬日其數六鄭氏注引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言七言九言六者舉其成數也土數五者土以生為本觀國案鄭氏謂月令舉五行之成數可也土生數五而成數十若曰舉其成數則中央土當言其數十而月令反言其數五則與四時舉成數異矣鄭氏知有此礙乃為之說曰土以生為本夫水火金木豈不以生為本矣獨土以生為本耶觀國案一二三四五者五行本生之數也土數五分旺於四

時故月令舉五行本生之數而兼之以土數也春之木數三兼五為八也夏之火數二兼五為七也秋之金數四兼五為九也冬之水數一兼五為六也中央土數五分旺於四時無所兼也故其數五而已此皆五行之生數也而成數在其中矣豈有捨生數而遽舉其成數者乎此理灼然五行在天則配五方在人則配五臟是故春主木在人為肝夏主火在人為心秋主金在人為肺冬主水在人為腎中央主土在人為脾此不易之道也月令則不然春則祭先脾夏則祭先肺中央則祭先心秋則祭先肝冬則祭先腎乃

與五行不相應觀國策月令所祭者五祀之神戶竈門行中雷所陳之俎也非五臟之所配也春曰其祀戶祭先脾者祀戶之禮其俎以脾為先夏曰其祀竈祭先肺者祀竈之禮其俎以肺為先中央曰其祀中雷祭先心者祀中雷之禮其俎以心為先秋曰其祀門祭先肝者祀門之禮其俎以肝為先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者祀行之禮其俎以腎為先其在一人之身則脾在上肺次之心又次之肝又次之腎居下五祀之俎以此為次蓋祭禮也非五行五臟相配之法也此其所以不同

子卯

春秋昭公九年在氏傳曰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預注曰疾鬼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檀弓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鄭氏注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陸德明音義引賈逵曰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又引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

相刑之日故以為忌王藻曰子卯稷食菜羹鄭氏注曰忌日貶也觀國策日之吉凶與歲月遷轉固無常也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在人所擇耳不應常以子卯為忌日設有數十君如桀紂者何忌日之多也十二辰皆有刑有害不特子卯而張晏以謂子卯相刑之日非也後魏道武皇帝以甲子日出師討賊有言紂以甲子日亡不宜出師者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乎遂出師有功唐李愬討蔡軍吏曰往亡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克捷宗高祖為太傅日平江陵加領南蠻校尉將拜

南蠻遇四廢日佐史白邊日帝不許以此觀之則吉凶惟人所召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唐后妃傳曰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元和元年進冊貴妃羣臣請立為后帝以歲子午忌故報罷觀國竊謂憲宗意未欲立后故託子午忌為言耳古以正月五月九月為斷屠月者於刑統律書而時君生辰及祖宗忌日皆斷屠不舉樂唐書刑法志曰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又房玄齡等損益隋律斷屠月皆停死刑事固有歷世循襲母傷於治道而不必削去者此類是也

三易

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注曰連山虞戲^犧歸藏黃帝雖有此說而無迹學者未然其說也觀國案隋書經籍志有歸藏十三卷注曰晉太尉參軍薛正注唐書藝文志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歸藏十三卷南史梁元帝著連山三十卷以此觀之則連山歸藏周易乃三書也爾雅釋羊屬有牡翰郭璞注引歸藏曰兩壺兩翰初學記雲部引歸藏曰有白雲出蒼梧入于大梁舉此可以見矣禮記云孔子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我欲
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鄭氏注
曰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得商陰陽之書
其書存者有歸藏後之學者遂以三易繫之三代謂
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以艮為首歸藏
以坤為首周易以乾為首而謂今之周易一書分其
名為三若然則傳註所引連山歸藏之辭果何書耶
大卜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言皆者三書
皆有經有別也若以三代繫之則文王重卦為六十
四夏商周得有三十四耶蓋三易自是三書不疑矣

啖助

唐啖助傳曰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
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
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
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
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
便傳著丘明非也歐陽文忠公贊曰左氏與孔子同
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
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
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

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趙陸從而
唱之遂顯于時令後生穿鑿詭辨訕前人捨成說而
自為絲、助所階已觀國案啖助所疑者以論語左
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謂左丘明在孔子前故孔子思
其與已合而稱之非同時人既非同時人則左氏傳
非丘明所為既非丘明所為則必有姓左而不得其
名者為此傳也觀國案周末戰國以來著書之人無
不傳其姓名者下至陰陽縱橫巫醫卜祝雜技之書
亦皆傳其姓名豈有作春秋傳顯、如此而其名不
傳者而况春秋傳非當時名儒不能作若謂姓左而

失其名則所慮過矣雖然春秋經所書者左氏或無
傳經所不書者左氏或列諸傳蓋經所書而在魯史
無它辭者左氏亦無傳經所不書而左氏亦列諸傳
者託此以見諸國之史也左氏春秋傳內傳也國語
外傳也內傳附於經故訛謬者鮮外傳世俗相傳訛
謬且多柳宗元嘗改定其語然亦或與內傳乖異固
不免也啖助乃以為屬綴不倫序事乖刺蓋求瑕過
矣自孔子作春秋後列國之史語唯有左氏內外傳
其餘無聞焉何乖刺之多責耶

周禮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鄭氏注曰頭髮皓落為宣易曰巽為宣髮而今世所傳王弼易曰巽為寡髮蓋俗書寡字下為四點作寡與宣字相疑考其義則宣髮之義為多也夫卦大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弼注曰夫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弼乃以則字為明字考夫之義則明禁之義為多也前漢劉向上封事述災異引春秋曰七月降霜草木不死春秋無此文唯僖公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所引疑若春秋傳註之言也

春秋昭公七年左氏傳曰晉侯夢黃熊入於寢門而國語則言黃熊蓋鬻三足為熊與熊大異左氏傳國語皆左丘明所纂國語傳本訛謬最多春秋傳與經相傳當以春秋傳為正也許慎說文曰念許介切忽也引孟子曰孝子心不若是念今世所傳孟子曰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忽趙岐注曰忽無愁貌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慈悲豈可忽然無憂哉孟子音義曰張古黠切丁音界觀國案念與忽義雖皆通然許慎作說文用前世古文字纂集成之所引孟子亦古文孟子當以許慎說文念字為正也鵠

冠子學問篇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劉子隨時篇曰
中流失船一瓠千金案前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
韓愈讀鶡冠子文曰鶡冠子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
失船一壺千金予三讀其辭而悲之以此觀之則鶡
冠子有是語久矣劉晝竊其語也壺亦作瓠李瀚蒙
求曰周勃織畚按史記漢書周勃傳皆曰勃以織薄
曲為生未嘗言織畚而注蒙求者引史記周勃傳勃
少以織畚為事史記烏有是言耶周禮挈畚以令糧
畚草器可以貯糧而薄曲乃蠶具非類之物也孝經
曰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禮記緇衣篇引甫刑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案今在書呂刑篇者呂侯為
穆王司寇作刑書曰呂刑後為甫侯故或稱為甫刑
也禮記緇衣篇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尹吉
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案今在書太甲篇太甲者
伊尹所作之書故禮記者或稱尹吉鄭氏謂吉當為
告伊尹之誥也君奭曰在者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
禮記緇衣篇引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申觀文王之德
鄭氏注曰古文為割申勸寧王之德漢博士讀為厥
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案今尚書乃變古文為隸
者當以古文為是

泮水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茂、鸞聲熾、
毛詩傳曰茂、言有法度也鄭氏箋曰僖公來至于
泮宮其旂茂、然釋音曰茂蒲害反觀國案玉篇廣
韻茂字分三音一音扶廢切與吠同聲一音博蓋切
與貝同聲一音房越切與伐同聲雖分三音而同調
以為草木葉茂多之貌也然則訓詩者乃以為有法
度據詩曰其旂茂、有盛多之義未見其有法度之
義訓詩者思之未審耶又詩釋音曰茂蒲害反案蒲
害反者讀與旂同音字書茂字亦無此音唯春秋定

公四年左氏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茂旂旌杜
預注曰績茂大赤取染草名也釋音曰茂步履反案
步履反者亦與旂同音此與詩茂、同義當讀音貝
也若讀音旂則詩云其旂茂、文不順矣左氏凡人
名茂者皆音扶廢反成公二年傳曰宛茂為右又十
六年傳曰囚楚公子茂又襄公十五年傳曰師茂師
慧又哀公二十六年傳曰宋樂茂納衛侯凡此茂字
皆人名陸德明皆音作扶廢反其音是也成公十年
傳曰晉侯使糴茂如楚釋音曰茂扶廢反又蒲發反
案糴茂乃晉大夫名茂亦當音扶廢反陸德明不

能決而設兩音則非也文選有劉安招隱文曰木輪
相糾兮茂翫五臣注曰茂蒲末反案此茂字亦當音
貝翫與委通用茂翫者木之枝葉茂盛也五臣音非
也

上下

上時亮切又時掌切下胡駕切又胡雅切上字時亮
切下字胡駕切者定位之上下也上字時掌切下字
胡雅切者升降之上下也定位之上一上一下不
可易也升降之上下則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
者自上而下則降而下也自下而上則升而上也其

○

義大不同矣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又
曰上天下澤履又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詩曰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
奉其上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達于上下欽
哉有土禮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下士凡此類皆定
位之上下也詩曰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又曰燕于
飛下上其音又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周禮彙人以
下上其食而誅賞司儀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
此類皆升降之上下也易益卦彖曰自上下下其道
大光天保詩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所謂下下者降

已以接下也前下字胡雅切後下字胡駕切凡言下
下者二字當二音理之不易者也凱風詩曰爰有寒
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采苦詩曰采苦采
苦首陽之下隱殷其雷詩曰隱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
遠斯莫或遑處宛丘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
無夏值其鷺羽東門之枌詩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柶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采蘋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誰其尸之有齊齊季女陸德明釋音曰下字協韻則音
戶後皆倣此觀國案諸詩下字與苦字女字鼓字處
字羽字柶字同章故云協韻則音戶然擊鼓詩曰爰
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東山詩曰娟
娟者蠲烝在桑野敷彼獨宿亦在車下凡此下字與
馬字野字同章未嘗與戶字協韻則知餘詩下字不
必讀音戶也又七月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窻室
熏鼠塞向墜戶此詩一章內同用下戶二字則知下
戶二字當讀為兩音明矣

聖

睿

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孔安國曰通微謂之睿睿於事無
不通謂之聖蓋土主思也五行唯土睿分王於四時五
事唯思兼通於視聽言貌果能聰明睿智兼通乎天

地萬物人倫性命之理斯為聖矣思有上達之義為其能至於聖也凡人能致思而通微則其明睿皆可至於聖第患弗思耳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秦誓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傳傅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直正后從諫則聖蓋后未必聖也惟從諫然後能兼天下之善而至於聖也春秋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謂孔子也凡有聖德者不必有天下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

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然則聖其難矣仁次之故孔子自謙之辭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古之人精通一事者亦或謂之聖漢張芝精草書謂之草聖宋傅琰仕武康山陰令咸著能名謂之傳聖梁王志善書衛協張墨皆善史書皆謂之書聖隋劉臻精兩漢書謂之漢聖唐衛大經邃於易謂之易聖嚴子卿馬綏明皆善圍棋謂之棊聖張衡馬忠皆善刻削謂之木聖蓋言精通其事而它人莫能及也後漢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明帝永平七年詔曰先帝詔曰禁人上事

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
書皆宜抑而不省觀國竊謂有天下者當有聖德以
居之母過稱虛譽可也禁言聖則非也

五祀

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
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
其先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
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
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
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戶或立竈鄭康成注曰五祀戶竈中雷門行
也曲禮商制祭法周制觀國案五祀在曲禮則天子
諸侯大夫皆祭在祭法則諸侯立五祀而大夫則三
祀者蓋曲禮所言者歲徧之祭也祭法所言者家祭
也歲徧之祭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五祀為民祭也家
祭則有等降之類故或七或五或三或二或一其祭
止於家而已而言五者立其祀於家亦猶立廟也祭法
又曰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
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其等降之數亦與七祀
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數同蓋立廟者立家廟也立

祀者立家祀也。故祭法等降之數，所以與曲禮之祭不同。曲禮大夫祭五祀而祭法大夫立三祀者，鄭康成釋王制曰：大夫有地者祭五祀，無地者祭三耳。禮運曰：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五祀所以本事也。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前漢郊祀志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後漢祭祀志曰：國家亦有五祀之祭，然則五祀之祭上下通，未嘗有商周之別。鄭氏乃以曲禮為商制，祭法為周制，非也。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鄭司農曰：五祀

五色之帝，鄭康成曰：五祀五官之神。又小祝曰：分禱五祀，鄭康成曰：王七祀，五者司命，泰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觀國案：天子亦祭中霤戶竈門行之五祀而諸家乃指他說以釋之。何耶？月令：天子之令也。曰：其祀戶，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行，則天子正祭五祀，或變行為井者，行井皆屬水神之祀，乃其類也。

唐常崇

禮

禮

何彼穠矣。詩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常棣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甘棠詩曰：蔽芾甘棠，或曰：唐棣或曰：常棣，或曰：甘棠者，觀國案。爾雅釋木篇曰：唐棣，移常

棣、郭璞注曰唐棣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今山
中有棣木子如櫻桃可食爾雅又曰杜甘棠杜赤棠
白者棠郭璞注曰杜甘棠今杜梨也赤棠白棠者棠
色異、其名也以此觀之則唐棣者移也常棣者棣
也甘棠者杜也乃三物也玉篇曰唐徒郎切棣也移
余支切棣也棣徒計切移也棠徒郎切棠梨也廣韻
曰唐徒郎切唐棣木爾雅為唐棣移、扶移木也棣
徒計切子似櫻桃可食也棠徒郎切棠梨也以字書
考之則唐棣亦為移也常棣亦為棣也甘棠亦為杜
也亦三物也然則唐也常也棠也三字同音而為三

物其取義亦不同焉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詩也何彼
穠矣唐棣之華者穠猶戎、也移華戎、然以喻王
姬顏色之美此唐棣者移也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此言道在邇而不思則求諸遠故有唐棣之喻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此言有鄂以承葉則韡、然盛
喻兄弟之相親也蔽芾甘棠者南國之人思召伯之
教而欽愛其甘棠不忍翦伐之也此三事其義各有
所指本不同也鄭康成箋常棣之詩曰鄂不韡、不
當作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然感以

喻兄弟恩義之顯古聲不跗同陸德明釋音曰跗方
于反觀國案文王詩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毛氏訓曰不顯、也不時、也鄭氏箋
曰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大明詩曰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毛氏訓曰造舟為梁
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韓奕詩曰八鸞錡、不顯其光
鄭氏箋曰不顯、也生民詩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寧、
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毛氏訓曰不寧、也不康、也
那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鄭氏箋曰夷懌說懌也
亦不說懌言說懌也推此例以觀之則鄂不韡、者
言韡、也棧樸旱麓詩皆曰遐不作人言作人也下
武詩曰不遐有佐言有佐也隰桑詩曰遐不謂矣言
謂矣也南山有臺詩曰遐不眉壽言眉壽也遐不黃
耇言黃耇也凡此不字與鄂不韡、之不同鄂不韡
韡者言韡、也詩之用不字其義類皆同豈於鄂不
韡、特變跗為不耶古聲不跗雖同而鄂不韡、則
難于改易鄭氏此箋贅矣

學林卷第二

春秋古經

伯

文中子叙篇

肆

鯨

棊

獲

壺瓠

長沙王

汲冢書

慶

天地

周行

中興

鳥獸言

圃

魯

觀國

吳吳

屬

復履

吊

亟

假

副革

學旂

敦

春秋經字數

曲臺

法言

孔子誄

三等國

矜

沓

六尺

朋

寘填塵

春秋古經

前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為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為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也公羊經止獲麟而在氏經止孔丘卒蓋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則自小邾射以下皆魯史記之文孔子弟子欲記孔子卒之年故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也顏氏家訓曰春秋絕筆

於獲麟而經稱孔丘卒顏氏以此為疑蓋非所疑也
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雖孔子不
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曰甲戌己丑二日
從魯史之文也又威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者
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
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鄭公而左氏
無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
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

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己甚矣左氏亦言夫人氏
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孔子作春
秋不應書夏五鄭公夫人氏而已蓋孔子卒而後闕
其文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又為魯太史魯史記盡
在太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亦闕而
弗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
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
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
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籍
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曰授弟子

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此則丘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爾

汲冢書

杜預春秋集解後序曰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秘府余晚得見之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文言繫辭紀年稱商仲壬

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此為大與尚書叙說太甲事乖異觀國策前漢藝文志曰慮戲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蓋文王作上下篇自為一編不與彖象文言等相雜至費直學易名家始以彖象雜八卦中汲冢易有上下篇而別有陰陽說無彖象文言之屬者當是學易之家自立陰陽之說而上下篇自為一編不與彖象相雜之易也孔子定書

自堯至秦凡百篇而為之序太甲序曰太甲既立不
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
篇蓋孔子親為此序而太甲書曰王徂桐宮居憂克
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
于亳此其可以取信于後世也若謂伊尹自立則是
篡也太甲殺伊尹則是誅篡臣也伊陟相太戊則是
以篡臣之子為相也其誣天下甚矣汲冢之語意其
戰國以來好異說者為之辭

伯

春秋成公二年左氏傳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杜

預注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韋周伯齊武晉文史
記鄒陽傳上吳王書曰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又
曰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
王易為比也文選載此書五臣注曰五伯齊武秦穆
晉文宗襄楚莊王前漢諸侯王表曰盛則周召相其
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顏師古注曰伯
讀曰霸此五伯謂齊武宗襄晉文秦穆吳王夫差也
又異姓諸侯王表曰秦既稱帝十餘年間猛敵橫發
卒不虞適戍疆于五伯顏師古注曰五伯謂昆吾大
彭豳韋齊武晉文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田巴毀

五帝罪三王咎五霸五臣注文選曰五霸秦穆楚莊
齊武晉文宋襄也觀國案霸伯二字古人通用然左
傳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杜預注曰夏伯昆吾商
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武威晉文則此伯字當音百故曰
五伯之霸也一句之中用伯霸二字則伯音百可知
矣其他散言五霸則或用霸字或用伯字可通用也
然鄒陽書曰秦用由余而霸又曰五伯不足稱一篇
文中用霸伯二字也史記李斯傳曰秦穆公之霸終
不東并六國者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
尊周室一篇文中用霸伯二字也春秋閔公元年左

氏傳曰霸王之器也僖公二十二年傳曰是以知其
不遂霸也襄公元年傳曰以是求伯必不行矣此左
氏用霸字又用伯字也前漢元帝紀曰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又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厲王奔
于瀛亂自京師始而政由五伯又郊祀志曰合十七
年而伯王出焉此班固用霸字又用伯字也觀國竊
謂一篇文中當用一色字用霸則不須用伯用伯則
不須用霸今一篇文中既用霸又用伯二字音義皆
同別無兩意何苦為此多歧也顏師古漢書於諸侯
王表五伯注曰齊武威晉文宋襄秦穆吳王夫差於異

姓諸侯王表五伯注曰昆吾大彭豳韋齊威晉文師
古自字立二說何耶觀國案師古於二表所釋者皆周
秦間事不當用昆吾大彭之說也五臣注文選於鄒
陽書曹子建書有楚莊而無吳王夫差顏師古于諸
侯王表有吳王夫差而無楚莊又何耶觀國案齊晉
秦楚最為大國夫差雖亦霸而最在後豈有捨楚而
稱吳者師古所引吳王夫差則誤矣

慶

字書慶字於平聲音羌又音卿於去聲音丘映切訓
曰福也賀也觀國考詩書易所用慶字皆當音羌楚

茨詩曰祝祭于禘先祖是皇孝孫有慶萬壽無疆爾
穀既將莫怨具慶甫田詩曰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
田既臧農夫之慶又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
稷稻梁農夫之慶裳者華詩曰芸其穡矣維其有
章矣是以有慶矣閔宮詩曰白牡駉剛犧尊將之毛
魚載羨遵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書曰聖謨洋洋嘉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正之吉

應地無疆又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殃又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其道大
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凡此所用慶字皆與疆字常
字同韻則慶音羌可知矣楊雄甘泉賦曰直峴以
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字彌度顏師古注曰慶讀音
羌班固幽通賦曰恐同烟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
顏師古注曰慶讀音羌以此知漢人蓋嘗用慶字作
羌音不妄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
郁纒、蕭索綸困是謂鄉雲前漢天文志曰若煙非
煙若雲非雲郁、纒、蕭索綸困是謂慶雲古人以

鄉慶二字通用班孟堅白雉詩曰發皓羽兮奮翹英
容潔明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
慶此慶字亦音鄉也投壺禮曰一馬從二馬以慶三
馬既備請慶多馬此慶字音丘映切也詩書易史記
慶字音羌音鄉者其義則福也投壺請慶多馬音丘
映切者其義則賀也一字三音訓義不同而世一切
讀音丘映切者良因陸德明不能稽考經書用字之
義而於釋文闕而不載故後學莫之悟焉沈存中筆
談言詩易慶字多與章字同韻自謂古人諧聲有不
可解者蓋存中亦未嘗稽考爾非不可解也

文中子叙篇

阮逸注文中子又作叙篇曰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
道故以王道篇為首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
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莫如
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神乎易中故次之
以問易篇易之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
禮樂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為
大故次之以魏相篇既變理則至於命故次之以立
命篇通性命者閔氏之易故次之閔明篇終焉觀國
案王通死門人薛收姚叢綴通之說名之曰中說杜

淹為御史大夫索其書於通弟王凝、退而求之得
中說百餘紙雜記不著篇目正觀十九年凝以中說
授通之子福時福時始編為十篇勒成十卷其事備
見于福時所撰王氏家書雜錄其篇目但以篇首二
字為之如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即以王道為
目房元齡問事君即以事君為目劉炫問易即以問
易為目十篇皆此類非通所自定亦如論語篇目乃
門弟子所纂集止取篇首二字為目如學而時習之
即以學而為目為政以德即以為政為目非有他意義
也阮氏不察乃以文中子十篇作叙篇曲折傳會而

為之說則誤矣今世傳杜子美詩集第三十卷首二十餘篇皆以兩字為題如宿昔能畫關雞鶩鵠之類皆非本題詳其詩意皆追憶開元之感歎歎天寶之亂子美初必有各自題後之編類者失其本題但取篇首二字為題爾恐誤後生學詩者

天地

晉書天文志曰日去地常八萬里又曰地上去天之數得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又晉書地理志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餘里南北二億三萬餘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段成式酉陽雜俎曰自地至天十一

萬餘里觀國案周禮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注曰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以夏日至五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此乃古之聖人推測天地高深之灋其法不可易也是則自地至天萬五千里爾而晉史與雜俎其言至於八萬里十一萬里又無推測之灋荒唐無根可怪也已

爾雅曰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郭璞注曰肆既為故
又為今觀國案爾雅釋詁一篇皆用一字為訓曰治
曰肆曰古此三字皆訓故也曰肆曰故此二字皆訓
今也若從郭璞注則是以故今二字而訓肆也字此
篇未有以二字為訓者爾雅曰總變和也苞蕪茂豐
也尼定曷遏止也顯昭覲釗覲見也蓋勰變二字訓
和也苞蕪茂三字訓豐也尼定曷遏四字訓止也顯
昭覲釗覲五字訓見也它皆類此爾雅釋詁釋言二
篇皆用一字為訓郭璞誤析其句反以故今二字而
訓肆字義雖亦通而非爾雅句法也詩曰肆成人有

德王荆公詩義謂肆為故今乃循郭璞之語亦又爾
雅釋言曰肆力也郭璞注曰極力也玉篇曰肆次也
陳也緩也放也列也遂也恣也踞也量也廣韻曰肆
陳也恣也極也放也經書所言肆各有一義唯大明
詩曰肆伐大商毛氏傳曰肆取也皇矣詩曰是伐是
肆毛氏傳曰肆疾也肆無此二義於詩意亦不合蓋
毛氏臆說也周禮宗伯以肆獻裸事先王鄭氏注曰
肆者進所解牲體也陸德明音義曰肆他歷切觀國
案肆者解牲體而陳之故陳牲之官又有肆師則肆
如本字音四其義則明矣而陸德明遽變其音為他

歷切取別解牲體之義故凡經書言肆牲及詩或肆
或將並以肆音他歷切豈不蔓疑於後學耶

周行

鹿鳴詩曰吹笙鼓簧承箱籩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氏謂周之行列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
周之列位維賢是用也禮記緇衣篇曰詩云人之好
我示我周行鄭氏注曰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觀國案鄭氏之訓周行也在詩則訓為周之行列在
禮則訓為忠信之道蓋周之行列者周家之周也忠
信為周者比周之周也二義寔不同蓋鄭氏自矛盾

也今以鹿鳴詩辭考之將字與行字同音韻則周行
之行音航也若以周行為忠信之道則行音幸矣案
卷耳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籩嗟我懷人寔彼周行
則籩字行字為韻言思君子賢人置周之列位也大
東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桃公子行彼周行則
霜字行字為韻言財貨盡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
焉二詩言周行與鹿鳴之周行同皆音航也春秋襄
十五年左氏傳曰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
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
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

列所謂周行也然則詩凡言周行音航可知矣周者
周家之周也若君子周而不比乃忠信為周之周鄭
氏訓禮記誤矣

鯨

鯨音哀亦作鯨其字皆从骨諸字書皆曰禹父名也
鯨音哀亦作鯨其字皆从魚諸字書皆曰魚也古人
多借用字故尚書禹父名用鯨字其實當用鯨字也
古書乃科斗古文字至孔安國時無識古文者乃以隸
古定之唐孝明不喜隸古更以今文行於世司馬遷
史記本紀已用鯨字後之變隸亦因用之故經書唯

尚書多用俗字如古文景字尚書變為影古文敕字
尚書變為勅變爾女之女為汝變多藝之藝為藝秦
始皇改辜為罪尚書乃用罪字漢文帝改對對為對尚
書乃用對字以至變說為悅變柴為費變鯨為聒
聒變於乎為嗚呼凡此皆用俗字而代古文也國語
曰鯨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王子年拾遺
曰鯨治水無功舜殛鯨於羽山化為元魚入于羽淵
鯨字或從元魚也二說怪誕不經君子當略而弗論

中興

烝民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音義曰中

丁仲及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若平王能祈天永命
紹開中興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及觀國案中字有
鍾衆二音其義異也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
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尔中興者在一
世之間因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首尾
先後不必均也商之世嘗衰矣高宗能復興商道故
高宗謂之中興周之世嘗衰矣宣王能復興周道故
宣王謂之中興漢之世嘗衰矣光武能復興漢室故
光武謂之中興晉之世嘗衰矣元帝能再造晉室故
元帝謂之中興唐之世嘗衰矣肅宗能復興唐室故

肅宗謂之中興凡此皆在一世之間因衰而復興故
皆謂之中興其時之首尾先後不必均也此中興之
中所以音衆若中年中葉中天中塗中詘之類皆當
音衆鍾蓋義當音衆也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詩曰今朝
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送鄭虔貶台州詩曰萬里傷
心嚴謹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二詩皆律詩並用中字
作去聲前賢用字皆有所本不安舉也

柴

周禮雍氏春令為阱獲秋令塞阱杜預注曰書
柴警獸乃獲斂乃阱蓋柴者古文費字也科斗古文

尚書用柴字孔安國以隸古定之故變為費字以至
論語為費宰以費畔春秋帥師圍費季氏城費之類
皆變古文為隸之字也柴亦作鄴亦作費許慎說文
曰柴音祕魯東郊地名也廣韻曰鄴亦作費邑名在
魯又列柴字曰魯東郊地名也蓋柴者古文也鄴費
皆隸文也廣韻當先列柴字而以鄴費二字續之為
是而乃先列鄴費二字訓曰邑名在魯後又別列柴
字訓曰魯東郊地名殊不悟邑名在魯者乃東郊地
名也一事而分兩訓蓋不悞其柴為古文也當鄭氏
注周禮時尚知用古文自漢以往古文幾絕矣今禮

部韻略收鄴費二字而不收柴字可以見也又如割
字乃俗書劑字玉篇既出劑字又別出割字汙字乃
古文流字玉篇既出汙字又別出流字皆字書之訛
也史記魯世家曰淮夷徐戎亦並興及伯禽率師伐
之於胙作胙誓裴駟注曰尚書作柴誓然則司馬氏
假借用胙字胙非古文柴字也許慎說文作柴為比
下米與比下米一也

鳥獸言

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注
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觀國案二隸所謂與鳥

獸言者乃人言也非鳥獸言也蓋人與鳥獸言而鳥獸喻人之言也若謂鳥獸言而人有曉之者誤矣前

漢武帝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應劭注曰

馴象馴象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顏師古注曰能言鳥

即鸚鵡也蓋馴象喻人言故能拜起從人意儻馬與

此同也能言鳥者人教之言非人教之則不能言今

世多有之凡此皆人言而鳥獸喻人之言非鳥獸自

能言而人曉之也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曰介

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

信且聞牛鳴而知其生三犧猶今人有聞人聲下蹄鳴

而能知其吉凶禍福者蓋自是一術數介葛盧聞牛

鳴能以其術數求之當知生三犧非牛能言之也介

葛盧神其事而文其辭耳譬猶東方朔射覆之義也

若謂牛音云生三犧皆用之則厚誣天下矣列子曰

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解六畜之語此蓋因左

氏傳有介葛盧之語而為之說亦寓言方外者所不

厭其怪也

獲

尚書費誓曰杜乃獲斂乃奔孔安國傳曰獲捕獸機

檻陸德明書音義曰獲華化及周禮雍氏春今為阱

獲秋令塞阱杜獲又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鄭氏注曰阱穿地為澁也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施柞鄂於其中陸德明周禮音義曰獲胡化反禮記中庸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陸德明禮記音義曰獲胡化反觀國案廣韻去聲獲胡化切木名也入聲獲胡郭切柞獲也阱淺則施之以此考之則阱獲之獲當音胡郭切其胡化切者乃木名也陸德明諸經音^義皆誤矣

圃

前漢文帝紀詔曰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圃五日服虔注曰圃音蒲文穎注曰圃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今詔^圃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顏師古注曰圃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圃觀國案周禮族師曰月吉則厲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圃亦如之鄭氏箋曰圃者為心物裁害之神也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圃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陸德明周禮音義曰圃音步蓋六卿有卿大夫與賢者能者而以禮賓之所謂以禮賓之者以鄉飲酒之禮而禮賓之也有州長以禮會民而射

于州序有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唯族師閭胥
比長則無飲酒之禮族師所掌百家乃五比四閭之
民也無飲酒之禮則曠於長幼貴賤升降揖遜之儀
故因春秋祭酺以除人物裁害而聚此百家以飲酒
使知獻酬之節然後孝弟睦婣有學者可書矣然則
春秋祭酺者歲二酺也故後之里社聚飲者亦謂之
酺漢律無故群飲者有罰因恩詔賜酺而後始得會
聚飲食焉賜酺五日者使得會聚飲食五日也井田
之灋已廢而酺之名猶在故也顏師古乃曰酺布也
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此非賜酺之本意
也許慎說文曰王德布大飲酒蓋王德布者謂恩賜
也酺乃祭名也非王德之名也廣韻酺音蒲而步字
韻不收酺字當讀音蒲為是今汴京城西有酺池乃
因酺而得名者矣

壺瓠

爾雅釋木曰棘壺也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棗大而銳
上者為壺，瓠也又爾雅釋器曰康瓠謂之甄郭璞
注曰瓠壺也既曰壺瓠也又曰瓠壺也則壺瓠一物
矣觀國案尚書禹貢曰壺口治梁及岐史記河渠書
曰秦鑿涇水自中山西即瓠口為渠則古之人以壺

瓠通用為一字也故七月詩曰八月斷壺毛氏傳曰壺瓠也後漢郡國志河東垣縣有壺丘亭章懷太子注曰春秋襄元公年左傳晉討宋五大夫寘諸瓠丘杜預注曰垣縣東南有壺丘亭凡此皆以壺為瓠者也賈誼弔屈原賦曰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鵠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蓋皆通用之也瓠亦讀音壺廣韻平聲曰瓠音胡瓠臚瓢也

魯

禮記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觀國案春秋魯威公弑隱公而自立共仲殺子般又弑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魯之君臣嘗相弑矣躋僖公立煬宮卅威公楹刻威公楠閏月不告朔宗婦覲用幣則魯之禮嘗變矣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襄仲卒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則魯之樂嘗變矣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則魯之刑嘗變矣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則魯之法嘗變矣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守失國政在季氏則魯之政嘗變矣海鳥爰居止于魯東門臧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則

魯之俗嘗變矣明堂位之言蓋美魯也然美魯不當如此坊記曰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蓋吳魯同姓魯昭公取吳姬是謂取同姓魯人諱取同姓故謂之吳孟子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曰君取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且孔子豈不知昭公取同姓之為非而曰知禮者孔子為魯諱也故禮記於坊記則具言昭公之失蓋記禮者無所諱故也明堂位乃曰君臣未嘗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其証後

世耶

吳吳

絲衣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教胡考之休毛氏傳曰吳^吳諱也鄭氏箋曰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吳及諱不教慢得壽考之休祥陸德明毛詩音義曰吳^吳胡化切教五誥切泮水詩曰烝^吳皇^吳不^吳不揚鄭氏箋曰吳^吳諱也言多士之于伐淮夷皆勸之不^吳諠諱不大聲也陸德明音義曰吳^吳音話觀國案玉篇廣韻曰吳胡化切大聲也故史記封禪書曰鼎至甘泉公卿大夫請尊寶鼎引詩曰鬯^吳鬯^吳及^吳鬯不^吳不^吳驚胡考

之休然則本用吳字或變為吳耳吳亦有大聲之義
然既變用吳則不可音吳為胡化切蓋吳字未嘗有
胡化切之音故也史記漢武帝紀引詩曰自堂徂基
自羊徂牛魯鼎及鸛不虞不驚胡考之休又變吳為
虞蓋司馬遷于封禪書用吳字于武帝紀用虞字何
其相遠如此案字書吳字五乎切虞字麋俱切二音
不相通雖云假借其失徑意遠矣後漢戴就傳曰燒
鈹斧使就挾于肘腋章懷太子注曰鈹從吳毛詩云
不吳不教又引何承天纂文曰車今之鈹也又引張
揖字詁曰鈹音華觀國案字書鈹音華蓋也章懷太
子注曰鈹從吳蓋吳與吳古人通用之當為鈹誤二
字通用史借為鈹耳

屬

周禮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
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鄭氏
注曰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觀
國案字書無以屬音注者當音屬為聯屬之屬蓋七
屬六屬五屬者綴札聯屬之數也合甲最堅其次兕
甲又其次犀甲堅甲聯屬少而柔甲聯屬多此自然
之理也音屬為注寔為無義前漢刑法志曰魏氏武

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介如淳注
曰上身一解禪一蹠繳一凡三屬也顏師古曰屬之
欲及觀國考魏氏三屬之甲亦聯屬之屬音蜀是也
顏師古音之欲及誤矣觀國觀古之為甲皆以革為
之故函人用犀兕之革為甲合甲者削革裹肉但
取其表合以為甲函人曰比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
革又曰凡察革之道蓋函人一官皆言用革為甲之
法此周制也不言以金為甲則知古人唯用革甲而
已出其東門詩曰公子五季兵革不息野有蔓草詩
曰君子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漆洧詩曰兵革不息

男女相棄中庸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樂
記曰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孟子曰
兵革非不堅利也家語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
用之達于犀革淮南子曰貫兕甲於三百步史記禮
書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前漢藝文志曰後世燿
金為刃割革為甲凡此皆言以革為甲未聞用金甲
也然則用金為甲者秦漢以後乎釋名曰甲亦曰介
亦曰鎧故符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蔡文姬詩曰金
甲耀朝日杜子美詩曰未聞細柳散金甲凡言金甲
皆見于後世也事有出于古人創法而後世更加精

者甲之類是也

復履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吾與汝同好棄怨復修舊德陸德明音義曰復音服又扶又反成公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左氏傳曰鄭伯侵宋遂會楚子伐宋納宋魚石向為人鱗宋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而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忍曰復入陸德明音義曰復入扶又反復歸音服觀國案字書復有二義扶又反者其義則再也若隱公四年

年左氏傳曰諸侯復伐鄭威公元年左氏傳曰鄭人請復祀周公之類是也音服者其義則反也若周易復卦詩宣王復古之類是也成公十三年左氏傳所謂復修舊德者乃再脩舊德也當音扶又反十八年傳曰復歸復入者乃反歸及入也當音服陸德明皆存兩音則何所適從也又襄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吳侵楚養叔曰子為三覆以待我杜預注曰覆伏也陸德明音義曰覆扶又反觀國案字書覆亦有二義扶又反者其義則蓋覆也音福者其義則敗也倒也為三覆以待我者為傾覆之兵以伺我而發也若成公

傳所謂覆師徒所謂傾覆我社稷若襄公傳所謂傾覆無所控告所謂大懼社稷之傾覆此類是已而陸德明於三覆音為扶又反誤也

吊

節南山詩曰不吊昊天陸德明音義曰吊如字瞻卬詩曰不吊不祥陸德明音義曰吊如字又音的觀國案字書吊字去聲多嘯切吊生日嘯吊死曰吊也入聲都歷切至也此二音分二義不同考節南山瞻卬詩言不吊者至也當作都歷切而陸德明于瞻卬詩列兩音者不能考其義而別之也又於節南山瞻卬

詩皆音曰如字所謂如字者讀為多嘯切亦非也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吊春秋隱公元年在氏傳曰吊生不及哀曲禮曰知生者吊又曰吊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檀弓曰魯婦人之墜而吊又曰死而不吊者三周禮曰以吊禮哀禍哉凡此類皆多嘯切者也大誥曰弗吊天降割于我家君奭曰弗吊天降喪于商盤庚曰吊由靈費誓曰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吊天保詩曰神之吊矣凡此類皆都歷切者也義各有所歸不可混而無別

亟

亟字書史中用之最多一曰欺莫切一曰紀力切義若相似而難於區別觀國案字書欺莫切者數也紀力切者急也無衣詩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蓋言數用兵也東門之枌詩曰亟會于道路蓋言數會也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亟請于武公蓋言數請也成公十六年傳曰吾先君之亟戰蓋言數戰也少儀曰亟見曰朝夕蓋言數見也講武類禡詩曰婁豐年豐鄭氏箋曰婁亟也蓋言數豐年也前漢刑法志曰師旅亟動蓋言數動也如此類亟字並音欺莫切其義則皆數也靈臺詩曰經始勿亟蓋言勿急也七月詩

曰亟其乘屋蓋言急于治屋也何人斯詩曰爾之亟行寔脂爾車蓋言急行不暇脂車也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乃亟去之蓋言急去也定公五年傳曰婦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蓋言周急也昭公五年傳曰宵一焉習儀以亟蓋言以習儀為急也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曰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蓋言受命之急也如此類亟字並音紀力切其義則皆急也以此考之則亟有二音自分二義各有區別矣亟棘單三字皆訓急文王有聲詩曰匪棘其欲適追來孝注曰棘急也單亦讀音棘故禮器引詩曰匪單其猷聿追

來孝檀弓曰夫子之病革矣古人以棘革二字通用也抑詩曰俾民大棘江漢詩曰匪疚匪棘而無正詩曰孔棘且殆凡此言棘亦皆訓急也禮記明堂位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鄭氏注曰棘戟也引春秋傳曰子都拔棘廣韻棘字注曰棘小棘又越戟名廣韻棘字注引埤蒼云垂棘地名出美玉而左氏傳孟字皆只作棘字蓋不害于義也

假

假古雅切與櫛同音又古訝切與稼同音又古伯切與格同音又胡駕切與暇同音其與櫛同音者大也

其與稼同音者借也休假也其與格同音者至也其與暇同音者嘉也長發詩曰昭假遲々雲漢時曰昭假無羸泮水詩曰昭假烈祖噫嘻詩曰既昭假爾烝民詩曰昭假于下凡此詩言昭假則同而陸德明音義于長發雲漢詩則音古雅反于泮水噫嘻烝民詩則音古伯反凡分兩音則非也考其義則皆當音格為是文王詩曰假哉天命雖詩曰假哉皇考二詩言假哉則同而音義于文王則音古雅反于雖則音胡駕反凡分兩音亦非也考其義則皆當音古雅反為是若夫假樂嘉成王音暇維天之命曰假以溢我音

暇小弁詩曰假寢永嘆音擯那詩曰湯孫奏假音擯
思齊詩曰烈假不瑕音擯烈祖詩曰駿假無言以假
以享來假來饗音格元立鳥詩曰四海來假來假祁
音格凡此詩各有一義其音亦與義通也至于假道
于虞以伐豳音擯王假之音格之類皆顯然無疑者
孫諤申明禮部韻略謂假字許于上聲去聲通押今
考左氏傳璧假許田惟名與器不可以做人止當用
上聲音擯去聲唯有休假之義雖有借貸意而經書
未嘗用之難于通押文士亦用假字為遐字前漢禮
樂志郊祀歌曰汎汎四塞假狄合處顏師古曰假即

遐字假狄遠夷也說文作假亦通用假耳說文曰段
古雅切借也於篆為段又段字徒玩切分段也於篆
文為段蓋段字如前漢地理志琅邪郡有雩段縣假
暇遐假霞之類皆從段也段字如前漢會宗後漢
段光段珪唐段成式鍛段鍛段之類皆從段也段
段二字偏旁不同然其形易於相亂應當分別魏有
段干木乃複姓段干而名木史記老子傳曰老子之
子名宗、為魏將封於段干裴駟注曰段干魏邑名
有段干木段干子田段干朋蓋因邑為姓也前漢班
固幽通賦曰木偃息以蕃魏兮乃舉段干木之名也

周禮考工記曰攻金之工六築治鳧臬段桃而段氏
闕曲禮曰天子之六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
工鄭氏注曰金工築治鳧臬段桃而陸德明音義曰
鍛丁貫及蓋古之周禮傳者非一本鄭氏用鍛字必
別本周禮而今世所傳周禮作段字亦當讀作丁貫
反且攻金之工當用鍛字耳鍛段通用乃一義也

副革

生民詩曰不坼不副無留無害曲禮曰為天子削瓜
者副之陸德明音義皆曰副字通及觀國案周禮大
宗伯以鬻辜祭四方百物又卷人曰凡鬻事用散陸

德明音義皆曰鬻字通及蓋副與鬻一字也副乃鬻
字之半耳鬻辜者鬻牲胷磔裂之以祭四方百物之
神也酒尊無飾謂之散尊鬻事用散尊散列不一也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則既削又四折而橫斷之也為
國君者華之則中裂之而不四折也為大夫累之累
保也為士寔之去寔而已不坼不副者無分裂之患
也副鬻皆取四達開裂之義字書當於入聲收副字
在鬻字之下乃立兩字各為訓義非也鹿鳴詩曰食
野之苹毛氏傳曰苹萍也鄭氏箋曰苹蘋蕭觀國案
爾雅曰萍萍其者大蘋郭璞注曰萍水中浮萍爾雅

又曰葦籩蕭鄭璞注曰今籩蒿也然則葦與萍乃二物其字不相通用詩曰食野之葦食野之蒿食野之芩皆鹿食地上所生之物非水中物則葦非萍矣籩蕭是也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曰自從食萍來唯見今日羨五臣注文選曰萍葦也食葦之詩天子宴諸侯也靈運以食葦為食萍五臣謂萍葦也皆誤矣玉篇曰葦萍也又籩蕭也兩存之者因毛鄭訓詩而為之說也亦誤矣

筭斝

周禮司尊彝曰秋嘗冬烝裸用筭彝黃彝鄭氏注曰

筭讀為稼、藝畫禾稼也陸德明音義曰筭音稼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錢~~商以筭鄭氏注曰筭畫禾稼也陸德明音義曰筭音稼觀國案字書曰筭古雅切玉爵也故行筭詩曰洗爵奠筭音義曰筭古雅及周禮鬱人曰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而飲之音義曰筭古雅及以此觀之凡筭字皆當讀為古雅及畫禾稼者筭之飾而遂改筭音稼恐非義也司馬溫公詩話曰庭燎詩云夜鄉晨言觀其斝、當讀音斝而釋音為祈或言周人土語謂斝為祈觀國又案采芣詩曰感涕楹泉言采其斝君子來朝言觀其斝

泮水詩曰思樂泮水簿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此二詩與庭燎詩旂字皆與芹晨同韻則旂當音芹
可知也春秋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辰龍尾
伏辰杓眼振、取豨之旂鷄之賁、天策燭、火中
成軍親公其犇舉此言之則旂當音芹亦可知矣旂
字當有祈芹二音字書不收芹音蓋闕典也

敦

爾雅釋丘曰丘一成為敦丘郭璞注曰成猶重也音
義曰敦都昆反觀國案前漢地理志東郡有頓丘縣
顏師古注曰丘一成為頓丘以此知爾雅云丘一成

為敦丘者敦當讀音頓若爾雅釋天曰太歲在子曰
困敦音義曰敦音頓此類是也而爾雅音義乃音敦
丘為都昆反誤矣爾雅釋丘又曰如覆敦者敦丘郭
璞注曰敦孟也音義曰敦音堆觀國案字書去聲敦
字都內切珠盤玉敦也然則爾雅云如覆敦者是若
覆孟狀玉敦之形亦如孟貯軟血之酒於玉敦當讀
覆敦之敦為都內切若周禮戎右曰盟則以玉敦辟
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音義皆音敦作對此類
是也而爾雅音義乃音覆敦為堆誤矣爾雅釋丘凡
有兩敦丘而音義皆誤訓之蓋敦字旁音最多故易

於疑亂如東山詩曰敦彼獨宿箋曰敦、然獨宿于
車下讀敦作都回反又曰有敦瓜苦訓曰敦專、也
讀敦作徒端反行葦詩曰敦彼行葦訓曰敦聚也讀
敦作徒端反又曰敦弓既堅訓曰敦弓畫弓也音敦
作彫觀國案許慎說文曰彊音彫畫弓也然則本用
彊弓詩人假借用字為敦弓讀音彫是也常武詩曰
鋪敦淮濱仍執醜虜箋曰敦當作屯陳屯其兵于淮
水大防之上也觀國案敦字徒端切者其義則聚也
陳聚其兵于淮上當讀鋪敦之敦為徒端切而鄭氏
箋乃欲改敦為屯其取訓遠矣有客詩曰有萋有且

敦琢其旅閔宮詩曰敦商之旅克咸厥功二詩音義
皆音敦為都回反此二詩言敦皆敦治之義讀音都
回反是也周禮司几筵曰凡喪事設筵席右素几其
柏席用崔輔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鄭氏注曰敦
讀曰燾、覆也棺在殯則桴燾觀國案檀弓曰天子
龍輅而桴桴諸侯輅而設桴鄭氏注曰桴覆也鄭氏
注司几筵每敦一几讀敦作燾蓋用檀弓之文以訓
之耳然讀敦為燾於音訓不相附近而取義迂遠今
案司几筵之文乃喪事設席設几者也敦當讀音徒
端切其義則聚也每席聚處設一几則文與義通矣

若夫數、變易字形而為之音訓不唯取義太遠而
導多疑于後學是誰之過歟

春秋經字數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
注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裴駟
注曰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
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前漢司
馬遷傳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顏師古注曰一
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學者又為曲解云公
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

秋乎觀國案今世所傳春秋經萬六千五百餘字張
晏云萬八千字非也太史公論春秋豈以公羊傳參
計其文數耶裴駟注亦非也顏師古云一萬之外即
以萬言之故云數萬觀國案前漢食貨志曰發吏卒
間歲萬餘人齊王僧孺有書萬餘卷梁沈約有書二
萬卷蕭勵聚書三萬卷前漢藝文志曰說五字之文
至二三萬言又食貨志曰發車三萬兩然則古人于
一萬之外則稱萬餘至二萬則稱二萬至三萬則稱
三萬自一二三萬之外則差多矣故稱數萬前漢儒
林傳曰后倉說禮數萬言又食貨志曰馬往來食長

安者數萬匹又曰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故凡言
數萬者差多也不止字一二三萬也猶之數十數百
數千也積十之多為數十積百之多為數百積千之
多為數千是則積萬之多乃為數萬春秋經萬六千
餘字當言文成萬餘而云數萬者太史公之言不確
也而顏師古又云一萬之外謂之數萬其注釋亦不
確也譬如易大衍之數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而訓之曰二篇之策數萬可守若孟子題辭曰三
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而變之云其文數萬則言意
合矣以此觀之則顏師古之訓不確益可知也

曲臺

前漢儒林傳曰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眼虔注曰在曲臺校書者記因以為名顏師古注曰
曲臺殿在未央宮前漢藝文志禮家有曲臺后倉九
篇如淳注曰行禮射于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
記引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注曰天子射宮也西
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觀國案前漢藝文志曰漢興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
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以此觀之則后倉
所說曲臺記非獨射禮而已也天子大射雖在曲臺

而后倉著書則不專為射也前漢儒林傳曰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授夏侯欽又傳族子咸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子榮然則禮學相傳如此之盛其書今在者禮記儀禮是也曲臺所記不止乎射禮亦可知矣

法言

楊雄法言曰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前漢外戚傳曰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年十五為侍中謂丞相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諸呂居中用事

則太后心安法言云十二齡而漢書云年十五者觀辟疆啓陳平之語殆非十二齡所能言當從漢書年十五也法言曰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烹之前漢項羽傳曰韓生說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觀國案史記項羽紀曰人或說項王都關中項王烹說者史記但言人或說項王而不言其人姓名蓋其以人不足書也班固作漢書欲致其詳故載其姓名曰韓生然古之作漢書者非一家楊雄班固各以其所傳漢史而用之故在楊雄則言蔡生在班

固則言韓生楊雄法言乃王莽作安漢公時所撰班固在後漢永平間作史已知法言用蔡生之非而寔之以韓生也法言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于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觀國案史記漢書叔孫通傳皆曰通使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此云魯而法言云齊魯者法言方論齊魯有人臣而繼以叔孫通名諸儒故亦言齊魯承上文言之也法言問神篇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重黎篇曰或問太史遷曰實錄君子篇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多愛不

忍子長也觀國案雄論太史公始言雜者不純守仁義也中言實錄者不虛美不隱惡也未言聖人將有取焉者亦可取而用之也又曰多愛不忍則于去取之際未為勇決然則雄論太史公可否相半故其設對問者三意各不同也班固作司馬遷傳贊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而法言所論殆責備于賢者之論

孔子誅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愆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余在疚

烏乎哀哉尼父無自律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前漢五行志曰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予一人觀國案節南山詩曰不弔旻天十月之交詩曰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閔予小子詩曰嬛嬛在疚然則魯哀公誄孔子之辭蓋集詩辭而為誄辭耳書史引孔子誄唯史記與左氏傳辭同蓋司馬遷采左氏作史記則辭同

可知也檀弓所記禮尚簡要漢書五行志記災異之迹而已故所載誄辭皆不全也字書曰慙魚親切且也傷也閑也不慙遺一老者不且遺一老也鄭氏箋詩曰慙者心不欲自疆之辭所謂心不欲自疆之辭者亦且也春秋昭公二十八年左氏傳曰慙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杜預注曰慙發語之音觀國案此慙字亦且也發語之音多端不特此一字耳又文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杜預注曰慙缺也觀國案慙缺者即字書所謂傷也

周之封國分為三等有大國有次國有小國周禮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又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下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春秋成公三年左氏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下當其上大夫觀國案此乃五

等之諸侯分為三等之國也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五等之諸侯出封有國則其禮儀名數分三等之國而定其制焉周禮大司馬所言乃三等之國所制之軍也孟子所言乃所制之地也王制與左氏傳所言乃所制爵祿之位也周禮行人上公之禮其數皆以九諸侯諸伯之禮其數皆以七諸子諸男之禮其數皆以五此乃所制三等之命數也又司儀曰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此乃所制三等禮相之禮也王制曰三公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此言三等之服也周

之封建之法唯此而已故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
子之二守國高在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子高子
上卿也管仲畏于義而不敢踰焉至周之衰諸侯僭
天子大夫僭諸侯無復遵分守而盟會之際方且爭
長焉吳楚之君自稱王春秋削之而書之曰吳子楚
子其它僭竊踰禮制者不可勝數文武周公之法至
是其敝乃如此何耶

矜

大田詩曰大田剝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釋音

曰矜古頑反烝民詩曰不侮矜寡不畏疆禦釋音曰
矜古頑反春秋定公四年左氏傳曰詩云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釋音曰矜古頑反觀
國案矜字皆音作古頑反者讀矜為鰥也然鴻雁詩
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
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而其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
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既曰矜人又曰鰥寡故作詩
序者以為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然則矜寡之矜不可
讀為古頑反亦明矣毛氏詩傳曰矜憐也偏喪曰寡
鄭氏箋曰矜人可憐之人也所謂矜寡者離音失所

羈獨可憐之人也矜字當讀為居陵反而陸德明釋音皆音作古頑反非也春秋昭公元年在氏傳亦引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乃改矜寡為鰥寡者左氏多假借改易詩書之字取其意通而已若援此而遂音矜為鰥則于鴻雁詩辭大不合也小旻詩曰戰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在氏傳引詩曰戰戰矜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乃改戰戰為矜矜者戰戰戒慎之意與矜矜不同故無羊詩曰爾羊來思矜矜矜不騫不崩則矜矜戰戰自是兩意左氏改戰戰戰戰為矜矜假借而已釋音當隨

其所用之字而訓之不當遽讀矜為鰥也矜又巨中反亦作矜字書曰矛柄也史記淮南王安傳曰非直適戍之衆鑿棘矜也賈誼過秦論曰鉏耰棘矜非銛于句戟長鑿也前漢徐樂傳曰起窮巷奮棘矜顏師古注曰棘戟也矜戟之把也杜甫寄峽州詩曰張兵棧棘矜蓋用此事耳

背

十月詩曰嘽背背憎職競由人毛氏傳曰嘽猶嘽背猶背鄭氏箋曰嘽背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釋音曰背後合反觀國案字書嘽背語多也嘽亦作

諄茲損切皆亦作諧徒合切其字從口或從言其義一也詩人多用省偏旁之文故用皆字乃皆之省文耳核其義則皆者重也合也列子曰鏑矢復皆方矢復寓前漢郊祀歌曰駟皆，左太冲吳都賦曰雜皆縱萃凡此皆字皆重也詩曰葳蘭之葉童子佩鞶鄭氏箋曰鞶之言皆所以彊皆手指前漢趙皇后傳曰昭陽殿上銅皆冒凡此皆字皆合也此皆皆字本義無語言多之義孟子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猶皆，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皆，也此與詩導皆之皆相類無誠心之意也春秋

僖公十五年在氏傳引詩曰傳皆背憎職競由人亦循詩用皆字而用傳字者案字書傳衆也與導義不同左氏假借用字耳唐書許欽宗傳曰欽宗饗皆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此皆字讀為它合切蓋貪婪之稱也

六尺

論語魯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觀國案周禮卿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鄭氏注曰國中

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
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又案韓詩外傳曰
國中二十行役然則七尺者二十歲也其升降皆以
五年則六尺者十五歲也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
自二十歲以至六十歲皆征之也野自六尺以及六
十有五者自十五歲以至六十五歲皆征之也征之
者謂給公上之賦役也國中近而復多役少故二十
歲始征之比野晚征五年也六十歲而免此野早免
五年也野遠而復少役多故十五歲則征之比國中
早征五年也六十有五歲而免比國中晚免五年也

其升降早晚皆以五年為率此周之成法也以此觀
之則六尺之孤為十五歲可知矣孔穎達周禮疏引
鄭氏注論語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案周禮賦役
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
十五歲以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後漢明帝詔曰高
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
尺之託章懷太子注曰六尺謂十五以下此乃用鄭
氏之說也

朋

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鄭氏

箋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前漢食貨志曰王莽變漢制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元龜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注曰兩貝為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又有公龜壯貝十朋伯龜五貝十朋子龜小貝十朋是為龜寶觀國案鄭氏箋詩曰五貝為朋王莽變法以兩貝為朋者廣韻朋字注云五貝曰朋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以此知古以五貝為朋至王莽改其名品更以兩貝為朋耳易損卦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案此二女皆在中正之位以柔謙自居而天下之美利不期自至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以譬則群賢皆願為用者也而王弼注釋以朋為朋黨非也許慎說文曰貝海介蟲也玉篇曰貝如車渠又貝甲也古貨貝而寶龜前漢食貨志曰金刀龜貝所以通有無也顏師古注曰貝以表飾然則龜貝古人記此以為寶貨而朋則其名數也

寘填塵

桑柔詩曰不矜心憂倉兄填兮毛氏傳曰填久也鄭氏箋曰喪亡之道滋久長也釋音●填音塵台是詩

曰兢業。孔填不寧。鄭氏箋曰：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矣。釋音曰：填音塵。瞻卬詩曰：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毛氏傳曰：填，久也。鄭氏箋曰：幽王不愛民，甚矣矣。釋音曰：填音塵。觀國案：東山詩曰：蝓，然特行久。桑野，毛氏傳曰：烝，寘也。鄭氏箋曰：蝓，蝓，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釋音曰：寘填塵同音田。又常棣詩曰：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毛氏傳曰：烝，寘也。戎，相也。鄭氏箋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以此觀之，則寘填塵三字皆同音田也。而釋音于桑桑

召旻，瞻卬詩又皆音填為塵者，乃鄭氏箋所謂寘填塵同聲。蓋田塵二音通讀之耳。其義則寘填塵三字皆訓久也。南有嘉魚詩曰：烝然罩罩。鄭氏箋曰：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喻求賢之遲也。爾雅曰：塵，久也。于東山，常棣詩訓烝為寘。于南有嘉魚詩訓烝為塵。則寘塵同聲可知矣。若夫小宛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毛氏傳曰：填，盡也。鄭氏箋曰：我窮盡寡也。此填字專讀音田。卷耳詩曰：寘彼周行。此寘字專訓為置。止之寘，無將大車詩曰：祇自塵兮。此塵字專訓為塵。垢之塵，蓋詩非一人之所作，其用字各有趣，亦不可

一槩論也

陟刃切

填與鎮同義史記封禪書曰歲星

填星又太史自序曰以填江淮之南又齊悼惠王世

家曰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前漢郊祀志曰獨見

填星出又毋將隆傳曰使在國即以填萬方又王莽

傳曰屯雒陽填南宮又田蚡傳曰上所填撫多蚡賓

客顏師古注曰皆填竹刃反至後漢書則皆用鎮字

其義一也

學林卷第三

名諱

桐馬

文身斷髮

度曲

開元錢

慮囚

後漢一字名

戈船



長沙王觀國

古今人表

耳孫

酎祭奪爵

令甲

戊己校尉

同姓

無害

漢高功臣



五運

史記五帝紀

唐史疑

史互異

呂武帝紀

律曆志

除

孤弓

讀史

史訛

鴟夷

聊膠

祕祝官

五教

辜狐

魯惠公

名諱

夏商無所諱，自周始然而不酷諱也。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亂曰：惟仲康肇位四海，此皆稱其君之名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此臣以其君之名為書之篇目也。然則夏商死無所諱，可見矣。周文王父也，武王子也。文王名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斥其父之名也。武王祖也，穆王孫也，武王名發，穆王作圖命曰：發號施令，又作呂刑曰：發聞惟腥，是

穆王作誥命自斥其先祖之名也周康王名釗而其
孫有昭王此立謚之字與祖先之名同音者也周昭
王名瑕而春秋時有彌子瑕與孔子同時周穆王名
滿而定王時有周大夫王孫滿此臣用其君之名以
為名者也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敖范獻子聘于魯
問其教二山魯人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而春秋
時魯大夫有公孫敖與魯武公同名在武公之后是
與國君同名也然則諱自周始而不酷諱可知矣晉
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而改為中軍宋武公名司空
故廢司空而改為司城凡此類雖或諱之鮮有避

者秦漢以來始酷諱矣秦始皇名政故正月讀音征
而書史釋音皆音正月之正為征也漢高祖名邦故
史記前漢書不用邦字凡邦字皆改國字也呂后名
雉前漢呂后紀注曰雉之字曰野鷄雞故漢人文字皆
謂雉為野鷄史記封禪書曰野鷄雞夜聲前漢郊祀志
曰野鷄雞夜鳴杜鄴傳曰野鷄雞著怪若此類是也漢文
帝名恒前漢地理志常山郡張晏注曰恒山在西避
文帝諱改為常山郡自此北嶽恒山改為常山也漢
景帝名啓故史記改微子啓為微子開之類是也漢
武帝名徹故徹侯改為通侯蒯徹改為蒯通史記天

官書改循車徹通之類是也漢宣帝名詢故荀況改
為孫卿之類是也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百姓多上
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怜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
者赦之蓋宣帝為皇曾孫時名病已至是改為詢其
詔曰令前者赦之則令以後觸諱者罪不赦也漢元
帝王皇后父名禁王莽諱之改禁中為省中前漢孔
光傳曰孔莽嗣侯避王莽更名均後漢光武名秀故
秀才改茂才光武叔父名良故東郡壽良縣改為壽
張縣之類是也漢明帝名莊故姓莊者皆改姓嚴前
漢藝文志莊忌改為嚴忌莊助改為嚴助莊尤改為
嚴尤又五行志春秋莊公改為嚴公楚莊王改為楚
嚴王異姓諸侯王表秦昭莊改為昭嚴又班固叙傳
謂老莊之術為老嚴之術謂莊子為嚴子之類是也漢
陽帝名隆故前漢地理志河內陰慮縣改為林慮縣
之類是也漢安帝父清河孝王慶也凡姓慶者皆改
為賀氏鍾慶純改為賀純之類是也司馬遷父名談
故史記不用談字而改趙談為趙同范曄父名恭故
后漢書不用恭字鄭恭郭恭傳皆改為太字而兩傳
文並稱鄭公業郭林宗蓋避恭音而呼其字也案后
漢安帝名祐而后漢書有朱祐吳祐劉祐陽帝名隆

而書有劉隆伏隆王隆靈帝名宏而書有衛宏范曄
於漢臣名犯漢帝之名則不改避而犯其父之名則
改避何私于父而畧于君耶魏武帝名操故杜操改
為杜伯度之類是也晉文帝名昭故王昭君改為王
明君經史中昭穆之昭本音招以避晉文帝諱皆呼
昭音韶徵招角招上音為韶而經史釋音並音昭作
韶矣北齊文宣太子名高改高州為趙州石勒諱胡
字故本草呼胡荽為香荽呼胡瓜為黃瓜又諱勒字
呼羅勒為蘭香羊祜牧荊州荊州人為諱其名改戶曹
為辭曹孔安國父名愉安國除侍中乞不與侍中王

愉連書王舒授會稽內史以父名會求換他郡于是
改會為鄒舒犹不得已而行張稷為永寧太守以父
名永故改永寧為長寧正或字景文名與宋明帝諱
同故景文以字行孔靖字季恭名與宋武帝祖諱同
故季恭以字行王勳字仲德王獻字元德當晉太元
未未徙居彭城以勳字犯晉宣帝名獻字犯晉元帝名
故王仲德王元德兄弟皆以字行謝裕字景仁褚裕
之字叔度張裕字茂度以宋武帝諱裕而三人名皆
與宋武帝諱同故皆以字行隋室諱忠字改中書省
為內書省凡中字皆改為內也隋煬帝名廣故廣平

郡改為永年郡廣宗縣改為宗城縣之類是也唐高祖之祖名虎父名炳故唐人文字改虎為武改炳為景唐高祖名淵故劉淵改稱劉元海戴淵改稱戴若思公孫淵改稱公孫文懿之類是也唐太宗名世民故唐人書世為世書民為民又改某為柔以避世字改昏為昏以避民字而唐人文字皆改民為人也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文字皆改治為理武后名曁音照故曁音照高宗懿德太子名重照改名為重潤而鮑照文集改為鮑昭之類是也武后父名士彘韋思謙本名仁豹以近武后父名為嫌而以字行唐明皇名隆基故睿宗子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皆去隆字之類是也唐睿宗名旦張仁愿本名仁重以近睿宗諱改為仁愿之類是也高宗子封孝欽皇帝名洪徐有功名洪敏以避孝欽皇帝名而以字行唐憲宗名純故王純改為王紹之類是也唐穆宗名亘故亘州改為鎮州之類是也李誼擢太子少傅呂渭建言誼父名少康當避源乾曜以父名師民不拜太子少師賈曾以父名言忠不拜中書舍人李賀父名晉肅有言賀不當應進士奉者韓愈為作諱辨是也朱溫祖名茂琳改成為武至今北人呼成為武又溫父名

誠溫纂唐居汴州人為諱城字故韋城考城昨城襄城
等縣至今但呼為韋縣考縣昨縣襄縣也李克用父名
國昌克用立州縣名有昌字者悉改避之又人名有
昌字者亦改避之高季昌改為季興興之類是也自秦
漢以下至五代其酷諱可知也夫名者所以別同姓
而欲知其宗系之次也前漢高祖十年徙代王如意
為趙王平帝元壽二年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為
廣宗王且劉氏同宗而同名如意何以別之哉唐書
太宗子紀王慎之子義陽王名琮而奉天皇帝名
琮又太宗子鬱林王名恪而憲宗子建王名恪且李氏
同宗而同名琮又同名恪何以別之哉夏商之時質
貞則事簡故無所諱周之時文則事備故有諱而
不酷諱也秦漢以來文乎文者也文乎文則多事多
事則疑則為之防也密矣此其所以酷諱之也

古今人表

前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叙而最下第九等謂之
愚人班固以不道之君逆惡之臣皆置之九等此賤
惡勸善之意也桀紂妲己管蔡幽厲卅吁趙高之徒
皆在九等宜矣而鯀身周平王之在九等之列蓋鯀
在舜之時群臣僉奉以為可治水則其才智固已素

紂于朝不幸而積用弗成則智有所困而力有所不足故也舜殛鯀所以戒群臣使后之治水者不可踵鯀之無功也然則鯀非愚也譬猶戰而敗績尔戰而敗績豈遽尔為愚人耶周平王為西戎所逼是時周室已弱不能枝梧故平王東遷以避之迫于不得已也平王非不道之君鯀非逞惡之臣班氏列在愚人三等則誤矣又如荀卿居第二而孔子弟子則居第三老子嘗為孔子師乃居第四列子者有道之賢莊周嘗師之乃與師曠扁鵲同居第五孔文子為孔子之所稱美而反居第七如此之類非降不倫者不可勝計矣是以盡公議耶表無漢人則是有古人而無今人豈善未成歟

桐馬

前漢禮樂志曰師季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曰以馬乳為酒撞桐乃成也顏師古注曰桐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為酒也又前漢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桐馬應劭注曰主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注曰主乳馬以韋革為夾鳧受數斗盛馬乳桐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馬今梁州之名

馬駱為馬酒晉灼曰桐音挺桐之桐現因案桐馬者
乃官號非酒名也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太僕掌輿馬
有家馬令五丞一尉顏師古注曰家馬者主供天子
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武帝太初
元年更名家馬為桐馬則改家馬之官名為桐馬耳
若然則太僕有桐馬令一人有桐馬丞五人有桐馬
尉一人其所治六主供天子私用之馬則桐馬者乃
太僕之屬官也字書曰桐擁也引也以擁引其馬為
義故曰桐馬樂志曰師季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
給太官桐馬酒者乃是以七十二人給事太官令役

以造酒而供桐馬官也以禮樂志上下文考之可以
見志曰河間獻雅獻王樂獻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
禹世受河間樂其弟子宋華等上書言之事下公卿
以為久遠難分明議寢是時鄭聲尤甚哀帝自為定
陶王時疾之及即位乃下詔罷樂官在廷非鄭衛之
樂者條養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其不應廷法或
鄭衛之聲皆罷其名號數十或罷或不罷者也師季
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其七十人
可罷者蓋師季乃習樂之有祿食者也師學百四十
二人者冗員如此之多也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

酒者以此七十二人撥隸太官使之役之以造酒而
供桐馬之所用也蓋桐馬令五丞一尉其官吏必多
當時桐馬所用之酒太官合供之故給此七十二人
使從役于太官而使之造酒而其七十人則罷而不
用蓋師學百四十二人以七十二人撥隸他局而其
餘七十人又罷而不用是師學百四十二人皆省而
不在樂府矣此皆不應徑法者也哀帝疾鄭聲而省
樂官本志首尾甚詳而諸家注釋漢書乃以桐馬為
酒名則誤矣志曰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
郊又曰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又曰鄭四會員六十二
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凡此皆稱給蓋給
屬別局與給太官之給同也如諸家注釋漢書者乃
以給為給酒則愈誤矣顏氏家訓牽于漢書注釋之
說不能稽考辨明而卒取撞桐之義又謂桐為桐當
桐花開時造馬酒其鑿愈甚矣

耳孫

前漢惠帝紀曰太子即皇帝位上造以上及内外公
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
粲應劭注曰耳孫者曰孫之子也李斐曰耳孫曾孫
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耳孫諸說

不同據平帝紀諸侯王表耳音仍、耳声相近盖一号也
也觀國策平帝紀曰元始五年立梁孝王元孫之耳
孫音為王又諸侯王表梁孝王表曰元始五年二月
丁酉王音以孝王元孫之曾孫紹封然則漢書在紀
言耳孫在表言曾孫當從漢書以耳孫為曾孫是也
若以耳音仍則誤矣又句奴傳曰握衍胸鞮單于者
烏維單于耳孫也以曾奴傳考之自烏維單于而下
或立弟或立子以世次定之則握衍胸鞮單于與烏
維單于之曾孫同行又以知耳孫者曾孫也

文身斷髮

史記周本紀記古公亶父有長子曰泰太伯次曰虞仲
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
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
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遜季歷應劭注曰
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現國策禮記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蠻彫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
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
食者矣泰太伯虞仲知古公之欲立季歷以傳昌也乃
荊荆蠻文身斷髮盖自同于蠻夷之習以示無爭立

之心乃得以全其生也使二人不辨荆蛮則見忌于
父子兄弟之間其能全其生乎唐太宗初為秦王時
功既高矣建成元吉不知幾卒以取斃古今一理也
若謂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而不見
傷害則其說踈矣前漢地理志曰粵地牽牛發女之
分野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子云封于會稽文身斷
髮以避蛟龍之害蓋文身斷髮者粵俗之所好也非
避蛟龍之害也班固誤訓其文故應劭注史記有象
龍子之語尔

酎祭奪爵

前漢景帝紀曰元年高廟廟酎張晏注曰正月旦作酒
八月成名曰酎之言純也武帝紀曰元鼎五年九
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
服虔注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
助祭也顏師古注曰酎文救反三重釀醇酒也覲因
覲古之諸侯自非大惡不道則不至于奪爵失侯今
酎金不如法鼻不至于奪爵而武帝削奪之典如此
其重者讀食貨志然后知其事有所因志曰南粵反
西羗侵邊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
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

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案武帝數事征伐末年國耗民貧四方騷然及南粵反西羌侵邊中國困乏卜式知其危故身先以率天下武帝擢式既峻欲以此動諸侯而覲諸侯之來應也然諸侯憚于從軍各自顧望莫有應者武帝因此發怒乃以酎金不如法而列侯奪爵者百餘人此在漢法未之有特以私怒而加威故酎金之辜雖輕而削奪之典特重權一時之宜可也非不刊之法也古之舉賢不當者削爵黜位而已古之五刑記者待之以宮刑司馬遷

坐舉李陵降匈奴而下蚕室其辜身刑頗不從類觀國案裴駟注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獄死張晏曰遷沒之后亡景紀武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由此觀之則司馬遷坐舉李陵而下蚕室寔武帝私怒之刑故身刑所以不從類也景武之紀亡則知當時諱其書無敢傳者耳

度曲

前漢元帝紀贊曰元帝多材執善史書鼓琴瑟吹洞

蕭自度曲被歌声應劭注曰自隱度作新曲臣瓚注
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顏師古注曰度音大洛反
規國案贊所謂自度曲者能製其音调也被歌声者
以所製之音調播之歌声而皆合其節奏也臣瓚以
謂歌終更授其次者誤矣蓋歌終更授其次者歌曲
也后之文士多援臣瓚之說以度曲為歌曲故張平
子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以度曲為歌曲矣
杜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曰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
行亦用為歌曲矣徐陵曰奏新声于度曲唐度書段安
節善樂律能自度曲此乃元帝自度曲之本意也

令甲

律令有成法者文士皆稱曰著于令甲規國案古之
律令書有甲乙丙丁之篇次故前漢書音義曰令有
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前漢蕭望之傳曰永惟邊境
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沅離飢寒令天下
共給其費顏師古注曰金布者令篇名也令甲者其
篇甲乙之次也后漢章帝紀元和元年七月詔曰令
丙筆長短有數章怀太子注曰令丙為篇之次也蓋
筆令在令丙之篇故也然則古之法書以甲乙丙丁
分其篇次而其事則各有日奉其事則兼奉其日也

若不問其事之在何篇目而一槩稱曰著于令甲則非也世之符祝之巫有急：如律令之語李濟翁資暇集曰令音平声律令者雷部中鬼名能疾行故符呪者以為言現因案漢以來朝廷行詔敕約束之文其末必有餘如律令之語蓋約束該載不盡餘事自有律令常法但言如律令則庶日自奔矣巫覡符呪之語其告誡鬼神之猶朝廷之告誡臣民也故符呪亦有如律令之稱朝廷約束之文未必有數字故符呪之末亦用數字此其可見也豈有朝廷詔敕約束之文引雷部鬼名以喻其疾速者乎濟翁誤矣揚子

法言曰或問先知曰不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綿作炳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現因案甲者教令之始也當民未犯故先甲一日以示之則易及民犯而後令之則晚矣故後甲一日以示之則難此答先知之問故有先后難易之言也易蠱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現因案甲主仁庚主義先甲後甲者先后皆以寬令示之也先庚後庚者先後皆以嚴令示之也先王之于民始則三令五申之而猶有犯焉乃刑之而不疑所以取信于天下慎之至也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詔云易曰先

甲三日後甲三日朕躬飭齋戒拜祀于郊觀國紫先
甲三日為辛後甲三日為丁言自新丁寧以臨祭祀
故奉先甲後甲之文也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
事于太廟又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又十七九
月辛丑用郊又昭公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
又雩又襄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尚書武成篇曰丁
未祀于周廟召誥篇曰丁巳用牲于郊後漢禮儀志
曰正月上丁祀南郊凡此皆用辛丁之日以接事蓋
古法也

開元錢

今之錢中開元通寶錢最多俗或謂是唐明皇開元
年號所鑄錢背有半月于甲文俗謂是楊妃甲痕皆
非也紫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有
司進錢模太穆皇后誤以指甲損其模遂鑄甲文蓋
開元者唐高祖所撰年錢字之号非年號也自古未
有以年號鑄文者唯唐乾封元年鑄乾封重寶以一
當十又乾元初鑄乾元重寶以一當十復鑄重輪乾
元錢以一當五十此皆因經費不足权宜而行之未
幾皆寢罷然則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錢母怪
乎此錢之多也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

朝始專以年号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号
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不
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

戊巳校尉

前漢西域傳曰元帝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五庭
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元帝初元二年置戊巳校尉顏
師古注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巳寄
治耳今所置校尉無常元帝居故取戊巳為名也有戊
校尉有巳校尉一說戊巳居中鎮護四方今所置校
尉上西域之中撫諸國也後漢西域傳曰武帝時

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置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
都護元帝又置戊巳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五庭章
怀太子注引漢官儀曰戊巳中央鎮護四方又開渠
播種以為厥勝故称戊巳一觀因案西域自有都
護以統之元帝又置戊巳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五
庭則都護之外又添置戊巳二校尉是戊巳校尉為
都護之屬官也所置校尉專屯田於車師前五庭
尔鎮護四方則非其任也蓋戊巳土也屯田以耕土
為事故取戊巳為名既專主屯田於車師前五庭則
有常居矣非寄治也前漢西域傳曰都護治烏孫壘

城于西域為中都護治焉以此觀之則居中鎮護實
都護之職戎已校尉所不預焉况車師王庭亦非西
域居中之地諸家訓說皆非也厥勝之說尤謬所謂
戎已二校尉者若後漢耿恭傳日以恭為戎已校尉
此車師後王部金蒲城關關龍為戎已校尉也前王柳
中城此類是也

慮囚

前漢雋不疑傳曰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顏
師古注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与否也今云慮
囚本錄声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

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一觀因一案前漢
後漢皆稱錄囚唐史五代史皆稱慮囚二字皆是也錄
者省錄之也慮者謀議之也周礼朝士若邦凶荒札
喪戎戒之故則令邦国都家縣鄙慮刑貶鄭氏注曰
慮謂謀也謂當圖謀援刑貶滅也兩燕正詩曰昊天
疾威弗慮弗罔舍彼有罪既伏其辜鄭氏箋曰慮罔
皆謀也由此觀之則史言慮囚者謀議之欲不失其
情也顏師古乃謂近俗不曉其意訛為思慮之慮失
其源盖師古未嘗稽考而遽生非訾尔

同姓

史記本紀虞舜父曰瞽瞍瞽瞍父曰嬌牛嬌牛父曰
句望句望父曰欽敬康欽敬康父曰穷蟬穷蟬父曰帝顓
頊又夏禹之父曰鯀心之父曰帝顓頊一觀因案
舜禹同時人也同出於顓帝之系是為同姓然自顓
帝歷六世而至舜自顓帝歷二世而至禹何其遠
近不等之甚耶其世次脱誤馬不能究究而又不
言無關疑故後世無所考焉蓋自戰國迄于秦火譜系散
亡而同姓异姓混而無別春秋左氏傳曰昔周公吊
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
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也邠晉應韓武之

穆也凡蔣邢茅昨祭周公之嗣也蓋文之昭十六國
皆文王子為文之同姓也武之穆四國皆武王子為
武之同姓也周公之嗣六國皆周公之同姓也同姓
不可為婚所以別人倫也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礼乎
君取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蓋吳寔太伯泰之後與魯同姓也魯昭公取吳姬是為
取同姓魯人諱取同姓故謂之孟子孟子其字也春
秋哀公十二年五月甲辰孟子卒不書姓不稱夫人
不言薨不言葬小君皆因魯人諱之春秋不改但書
曰孟子卒而已以言其不用夫人礼者也左氏傳曰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
寡君之疾病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男女辨姓禮之
大司也今君內寔有四姬為其無乃是也乎四姬有
省犹可無則必生疾矣杜預曰同姓姬四人也春秋
之際同姓之禮已紊矣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諫曰春秋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在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
虞且虞能親於威莊乎威莊之族何罪犹尚害之况
以國乎杜預曰威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
獻公患其福蓋殺之當時同姓犹路人也無罪而且

殺之而况于婚豈有禁哉前漢元后傳曰王莽自謂
黃帝之後姓姚氏八世至舜以媯為姓至周封于陳
為胡公十三世奔齊姓田氏田和有齊國稱王至漢
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後徙魏郡元城為魏
郡人王莽傳曰莽妻宜春侯王氏女顏師古注曰王
訢為丞相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莽傳
又曰魏媯陳田王氏凡五姓予之同族也皆以為宗
室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前漢王訢傳曰訢代
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堯子譚嗣譚堯子咸嗣王
莽妻即咸女顏師古注曰莽本以與譚姓不同祖系

各別故為婚娶。觀國案莽自叙曰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後徙魏郡元城為魏郡人。蓋雖徙元城為魏郡人。然得王姓則自齊也。王訢傳曰王訢濟南人也。訢雖無家譜可考。然據列傳云濟南人。則是亦齊之王氏也。訢莽同為齊之王氏。則同姓矣。若夫以元城濟南為異。是異居也。非異宗也。

後漢一字名

後漢書人名惟一字無以二字為名者。觀國案

前漢匈奴傳曰漢遣設四條道中。即將王駿王昌副

太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合。奉行時王

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之者以風單于。宜上

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

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

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論諭厚賞賜焉。又前漢

王莽傳曰莽念中國已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

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

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由此觀之。則

是平帝時莽奏中國不得有二名。故後漢人皆以一

字為名也。莽雖篡敗。光武中興而漢制則不改。故終

後漢之世人惟一字名者也。

無害

史記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吏掾注引漢

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

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

前漢蕭何傳服虔注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

注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注曰無害若言無

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注曰酷吏傳

趙禹為丞相亞夫吏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

可居大府蘇說是也顏師古注曰害傷也無人能傷

害之者一現周考諸家說或曰無所枉害或曰無

比或曰無嫉害或曰不刻害或曰無能勝害之者或

曰無人能傷害之者然皆未當也文無害者謂不侮

文則不害法也不侮文不害法則公私平允而稱為

能吏矣史記酷吏傳減宣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

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名為大廉

丞又張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

調為茂陵尉又杜周為廷尉史張湯數言其無害凡

此皆以不侮文不害法而見稱於時也凡不侮文不

害法者持文必深若非有道以輔之則皆為酷吏矣
蕭何能輔之以道故不沈於刀筆之間也

戈船

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夏四月越王相呂嘉反秋遣
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
下湟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
晏注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
於船下以為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
戈因謂之戈船顏師古注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
為載干戈船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虫之害
觀國一案今全桂二州之間有陽海山有水自山出
至山下則分流為二其一向南流者為離水其一向
北流者為湘水其地在漢屬零陵郡二水皆石險而
離水南過桂林入蒼梧尤為嶮澁蓋兩山之間亂
石激水或石滩延亘屈曲湍瀧舟之行也縈回避石
阻礙萬端然則船下不可安戈信矣夫船下安戈雖
大江滄海猶不免挂觸而况于山谿石險之水乎戈
船者將軍之号也言能乘船而用戈以戰故諸謂之戈
船將軍以其善水戰也亦非載干戈者也載干戈者
載任器之舟耳

史記五帝記

史記本紀首叙五帝一曰黃帝二曰顓帝三曰帝嚳

四曰帝堯五曰帝舜一觀周案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氏注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也春秋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故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三皇五帝自古聖人言之著矣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者取其告命命之文可以垂法於後世者耳堯舜之前非無告命命之文諒其實略不足垂法於後世故孔子刪而弗取至孔子傳易則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作結繩而為罔罟庖犧氏

沒神農氏作斷木為耜揉木為耒日中為市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孔子未嘗不稱三皇也特不取其告命命之文耳史之有帝統蓋紀帝王之名與德也三皇五帝之名德均在可紀而史冊削去三皇唯取五帝者豈以伏羲神農為不足紀與以謂三皇洪荒不可紀則五帝之顓頊帝嚳亦與三皇等矣史記紀顓頊帝嚳而削三皇何耶黃帝在三皇之數史記紀五帝乃取黃帝為五帝而獨遺少昊又何耶若謂尚書始堯舜而作史者不當紀三皇則誤甚矣太史公贊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余嘗西

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
各往之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為余并論次擇
其言之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一觀國一案太史
公作史乃採摭經傳而為之固不待聞四方長老之
言然後可紀也至于易傳言伏羲神農之類反不足
取信耶

五運

五運之見于史者伏羲氏以木之生火故神農氏以
火之生土故黃帝氏以土之生金故少昊氏以金之
生水故顓頊氏以水之生木故帝嚳氏以木之生火
故陶唐氏以火之生土故有虞氏以土之生金故夏
以金之生水故湯以水之生木故周以木之生火則秦當以火矣秦反
行相生為序也周以木之生火則秦當以火矣秦反
以水則非相生之序也秦以水之生木則漢當以木
矣漢反及以火則亦非相生之序也前漢律歷志曰
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顏師古注曰秦為閏位
不當五德之序一觀國一案周至報王為秦所滅秦
滅六國而兼天下則正統在秦矣使其子孫擇善改
轍而持之則其曆世未可量不幸二世而亡亦猶隋
室止傳二世而亡蓋其世祚長短自有數而史家

乃以秦為閔位不當五德之序其說不通矣以漢之火而傳于魏之土以魏之土而傳于晉之金以為相生之序則可也然自晉元帝渡江之後天下分裂而為南北兩朝居南朝者曰晉宋齊梁陳相繼而立則正統在我也彼北朝者夷狄之窈捩者耳居北朝者曰吾據中原而臨天下則正統在我也彼南朝者偏方之僭奪者耳南北兩帝並立者二百餘年則正統果何在哉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及黃危

見成紀文帝乃申明土德武帝亦據土德色尚黃數用五然漢卒以火則漢之一代無定論矣文中子謂隋高祖曰陛下真帝無踵偽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黃阮逸注曰周末德漢火德隋當為土德然隋卒以火則隋之一代無定論矣苟無定論則何以遵之哉前漢郊祀志曰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者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注曰五德各以所勝為行今考之前代或以五行所生為序或以所勝為序或越諸代而上承一代以為序皆無定論蓋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野不道而儒者各以臆見鼓其說斯亦贅矣春秋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及袂拭面涕沾袍何休解曰夫子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麋知為其出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于西也東卯西金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明日血書飛為赤鳥鳥夫子却覩未來豫解無窮窮知漢當繼大紀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又曰孔子絕筆于春秋不

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脩當授漢也覩國案孔子曰魯史記而作春秋者也以魯史記所書之事而以褒貶之法脩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皆據魯所書之事而已魯史記之所不書者孔子未嘗創增其事也哀公十四年春獲麟當時魯史記所書止于此故孔子于此而絕筆也若謂有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及袂拭面而涕沾袍則是孔子不用魯史記而創增其說矣春秋書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蓋魯史記因其再赴而書二日春秋亦書二日不改魯史記之文也苟魯史記不書獲麟則孔子豈遽增其事哉冬獵曰狩于春書狩者識記哀公變

禮也言西而不言地者訊遠狩而非一地也雖非常之獸亦獲焉見哀公之荒于政也魯史記止于此故孔子亦絕筆于此若謂絕筆于春秋不書下三時則非也案左氏傳哀公盡二十七年乃孔子卒後左氏取魯史記所書之事自小邾射來奔而下續以為傳故有傳而無經則知孔子作春秋自小邾射來奔而下魯史記未書其事也何以知其未書其事也蓋小邾射以句澤來奔與邾廢其襄三莒牟夷昭五邾黑肱昭三三叛人同而不在三叛人之數是以知作春秋時魯史記未書小邾射之事也以此考之則哀公十四年止書春而不書下

三時又何疑哉 觀國 竊謂孔子作春秋以堯舜

文武周公之道而示之以褒貶之法彼圖錄識緯之書皆虛恠不可必信之語也而謂孔子憑此以作春秋則誣聖人甚矣自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凡二百二十有四年而秦昭襄王滅周自秦昭襄王滅周後五十年歲在乙未當漢高帝之元年然則自獲麟至漢元年凡二百七十有四年其間十二諸侯變而為戰國七雄秦能合而為一是則滅周者秦也及秦衰然後漢乃興蓋其反覆變態授受不一孔子乃預知劉季有天下而書獲麟以應之將

誰欺耶謂漢以火代周之木則為秦者又何以處之哉至于木精赤帝血書赤烏皆不怪誕之說以駭俗聽而何休援此以釋徑亦已過矣卯金刀者假借文字形聲耳西狩止有西字可以象金而初不言東亦不言兵則卯之與刀義無從出有以見其傳會之不合也沈存中曰卯金刀為劉貨泉為白水真人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劉字從卯不從卯貨字從貝非真字之書與本史必有一誤——觀國——案圖緯之文但象形取義而已如以天保為一大人只十以甄舒仲為予西土尾舍中人以董為千里草以趙為小月走以身為二月了以卓為十日以李為十八子以昌為二日以岳為丘山以運為軍走以隆化為降死以業為苦末以三刀為州以召刀為劬以破田為丑凡此皆象形取義者非字書偏旁之法也若夫止戈為武反正為乏毀則為賊皿蟲為蠱此正言字書之義至于亥有二首六身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以知絳人之年後世猶以左氏傳會其事為誣而況圖緯之家多鄙俗之語尚何字書之責耶

漢高功臣

前漢高祖功臣表曰漢王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

平始論功而定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
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
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後詔丞相陳
平^盡差列侯之功一觀國案十八侯者一蕭何二
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
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
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靈~~達也
高后二年^盡差列侯之功總一百五十三人皆在功
臣表今考十八侯之位次張敖本无勲勞而居第三
張良陳平佐高祖定天下而不預十八侯之列此其

可疑也一觀國一竊謂當時呂后以魯元公主之故
曲意取張敖為第三非天下之公論也張良陳平雖
無被堅執銳之勞然寔謀^主也蕭何以謀主而佐漢
與張良陳平一体蕭何居第一而張良陳平乃不預
十八人之^末耶然則當時無公論可知矣若謂以封
戶計則蕭何五千戶而張良為萬戶也若謂以封之先
後則張良在六年正月丙午封而曹參以下則在十
二月甲申封也以此觀之則十八侯之位次果非公
論矣至高后二年復詔丞相平^盡差列侯之功而張
良居六十二在鄂秋之下陳平居四十七在華^元害

之下蓋列侯之功一百五十三人可謂衆矣張良陳平不應位次之降如此——觀國——竊謂高帝崩高后專制諸呂雖未用事而高后已有疑大臣將相之心時陳平為丞相承諾差功臣則主差功臣者平也平多智謀輒自降其名位所以示無爭功之心而為自全之計也然則功臣一百五十有三人而張良陳平乃居其中寔陳平之陰計也人君第功臣必能合天下之公論然後可案前漢高祖功臣侯年表寔百三十有七人而表作百四十有七人班固誤也周呂建成二人在外戚羹頡合陽沛德四人在王子侯寔百四十有三人班固作百五十有三人誤也

唐史疑

近時有唐史辨疑一帙疏新唐史之舛誤其事數百頗為詳悉——觀國——讀唐史于辨疑之外復有可疑者今列於下方宰相世系曰房玄齡字喬松本傳字喬世系曰高士廉名宗儉本傳名倫世系曰裴世矩字洪大本傳名矩世系曰溫彥將字大有本傳大有字彥將世系曰崔安上字敷礼本傳敷礼字安上世系曰薛振字元超本傳只作元超世系楊琳字再思本傳只作再思世系薛礼字仁貴本傳只作任貴世

系曰劉晏相肅宗代宗據帝紀只相代宗世系曰崔
仁師相太宗高宗據帝紀只相太宗世系曰杜審叔相宣
宗懿宗據帝紀只相懿宗世系曰薛稷相中宗睿宗據
帝紀只相睿宗世系曰李嶠相武后據帝紀又相中宗世
系曰郭待奉相高宗據帝紀又相武后世系曰白敏中
相宣宗據帝紀又相懿宗世系曰鄭餘慶相德宗據帝
紀又相憲宗世系曰終唐之世宰相十一人宗
室宰相贊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觀國——案
宗室宰相實十有二人世系謂十一人者無李麟贊

謂九人者無李麟李宗閔薛王知柔高氏宰相四人

少高季輔當作五人也崔氏宰相二十三人少崔沆
崔敷礼崔造當作二十六人也趙氏宰相四人少趙
隱當作五人也常氏宰相十四人少常承慶常安石
當作十六人也趙郡李氏宰相十七人無李藩世系
也張氏宰相十七人無張光輔世系也陳氏宰相三
人無陳希烈世系也世系三入相者武承嗣崔湜而
帝紀乃四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張弘靖杜鴻漸而
帝紀乃一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褚遂良而帝紀乃
三入相也觀國案史再入相者又有高士廉李固言
陳夷行夏竦四人而世系皆不書也宰相年表有

武什方李景謨孫元亨王本立杜景佺王知古王及
善于惟謙相武后有李義府相高宗有房希逸相德
宗有李訓相文宗有鄭肅李遜夷相武宗有豆盧瑑
相僖宗有鄭縈朱朴相昭宗而世系皆不書也世系
有韓滉相德宗而年表則不書也凡此皆脩史之際
討論之失也

史互疑

史記陳杞世家曰當周厲王時杞武公生武公立四
十七年乃卒今案孔子作春秋當周平王四十九年
去厲王已六十年則知杞武公在春秋前也然春秋

襄公六年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姑容者杞威公也
自襄公六年去隱公元年一百六十一年矣以史記世
家攷之自杞武公至杞威公卒之年終一百一十有
三年是杞武公生在春秋中也然則世家謂周厲王
時生武公蓋世家之誤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閏弒
吳子餘祭左氏公羊穀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同
惟吳世家稱十七年餘祭卒是餘祭享國十七年而
卒也案史記年表餘祭嗣位四年被弒魯襄公二十
九年也餘祭既弒矣年表猶書五年終于十七年十
七年乃魯昭公十一年也魯昭公十二年表方書吳

餘昧元年豈餘祭被殺吳國歷十三年無王越十二年然後餘昧始立耶以此考之則年表之誤可知也年表吳王十七年亦不書餘祭卒六年表之失也

呂武帝紀

漢書立高皇后呂氏帝紀唐書立則天皇后武氏帝紀其名相類而其事有大不相類者漢惠帝即位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方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及陳平等請拜諸呂為將居中太后悅其哭乃哀益呂后獨生惠帝

惠帝無子取後宮子為太子者欲繼統出于惠帝也

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者太子切太后心疑大臣

未有自全之策及陳平請用諸呂太后哭乃哀益呂

后不過內欲繼統出于惠帝而外崇諸呂之名位廢

可以固呂氏之宗而享富貴之安也呂后有假寵外

戚太過之罪而無盜漢之心及呂后崩大臣誅諸呂

此亦必然之理使諸呂不誅則諸呂果能廢劉氏而

早天命乎若夫武后則不然方且廢中宗改國号周

自稱神聖皇帝立武氏七廟方是時天下已移為周

矣非復有唐也然則武后真篡唐者也及大臣誅二

張中宗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復唐宗廟然後元天

復有唐由此觀之則武后之與呂后其事大不相類

可知也——觀國——案春秋魯季平子之逐昭公也昭

公奔齊故春秋書曰公孫于齊及昭公居鄆故春秋

書曰公至自齊居于鄆及昭公適晉至乾侯春秋書曰

公如晉次于乾侯昭公復自乾侯歸鄆春秋書曰公至自乾侯

居于鄆昭公又自鄆往乾侯春秋又書曰公如晉次于乾

侯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皆在乾侯故

春秋于此三年正月皆書曰公在乾侯凡此乃春秋

紀年之法也劉元海劫天子以僭帝号時晉帝在平

陽故晉史書曰帝在平陽此乃春秋書公在乾侯之

法也唐中宗雖被廢然而後復即位當其居于均州

宜書曰帝在均州當其遷于房州宜書曰帝在房州

史既不書則無以見唐祚之不絕武后篡唐罪惡至

大列諸帝紀者為唐正朔設不為其人設也武后淫

刑踵及無辜凡用宰相七十五人而被殺者二十有

一人被流者九人被貶者十有五人當是時簪纓之

流宜知幾而退避矣乃復接武而競進浮名之誘人

也如是哉

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于
一終于二十有五地之數始于二終于三十觀國
案易言參天兩地者為一三五為參二四為兩此五
行之生數也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九六者老陰老
陽之數以此揲著而變為卦爻也故曰幽贊于神明
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
于剛柔而生爻此一節言五行之生數也若天始于
一終于二十有五地始于二終于三十此五行之成
數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故一三五七九為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

為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五行之成數也班固
援易于先後之意差矣志又曰衡平地也權重也衡所
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其在天也佐助
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
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此衡在前居南
方之義也孟康注曰權衡量三者為參觀國案
論語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
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此孔子戒
子張以忠信篤敬苟立則若參然在前苟在輿則若

倚于衡造次顛沛不可忘也班固援此以釋权衡取義
僻遠而孟康又以权衡量三者為參義益遠矣又曰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
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
形介然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一觀國
案班固所訓銅之義乃金玉之義銅之義不如此也
後漢律歷志曰^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
上計掾陳冕上言歷元不正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
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志又引元命苞乾鑿金度
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一觀國案此
數人言歷皆假圖識以為言者夫推寔歷以較之尚
多不密而况假圖識以為言殆不根之論也適以蔓
疑非史家所宜道也

除

前漢景帝紀曰中元二年^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有
司奏策如淳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一觀國
案朝廷簡擢賢才不次任用故曰除某官除某差遣
若據如淳注謂除故官者是除去之也無乃非美稱
耶字書除有三義曰除開也曰除^盡也曰除去也天
保詩俾尔單厚何福不除毛氏傳曰除開也東門之

禪詩毛氏傳曰禪除地也國語曰九月除道禮曰雨
畢而除道凡此皆開道也春秋莊公四年左在氏傳曰
除道梁澐杜預注曰開直道也史記曰始皇除道九原
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所謂除道六開道也易萃卦
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蓋除者開新簡擢使戎器
精且備也以此規之則除官者亦如此類蓋開新簡
擢之也除又訓盡者顏延年秋胡詩曰良人為此別日月
方向除五臣注文選曰除盡也故階除謂之除者階至此而盡
也歲除謂之除者一歲至此而盡也除又訓去者如淳注
漢紀以除官為除故官則是除去之也以除去之

為除官固非美称如淳誤矣

弧弓

前漢韓安傳固曰內奴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顏師古
注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規國案顏師古所訓
出於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夫之利以威天下
故云以木曰弧以角曰弓然周禮考工記弓人為弓
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
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
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
櫟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

然則為弓者以木為幹而加以角筋膠漆以為之
糾約耳是弓未嘗不用木也獨用角豈能為弓哉特
假角以副其木也上古時質朴故其始創弧夫則弦
木為弧至周時禮樂庶事備矣故為弓也有角筋膠
漆參合而為之史記云宣王立女童謠曰檠弧其
服寔止周國服虔注曰檠_桑也顏師古注曰檠山_桑
之有文者前漢五行志曰檠弧_桑弓也禮記曰_桑弧
蓬夫_凡此言弧皆以木為弧也然列子曰乃以燕角
之弧翔蓬之幹射之此又以角為弧是或以木或以
角無定制矣周禮司弓矢掌六弓之法五弓弧弓以
授射甲革_檠質者夾弓_度弓以授射_彘侯鳥獸者唐
弓大弓以授學射者蓋徃体寡來体多謂之王弧徃
体多來_骸寡謂之夾_使徃來_骸若一謂之唐大射_彘
侯鳥獸與學射者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甲革
檠質者用強弓_矣王弓弧弓合九而成規徃体寡而
來体多強弓也然則弧弓者乃六弓之一弓其名為
弧弓惟強有力者能挽之以其能射遠也韓安國傳
所謂弧弓射獵豈以強弓射獵耶不然則必以木弧
弓又何意也

前漢石奮傳曰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
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顏師
古注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觀
國案石建奏牘以書馬字下少一點乃拖三點以
當四點古今書馬字皆為此亦小疵未至於得罪而
建驚曰獲譴死矣其憂如此之甚者案前漢藝文志
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
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
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益吏
者百官上書也民者萬民上書也吏民上書字或不

正則令史舉劾石建憂其譴死慮有舉劾之者故
其憂如此之甚也唐書張嘉正傳曰嘉正歷并州長
史奏事京師明皇善其政且許以相及宋璟等罷帝
欲用嘉正而忘其名夜詔曰書侍郎常抗曰朕常記其
風搃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御為我思之抗
曰張齊丘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
且半日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正所獻遂得其名即
以為平章事規國竊謂明皇心疑張齊丘非其
人唯大臣表疏可以知之故明皇特閱大臣表疏以
求嘉正之名遂得之非目閱也外廷記事者以為目

閱大臣表疏脩史者不改其文也史家事必有所繫不得其繫則有可怪者此類是矣

史訛

晉書和嶠傳曰嶠遷穎川太守太傅傳從事中郎使數

見而嘆曰嶠森如千丈松雖礫石多節目施之大

厦有棟梁之用又使數傳曰數有重名而聚斂積寔

都官從事温嶠奏之數更器嶠曰嶠森如千丈松

雖礫石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觀國案兩

傳所譽之辭則同一則以為和嶠一則以為温嶠

史必有一失焉今案使數嘗參東越海王越太傅軍事

自惠懷以來數事仕漸顯正與温嶠同時而温嶠傳

亦曰嶠奉奏使數以此知使數者乃温嶠非和嶠也

和嶠早顯與張華等同佐武帝又在前矣隋書賀若

弼傳曰若弼為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

鎮觀國案源雄傳曰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

自朔州拜行軍總管以伐陳未嘗為壽州總管則

知賀若弼傳誤也隋書曰許智藏醫秦孝王謂

孝王夜夢亡妃崔氏曰本來相迎即發痲而薨觀

國案秦孝王傳云妃崔氏進毒于孝王孝王薨崔氏

以毒之故賜死于家然則夜夢妃而發痲者悞矣隋

柳述傳曰文帝在仁壽宮述與楊素元巖侍文帝怒

煬帝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作敕書楊素聞之與

煬帝協謀矯詔執述巖以屬吏觀國案宣華陳

夫人傳曰述巖為敕書以示楊素以事白煬帝非

召房陵王而執述巖也南史梁昭明太子傳曰三年三

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擣芙蓉觀國案三月未有

芙蓉史誤記其月也唐書李賀父名晉肅不敢舉進

士韓愈為作諱辨然卒不就卒觀國案韓愈諱

辨曰賀舉進士有名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不

舉進士為是以此知知賀常卒進士矣爭名者毀之故

韓愈作韓辨欲以全賀之名也唐史與諱辨意不同

矣唐人康駢作小說劇談錄曰元稹以明徑擢第願

結交李賀執贊造賀門賀覽刺不答稹慙憤而退稹

登要安路目指賀祖稱諱進不合應進士卒遂致輒軻

韓愈惜其才為君諱辨一觀國案唐人小說雖未

可全信然記賀事與諱辨合則知史辭所載未之盡

鴨夷

史記伍子胥傳曰子胥自到吳王怒取子胥尸盛以鴨夷革浮

之江中應劭注曰取馬革為鴨夷鴨夷楹形前漢食貨志曰范

蠡振強吳刷合穉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適齊為鴟
 夷子皮顏師古注曰自号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
 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現因案古之
 貯酒器多以陶或木為之皆有擊觸破碎之患故鴟夷者以皮
 為之可卷舒以貯酒無破碎之患前漢陳遵傳引楊雄酒箴
 曰子犹甌也現甌之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膠不
 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纏微巨東礙為甍所輻自用如
 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東日盛酒人復借甌現此
 箴意蓋為以甌汲井便礙甌破不如鴟夷乘酒安而不敗以喻
 人之飲酒不可自取困敗也范蠡自号鴟夷子皮又踰陶

朱公托鄙名以自晦其跡耳杜子美酌薛判官詩曰
 欲享鴟夷子待勒燕山銘此詩意非為欲隱也乃欲
 富貴彊兵如范蠡故其下句曰志在麒麟閣無心雲
 母屏

聊膠

前漢嚴助傳曰武帝得東方朔枚臯膠蒼終軍等並
 在左右又苑文志從橫家待詔金馬聊蒼三篇顏
 師古注曰嚴助傳作膠蒼而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
 孰是現因案廣韻聊字落蕭切語助也亦姓也
 風俗通有聊倉為漢侍中著子書又有聊氏為潁川

太守著萬姓譜以此觀之則苑文志云聊倉者是也
廣韻者陸法言等諸美士裛集古今氏姓譜牒天文
地理徑史百家之書而類之為可信也膠姓亦有膠
鬲當是班固假借用字然聊膠二字音與義皆不同
于假借為難合唯姓與名雖有假借字當專呼一音
朝字古文為𦉰亦作晁史記有朝錯傳前漢有𦉰錯
傳太史公自序曰賈生晁錯明申韓朝𦉰晁雖三字
而一音也史記孔子弟子有處不齊字子賤儒林傳
有濟南伏生名勝後漢有服虔皆是同姓處伏服雖
三字而一音也史記有袁盎傳前漢有爰盎傳袁爰
二字亦同音也若夫聊膠二字乃兩音則于假借為
難合矣

秘祝官

前漢文帝紀十三年夏除秘祝官應劭注曰秘祝之
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秘也又郊祀志曰文帝
十三年下詔曰秘祝之官移過于下朕甚弗取其除
之一觀國一案史記封禪書曰秦祝官有秘祝即有
灾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此秦法也漢因之至文帝始
詔除之耳一觀國一讀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說命曰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恭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之人君其責已如此之重故
天下歸心焉昔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
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楚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齊侯疥
痞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曰是祝史之罪也君盍
誅於祝固史噉齊侯問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屬信無愧心矣
其造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嚴

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四行非
度神怒民痛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君若欲誅于祝史脩德而後可齊侯說使有司寬政
毀閔去禁薄斂已責却文公卜遷于絳史曰利於民
不利于君却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
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却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
長時也遂遷於絳由是觀之凡君民者必能脩德自
任然後能享其福焉未聞不脩其德而移過于人以
徼福也於已也暴秦之君不能修德而諄於上下之
情故設祕祝之官欲以移過于下雖三尺之童知其

非也漢文帝能除之可謂明矣文帝十四年又詔曰
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右賢左戚先民
後已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於乎文帝推是心
也庶無愧哉

五數

前漢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筭數事物
順性命之理也本起于黃鐘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
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而五數備矣一規國一案場曰大衍之數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當万物之數也所謂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一十百千万皆備焉此五數
之本也律歷志所謂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万七千
一百四十七者五數雖亦備然此乃生律之數非五
數之本也生律之數亦自大衍而出蓋黃鐘之數始
於子之一以三乘之至丑而得三至寅而得九至卯
而得二十七至辰而得八十一至巳而得二百四十
三至午而得七百二十九至未而得二千一百八十
七至申而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至酉而得萬九千六
百八十三至戌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至亥而得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自黃鍾之子歷十二辰而
至亥之數也子者乾之初九黃鍾為天統未者坤之
初六林鍾為地統寅者乾之九三太簇為人統三統
既正則還相為宮而律呂生焉其法皆大衍之餘也
二篇之末者陽爻三十六策陰爻二十四策六十四
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陽爻一百九
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總計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古之造歷者本此而已班固不推大衍而論五數
乃指十二辰之數而言之則非其本矣一三五為九

者老陽之能變者也二四為六者老陰之能變

者也乾純陽故乾言用九坤純陰故坤言用六老陽
生少陽七是已老陰生少陰八是已九六七八乃揲
者之交而為卦者也龍八十一鱗九之數也鯉三
十六鱗六之數也龍者在天而能交者故得九之
之數鯉者在地而能交者故得六之數龍能隱能
顯不可制畜故為在天之能變者鯉能神化飛越山
湖故為在地之能交者大抵得九六之數者皆有變
之理蓋天地自然之道也

辜
孤

書曰與其殺不辜又曰時予之辜詩曰民之無辜又

曰無罪無辜。禮曰：救無辜，伐有罪。凡言辜者，罪之異名也。故字書曰：辜，罪也。而辜負者，是可罪可責之義也。古人或以孤子之孤為辜。李陵答蘇武書曰：功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負陵心。五臣注文選曰：國家辜負其心，見誅。母妻書又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五臣注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後漢馬皇后紀曰：孤恩不報。章懷太子注曰：孤負也。蜀志劉備傳曰：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凡此皆用孤字。蓋孤者，不報之義。其義亦與辜通。故古人用孤字為孤，負字不為失也。前漢翟方進傳曰：貴戚

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顏師古注曰：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後漢靈帝紀：光和四年，初置駱驥殿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權辜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太子注引漢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也。又孝仁董皇后紀曰：何進、何苗等奏孝仁皇后使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諤等交通州郡，辜權在，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章懷太子注與靈帝紀注同。觀國案：此辜權乃阻障而獨取其利。漢書音義所訓是也。而顏師古以為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所訓迂矣。權與較同音，而義亦通。

學林卷第四

璽

王喬

梗桶

牛女

匏

莘

留落

雇

長沙王

覲國

子賤

黯黯

曠

王昭君

八陣

飲器

繩床

進

夢

方俗声語

断

祠卜

仞

方書

蔡

珍

牙衙

甌甌

茶

檟

路

天祿

切

鴈塔

瀆

服

射干

壘

後漢輿服志劉昭注引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
 河上六壘不自隨掌壘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
 軍城南官舍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
 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
 有紐文槃五龍璿七寸管龍上一角缺又引晉陽秋
 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
 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受
 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晉書輿服志曰秦始皇
 藍田玉璽在六壘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

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為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建康寔錄曰傳國璽秦始皇造方四寸以玉為之上蟠蛟螭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秦傳漢入魏入西晉永嘉沒為劉聰所得石勒滅劉氏入魏趙冉閔誅石勒入冉閔永和八年始歸於晉穆帝一觀國按今考傳國璽文在吳書建康寔錄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在晉書輿服志晉陽秋則皆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其文不同者案

前漢元后傳曰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傳受蹄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彘論指彘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彘曰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聞彘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彘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悅又案後漢光武帝紀建武三年正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授章懷太子注引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

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
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壘不與以威逼
之乃出壘投地壘上鵠一角缺及莽敗李杻松持壘詣
宛上更始更始敗壘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
聖宗哲宗皇帝得秦傳國壘改年号曰元符壘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乃李斯虫魚篆方四寸上有蟠
蛟缺一角此即元后投壘於地缺一角者真秦傳國
壘也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蓋自是一壘非傳
國壘耳許慎說文曰壘玉印也從土所以主土籀
文從玉為壘

子賤

後漢列傳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
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觀案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又史記儒林傳伏
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
生能治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使掌故朝錯
往受之張晏注曰伏生名勝然則名勝者濟南伏生
也字子賤者宓不齊也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范蔚
宗誤矣宓伏服三字通用而世俗多變宓為宓者誤
也案字書宓彌畢切安也默也靜也止也與宓音不

相通蓋虛宐二字相類故多誤書者雖假借用宐亦為無義矣

王喬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灵王太子晉也好吹笙坐鳳鳴後于緱氏山乘白鶴而去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令太史望之臨至有双鳧從東南來舉羅張之但得一双鳧乃尚方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天下王棺于堂前喬沐浴服飾寢其中宿昔葬城東土自成墳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一觀國案春

秋左氏傳稱太子晉者蓋周灵王之太子名晉也非姓王也左傳及史記不言太子晉字喬而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必太子晉字喬劉向得之于他書耳後漢王喬者姓王名喬也既曰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則其鄉里氏族服習仕版皆有定籍矣而本傳曰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是何言耶近世有王氏神仙傳一集類聚古今王姓之得仙者王喬凡三人以太子晉列為王姓固已非又稱有古王喬無所經見蓋未嘗考定耳今渾州醴陵縣東有王喬仙觀唐明皇御書觀額歐陽文忠公作修御書閣記曰其前有山世傳

仙人王喬鍊藥于此而不言何者王喬然觀無古志
可考道流亦莫有知者前漢王莽傳曰殿中土山僂
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使行公侯喜筮之曰憂兵
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僑
欲來迎我也一觀國一案莽言子僑謂王子喬也而
用僑字者前漢藝文志有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
又劉向傳曰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顏師
古注曰僑字或作喬以此觀之則喬僑二字通用也
王莽云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意謂莽與子喬同姓王
殊不知王子喬乃灵王之子非姓王也後世姓王
者其得姓亦有出於王者之後者然而謂王子喬為
姓王則不可也前漢王褒傳曰呼吸如僑松顏師告
注曰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然則僑喬二字通
用可知矣

黠黠

顏氏家訓謂晉羊曼稱為黠伯黠者多饒積厚又曰
黠黠然無賢不肖之辨又曰從黑者亦無此字一觀
國一案黠從黑黠從重二字雖同音搨而義各不同
玉篇廣韻皆曰黠羊曼為黠伯也黠積厚也蓋羊
曼為黠伯從黑而顏氏家訓乃用從重之黠是以顏

氏推其義不行也顏氏所引乃盛弘之晉書用從重
之黜已為誤今世所行晉書乃唐太宗所修于羊曼
傳用從黑之黜為不誤矣——現國——案晉書羊曼傳
曰曼任達顏縱好飲酒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
為宏伯郗鑒為方伯胡母輔之為達伯卞壺為裁伯
蔡謨為明伯阮孚為誕伯劉瑗為委伯而曼為黜伯
凡八人号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以此觀之則
黜者乃美稱是八儁之中居一儁也若如顏氏家訓
所稱則多饒積厚與夫黜無美不肖之辨皆非美稱
矣非美稱則豈容在八儁之列耶今案羊曼以任達

顏縱好飲酒而得黜伯之名則黜者豁達不拘小節
之稱也顏氏所訓與此皆不合矣又案唐書常袞傳
曰袞當國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
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黜伯以其黜無賢
不肖之辨云——現國——考常袞傳謂懲元載敗室賣
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蓋其進退人才皆出于朝
廷之公論而以賄者不容於濫進非文詞者皆擯不
用則俗吏不在所用也為宰相而能如此是賢宰相
也而史乃以黜無賢不肖之辨而加之何以史辭之自
紊如此蓋史臣引顏氏家訓釋黜伯之語而不知於常

衮傳之意則不合也

梗桶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荼一日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今人正月旦以桃木為版書神荼鬱壘於板而置于門謂之桃符即桃梗也戰國策言土偶人與桃梗語是也桃梗即木偶人也謂之梗者削菴為人形以其粗有人形大畧而已故謂之梗若所謂梗槩者亦初言其大畧耳世言桃可以後除不祥蓋

度朔山之遺意也高誘注戰國策引度朔山事以釋桃梗乃誤析山海經句讀皆不成文又張平子東京賦曰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採索葦五臣注文選曰梗病也度朔有鬼為人病今案東京賦言度朔作梗者言以度朔山桃木為符梗也五臣不曉乃以梗為病則誤矣梗亦訓病柔柔桑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毛氏傳曰梗病也然與桃梗之梗異矣後漢禮儀志曰百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倮人師訖設桃梗鬱樞葦茭然則桃梗之用久矣樞壘二字通用之也桶亦偶人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謂為芻蕘者蓋謂為

備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鄭氏注曰備偶人也
有面目机發有似^於生人——規國——案古之葬者棘
茅為人馬之形謂之甌灵又作偶人用以殉葬孔子
謂為備者不仁以其象生人而殉葬非仁人之心也故曰
始作備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秦以三良
殉葬黃^鳥為之詩作而哀之尚忍于作備者耶

臘

許慎說文訓臘字曰冬至後三戌為臘——規國——案
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
盛於午終于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木盛于卯終于

未故木家于卯祖以未臘金盛于酉終于丑故金家
以酉祖以丑臘水土盛於子終于辰故水土家以子
祖以辰臘許慎說文當通訓其義而特舉戌以為臘
則誤矣漢火德故以戌臘許慎漢人也知戌臘而已
厥後為魏晉為南北朝為隋唐則^戌臘之訓遂廢矣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晉侯假道于虞以伐豳宮
之竒諫弗聽宮之竒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杜預曰
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規國——案杜預言歲終祭
衆神即周之蜡臘於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者
也然而史記秦文惠王十二年初制臘祭即周之蜡

膾也自魯僖公五年晉伐虢又歷三百三十年始當
秦惠王^文之十二年既曰秦^文惠王初制膾祭則宮之
竒謂虞不膾者非膾祭矣非膾祭則杜預不當訓以
為歲終祭衆神之名也古之有天下者皆有膾所謂不
膾者言虞必止不再見膾也祖者行神也古者行出有
祖祭故韓奕詩曰韓侯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去而
祀較也又烝民詩曰仲山甫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
行祀較之祭也周禮大馭曰祀較遂驅之杜子春注
曰將出祖道祀較之祭也然則祭行神必於道故餞
行謂之祖道

牛女

張茂先博物志曰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
查^槎來不違時齋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
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
此人也——現國——竊見古今文士多用張騫乘^槎牛
女相會事然博物志初不言張騫案漢書張騫傳及
史記大宛列傳皆言張騫使月氏窮河源通西北國
而不言乘^槎事杜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
查^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秦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
前賢多用之恐非寔事又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

會一觀國一案史記漢晉天文書河鼓星隨織女星

牽牛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為渡河之說深瀆上象無

所根據唯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其說

怪誕不足信杜子美牽牛織女詩云牽牛出河西織

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

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之說也七夕乞巧

見於周處風土記後人編類雜書如荆土歲時記之

類咸不門錄之初無稽考其不足信者多矣如桃源

秦人避世之說因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後世文士競

用以為故事案淵明所記但言晉武陵人捕魚從溪

而入既出迷不復得路而不姓名其事與博物志言

逆世有人居海上同皆無姓名寔跡韓退之桃源圖

詩曰神人有無何眇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觀退之詩

意亦不以桃源之說為然也蓋事多出於風傳一怪

名士論說遂為故事亦不朽耳

王昭君

前漢元帝紀景寧元年正月匈奴虜韓邪單于來朝

詔改元為景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嫱為閼氏應劭

注曰王嫱王氏女名嫱字昭君閼氏音焉支如漢皇

后也匈奴傳曰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後漢南匈奴傳

曰王昭君字嬀南郡人漢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
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
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
時大會帝召五女以視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
頽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
信遂與匈奴晉石崇作王明君辭其序曰王明君本
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
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五臣注文選曰昭君后妃
之位也小說西京雜記曰漢元帝嘗令畫工圖宮人
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王昭君姿

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
昭君充行既召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
怒殺畫工毛延壽——現國——案前漢元帝紀曰王嬀
為關氏者書其名也注云王氏女名嬀字昭君是也
而後漢匈奴傳曰王昭君字嬀誤矣五臣注文選謂
昭君后妃之位亦誤矣前漢元帝紀曰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詔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嬀掖庭為關氏蓋
單于請婚當時朝議許與單于和親則漢之君臣講
之素定矣及單于來朝而以待詔掖庭王嬀為關氏
預選定也其禮儀恩數皆已素定非倉卒臨事而為

之也而後漢匈奴傳乃謂以宮女五人賜之又謂昭君自求行又謂呼韓邪臨^朝辭帝召五女以示之而昭君^豐容靚飾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難於失信遂與匈奴此皆誤也蓋王嬙為關氏者行婚禮也若以宮女五人賜之則何人為關氏耶漢既許婚矣必待單于臨辭然後以五女示之耶後漢匈奴傳所言王昭君一節首尾皆乖謬之甚殺^畫工毛延壽之事尤不可信案匈奴和親乃漢家大事若以宮女妻之而未嘗簡閱其人憑^畫圖以定大事恐當時君臣不如此之鹵莽漢賜單于關氏乃披^畫圖擇貌陋者賜之又非和親之意蓋小說多出於傳聞不可全信

匏

八音所謂匏於器為笙竽前漢歷律志曰八音匏曰笙顏師古注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蓋以瓠為笙竽之底而宿管于其上也潘安仁笙賦曰河汾之室有曲沃之乘瓠焉五臣注文選曰匏可為笙底一規國一案八音匏笙竽古制也而後世不復用匏乃以木為之而加漆焉夫八音自有木於器為柷敔若以木為匏而則匏遂為木音而匏音廢矣唐韋臯鎮

西川日驃國獻樂器臯進樂器于朝有匏笙二唐書
禮樂志曰唯驃國得古制然中國制樂器卒以木代
匏而未有以真匏為之者豈中國制作反不若^四商耶

八陣

晉書桓溫傳曰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
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之常山蛇勢
也文武皆莫能識之。現因案後漢竇憲傳班固
作燕然山銘曰勒以八陣蓋以威神章怀太子注曰
兵法有八陣圖由此觀之則諸葛八陣圖蓋古法也

非亮創為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蜀志
注其言八陣圖形勢之法後人不得其意故雖案圖
亦莫能辨如木牛流馬亦亮之所作蜀志注亦^具載
其左右前後長短曲直度數靡不悉備而後人莫能
行者亦以不得其意故也世言一鷲者皆謂漢孔融
薦禰衡之辭其實出於前漢鄒陽傳曰鷲鳥累百不
如一鷲孔融舉鄒陽之語尔世言萬頃陂而後漢黃
憲傳作千頃陂然世說曰汪如萬頃陂後之學者
案世說而稱萬頃爾魯褒錢神論有孔方之文故世
謂錢為孔方然其寔^出於前漢食貨志曰錢圜函方孟

康注曰外圈而內孔方也魯褒奔漢志之語尔李白
曰請日試方言倚馬可待故世以倚馬為李白事然
其寔出于晉桓温北征鮮卑表虎倚馬作露布文手
不輟筆凡此事類皆當以先年者為主

筆

張茂先博物志曰蒙恬世為秦將製筆自此始——
國——案爾雅曰不律謂之筆郭璞注曰蜀人呼筆為
不律又禮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又靜女詩曰靜女其
嬋貽我彤管毛氏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
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鄭氏箋曰彤管筆赤管也

又韓詩外傳曰周舍為趙簡子臣墨筆搯牘送君之
後伺君過而書之然則筆其未久矣非自蒙恬始也
廣韻筆字注曰秦蒙恬所造亦誤矣若曰蒙恬能更
製其範可也李潛蒙求曰蒙恬製筆蔡倫造紙杜康
造酒蒼頡制字此四句一類也紙字亦作帑從系從
巾則古以縑帛為之後漢蔡倫始用木膚麻頭敝布
魚網以為紙蓋能更製其範也夏書曰甘酒嗜音則
酒非始于杜康、能變其醞釀之法尔自伏羲作卦
已有文字蒼頡黃帝臣也作史篇以論字學則字非
始於蒼頡也亦或能變其体耳蒙求四句皆非事之

始也

飲器

史記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帝昭
 注曰飲器棊也晉灼注曰飲器辨子之屬也或曰
 飲酒器也觀國案前漢匈奴傳曰呼韓邪單于
 遣使上書求侍子漢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
 送呼韓邪侍子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
 匈奴合為一家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昌猛與單于
 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
 金留犁撓酒以老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

老上

共飲血盟以此知所謂飲器者飲酒器也雖為飲酒
 器然非賓主常用飲酒之器若有盟會之事則以其
 器貯血盟之酒以示盛禮也前漢張騫傳曰匈奴降
 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顏師古注曰韋
 棊昭云飲器棊也晉灼曰飲器獸子皆非也棊也棊即
 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虎子囊器所以漉便者也然
 則棊榼雖可以盛酒而不可以持以飲謂以飲器則
 可持以飲者耳

留落

史記漢書衛青傳曰諸將留落不耦或云世言流落

當為留落——觀國——竊詳留落與流落自不同蓋留落者留滯遺落也流落者飄流零落也案衛青傳曰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蓋衛青末年諸宿將皆留滯無功不與時耦而霍去病有功日益親貴其用留落字宜矣杜子美寄賈司馬嚴使君兩閣老詩曰蒼茫城七十留落劍三千又簡王明府詩曰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又送裴五赴東川詩曰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此皆子美避地異鄉嘆其飄流零落之意則用流落字宜矣留落與流落不同如此非有誤也

繩牀

繩牀者以繩貫穿為坐物即俗謂之交椅之屬是也孟東野詩曰繩牀獨坐翁詩人多用之李濟翁資暇集不曉繩牀之義乃改為承床誤矣古人稱床榻非特卧具也多是坐物王羲之東床坦腹而食庾亮登南樓據胡床與佐史談咏桓伊吹笛據胡床三弄管寧家貧坐藜床欲穿陳蕃為豫章太守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沈休文詩曰賓至下塵榻漢沛公踞床使兩女子洗足凡此皆坐物也雜書初學記之類于床榻類中分坐卧混而徧之亦誤矣

雇

許慎說文曰雇音戶九雇農隸候鳥亦作雇鴟鷃爾雅曰春雇鴟鷃夏雇窈元秋雇窈藍冬雇窈黃素雇竊脂棘雇竊丹行雇喙：甯雇嘖：爾雅釋音曰雇音戶玉篇曰雇乎古切亦作鴟鷃今以為雇僦字廣韻曰雇古暮切本音戶九雇鳥也相承借為雇賃字然則雇字本非雇僦雇賃之字其曰相承借用則是義無所考但借用之耳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注曰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婦或說當於山伐木聽使

入錢顧功故謂之顧山應劭注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顏師古注曰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後漢光武紀建武三年詔女徒顧山歸家章懷太子注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顧人於山伐木名曰顧山今案前漢顧山用顧字後漢雇山用雇字二字皆借用之字也然顧音固而雇本音戶為雇鳥之字但借音顧耳當用顧字為顧山顧僦顧賃之字蓋顧託顧命亦有借託僦賃之意也

進

前漢高祖紀曰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顏師古注曰進者會禮之才也字本作賁亦作盡音皆同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 觀國 案前漢游俠傳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矣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高祿厚可以償博進矣顏師古曰博六博也奕圍棋也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由此觀之則進音進退之進蓋進財也豪傑吏聞令有重客故進財以賀之以為飲食之資也蕭何主進者主其所進之財多寡之數耳負進者蓋博矣勝者得財而不勝者進財也宣帝微時與陳遂博矣遂屢不勝而負其所進之財及宣帝即位以璽書戲之曰官高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博有勝負其財不可謂之賁則蕭何所主非賁矣顏師古謂進為賁非也

夢

史記鄧通傳曰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上天顧見其衣繫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

中陰目求推者即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尊幸日異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上使善相者相通
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貴者在我也賜通蜀嚴道銅
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
居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通家通寄死
人家——觀國——竊觀古人以夢而用人者有若高宗
夢得傳說爰立作相遂中興盖有如說之賢者可
也使說不賢則高宗亦將因夢而相之乎漢文帝之
夢鄧通也使通果賢而有挽帝上天之才則爵上大
夫使得自鑄錢未為優也通既無能而非輔翼之才

文帝當量其力而處之而乃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
帝憂相者之言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此豈通之
所能勝其任耶史稱文帝罷作露臺身衣弋綈所幸
慎夫人衣不曳地帳帷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以示
敦朴為天下先可謂美矣今乃以鄧通廝役之才而
賜大官得自鑄錢秦漢之法寵錫無功盖文帝為夢
所誤也通以無能而冒茲大寵必為當時所切齒不
甘徒以文帝偏幸莫有言者及文帝崩景帝立通下
吏籍沒窮死又何疑哉文帝時有一賈誼通達國體
帝信諛而逐之乃加富貴於無能之小人其倒置如

此何耶周官有占夢乃占夢之吉凶耳若晉侯夢與
楚子搏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以歌且而日食晉侯
夢大厲鄭妾夢蘭凡此皆托於占筮而見吉凶者也
高宗夢得說後世固不可蹈以為轍若漢文帝則蹈
斯轍而敗者與

方俗聲語

史記陳涉世家曰陳勝已為王其故人嘗與耕者欲
見王乃召入宮見殿屋帳帷客曰夥願涉為王沈
沈者前漢陳涉傳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觀國
案字書夥音胡果切又音懷竹切夥願之夥當讀為

懷竹切蓋夥願者楚人土語驚嘆夸大之聲也而班
固於漢書乃削去願字唯存夥字則楚俗之聲不全
矣史記外戚世家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在長
陵韓嫣白武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取之至門
使左右羣臣入家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床下扶持
出武帝下車曰噉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入宮
前漢外戚傳曰帝下車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觀國
案字書曰噉胡伯切大喚也武帝歎訝其藏匿而大
喚之也而班固於漢書乃削去噉字則不見其歎
訝之聲矣史記甘羅傳曰秦使張唐往相燕唐不行

甘羅謂文信侯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自
請之不肖汝焉能行之——觀國——案去者叱使聽之
声至今四方人凡為叱退声皆曰去也宋玉招魂每
句下有^些字^些音蘇簡切楚人語言之助声也宋玉
於招魂之辭用之從其類也南史蕭澹為荊州刺史
人甚安之名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
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注云爹
徒我反——觀國——案字書爹徒可切方人呼父也又
陟邪切羗人呼父也又有奢字正奢切吳人呼父也
各從其俗耳史記張良嘗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注曰

圯音怡橋也東楚人謂之圯此^土語也江左人稱
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曰儂是拍
浪兒是也款乃者湘楚人節歌聲柳子厚詩曰款乃
一聲山水綠是也禮記檀弓篇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鄭氏注曰居讀為姬姓
之姬齊魯間語助也郊特牲云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
猶恐不欽二日伐鼓何居鄭氏注亦曰居讀為姬語
之助也陸德明釋音皆音居作姬然則讀居音姬乃
齊魯之土語也

斷

字書斷字分三音一曰都管切截也與短字同音一
曰丁貫切決也與鍛字同音一曰徒玩切絕也與段
字同音其與短字同音者若易曰斷木為杵閼宮詩
曰是斷是度儒行曰不斷其威檀弓曰今日而三
斬板鄭氏注曰斬板謂斷其縮也春秋左氏傳襄公
二十八年曰賦詩斷章又昭公十年曰請斷三尺馬
而用之又二十二年曰雄鷄自斷其尾又二十三年
曰斷其後凡此類斷字皆音短諸音義六皆音都管
及矣其與鍛字同音者若易曰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月令曰孟夏之月斷薄刑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曰

嚴斷刑罰又十四年曰韓宣子命斷舊獄又二十八
年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書曰惟克果斷前漢
文帝紀贊曰斷獄數百刑法志曰晝斷獄夜理書凡
此類斷字皆音鍛諸音義六皆音丁貫及矣其與段
字同音者若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春秋左氏傳
昭公三十年曰徐子章禹斷其髮前漢刑法志曰斷
支體刻肌膚凡此類斷字皆音段諸音義六皆音徒
玩及矣周禮秋官司刑曰斷獄弊訟陸德明音義曰
斷丁管及今考司刑斷獄弊訟之義斷當作丁貫及
乃決斷也音義誤矣又有斷、二字皆俗書不可用

蓋草書斷字作斷形而世俗作字多從簡易故隸書
亦為草字之形殊不知失字法也

祠卜

南史曰吳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
王甚有靈驗遂于郡廳事安朱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
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
蕭琛為吳興太守至登廳事聞空中有叱聲琛厲色
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
於廟郡以無事孔靖遷吳興太守居廳事無所害葉
惠明為吳興太守謂綢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嘗

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
惠明因發皆旬日而卒季安人為吳興太守奉佛法
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於廳上設八閔齊俄而牛
死安人尋卒臨汝侯蕭猷為吳興太守與楚王廟神
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
必從後為益州刺史齊苟兒反猷兵糧俱盡乃遙禱
請救是日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
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
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如汗是月猷大破
苟兒一觀國一嘗聞先達言鬼崇之於人但侮其當

死者理或然也天下之事有必有不必君子通理但相其宜耳後魏道武皇帝於甲子日出師有司言紂以甲子亡不宜出師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乎遂出師果獲勝唐李愬出兵討蔡軍吏曰往亡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我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克捷西門豹為鄴令投巫于河而鄴以大治袁君正不信巫邪有萬世榮以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以為亂政刑於市而焚其神即為肅然凡此皆君子濟之以權也漢岑彭將兵伐公孫述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刺客遂殺彭魏睦固字白兔軍屯

地名射犬有巫誡曰將軍字兔而邑名射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軍固不從遂戰死以此知魯參不入勝毋漢祖不留柏人避凶趨吉所不可廢晉之諸王世事五斗米道及王凝之為賊所攻凝之不設備惟恃鬼兵以禦賊俄而凝之歎遇害此又蔽於天人之理者也秦始皇自號帝之始欲自二三傳之至於萬世而入海求仙不務修德故止於二世漢武帝祠神求為神仙而數用兵旅末年盜起天下騷然王莽忌卯金刀之文而卒為劉氏所戮宋明帝以駟字似禍字改駟為馱又諱白字以為不祥而末年不競宋業遂衰

隋文帝本封隨國之爵乃去隨之走以為隋而煬帝南走梁武帝溺信佛法茹菜捨身而末年不能支梧侯景之亂魏志云文帝未受禪時問朱建平年壽絕何建平曰當壽八十而文帝壽四十建平所言謂晝夜也晉恭帝紀曰晉元帝渡江使郭璞筮晉祚幾何璞曰享二百年自渡江至禪宋祚一百二年璞所言婉而倒之以永其年也段成式武記唐高宗初扶牀時戲弄筆乃亂畫紙角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高宗宜為不世出之主而縱女婦之禍幾隳唐室杜陽雜編曰唐宣宗問韋集朕得幾年天子集曰四十但十字挑脚而宣宗在位止十四年然則信讖兆溺祈禱妄改作多忌諱皆以不必為必者以不必為必惡能必哉

仞

論語曰夫子之墻數仞何晏引包氏云七尺曰仞宋玉招魂曰長人子仞五臣注文選曰七尺曰仞儀禮凡言仞字鄭康成皆注云七尺曰仞莊子曰垂水三十仞又曰以十仞之臺又曰築十仞之城疏與音義皆訓云七尺曰仞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又曰堂高數仞趙岐注皆云八尺曰仞尚書旅獒曰為山九仞

孔安國訓云八尺曰仞前漢賈誼傳平屈原賦曰鳳皇翔于千仞
考顏師古曰八尺曰仞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長千仞大連捷抱顏師古

注云八尺曰仞賈山傳曰為阿房之殿高數十仞顏師古注云

凡日食貨志曰神農之教有百城十仞應劭曰五尺六寸曰仞史

記穰侯傳曰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

湯武復生不易攻也裴駰注引爾雅曰四尺謂之仞

倍仞謂之尋廣韻曰七尺曰仞礼部韻畧曰八尺曰

仞諸家之說皆不同一觀國一案周礼考工記匠人

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

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八尺為尋矣廣二尋深

二仞謂之澮豈又以八尺為仞耶然則仞非八尺明

矣廣二尋深二仞當以七尺為仞則廣一丈六尺而

深一丈四尺為宜也溝與洫深廣之數等至澮則大

矣其深少殺於廣理之當然也裴駰注穰侯傳引

尔雅四尺謂之仞今尔雅無此文恐古書自别有爾

雅若以四尺為仞則梁城七仞總二丈八尺耳不應

云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又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澮自溝達於洫自洫達于澮則澮最大也若以四

尺為仞則澮深二仞總深八尺耳乃與洫深八尺同制

為不合矣裴駟所引尔雅之說非也後漢輿服志曰
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游九仞曳地章懷太子注
引鄭康成說曰七尺曰仞夫子之旗六丈三尺此說
是矣孟子用軌字者軌乃礙車輪之木與仞字義不
同但假借用軌字耳

方書

前漢張蒼傳曰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注曰
方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顏師古注曰蒼明習天
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觀國——案古人
以木為方用以寫書有當書于方者則謂之方書張

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者蓋張蒼為柱下御史也柱
下御史所掌之事當書於方者故曰主柱下方書非
四方文書也若主四方文書而謂之方書則言不成
文周禮內史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蓋王者制
諸臣之祿則內史贊為之辭而書之于方然後頒出
故曰以方出之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于四
方此即四方文書也唐族氏掌覆矢鳥之巢以方書
十日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垂其巢上
則去之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寫取龜策卜事編于
下方又曰謹連其事于左方凡此言方皆謂書其事

於木方也張蒼所主方書是亦書其事于方耳古人寫書者有簡有策有籒有方有牘有札有檠有版蓋簡策籒皆以竹為之方牘札檠版皆以木為之簡有間以竹為之用以寫書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晉武帝時汲郡人掘塚得竹簡古書十餘萬言所謂竹簡書此類是也策象冊字形中有二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者以韋貫編作冊也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春秋左氏傳曰王命內史策命晉侯為侯伯皆謂書其文於策也籒以竹為之其形有方角亦作觚所謂操

觚者可持以書也方以木為之柱下方書以方出之類是也牘以木為之所謂尺牘者盈尺之牘史記周勃傳曰獄吏乃書牘背示之前漢昌邑王賀傳曰筆持牘趨謁此類是也札以木為之而薄小者前漢司馬相如傳曰上令尚書給筆札又曰遺札書言封禪事又郊祀志曰卿有札書顏師古注曰札木簡之薄小者故朱博傳曰與筆札使自記姦臧投刀使削所記然則札可以托書而不可以垂久遠非如簡策可以垂久遠也檠以木為之可修削者玉篇曰檠削版牘也論衡曰斷木為檠釋名曰檠版長三尺揚

子法言或問叔孫通曰槧人也注曰簡牘之人也西
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蓋言脩削書也版
以木為之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
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版圖之法
而大胥掌學士之版蓋版以記戶籍圖以記土地論
語曰式負版者謂民數書於版者也古未有紙故簡
牘以竹或木為之其謬誤則以刀削之故刀筆筆吏者
持刀筆以自隨乃俗吏之所為也至後世則或以縑
帛寫書故紙字從系帛字從巾皆以縑帛為之至蔡
倫乃用木膚麻頭敝巾魚網以為紙自是天下通用
焉若夫以玉為冊則謂之玉冊以金為簡則謂之金
簡以金為版則謂之金版五臣注文選冊魏文九錫
文曰諸侯進爵受於玉冊吳越春秋曰禹東巡岱山
發金簡之書得通天地之理周禮職金曰旅于上
帝則共其金版此蓋各以金玉正名其物也

蔡

字書曰蔡龜也六國名周蔡叔之後也春秋襄公二
十三年左氏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
焉杜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天用莫如龍
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金三品有文龜直三千

小文龜直三百王莽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有元
龜公龜戾龜子龜其貝朋各有差是為龜寶元龜為
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如淳注曰蔡國
出大龜顏師古注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
耳臣瓚注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
龜又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亦名龜為楚耶 觀國
案蔡本出龜故名龜為蔡而謂大龜為大蔡亦猶冀
多良馬天下名良馬為冀盧水黑而天下謂黑為盧
臣瓚未之思耳蔡又訓放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
周公殺管叔而蔡叔杜預曰蔡放也蔡又訓法

禹貢曰五百里要服三百里肅二百里蔡孔安國曰
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沴

許慎說文曰沴即計切水不利也廣韻曰沴妖氣也
前漢五行志曰氣相傷謂之沴猶臨蒞不和意也
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戾義亦同後漢五行志
曰氣之相傷謂之沴鄭康成曰沴殄也一觀國一
案沴者相違之義也五行之性相違而不相為用則
灾禍由之以生古之論五行者有六沴謂金沴木也
木沴金也水沴火也火沴水也金木水火沴土也金

木水火土沴天也。六沴之作皆緣五事之不修。故五行為之相違而沴焉。是故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木不曲直而金沴木也。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則金不從水沴火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則水不潤下而火沴水也。思之不~~睿~~^睿是謂不聖則土失其性而金木水火沴土也。皇之不極是謂不逮則五事皆失而金木水火土皆沴乎天也。金沴木則木氣病。春秋書雨木冰。太室屋壞之類是也。木沴金則金氣病。周威烈王九鼎震之類是也。水沴火則火氣病。春秋書止冰之類

是也。火沴水則水氣病。春秋書大雨雪大雨雹之類是也。金木水火沴土則土氣病。春秋書地震山崩之類是也。至於沴天則厥咎眚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失次人怨神怒而災禍生焉。是皆五行之性相違而不相為用之驗也。尚書大傳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康成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

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日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者受其凶咎也然則禍福必有基在云為之際可不慎哉

牙衛

李濟翁資暇集曰世言衛兵乃牙兵也旗謂之牙旗
一觀國考書史言牙兵與衛兵自是兩事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故後世有牙兵之號而所建之旗謂之牙旗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立於元帥帳前所謂高牙大纛是也唐制天子朝羣臣謂之正衛御史正衛彈奏是已有南衛而統禁兵者謂之衛兵其子謂之衛內國朝皇太子判開封牧謂之判南衛而統禁兵者謂之三衛然牙兵衛兵自是兩事李濟翁以衛兵為誤而專欲謂之牙兵非也許慎說文衛音語無他音楚詞曰導飛魚之衛蓋衛讀音語衛行貌也至玉篇廣韻始收牙音春秋文公二年晉戾及秦師戰于彭衛陸德明曰衛音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衛縣如淳曰衛音牙又官府謂之衛故玉篇曰衛恭也廣韻曰衛府也然則衛音牙亦著矣而許慎說文止收語音豈牙音又出於後耶

揚雄方言曰秦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郭璞注曰甌
下甘切所謂冢無甌石之儲也字書曰甌小罌也古
人多假借用字故以僭僭二字代之蒯通傳曰守僭
石之祿揚雄傳曰之無僭石之儲劉毅傳曰冢無僭
石之儲皆用僭字漢明帝紀曰生者無僭石之儲又
用僭字蓋僭僭二字皆假借用之以代甌字也而訓
釋者不悟如顏師古注漢書乃音僭為都濫反又謂
一人之所負擔皆誤也石者百二十斤也五權之法
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
鈞四鈞為石則石百二十斤也秦始皇衡石程書者

自決事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然則甌石乃二物
一甌一石之糧言甚少也韓退之秋懷詩曰豈必求
羸餘所要石與甌用之不誤也周礼牧人曰凡外祭
毀事用龍可也鄭氏注曰故書毀為甌尤作龍杜
子春曰甌當為毀龍當為尫周礼音義曰甌立例反
揚子法言曰甌陶天下其在和^平剛則甌柔則恆宋
咸注曰甌破瓦又被罌也言陶^陶太剛則破裂揚子音
義曰甌五計切破罌又力制切破瓦也一觀國一案
尔雅釋器曰康瓠謂之甌郭璞注曰瓠壺也爾雅音
義曰甌音契以此知甌者瓦罌也揚子云剛則甌者

太剛則有破裂之患也鄭氏注周禮乃欲改毀事為
孰事則於牧人掌牲之職義無所考蓋牧人掌牧六
牲九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
方之色牲毛之所謂毛之者取純毛也毀事用尫者
尫雜色不純也毀事謂毀除裁咎之屬用雜色毛牲
而已毀尫二字於牧人之職先後文義皆通若曰孰
事用龍則文義不通矣鄭氏引故書者別本周禮也
別本周禮頗訛誤不可援以為據

茶

爾雅曰茶苦菜菜谷風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蘇詩

曰周原膺董茶如飴毛詩皆訓曰荼苦菜也凡此茶字皆讀音
徒乃菜之苦而可食者也良耜詩曰其轉斯趙以薺茶藜茶藜
止黍稷茂止鄭氏箋曰以田器薺去茶藜也出其東門詩曰出
其闐闐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鄭氏箋曰茶茅莠
也周禮掌茶掌聚茶以供喪事鄭氏注曰茶茅以著
物也儀禮既夕禮曰茵著用茶考工記鮑人之事望
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鄭氏注曰如茅莠之色凡此茶
字上讀音徒然皆茅莠也非苦菜也玉藻曰天子搢珽
諸侯荼此茶字音舒乃琰玉也亦通茶耳考工記
弓人為弓斷木必荼此茶字上音舒義上與舒同尔

雅曰葉萐茶郭璞注曰芳也音義曰茶食遞反案字
書曰芳葦華也其別名為葉茶方言不同耳爾雅曰
檟苦茶郭璞注曰木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
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曰苦茶
此茶字讀音定加切廣韻曰茶宅加切苦茶也亦作
搽俗作茶然則宅加切者本亦用茶字而俗書為茶
下從木非字法也書史公龔遂用茶字蓋與苦菜之
茶相避也唐書陸羽傳曰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
原之法之具天下蓋知飲茶矣觀國案管夷吾
摘山煮海以富齊國其來已久豈待陸羽作茶經然

常州今
後如天下蓋知飲茶耶盧仝茶歌曰天子須嘗常州陽羨
茶以此知當唐時以陽羨茶為第一也陽羨在浙江
本朝建溪始盛

檟

南史王琨傳曰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
紫檟左右欲營辨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檟在匣
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一觀國案諸字書無此檟
字惟類篇有檟字讀音表周禮春官肆師曰祭之日
表齋盛鄭氏注曰故書表為對表皆謂徽識也以
此觀之則紫檟者天子征討其禮儀中有物如徽識

節旄者是也周礼有故書者別本周礼也用對字者
尔雅曰大鐘謂之鋪其中謂之對音義曰對音歌廣韻
對字音剽注曰亦作剽然則對剽二字其實一字也
玉篇曰櫛平表切物落也南史紫櫛字沒對玉篇櫛
字沒對其實亦一字也但音訓異耳凡史書用字多
假借音訓用之如櫛之音表字也後漢輿服制曰佩
刀皆以白珠鮫為鑿口之飾案字書鏢字撫招切注
曰刀劍鞘下飾也史用鏢字與字書不實相應而其義
則不異未為乖也然則偏旁增損有不官於義者此
類是矣若害于義則為不知類

路

周礼巾車典路皆掌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
木路注曰路王之所乘車也王在馬曰路一觀國一
案不言輅而謂之路者尔雅曰一達謂之道路盖路
大也王者所乘之車一達而大通故謂之路韓奕詩
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鄭氏箋曰人君之車曰路車
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
路高路也乘路周路也月令曰天子乘鸞路後漢輿
服志曰天子五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凡此皆言
路皆謂王者所乘之車也車者貴賤之所通乘唯天

子所乘獨謂之路亦猶屋者貴賤之所通居唯天子所居獨謂之黃屋圭者貴賤之所通執唯天子所執獨謂之鎮圭蓋天子之禮尊且大有以別於臣庶故也路亦通用輅字故後世作史者凡記禮儀皆用車輅字其義一也輅又讀音五嫁反春秋宣公二年左氏傳曰狂狡輅鄭人又僖公十五年在氏傳曰梁由靡御韓簡驍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又成公十六年在左氏傳曰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杜預皆曰輅迎也陸德明音義皆曰輅五嫁反此假借用字者也前漢婁敬傳曰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遞車前二人輓之一人推之孟康注曰輅胡格反案字書輅字胡格反輓車當冒橫木也然則本用輅字史家從省文用輅字耳

天祿

西漢未央宮有天祿閣以藏秘書揚雄校書天祿閣是也——觀國——案天祿者獸名也後漢靈帝紀中平二年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蟇章懷太子注曰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列於蒼龍元武闕外鐘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

兩石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天祿閣六因獸立名又後漢宦者張邈傳曰使掖庭令畢嵐鑄天祿蝦蟆吐水于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後漢輿服志曰皇后謁廟服步搖以黃金為山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一觀國一案後漢輿服志又謂之天鹿則天祿為獸不疑矣古之殿閣宮館多取禽獸以為名如白虎麒麟鳩鵲屬玉之類皆當時指實事而為名又加以文石砌梁則謂之石渠閣立銅馬于殿門則謂之金馬門初無文飾之語也

大禹謨曰天祿永終孔安國訓云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漢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凡此言天祿乃福祿之祿與天祿閣義不同

切

前漢外戚傳曰孝成趙皇后寵少衰而第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顏師古注曰切門限也音平結反沓冒其頭以金塗其上後漢班固傳兩都賦曰於是元墀釳切玉階彤庭章懷太子注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釳音口文選班固兩

都賦曰於元墀鉅砌玉階彤庭五臣注曰鉅砌鏤
砌也——觀國——案切者戶限也銅皆冒者以銅鉅之
而以黃金塗之故班固賦云鉅切者案字書鉅金飾
器也所謂黃金塗乃以金飾之而文選以為鉅砌且
既有白玉階矣豈有金塗砌者砌之不可以銅冒文選
改切為砌非也五臣曰鉅砌鏤砌也鉅亦非鏤蓋皆
訓之訛也戶限謂之切者其限齊如刃之切物所謂
一切者亦取一概整齊之義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
詔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
如真顏師古注曰一切者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

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史記李斯傳曰請一切逐
客又貨殖傳曰一切用文持之又太史公自序曰唯
一切嚴削前漢趙廣漢傳曰一切治理又路溫舒傳
曰一切不顧國患又王莽傳曰設此一切之法後漢
光武紀曰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又明帝紀曰大逆
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唐書僕固懷恩傳曰其
它一切赦之凡此言一切皆讀音干結切其義皆同
也唯佛書一切音砌儒家不當襲其音

雁墻

兩京新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

正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址以慈恩為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因此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為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屢遭火而斷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裒其遺字作十卷鐫之石進士題僅存數處餘皆唐賢游觀面題也賈公談錄曰唐李行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善^書吏而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

事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因此賀人及第用鴈塢題名淡墨題名以為事實唐摭言曰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為探花郎皆唐故事也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皇池世以為榮盛莫比

瀆

唐書許^敬欽宗傳曰高宗東封泰山以^敬欽宗領使次濮陽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

何哉為欽宗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觀國一案前漢郊祀志曰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顏師古注曰江河淮濟為四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所謂發源而注海者江河淮濟皆發源于西而注乎東受它水而不為它水之所受有直通之意故謂之瀆天下洪流巨谷雖多然自發源以往皆為它水之所受未有如四瀆不為它水之所受許欽宗乃言瀆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其說非也瀆與獨雖同音而其義則大不同豈遽以瀆為獨耶四瀆正因受餘水而不為餘水之所奪故能直赴於海而宗乃言不因餘水獨能赴海非也禹貢道瀆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於海前漢地理志引禹貢道瀆水東流為滎滎顏師古注曰泉出王屋山名為瀆瀆流去乃為滎也瀆與沆同滎與濟同蓋濟水雖潛流屢絕而亦自發源赴海不為它水之所奪故居四瀆之數而欽宗以為獨而尊亦非也瀆亦通用竇字周禮大宗伯以血祭五祀五岳鄭氏注曰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岳之匹或者文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

敬

望四類亦如之鄭氏注曰四望五岳四鎮四竇也竇亦直通之意瀆與竇雖異文而義則同以此觀之則四瀆或讀為四竇春秋桓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杜預注曰句瀆之丘穀丘也釋音句音鈎瀆音豆又哀公六年左氏傳曰句瀆因王豹于句竇之丘釋音竇音豆然則瀆竇二字通用矣鄭康成讀四瀆謂之四竇則四瀆或讀作四竇可知矣

服

禮記雜記篇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之服卒事反喪服鄭氏注曰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後死者之服——觀國——竊詳此禮乃為父三年為母三年當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設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則當俟父之喪三年除祥已畢然後反服母喪之服又三年始畢此所謂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若今日有父之喪而明日又有母之喪苟止服三年而畢則是以父母六年而併日以計為三年也於禮為畧而於人子報親之心為不足矣今世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唯計母喪三年而畢事或有母之喪未終而又有父之喪

唯計父喪三年而畢事是併日而計也是於父母之
喪未嘗有六年之服也若然者於其厚者薄矣諸父
昆弟之喪尚不併日而計而況於父母之喪耶宰我
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
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予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齊宣王欲短喪公孫
丑曰為期之喪猶愈于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珍其兄
之臂子謂之姑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觀

國一案周衰禮義陵夷列國之君不能遵先王之法
而違禮踰制者多矣齊宣王欲短喪母足怪者至于
宰我曰親聖人之教列在言語之科為孔門上第宜
其守正不悖於道而方且以三年之喪為久而疑之
何其言之乖刺如此觀國一案孝經曰喪不過三
年示民有終也王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喪服四
制曰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
此喪之中庸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古
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史曰三年之喪
天下之達喪也昔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問於孟

子然後行事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
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則以宰予之賢而於
此有疑焉亦可駭也矣

射干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
若射干穿窮昌蒲江離麋蕪諸蔗獐且又曰其上則
有赤猿蠼螋鴝鷁孔鸞騰遠射干前漢司馬相如傳
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穿窮昌蒲江離
麋蕪諸招巴且又曰其上則有宛鷁孔鸞騰遠射干
史記於芷若字下有射干前漢於芷若字下無射干

顏師古注以漢書為是而史記為非後世文士嘗於
此而疑焉——觀國——案子虛賦此一院數百言皆以
四為一句以史記之文讀之則用射干字乃成四字
一句於文則順於韻則協以漢書之文讀之則去射
干字遂不成句法以此知史記之文為是而漢書之
文闕也射干草名又獸名子虛賦兩言射干前言射干
者草也後言射干獸也神農本草於草部有射干注
曰射音夜或為夜干宋玉高唐賦曰青荃射干揭車
苞并此即射干草也漢書音義曰射干似狐能緣木
此即射干獸也子虛賦雖兩言射干而實為兩物於

文義為嫌疑為文選子虛賦用史記之文而字多用俗
書如以昌為言以江為莊之類皆俗書也荀子曰西
方有木焉名曰射干韃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臨
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揚棕注曰據
本草射干是草云木誤也觀國案射干雖草類
而通以木名之不害於義夫以荀卿之博學豈不
能區別草木耶而云誤者非也

學林卷第五

蒲柳 尺一 姓名同 友 話 編 格 冒



長沙王 矢 穀改 巫現 飲 鼻 艾 疆劉 寓錢

觀 國



於

莠

觚角

霓裳羽衣曲

草

導導

周章

節令

五姓

庠

朕

杜子美

廬

莽

鮭

好癖

飲食禍福

流離

流連

挈婦

蒲柳

尔雅曰檉河柳旄澤柳楊蒲柳所謂蒲柳者乃柳之
 一種其名為蒲柳是一物也春秋左氏傳曰非子之
 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預註曰蒲柳可
 以為箭崔豹古今註曰蒲柳水邊生葉似青楊亦名
 蒲揚則蒲柳為一物可知矣後漢馬融傳廣成頌曰
 植以蒲柳被以綠莎用蒲柳對綠莎不誤也補與蒲
通州晉書頌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
 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以
 松柏對蒲柳意謂蒲草與柳為二物也誤矣杜子美重

蒲蒲義
回別為則

通何氏詩曰手自移蒲柳家總是稻梁亦以蒲柳為
二物蓋循悅之誤也歐陽文忠公乞解政事表曰
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
又表曰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復矐眊_幾不辨
于駟驪皆承襲用之耳孟子曰魯智嗜羊枣而曾子
不忍食羊枣案爾雅曰遵羊枣郭璞注曰寔小而圓
紫黑色俗呼為羊矢枣蓋羊枣者枣之一種其名為
羊枣是一物也與蒲柳同

矢

矢以木為之亦以竹為之北方皆以木為矢南方皆
以竹為矢蓋北方少竹而南方竹多各因其土俗所
生之物而為之也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此以木
為矢也禹貢荊州厥貢惟菌簞楛孔安國曰楛中矢
幹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砮此以楛木為矢也
爾雅曰楊蒲柳郭璞注曰可以為箭此以柳木為矢
也前漢匈奴傳曰匈奴生奇材木箭竿_竿就羽北齊即
基為海西鎮將削木為矢玉篇木部枸楛木檣楠木
楛木羸木注曰皆中箭筈此皆以木為矢也顏命曰
和之弓倭之竹矢此以竹為矢也所謂箭者竹箭也
竹箭其材可以為矢故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

竹箭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言竹箭之材可以為矢故廣韻曰箭竹節間三尺可以為矢淮南子曰齊威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令訟而不中者出一束箭乃矯箭為矢此以竹箭為矢也故周禮弓人為弓矢人為矢自古唯言弓矢而未嘗謂矢為箭至后世乃或謂之弓箭夫呼矢為箭則不當其義矣若唐書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之類是也矢亦又謂之鏃又謂之弩周禮矢人曰亦長寸爾雅曰金簇箭羽謂之鏃字書曰石為矢鏃曰石弩所謂稽矢石弩也史記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

石沒矢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左太冲吳都賦曰應弦而飲羽或曰沒矢或曰沒羽或曰飲羽其義則一也

尺一

後漢酷吏楊球傳曰不得稽留尺一又右漢陳蕃傳諫書曰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奔委尚書三公章怀太子注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規國案右漢輿服志劉昭註引漢書儀曰塗書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鈎書奉塗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然則雖用尺一板以寫

詔書而必封之以囊中約之而書題其封又用堊為
故謂之堊書人君降詔命謂之賜堊書春秋襄公二
十九年左氏傳曰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堊書追而
與之是也史記酷吏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為天子
決平不循三尺法裴駘注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
簡書法律也規因案法律者一定之制故以三尺竹
簡書之明示其凡日使百官萬民循守之故謂之三
尺若夫人君有所損益廢興有所誥誡獎諭則必為
詔令而以尺一板書之囊而封之加堊焉故謂之尺
一蓋與三尺異矣

毅改

許慎說文曰毅音開改音以毅改大剛卯以逐鬼鬼
玉篇曰毅改剛卯也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曰毅改大
堅也觀國案前漢王莽傳曰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
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
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
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
革帶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也金刀莽所鑄之
錢也晉灼注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夾從
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

行書文曰正月剡卯既央靈受四方赤青白黃四色
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剡痺莫我敢當其一
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尔固伏化茲靈爰既正
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剡痺莫我敢當顏師古注曰今
往有玉中得玉剡卯者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
旁又有刀故禁剡卯及金刀也又案後漢輿服志曰
佩璽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
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
私季弟子皆以象牙刻書文曰正月剡卯既央靈爰
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

剡痺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尔固服化茲
靈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剡痺莫我敢當凡六
十六字劉昭注曰以正月卯日作規因以兩漢所載
剡卯制度攷之則殷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
謂之剡卯又謂之大堅佩之以辟邪所謂佩璽印則
一印刻三十有四字一印刻三十有二字總為六十
六字其長廣分寸制度因時不同其刻文則同亦猶
人日戴符勝之類蓋祓除不祥之一端也王莽欲篡
而心惡劉字之文故正月剡卯與夫金刀之錢皆禁
不得行夫卯金刀之兆已形矣雖禁之無補也莽以

貨泉為錢布之文而卒有白水真人之應豈偶然哉

姓名同

司馬相如慕蔭相如而名相如李綱慕張綱而名綱
姓異而名同可也若夫姓同而名又同惡知其非本
宗耶漢之李廣顯矣北齊又有侍御史李廣漢之孔
安國顯矣晉又有尚書左僕射孔安國漢之張衡顯
矣隋又有御史大夫張衡魏之王肅顯矣後魏又有
鎮南將軍王肅晉之劉洪顯矣北齊又有護澤縣公
劉洪晉之王雅顯矣隋又有宜陽郡公王雅晉之李
密顯矣唐又有邢國公李密後漢顯宗時大司農鄭

衆顯矣和帝時又有宦者鄭衆晉武帝時光祿大夫
劉毅顯矣安帝時又有荊州刺史劉毅唐代宗時武
威郡王李光進顯矣憲宗時又有振武節度使李光

進唐德宗時左散騎常侍韋綬顯矣穆宗時又有山南

西道南節度使韋綬唐代宗時涇原節度使李觀顯矣

正元中又有太子校書郎李觀凡此皆姓名同者姓
名同則必有以別其非本宗苟無以別其非本宗則

是可與祖先同名也於義不安矣若夫晉安帝時司

馬德宗字德宗晉恭帝時司馬德文字德文晉會稽王司

馬道子字道子晉孔安國字安國南史蔡興宗字興

宗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任孝恭字孝恭師
覺授字覺授唐李神符字神符李元嘉字元嘉張嘉
正字嘉正高崇文字崇文郭子儀字子儀張孝忠字
孝忠尚可孤字可孤劉允濟字允濟孟浩然字浩然
田承嗣字承嗣張巡李巡李脩字脩劉濟字濟田緒
字緒凡此皆名与字同乃一自呼無所嫌也

巫覡

國語說文漢書郊祀志鄭康成注周禮注禮記集韻
類篇皆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玉篇廣韻皆云在男
曰巫在女曰覡觀國案周官有司巫掌群巫之政令
又有男巫有女巫通謂之巫而不謂之覡若言巫覡
則必有別矣今禮弓曰歲旱穆公召子而問曰
天久不雨吾欲暴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
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謂巫為愚婦人則女為
巫矣女為巫則男為覡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左氏
傳曰公欲焚巫尫杜預注曰巫尫女巫也史記西門
豹傳曰其巫老女子也史記封禪書曰高帝於長安
置祠祝官女巫有梁巫晉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
南山巫皆女巫也前漢地理志曰齊襄公令國中民
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祀然則當以女巫

男覲為是顏師古見諸家之說不同故於漢書郊祀志曰巫覲亦通稱耳非也唐書安祿山傳曰祿山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覲居突厥中此以女為覲者蓋作史者但知男巫女覲之語而為之說未之究耳

覲

玉篇廣韻皆曰覲而灼切搏桑覲木也然則搏桑即扶桑也覲木即若木也石之文士安覲為若耳扶桑在東若木在西事見山海經故離騷曰飲~~桑~~馬于咸池兮總余轡舒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蓋扶桑者日出之處若木者日入之處折若木以

拂日者日既西矣犹能折若木以揮拂其日使之不暮而我尚逍遙安舒以遊也謝希逸月賦曰擅扶桑于東沼嗣若英于西~~冥~~若英即若木也此理甚明然

李賀詩曰天東有若木豈賀誤耶桑字上從覲又有桑字乃俗書不可用若又為香草名曰杜若屈平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故謝元暉詩曰芳洲采杜若唐

正規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即責坊州貢之其事謬誤遂傳而不可泯若又音人者切~~覲~~複姓有若~~于~~

氏若久氏周書有若~~于~~惠後燕錄有若久和是也又釋典言般若者於華言為濟彼岸南史梁武帝中大

通三年十一月幸同泰寺說般若經是也釋典或作
惹凡音人者切者皆出于夷虜釋典之語

歆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曰王遂出及坎歆陸德
明釋音曰歆大感反又襄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至
則歆用牲加書證微之陸德明釋音曰歆口感反孟子
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張
鎰釋音曰歆音坎現因案字書歆字口感切胡感切
口含切三音其義則歆得也貪欸也未嘗有大感切
之音左氏傳曰歆用牲孟子曰自視歆然皆音歆為

坎是也惟左氏傳王遂出及坎歆音歆為大感反於
字書無此音蓋坎歆地名也杜預注曰坎歆周地在
河南鞏縣東後漢郡國志河南鞏縣有坎歆聚是也
易坎卦曰入於坎窞釋音曰窞徒坎反而此坎歆用
歆字蓋地名有自古相傳呼他音而字書不收其音
者如蓮勺之蓮音輦堵陽之堵音者橐臯之臯音姑
蒙賁之賁音肥此類是也然則坎歆之歆皆音大感反
乃自古所呼之音固不可以字書繩之也歆用牲加
書證微之者穴坎以埋牲而加書為駭詐作盟處也此
歆字讀音坎其義則穴地也自視歆然者附之以韓

魏富貴之盛而自視闕然不自矜滿非知道者不能
如此故曰過人遠矣此歛字亦讀音坎其義則虛已
也葉字音昌音坎穿也故字凡送白者皆有虛闕之
義

餽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
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趙岐注曰餽
取也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
也知賢人可與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章
指注曰取人不知失其減否孫奭音義曰今葉古書

及諸書並無此餽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
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
本亦作餽奴兼切觀國案玉篇食字部有餽字注曰
達兼切古甜字然則字書亦無此字第與孟子言餽
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餽之義則趙岐以餽
訓取是也當如郭璞方言其字從金為餽案玉篇廣
韻曰餽他點切取也其義與孟子之文合矣廣韻上
聲餽音忝而平聲又有餽字音織訓曰利也許慎說
文以餽為餽屬乃音織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
其義也孫奭曰本亦作餽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

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皆異有同廣韻曰𩚑音結食
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為尤甚

臯

前漢地理志河南郡成臯縣河內郡平臯縣後漢郡
國志河南有成臯縣河內有平臯縣在前漢書用臯字
後漢書用臯字觀國案許慎說文臯字下从𠂔大
刀切進也亦作𠂔亦作𠂔从大十者猶兼十人
也故臯字亦作臯于偏旁之義皆不失也古人多假
借用字故後漢書用臯字今案字書臯羊益切又尼
輒切伺視也其字从日从𠂔蓋本音聶其字形与其

音其義皆與臯不同臯之為義澤也因其有澤之義
故交臯為臯以澤字以臯故也雖云假借實失其義
史記天官書曰其色大圜黃澤裴駘注曰澤音澤蓋
司馬遷交澤為澤故范蔚宗以臯臯二字通用之也
今以偏旁推之嗶嶧擇鷄與夫譯嶧擇鷄音與義皆
異不可假借通用明矣後漢馬援傳曰交趾女子側
貳反璽書拜援伏波將軍章懷太子注引東觀記曰
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
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蘇印白下人人下羊
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

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蓋古人假借用字者多而承流淺學者遂從而支離改作自非曉古文字者不能是正之也

編

許慎說文曰編方見切巾也廣韻曰編方見切周也俗作遍堯典曰編于羣神北門詩曰室人交徧譏我室人交徧摧我天保詩曰徧為爾德周禮行人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視五歲徧省春秋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曰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曲禮曰徧祭之曾子問曰五日而徧過孟子曰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爾雅曰宣徧徧也前漢禮樂志曰海內徧知上德又郊祀歌曰徧覲此望瑤臺凡此皆用徧字不用俗書遍字也文王詩曰宣昭義問鄭氏箋曰宣徧也賈詩曰敷時擇思鄭氏箋曰敷徧也然則漢人亦皆用徧^心字至後世乃多用俗書遍字陸德明撰諸^經音義于徧字下皆注曰音遍又於見字下皆注曰賢遍反又如樂章次第謂之遍疊皆用俗書遍字至今用之者多也辨辯二字皆有徧音春秋定公八年左氏傳曰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杜預曰辨猶周徧也陸德明音義辨音遍禮記內則曰子師

辨告諸婦諸母名宰辨告諸男名樂記曰其治辨者其礼具雜記曰啟皆辨拜玉藻曰先飯辨嘗鄭氏注皆曰辨徧也尚書舜典曰徧于群神史記帝堯紀引書曰望於山川辨于羣神凡此辨辨二字皆讀作徧也然則隋唐以來用俗書遍字者始多

艾

閔宮詩曰荆舒是懲鄭氏箋曰懲艾也陸德明音義曰艾魚肺反小苾詩曰予其懲而苾鄭氏箋曰懲艾也陸德明音義曰艾五益反今案二詩言徵艾之意則同而音義分二音者尔雅曰艾長也艾厯也艾相

也艾養也字書曰艾魚肺切治也又五益切老也長也養也然則所謂懲艾者懲治之也當以閔宮詩音為是礼記表記曰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鄭氏注曰懲謂劓艾陸德明音義曰艾音又蓋與閔宮小苾詩言懲艾之意則同也小苾詩曰或爛或艾臣工詩曰奄觀銍艾祭統曰草艾則墨月令曰毋艾藍以染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凡此艾字皆魚肺切者也訪蒞詩曰朕未有艾鴛鴦詩曰福祿艾之南山有臺詩曰保艾爾後閔宮詩曰俾爾耆而艾春秋隱公二年左氏傳曰猶有知在憂未

艾也凡此艾字皆五蓋切者也又治也書曰有能俾
乂政乃乂俊乂在官万邦作乂亦克用乂之類皆訓
治而書艾亦或借用艾字史記封禪書曰方內艾安
民人靡疾又曰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前漢
五行志曰從作艾又曰艾時陽若如此類是也

格

格亦讀音閣前漢文三王傳曰太后欲以梁王為嗣
大臣爰盎等有所闕說于帝太后議格蘇林注曰格
音閣又酷吏義縱傳曰楊可方受告得縱以為此亂
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

沮事漢書音義曰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孟康曰武
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
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顏師古注曰格音閣又淮
南王安傳曰安雍闕奮擊匈奴者雷被格明詔顏師
古注曰格音閣史記平準書曰張湯為廷尉而廢格
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凡此格字音閣其義則廢塞而
不用之意也吾丘壽王傳曰以義格五待詔蘇林注
曰格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注曰格音各
行五相各故言格而廣韻格字注曰古伯切亦格五
博屬也觀國案格五者關行碁也當音各于義為通

廣韻各字韻中亦有格字注云木枝也故許慎說文曰戟有枝兵也而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以此知凡言枝格者格當讀音各也史記楊僕傳曰置伯格長徐廣曰格古村落字街陌也落皆設督長也而前漢揚僕傳曰置伯落長顏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此知史記格字讀音落也禮記曰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鄭氏注曰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案字書洛胡革反則扞格讀音胡革反也字書格字從手古伯切擊也鬪也文選相如子虛賦曰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五臣注曰格擊也左太冲吳都賦曰猩、啼而就擒鬻、笑而被格五臣注曰格殺也史書言格殺格鬪者當用從手之格而亦或用從木之格如漢書子虛賦用從木之格蓋古人於從木從手之字多通用之如橈槍撓槍之類是也書曰伊尹格于皇天而王莽傳曰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蓋假亦音格義可通用

疆劉

後漢禮儀志曰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疆劉章懷太子注引古今注曰永平元

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臘又引風俗通曰韓子書
山居谷汲者臘臘而寘水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臘
又後漢祭祀志曰立秋之日以一特牲祭先虞于壇
天子射牲以祭宗廟名曰驅劉觀國案古謂之驅臘
至漢名曰驅劉蓋漢人呼臘為劉故婁敬傳曰婁者
劉也賜姓劉氏然則驅劉驅臘其事一也爾雅曰驅
似狸郭璞注曰今驅虎也大如狗文似狸字書曰驅
救俱切獸似狸劉者殺也以此考之則驅劉者殺禽
獸以祭也託此以肄兵戰耳必於立秋日者講武
之時也字書曰臘者飲食祭也夔州八月楚俗二月

獵取禽獸以祭揚子法言曰不臘臘也歟是也前漢
武帝紀太初二年令天下臘五日祠門戶比臘蓋漢
人臘在八月而云比臘者其臘取禽獸以祭其禮比
于臘耳若蜡臘則在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与
臘異矣至後漢乃定以立秋日驅劉其禮得也

冒名

冒名以異利達從古有之前漢王莽傳曰立國將軍
奏一男子遮臣建車自稱漢氏刘子與成帝子也收
繫即常安姓武字仲大逆不道請論奏可後漢王郎
傳曰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

殺之即緣是誑稱真子與趙林等因此宣言當立劉子與以觀衆心遂入邯鄲城立即為天子光武自薊引兵投邯鄲斬即唐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而河南為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為太子訪后不得德宗立詔遣使者分行天下物色咨訪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与女官李貞一嘗從后遊李見高疑問之舍糊不堅而年狀差似后常削脯哺帝傷左指高亦常剖瓜傷指於是迎還宮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

貸之唐穆宗正獻皇后蕭氏閩人初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其家存亡惟記有弟后生文宗及文宗立封后為太后帝為訪其弟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婚白見之三后謂真弟拜金吾將軍出為河陽王城節度使使廊坊會閩有男子蕭本自稱太后弟乃昭洪下獄按治流驩州賜死擢本贊善大夫會福建觀察使唐扶上書泉州男子蕭宏自言太后弟詔与本辨皆妄本流愛州宏流儋州然太后真弟庸輒莫能自達觀國竊謂中人之性未有不為利祿之所誘者然至於不顧後患而冒居之其愚亦甚矣當蕭太后求弟時其真弟決

不存矣夫以太后之尊求弟如此其篤豈有庸輒莫
能自達者史辭誤也德宗終不能得沈太后蕭太后
終不能得真弟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知此可以
無怨尤矣

寓錢

史記張湯傳曰會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注曰
瘞埋錢於園陵以送葬唐書王璵傳曰漢以來葬喪
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事至是璵乃用
之觀國案王璵傳曰璵少為禮家學明皇在位久推
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脩祠祭靡神不祈璵工言請

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
為祠祭使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祈禳禱大抵類巫
覡至是乃以里俗紙寓錢用之是國家凡有祠祭皆用
紙寓錢也璵少為礼家學當推先王典禮之不祭於
經者以告於上而乃專託鬼神以諂人主肅宗立璵
又以祠禱禳見龍儀拜平章事又為淮南節度使故史
臣曰璵望輕無他才不為士議許可既驟得政中外
帳駭又曰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
紛出焉然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可不慎哉璵既以
紙寓錢用於祠祭世俗常情多信鬼神於是公私訟

襲用之信彌篤矣五代史晉天福八年寒食望祭焚
御衣紙錢史譏其不經也上之化下連於影嚮響導之
失宜久則難革人君一舉錯其可輕耶

於字讀音烏者如詩曰於乎前王不忘於乎小子之
類皆歎辭也於亦與烏通用後世因改於乎為烏乎
又改為嗚呼其實一也後漢蔡邕篆石經用於乎字
本朝章友直篆石經用烏厚字義亦皆通書稱禹曰
於帝念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僉曰於鯨哉孔氏傳
曰都於歎美之詞也詩稱於皇武王又曰於皇時周

又曰於皇來牟又曰於鏢王師又曰於赫湯孫又曰
於穆清廟又曰於穆不已又曰於昭于天又曰於斯
萬年凡此於字皆讀音烏毛氏訓曰歎辭也靈臺詩
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毛氏訓曰言靈道行於沼也
詩又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鄭氏箋曰於得其倫理
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凡此於字讀
為央居切者也清廟詩曰無射於人斯毛氏傳曰不
見厭於人也賚詩曰時周之命於繹思鄭氏箋曰於
女諸臣發封者陳繹而思行之雖詩曰於進廣牡鄭
氏箋曰於進大牲之牡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毛氏傳

曰萬民皆變化，上是以風俗大和。凡此於字亦讀為央居切，而釋音或音作烏。世或讀音烏者，皆誤也。史記張儀傳曰：儀說楚王，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又楚世家曰：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六百里。裴駟注曰：商於之地，今在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然則商於之於，亦音央居切。廣韻曰：於，央居切。地名商於也。劉禹錫送陳郎中召真史館詩曰：若問舊人劉子政，如今頭白在商於。與除字同韻。則用為央居切不誤也。世俗多誤讀商於之於為烏，不可不審也。

藝

唐書閻立本傳曰：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詔坐者賦詩，而召閻立本，作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立本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也。立本後為右相，而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觀國案：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蓋藝非不可為也。特不可使藝勝德耳。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可使德勝藝，不

可使甄勝德甄太精則掩德古今之常理也師曠晉之賢人也而以知音勝養由基楚之賢人也而以善射勝王羲之獻之劉伶嵇康石崇皆晉之賢人也而二王以書勝劉伶以酒勝嵇康以琴勝石崇以富勝嚴君平管輅司馬季主皆漢三國之賢隱也而皆以卜勝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薛稷顏真卿柳公權皆唐之賢人也而皆以善書勝而閻立本以畫勝凡此諸賢皆以甄勝德者也後世稱其人者不稱其德而唯甄之稱蓋甄太精斯掩德矣閻立本雖知悔恥而名譽已著欲自避免且不可得君子擇術不可不慎

如此晉戴逵字安道善鼓琴武陵王晞召逵對使者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殷羨字洪喬作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觀國以謂二子能辯之於早矣

觚角

陸機文賦曰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五臣注文選曰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為筆觀國案廣韻曰觚方也亦作觚禮部韻畧曰觚竹簡也玉篇曰觚破觚為圜也以此考之則操觚者操竹簡也觚方也角也

破簾為園者改方以為圓也漢書郊祀志曰甘泉泰
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顏師古注曰觚角也又漢
書律歷志曰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
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蘇林注曰六觚六角也是則
八觚者八方角也六觚者六方角也但有方角則可
謂之觚竹簡有方角者也故竹簡謂之觚然陸機文
賦所謂操觚者非木也亦非筆也明矣若牘者乃木
簡也觚又為酒器其容二升蓋亦酒器之有方角之
形者也禮曰獻以爵而酬以觚語曰觚哉觚哉之類
是已所謂觚稜者屋角瓦脊成方角稜辨之形故謂

之觚稜班固西都賦曰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
爵蓋謂以銅鐵為鳳雀安於闕角瓦脊之上今時宮
殿亦然班固傳注曰三輔故事建章宮闕上有銅鳳
凰乃金雀也班氏賦取此尔五臣注文選曰觚稜闕
角是也許慎說文曰觚稜殿堂上最高處也說文但
言殿堂上最高處而不顯言其為觚稜之義故後學
多疑焉觚亦或用栝字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同度
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鄭氏注曰角今斛也角者
平之也觀國案諸字書皆曰角音勇草華角之貌

無訓角為斛者史記商君傳曰平斗桶權衡丈尺裴

駟注引鄭元曰桶音勇今之斛也案諸字書桶他孔切木桶器也惟礼部韻畧于勇字韻收桶字注曰斛也蓋礼部韻畧因商君傳用桶字而收之耳周禮考工記鳧氏為鐘舞上謂之甬二上謂之衡鄭氏注曰此二名皆鐘柄也史記秦始皇紀曰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凡用甬字無為斛之義當以桶為斗桶字甬乃省文而已

霓裳羽衣曲

李肇國史補曰客有以^宴樂圖示王維二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聲也客引工按曲乃信今新唐書王維

傳亦載此事蓋用國史補語也觀國竊謂圖畫奏樂者但能舉一聲豈知其為霓裳第三疊第一聲也沈存中亦嘗辨之蓋國史補雖唐人小說然其記事多不實脩唐史者一聚取而分綴入諸列傳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誤類如此也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欽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欽述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唐書礼樂志曰明皇時河西節度使楊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

曲將畢引聲益緩觀國案鄭愚詩注頗怪誕不可信
當以唐志所記為是據言曰唐末試進士以霓裳羽
衣曲為詩題明年又以為賦題觀國案明皇以聲色
而敗度後之文士咸指霓裳羽衣曲為亡國之音故
唐人詩曰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亦如
陳主之~~曲~~玉後庭花也固不可以為詩賦題而訓多
士~~賦~~唐之祖宗典故其美且善者多矣奚獨霓裳之
取耶

草

歐陽公詩話曰平明諫草朝天去詩雖美而入諫固不

可用草藻觀國案論語曰為命禪謀草創之草創謂
制作也古之命令後世改為制詔鄭~~之~~命之文有
禪謀以制作之言得人也前漢郊祀志曰黃龍見成
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
歷服色事顏師古注曰草謂創造之也又王莽傳曰
孫竦為大司徒陳崇草奏稱莽功德顏師古注曰草
謂創立其文也凡臣僚掌制誥文字謂之視草故杜
子美送李校書詩曰汝翁草明天子正前席~~蓋~~謂
草制於明光殿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成一家之
言草創未就五臣註文選曰草創制作也然則凡言

草者謂制作也非草藁也諫草者諫章也前漢郊祀志曰上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揚雄傳曰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揚雄法言曰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洪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凡此言草皆謂創造制作之也亦非草藁也若進藁削藁焚藁之類乃為草藁

藁導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圃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藁一莖六穗於庖犧夔觥共抵之獸徐廣注曰藁瑞禾也前漢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曰藁一莖六穗

於庖注引鄭氏曰導擇也史記用藁字漢書用導字古人於藁導二字通用然在相如封禪書則當訓擇也非禾也詳觀封禪書四句每句首一字皆虛字非實字曰圃曰徼曰藁曰犧乃一類也其義可見若以導為瑞禾則其句曰禾一莖六穗於庖於句法為無義矣前漢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導官今顏師古注曰導官主擇米唐書百官志有藁官今二人掌藁擇米麥而供在漢書用導字在史記用藁字而其官皆以擇米麥為職則藁藁皆訓擇又可知也

周章

屈平九歌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五臣注文
選曰周章往來迅疾也左太冲吳都賦曰輕禽狡獸
周章夷猶五臣注文選曰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曰俯仰顧盼東西周章五臣注
文選曰顧盼周章驚視也觀國案五臣訓周章三說
不同然皆非也周章者周旋舒緩之意蓋九歌有翱
翔字吳都賦有夷猶字靈光殿賦有顧盼字皆與周
章文相屬而翱翔夷猶顧盼亦皆優游不迫之貌則
周章為舒緩之意可知矣前漢武帝紀元狩二年南
越獻馴象應劭注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

所謂拜起周章者其舉止進退皆喻人意而不怖亂
者也而五臣注文選反以為迅疾恐懼驚視則謬矣

節令

三月上巳

祓禊本

無

定日三月始遇

巳

之日即為之

故謂之上巳後漢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繫於
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疢觀國案魏晉以來始
不用巳日而專用三月三日至今循之以為故事若
專用三日則不可謂之上巳矣蓋名存而實亡也春
秋左氏傳曰晉文公以縣上為介之推田後漢郡國
志太原郡界休縣有界山有縣上聚章懷太子注曰

推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劉向新序曰晉文公
反國介子推無爵去而之介山文公求之不得乃焚
其山推不出而焚死後漢周舉傳曰太原一郡舊俗
以介子推之焚斃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
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
小不堪歲多死者舉為并州刺史作吊書於是衆
稍解觀國素寒食者以其不舉火但食已熟寒食之
食故寒食亦謂之熟食日亦謂之禁煙節太原寒食
在冬中則子推必以冬中亡也而今世則以清明前三
日為寒食何耶假令子推亡在春時猶當有定日而
清明則亦定日不應常以清明前三日為寒食蓋沁
襲之誤也屈平投汨水而死楚人以色絲繫角黍而
祭之書史不言平死之日而至今楚俗五月五日以
色絲為索繫手足而食角黍又競渡乃招魂之遺意
而後世唯以禳疾疾聞遲速為戲皆失其實也子
推之楚屈平之溺一體也今寒食以為大節而比于
正旦冬至而以端午為小節又何耶

五姓

五姓分宮商角徵羽陰陽家尊以此言禍福觀國案
姓氏古今無定系有因功而改賜姓者有遷居而改

姓者有避諱而改姓者有避仇而改姓者有為人之
養子而改姓者前日嘗為宮姓矣一旦改姓又轉而
為商姓前日嘗為角姓矣一旦改姓又轉而為羽姓
則是天道亦隨姓而遷改也又兩字姓如公孫司馬
諸葛歐陽拓拔慕容字文吐突之類半出于四音或狄部
落之號又有三字姓如侯莫陳庫傳官之類於五音
何所從也然則專以五姓言禍福其不可信也明矣
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
而葬此古之成典不可易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
二月乙巳公薨明年正月文公即位四月丁巳葬僖

公左氏傳曰葬僖公緩也杜預注曰僖公實以三十
三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然則僖公諸侯也七
月而葬則是諸侯用天子七月之禮而葬故曰緩者
譏之也古人於禮制不敢踰如此後世始撰為葬書
乃曰某年未利葬也某年亦未利葬也至某年始利
葬也問其故則曰音徵有利有不利也然則聖人典
禮遂廢矣世又有廣濟百忌歷所載一舉措無不惟
五姓音徵是從蓋此書乃日者衰聚諸家陰陽之說
務欲卸秩厚大而鬻書籍之家賴之以得利多其書
假呂才之名而猥釀泛雜不足取信世俗多為此書

所誤

庫

文選嵇叔夜琴賦曰聞遼故音庫五臣注曰聞音閑
 庫下也言聲閑緩而相去遠故音下也東坡曰庫故
 聲也故音癡五臣不曉妄注觀國案琴之有故聲者
 以琴面不平或焦尾與嶽高低不相應則阻絃而其
 聲故此琴之病聲也嵇叔夜賦曰論其體勢詳其風
 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庫絃長故微
 鳴此四句曰逸曰清曰庫曰鳴皆美聲也蓋琴操弄
 中自有庫下聲非病聲也非病聲則非故聲矣閒音

去聲謂微閒也閒遼者微之遠處若十三徽外近焦
 尾處聲以手取之自然庫下五臣音閒為閑又誤矣

朕

尚書伊訓曰朕哉自亳此伊尹自稱朕也洛誥曰朕
 復子明辟此周公自稱朕也離騷曰帝高陽之苗裔
 兮朕皇考曰伯庸此屈原自稱朕也招魂曰朕幼清
 以廣潔兮身服義而未沫此宋玉自稱朕也秦始皇
 初并天下以命為制今為詔自稱曰朕自是唯人君
 稱朕臣下不敢稱也漢晉以來臣下相呼皆曰卿今
 唯君呼臣為卿而臣下不敢自相呼為卿何也漢晉

以來卑者呼尊者為足下平交相呼亦以足下今自
高而侮人則曰足下而稱尊者為坐下凡下席下閣
下又何耶不宣不具不脩不次其義一也今平交用
不宣而尊者與卑者用不具卑幼與父母尊長則稱
不脩而居喪則用不次其輕重又何別耶古者卑稟
於尊則稱白今不敢用也頓首稽首叩首其為恭敬
之禮則同也今居父喪者用叩首母喪者用叩頭又
何謂耶凡此皆出於近世吉凶書儀世俗不考其是
否而咸遵用之且謹守之而不敢踰閭其義則不能
別也此亦狗俗之太過也

杜子美

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卒觀國考子美詩有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詩大曆十月一日詩大曆三
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詩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
適人日詩甫說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案甫生於睿
宗先天元年癸丑歲卒於大曆五年辛亥歲為年五
十九則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資政知
成都作草堂先生詩碑序曰蜀亂先生下荆渚沔沔
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內翰注子美詩序曰大曆三
年甫下峽入湖南遊衡山寓居耒陽五年夏一夕醉

飽卒元祐中呂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曆五年夏
甫還襄漢卒於岳陽觀國嘗考究杜陵遺事及襄漢岳陽
皆無子美墓唯耒陽縣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則子
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序子美
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無據妄說不足信今注子美
詩者亦假王原叔內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母
乃用小說麗情之語耶

盧

前漢食貨志曰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
一盧以賣如淳注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

肆顏師古注曰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邊高形似鍛
家盧故取名耳又司馬相如傳曰盡賣車騎買酒舍
乃令文君當盧顏師古注曰賣酒之處壘土為盧以
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形高如鍛盧故名盧耳而
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温酒火盧失其義矣觀國
案字書鑪從金為鍛鑪爐從火為火爐甌從瓦為酒
甌食貨志相如傳所言盧皆酒甌也班固用省文故
用盧字趙廣漢傳曰打破盧嬰之類是也史記司馬
相如傳曰令文君當鑪韋昭注曰酒肆也以土為墮
其高似鑪然則史記用鑪字可通用也漢書揚雄甘

泉賦曰玉女欣視其青盧注曰盧目童子也而文選
甘泉賦作清盧案字書盧目童子也班固亦省文用
盧字耳古之人臣有征伐之功者君賜之以彤弓矢
旅弓矢旅音盧黑色也而王莽傳九錫有盧弓矢盧
亦黑色也故通用之揚雄法言曰彤弓盧矢不為有
矣盧者黑之甚也於義傷焉孟子有屋盧子列子
有長盧子皆讀盧作盧蓋皆漢複姓也盧者字母
也加金則為鑪加火則為爐加瓦則為甌加日則為
矚加黑則為黠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
毋則衆義誼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為畋獵之畋或
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唯以田字誼之它皆類此

莽

前漢武帝紀後元二年六月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
重合侯通謀反孟康注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
今此言莽明德馬皇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顏師古
注曰莽莫戶反觀國案後漢馬援傳曰魯祖父通以
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章懷太子注曰何羅
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又明德馬
皇后紀曰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然則馬通於明德
皇后為四世祖矣馬后讀書知古今明帝崩肅宗即

位尊后曰皇太后在位二十三年肅宗咨政事馬后
惡其祖叛誅之迹而羣臣希旨皆為諱之班固作史
正在章肅之際故改其姓曰莽也雖然武帝紀征和
三年正月匈奴入五原三月遣重合侯馬通四萬騎
出酒泉昭帝始元二年正月大將軍光右將軍桀皆
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
安陽侯且班固既為馬氏改姓莽矣而征和始元皆
書馬通者班固于馬氏謀反則改之其它即不改也
屈原懷沙賦曰陶孟夏兮草木莽傷懷永哀兮
汨徂南土莽与土字同韵則莽亦讀為莫戶切也又

離騷曰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与朝搴阰
之木蘭兮夕擘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
其代序此莽字與字序字三字同韵則莽亦讀為莫
戶切也

鮭

鮭字一與圭同音魚名也一與睽同音漢複姓也漢
有博士鮭陽鴻是也一與鞋同音魚菜之總名也類
篇曰吳人謂魚菜之總稱曰鮭故南史庾杲之傳曰
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藜韭生韭任昉嘗戲之
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昉以三韭寓意

於二十七之數託此以戲景之也先達李建中詩曰

頻年水國飲鮭羞所謂鮭羞不特菜茹也蝦魚之屬

皆在其中吳地近江海菜茹海錯之物名品最多故

以鮭談之也南朝蔡樽為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

自種白苧紫^茹以為常餌周顥於鍾山立隱舍休沐

則歸之衛將軍王儉曰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鹽

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顥曰菜食何味最勝顥曰春

初早韭秋末晚菘古之賢者請甯多食菜茹而已何

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炊餅上不拆作十字則不

食朱异子鸞包鱠不較于口而庾亮噉薤留白陶侃

問之對曰固將以種也舉此例言之則賢否判矣

好癖

凡人有所好癖者鮮有不為物所役杜預有左傳癖

和嶠有錢癖王武子有馬癖梁簡文有詩癖李愷有

地癖王福時有譽兒癖陸羽有茶癖曾嗜羊棗公

儀休嗜魚屈到嗜芟^周太子嗜鮓魚魏明帝好槌鑿聲

宋明帝好食蜜漬鮓鮓衛懿公好鶴葉公好龍鄭子

咸好聚鷓冠補衡好參槌謝靈運好山水王羲之好

鵝劉伶好酒嵇康好鍛阮孚好屐孫楚好驢鳴桓伊

好吹笛王元象好發冢蕭思話好打細晉鼓沈慶之

好著狐皮帽陳伯之好著獼皮冠劉之遴好古器庾
仲文何佟之皆好潔朱异好飲食蕭宏好食鱸魚頭
王僧孺好聚書陶洪景好松風何思澄好造謁顧凱
之好丹青王筠唐文琮皆好抄書陸龜蒙好茶蘇威
好古物觀國案諸家所嗜好雖皆不免役於物而較其
優劣則好聚書者為勝也晉張華徙居載書三十乘
范平有書七千卷齊劉善明有書八千卷王僧孺有書
萬餘卷率多異本梁沈約有書二萬卷都下無比任
昉有書萬餘卷率多異本宗室蕭勵聚書三萬卷隋
許善心有舊書萬餘卷唐韓王元嘉有書萬卷蔣乂
有書萬五千卷蘇弁有書二萬卷當時稱與祕府埒
田洪正有書萬餘卷李璣有書萬卷號李書樓夫聚
書多則子孫必多博學者蓋其所習者然也天人惟
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擇術不可不慎
也如此

飲食禍福

春秋宣公二年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左氏傳曰將戰華元殺
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
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以其私

憾敗國殄民又宣公四年左氏傳曰春楚人獻鼃於鄭靈公之子宋與子家見^將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勿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前漢灌夫傳曰丞相田蚡取夫人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夫行酒至蚡之膝席田不能端觴夫怒畢之蚡不肯行酒至灌賢之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咕囁耳語蚡曰程李

俱東西衛尉今衆尊程將軍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蚡怒縛夫以它事誣罪之棄市觀國案此三事皆因飲食細故而遂至於結禍甚大誠可畏哉子公之食指動必嘗異味及靈公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勿與者欲使指動之不驗蓋以此戲子公也而戲乃生患如此易傳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而訟卦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君子圖患於未萌若至于怨禍已形則無及矣晉顧榮傳曰榮與同僚飲酒見行炙者有異於常乃割已炙噉之同坐悉笑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趙王

倫篡逆榮在其難有一人救之問其故曰我是省中
受灸臣也南史陰鏗傳曰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
者因回酒灸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
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為賊
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觀國觀古人
有一飯之德必報者皆賢者於施報不敢忘也今行
灸執爵者皆皂隸賤夫非素懷廉恥者偶然有合於
君子施報之義亦可恠也

流離

旄丘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氏傳曰瑣尾少好
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鄭氏
箋曰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觀國
案爾雅曰鳥少美長醜為鷓鴣郭璞注曰鷓鴣猶留
離詩所謂留離之子故廣韻曰鷓鴣鳥少美長醜鷓
亦作流又曰鷓鴣流離鳥也以此觀之則本用鷓鴣
字詩人借為流離郭璞引詩留離之子者別本詩用
留字亦鷓之省文其義一也旄丘黎之臣子責衛伯
之詩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不能脩方伯連
率之職黎之臣子賦此詩以責于衛也瑣兮尾兮流
離之子者言衛之諸臣雖有小善而不能迎我君而

復之終無所成功亦猶流離之鳥少雖美而可觀長則醜而不足觀也流離又為寶玉名前漢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顏師古注曰流離光潤踰於衆玉揚子雲羽獵賦曰推夜光之流離五臣注文選曰流離玉也左太冲吳都賦曰流離與珂瑊五臣注文選曰流離寶也凡此言流離本用琉璃亦借用流離耳若以流離本字義言之則流從離散而不能安居者也前漢食貨志曰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又禮樂志郊祀歌曰闡流離抑不祥此類是矣

流連

孟子曰方命虐民飲食若流之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前漢班固叙傳曰漢成帝張画屏風畫射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指圖問侍中班伯曰此圖何戒伯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觀國策孟子漢書言流連其義各不同孟子所言乃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乃以流連荒亡之語對之蓋齊景

公志在於慢遊不恤國事故晏子以驕君之行告之
流連荒亡者驕君之行也以此戒景公冀景公之悟
而為母為海上之遊也趙岐注孟子曰或浮水而下樂
而忘反謂之流或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
樂謂之連此流連乃慢遊之名也若班伯所謂大雅
流連者乃詩人嗟嘆泣涕流連也蕩詩曰式號式呼
俾晝作夜此言醉則號呼用晝作夜沈湎於酒故作
詩者為之嗟歎泣涕流連而傷之也顏師古曰流連
言作詩者泣涕流連不為飲酒之人以此觀之則孟
子漢書言流連義各不同可知矣前漢師丹傳曰哀
帝策免丹曰百姓流連無所歸心此亦與班伯所謂
大雅流連同意齊唐東海之濱晏子以海上之遊戒
景公故以流連告之切時事也

拏怒

夏書甘誓曰弗用命戮於社予則拏戮汝孔安國訓
曰拏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商書湯誓曰爾不
從誓言予則拏戮汝孔安國訓曰古之用刑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今云拏戮汝權脅之使勿犯常棣詩曰
宜爾室家樂爾妻拏毛氏訓曰拏子也禮記中庸篇
引詩曰宜爾室家樂爾妻鄭氏注曰古者謂子孫

曰幣觀國案許慎說文玉篇廣韻皆曰幣乃都切妻
子也幣乃都切又他周切金帛所藏舍也蓋孥字下
從子故為子孫之稱幣字下從巾故為金帛之藏兩
字其義不同然詩人多借音用字故常隸詩用妻幣字
後之文士因詩用妻幣耳故亦用之耳春秋文公六年
左氏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幣又襄公二
十五年左氏傳曰退謂其宰爾以幣免杜預皆曰幣
妻子也史記秦始皇紀曰卿使二世除去收孥汙穢
之罪前漢文帝紀曰盡除收幣相坐律令鼂錯傳曰
肉刑不用鼻人亡幣國語曰鄭威公寄幣與賄於虢

會之間如此類用幣字為妻子蓋因詩人借音用幣字
而後世亦用之也若夫孟子曰罪人不孥趙岐注曰
孥妻子也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前漢武帝紀詔赦吳
楚七國孥輸在官者應劭注曰七國反時妻子沒入
為官奴婢武帝赦遣之如此類用孥字自依本字義
非借音也孥幣二字覈其義各有歸不通用後世不
當專循借音之字而易其本體也

學林卷第六

霍山

沈猶

翼軫

費

郢

曲逆

鄼廬廓

河源

長沙王

丹陽

楊

京索

貫滇

春陵

衡

胸

雒

觀國

鄭

武陵

方山

龜茲

交趾

著

箋

閣

台

九州

耶

縣名同

地名旁

羨

關地

改地名

檇

鄆

廩

會丘

九夷

軻鄆

鄆蒿

霍山

爾雅曰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常山
為北嶽嵩高為中嶽郭璞注曰霍山即天柱山潛水
所出前漢郊祀志曰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
宗泰山也五月巡狩至南嶽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
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者常山也中嶽
嵩高也五載一巡狩觀國案南嶽者衡山也而爾雅
以霍山為南嶽者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巡南郡至江
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顏師古注曰潛
廬江縣也蓋廬山有霍山即天柱山之別名潛水出

焉所謂瀟霍者也漢武南巡憚衡山之遠而東至霍山即祀以為南嶽爾雅當舉衡山以為南嶽而反舉霍山者非古也是以知爾雅非周公之作也

丹陽

前漢地理志丹陽郡有丹陽縣注曰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觀國案史記周成王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漢郡國志南郡枝江侯國有丹陽聚此楚之所封也史記曰秦齊破楚屈匄遂取丹陽乃此地也後楚文王徙郢即今之江陵也若丹陽郡者本秦之鄣郡漢武帝

元封二年更鄣郡為丹陽郡屬揚州而丹陽縣乃其支縣今潤州之境是已非楚之丹陽也注以為楚熊繹所封者誤矣

沈猶

前漢王子侯表曰楚元王子歲封此猶沈侯夷顏師古

注曰沈音審今沈亭是也前漢楚元王傳曰景帝封

元王子歲為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屬千乘觀國案廣韻平聲沈字直深切沒也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引何氏姓苑曰今泰山人也又去聲沈字音審本周文王第十子聃食采于沈即汝南平輿

沈亭是也子孫以國為氏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縣注曰故沈子國也以此考之則沈猶之沈音直深切沈亭之沈音審沈猶屬千乘其地在齊東沈亭屬汝南其地在汝漢東西不相侔也顏師古晉灼皆以沈猶音審則誤矣又以沈猶為沈亭亦誤矣家語言沈猶氏孟子言沈猶行其沈字皆平声浮沉之沈與音審者多相亂蓋不可不考也

揚

書曰淮海惟揚州廣韻訓說與唐人李濟翁資暇錄皆曰江南之性輕揚故謂之揚州觀國竊謂古人建

立州縣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蹟而為之名非此三者而以意擬立則必取美名若以風俗輕揚而取州名是鄙之也九州揚居一焉豈有九州之大而揚獨得鄙名耶說文玉篇曰揚舉也當取明揚軒舉之義後漢揚雄傳其先封于晉之揚而得姓其地在河東揚縣若以江淮風俗輕揚而名揚州則河東之揚亦以輕揚而得名耶沈存中筆談曰予嘗使虜至幽薊見路傍生薊甚大恐薊地因此得名亦如荊州宜荊揚州宜揚存中誤以揚州為從木之揚世俗亦多誤書揚雄為從木之揚蓋閩浙書籍字多誤鹵

莽者因不省尔

翼軫

王勃滕王閣序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觀國案史記天官書前漢天文志及諸史天文書皆曰牽牛婺女揚州也翼軫荊州也前漢地理志曰楚地翼軫之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也吳地斗分野會稽九江丹陽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也然則豫章實吳粵之分野於星則屬牛女於次則屬星紀滕王閣在豫章而勃序以為星分翼軫者誤矣蓋翼軫乃荊州之地於次則屬鶉尾古今州縣雖有分

割而豫章未嘗屬荊州至於天星固有定次亦不為州縣分割而移改勃序頗為唐人所增矣而首誤二字何耶歐陽文忠公嘗謂王勃滕王閣序類俳蓋唐人文格如此好古文者不取也

京索

前漢高帝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冊顏師古注曰索音束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間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

觀國案後漢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
索水其字或作凜然則索音山客反是也文選陸士
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既振引師北討五臣注
曰索桑各切案桑各切者乃以索為宵尔索綯之索
誤矣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詩曰雪下收新息陽生
過京索於号字韵同押則知亦以索為宵尔索綯之
索亦誤矣

費

春秋莊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滑伯滕子同盟于
幽杜預注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陸德明音義曰
費扶味反又音秘閔公二年左氏傳曰莒人歸之及
密杜預注曰琅琊費縣北有密如亭陸德明音義曰
費音秘又扶味反觀國案費音秘又音翡二者皆地
名也音秘者在東海郡費邑也音翡者在河南郡
費亭也前漢地理志東海郡有費縣注曰費音秘魯
季氏邑也後漢郡國志河南郡有緱氏縣注引左傳
殄滅我費滑杜預曰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也然則
春秋閔公二年莒人歸之及密杜預云費縣者音秘
是也莊公十六年會滑伯盟於幽杜預云都費者音
翡是也陸德明初不稽考而每存兩音不能自決何

以示後學耶又僖元年左氏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
及費襄七年左氏傳季氏城費昭十二年左氏傳我
以費為公田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昭三十一
年左氏傳季孫請囚於費昭三十二年左氏傳受費
以為上卿定十二年左氏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
帥費人以襲魯凡此言費皆謂魯之費邑音祕者也
襄十八年左氏傳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昭
十五年左氏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昭二十年
左氏傳費遂將攻華氏前漢高惠功臣年表陳賀封
費侯顏師古注曰費扶味反後漢宦者傳曹騰以定
策功封為費亭侯凡此言費皆謂河南費亭音翡者
也祕翡二音其地東西異域不可易也作音義者貴
在分別豈可一字而存兩音耶

貫滇

春秋僖公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杜
預注曰梁國蒙縣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陸德明音
義曰貫市夜反又音世觀國案前漢高惠功臣表有
貫侯胡害顏師古注曰貫音式制反然則蒙縣貫城
當音世矣春秋書郭公夏五夫人氏之喪皆闕文也
則貫貫相似傳寫或誤焉前漢高祖紀曰當從王媪

武負貫酒顏師古曰貫賒也當音市夜反又地理志汝南郡有慎陽縣顏師古注曰慎字本作慎音真後誤為真今猶有真丘真陽縣字並單作真知其音不改也闕駟曰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觀國案刻印而誤則縣當陳請改正既不能改正遂著為圖經脩史者案圖經而纂集之故誤莫之革也後漢馬援傳曰交趾女子側貳反寇掠嶺外六十餘城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章懷太子注引東觀記曰援鼻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

火卷五
字條下此書刪上

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以此知印章之誤自古有之若不能正其誤而襲誤以立名何以示後世

郢

郢

史記周成王封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觀國案前漢地理志曰江陵故楚郢都楚既屢徙至壽春則去郢遠矣地既非郢而猶命曰郢者蓋楚嘗居郢而霸則先世之威名已著於郢矣

後雖東徙猶以先世威名自稱覬楚之復大也故雖東徙而猶命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于蘭陵而其後又勅南蘭陵各貴其所自出故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別邑號郢亭者非楚都之郢

春陵

古春陵鄉屬零陵郡今道州之地是也而南陽亦有春陵案後漢光武紀曰景帝生長沙定王彘生春陵節侯買章懷太子注曰春陵鄉名本屬零陵冷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故城今在隨州東陽縣東又案後漢宗室四王傳曰城陽

恭王祉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封於零道陵之春陵鄉為春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勢下濕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為國名觀國嘗怪考侯仁以春陵濕而求內徙元帝許之徙於白水所徙之地既非始封春陵之地而仍號春陵者蓋仁之求徙非因功也

有功而徙乃可改封今仁徙以地氣濕毒而求徙則當時無改封之例故雖許之徙而猶號春陵蓋本封春陵之爵不可改故也世祖改春陵為章陵建武十八

年使中郎將耿遵築章陵城自世祖有白水真人之
應而南陽舂陵之名遂大著以此知地之興衰亦有
時也前漢地理志應陵郡有冷道縣應劭注曰冷水
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顏師古注曰宛陵在豫章案
豫章与零陵相去南北遠甚水源亦不相通盖宛陵
自有冷水非冷道縣之冷水應劭誤矣

曲逆

史記陳平世家曰高帝與功臣剖符定封平為戶牖
侯高帝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奇計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

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
曲逆侯盡食之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曲逆宏達好謀能
深五臣注文選曰曲音區句切逆音遇觀國案前漢地理志
中山國有曲逆縣注曰蒲陽山蒲水所出東入濡濡水于城
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在蒲水之陰
以此考之則曲逆當依本字音是也後漢郡國志曰安陰縣
章帝更名安熹吾陰縣章帝更名漢安曲逆縣章帝
更名蒲陰盖章帝惡陰字苦字逆字而改之則知當
時曲逆與他音也五臣何據而有去遇之音耶前漢
高祖紀曰三月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

馬又戰曲遇東文穎注曰曲遇地名也蘇林注曰曲
通音齧遇音顛顏師古注曰齧立羽反或謂注文選者
援此而音曲逆然曲逆在中山曲遇在河南不可援以為證

衡

王荊公曰衡山謂之衡者以其與中國遼平孫宗鑑
東臯雜錄曰予嘗至衡山觀水源北流數百里湍急
而下則衡山地勢甚高觀國案天傾西北地不滿東
南是西北地勢高而東南地勢下故水皆歸東此天下
之勢也瀟湘之源甚細微至永衡而稍大北流過長
沙而入于湖此三州之地勢也三州之水雖北流

聚於湖至岳陽則與大江合而又東去矣孫氏不以
天下南北地形而論水勢乃以三州之水北流而遽
謂衡山之地高則誤矣所謂與中國遼平者衡山之
巔與中國之地遼平也其實南方耕桑之地則甚下
此理灼然

鄧 鄧

史記蕭相國世家曰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鄧侯
文穎注曰鄧音贊臣瓚注曰今南陽鄧縣也孫檢注
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
讚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嗟舊字作

鄆今皆作鬱所由亂也前漢地理志南陽郡有鬱縣
顏師古注曰即蕭何所封又沛郡有鬱縣顏師古注
曰此縣本為鄆中古以來借鬱字為之耳觀國案沛
郡鄆縣中古以來雖借鬱字其實鬱亦音嵯玉篇廣
韻皆曰鄆沛郡鄆縣亦作鬱所謂亦作鬱者亦讀作
鄆也是則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蕭何所封
乃南陽之鬱也二縣各有區別苟不考究則相亂
矣後漢郡國志曰沛國有鬱縣劉昭注曰曹騰封費
亭是也觀國案費亭乃春秋所謂費滑蓋滑國都於
費在河南緱氏縣亦嘗屬南陽之鬱縣非沛國之鬱

也以鬱字相亂故劉昭誤注爾

胸臆

漢有胸臆縣屬巴郡廣韻曰胸音蠢臆音閏漢胸臆
縣名在巴東郡下濕多胸臆蟲許慎說文曰胸音閏
臆音蠢說文與廣韻音正相反觀國案唐人李濟翁
資暇集胸字又用作胸字從旬則胸宜音閏說文為
是也前漢地理志巴郡有胸臆縣顏師古注曰胸音
幼後漢郡國志巴郡有胸臆縣晉書地理志巴東郡
有胸臆縣晉書音義曰胸臆音蠢閏然則兩漢謂之
胸臆胸又音幼而晉書又謂之胸臆疑有不同者蓋許

慎說文已釋二字則漢當已有胸臆之名班固用字多假借或省偏旁故以臆為忍顏師古不稽考遽音胸為劬師古誤也巴東諸縣初無易名者唯後漢有分置者而古名固不廢也案前漢地理志齊郡有臨朐縣東郡亦有臨朐縣東海郡有朐縣此三縣顏師古皆皆音胸作劬蓋此三縣音胸作劬是也獨巴郡胸臆非劬音顏師古其必援三縣之音而誤音巴郡之胸耳

河源

史記大宛列傳太史公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

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崙者乎鄧展注曰尚書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觀國案史記張騫傳曰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罽于窴其南則河源出焉然則烏孫扞罽于窴皆騫所傳聞未嘗身至其國也但聞河源出於于窴之南而已是雖有窮河源之文而其實騫未嘗至河源尚何崑崙之責耶尚書禹貢曰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然則禹
導河水其功力始于積石耳而鄧展注史記乃謂河
源出於積石則誤矣前漢西域傳曰河有两源一出
葱嶺一出于寘闕于寘闕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
海一名鹽澤者也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案張騫傳
亦未嘗言两源盖班固得於他書類集而作史者也

雜

前漢地理志河南郡雒陽縣顏師古注曰魚豢云漢
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
改為雜字也觀國案史記河渠書曰東下砥柱及孟

津雜汭又史記封禪書曰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
雒邑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平王元年東徙雒
邑由此觀之則司馬遷作史記時已用雜字非光武
以後改也漢雖火行然漢字亦從水未嘗改避豈於
洛字獨改之哉本用洛字而司馬遷班固多假借用
字故亦通用雜字耳魚豢之說非也

鄭

前漢地理志京兆尹有鄭縣班固曰周宣王弟鄭威
公邑應劭曰周宣王母弟友所封其子與平王東遷
更稱新鄭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

封威公也初威公為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于史伯而寄帑與賄于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于鄭父之丘是以為鄭威公無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曰春秋外傳云幽王既敗鄭威公死之其子武公与平王東遷故左氏傳云我周之東遷晋鄭焉依又鄭莊公云吾先君新邑于此盖道新鄭也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瓚說非也又地理志河南郡有新鄭縣班固曰詩鄭國鄭威公之子武公所國應劭曰國語云鄭威公為周司徒王室將亂寄帑与賄于虢會之間幽王敗威公死之其子武公与平

王東遷洛邑遂伐虢會而并其地而邑於此後漢郡國志京兆尹有鄭縣劉昭注曰鄭威公封于此又郡國志河南郡有新鄭縣詩鄭世家曰威公友初封於鄭為周司徒幽王以褒后故諸侯叛之公問周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對曰洛東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民皆愛公之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卒徙洛東而虢鄆果獻十邑觀國案詩鄭國風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盖詩之鄭乃河南之新鄭武公之始邑也京兆之鄭乃威公之封至于平王東遷洛邑武公始邑于新

鄭故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先君謂武公也由
此觀之則京兆之鄭實威公所封而河南新鄭即武
公所徙之邑明矣亦猶豐之有^{新豐}新豐也高祖沛郡豐
人及高祖定天下都關中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
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謂之新豐
亦如鄭之有新鄭也又漢中郡有南鄭縣者京兆之
鄭在西河南之鄭在東則漢中之鄭在南故以南別
之也

武陵

晉書良吏傳潘京武陵漢壽人太守趙厥甚器之嘗

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沙陽
界與夷相接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共議易
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于是名焉觀國案
前漢地理志武陵郡注曰高帝置又有義陵縣又志
曰楚地翼軫之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
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以此觀之則武陵郡乃漢
高帝所置非後漢立號晉書潘京之談誤矣案後漢郡
國志武陵郡劉昭注云先賢傳曰晉武陵太守趙
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
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為所攻破光武時移東

出遂得見全先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高平曰陵於
是改名焉然則晉書採先賢傳之語而作潘京傳者
也夫採雜記之書而作史不免于誤也

方山

杜子美懷李白詩曰方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
者曰方山未詳觀國案後漢郡國志廬江郡尋陽縣
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山方俗先生出商周之
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廬又引
豫章舊志曰方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建康
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於方山惠遠法師然則
方山者廬山也李太白嘗遊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
志而太白復以諧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
招隱為廬山之遊也

龜茲

前漢地理志上郡龜茲縣應劭注曰龜茲音丘慈觀
國案字書龜居遠切又居求切蓋居求切者音鳩亦
収在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慈而應劭音龜作
丘者於字書居求切誤調入丘音也其餘史書並音
龜慈作丘慈者實應劭倡其誤耳龜茲者西域之國名
其國不在上郡而上郡取以為縣名者顏師古以為

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為名理或然也
文士亦或用龜字作鳩音用之張平子西京賦曰撥
紫貝搏耆龜搯冰豹鬲潛牛蓋用龜字作鳩音與牛
字協聲韻也匈奴有休屠王而漢武威郡有休屠縣
者蓋武威郡有休屠王故地漢武帝太初四年置武
威郡故其縣以休屠為名此固當然與龜茲縣異矣
番夷名號與其地名多有他音不讀如本字故可汗
音榼寒閼氏音煙支谷蠡音祿梨狝氏音權精浩亶
音閼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鈇牙先零音銑憐凡此
皆交為他音字書亦有不載者

交趾

前漢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交趾等郡
前漢地理志交趾郡注曰武帝元鼎六年開後漢光
武紀建武五年交趾牧鄧遜奉貢章懷太子注引輿
地志曰其夷足大指開柝兩足並立指則相交應劭
注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為子孫基趾故曰交趾又
後漢郡國志交趾郡觀國今考漢武紀言交趾用趾
字又地理志言交止用止字後漢光武紀言交趾用
趾字又郡國志言交趾用趾字其用字既不同而注
釋者或謂足指相交或謂子孫基趾亦不同觀國案

禮記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鄭氏注曰交趾足相鄉蓋雕題者黥其額也交趾者足相鄉也其俗所生所習如此然則當用趾字而史或用趾止二字者假借用之也應劭以為子孫基趾蓋牽於從阜之趾遂誤訓耳

著

春秋襄公十年左氏傳曰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杜預注曰著雍晉地陸德明音義曰著都慮反觀國案廣韻平聲曰著直魚切引爾雅曰太歲在戊曰著雍然則左傳著雍之著當為平

聲直魚切陸德明音誤矣前漢地理志濟南郡有著縣顏師古注曰著音竹庶反又直庶反韋昭以著為著龜之著音紀咨反觀國案前漢地理志後序曰竢我於著乎而顏師古注曰齊國風著詩之詞也著地名即濟南郡著縣音直庶反陸德明毛詩音義曰著直屢反蓋直庶反直屢反同一音此音是也地名不可以呼兩音而顏師古於前漢志濟南郡著縣列兩音者非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宣子使城著杜預曰著晉邑陸德明音義曰著直據反又昭公四年九月取鄩左氏傳曰著立公立而不撫鄩又昭

公十四年在氏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陸德明音義
皆曰著直居反蓋地名有字同而音各不同者此類
是也非謂一縣而立兩音也觀國案許慎說文箸字
亦作著廣韻曰著直魚切引爾雅太歲在戊曰著雍
又音張慮切明也又音丁呂切任也又音遲倨切是
筋也又音直略切附也又音張畧切服衣于身也諸
音雖不同然本用箸字蓋篆文唯有從竹之箸亦或
作著耳俗書有著字非是史記貨殖傳曰子貢仕于
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徐廣註曰子貢傳云廢居
著猶居也著讀如貯又貨殖傳曰越王句踐用計然

積著之理然則所謂廢著所謂積著皆讀音貯字書
丁呂切者是也史記孔子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
時轉貨貨裴駘注曰廢舉謂停貯也物賤則買停貯
貴即轉易貨賣史記平準書曰富商大賈廢居居邑
注曰廢居者貯蓄之名也然則所謂廢舉所謂廢居
其義與廢著同司馬氏異其辭耳

蔑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傳曰
公攝位而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杜預曰蔑姑蔑魯
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左傳音義曰蔑止結反公羊

傳曰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者何地期也公羊音義曰昧止結反穀梁傳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昧地名也范甯曰昧魯地穀梁音義曰昧音蔑觀國案左氏用蔑字公羊用昧字穀梁用昧字然字書蔑莫結切而昧昧二字音妹又音妹不與蔑同音也假借用字唯地名不可以立二音故毫或用薄紫或用費濟或用涕凡此皆一音母傷也昧昧二字與蔑分兩音亦非通用以此定地名豈不致疑耶陸德明以昧昧二字皆音蔑固不得不音以為蔑也若覈其聲韻則為~~無~~所據矣後漢郡國志魯國卞縣注曰

戊子子

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觀國案堯遭洪水鯀治九載績用弗成禹績其事治水成功

禹貢所言乃治水成功之實故禹貢惟列九州方禹治水成功之時堯尚在位則當堯之時天下唯九州耳及堯禪舜即位始分九州為十有二州則是禹別九州于前而舜肇十有二州於後也以書攷之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脩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此蓋堯在位之日禹功已成故

錫元圭以告成功及堯禪舜、即位咨四岳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此蓋舜即位首咨四岳以禹前有治水之大功故用禹為司空乃宰相之任也舜典曰肇十有二州孔安國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有二州以此觀之則當堯之時禹別九州及舜即位始分十有二州固可知矣班固于漢書地理志以謂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班固誤也夏商周皆循九州之制

縣南有姑城引春秋隱公元年盟于蔑然則當用蔑字不必改作也史家多慕^慕此類假借字如周亞夫封條侯而或交條為條王莽傳曰信鄉侯佟上言顏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封新鄉侯古者新信同音凡此皆字書所不載者也君牙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夏禹輕刑之法作呂刑故許慎說文曰呂力舉切又作膂廣韻引字林曰呂脊骨也亦作膂此非假借也蓋自有通用如此類者無所疑也

前漢戾太子傳曰戾太子死于湖宣帝詔以湖闌鄉
鄉里聚為戾園後漢郡國志五洪農郡湖縣有闌鄉章
懷太子注曰戾太子南出葬在闌鄉觀國案玉篇廣
韻皆曰闌音文弘洪農湖縣有闌鄉汝南西平有闌亭
俗作闌闌以此知本用闌字俗以闌字代之也闌字門
中從是案字書是火域切舉目使人也故是字篆文為
目下爻則是固有篆文矣若闌闌字則無篆文不可遵
用班固作史好用古文字而於戾太子傳用俗書闌
字何耶

台

春秋襄公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園台杜預注
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陸德明音義曰台勅才反又
音臺又音翼之反觀國案地名當從一音而陸德明
於台字列三音將何所從也今案前漢地理志琅邪
郡橫縣班固注曰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顏師
古注曰台音怡然則春秋書園台當音怡在陸德明
音翼之反者是也後漢郡國志泰山郡有台亭屬費
縣乃其地也若勅才反者所謂台括所謂天台山是
也若音臺者古人或以駕駘為駕台是也台字三音
各有區別苟列三音于一字之下是自疑也何以取

信于後學台音怡者其義則我也怡也尚書凡言台曰其如台之類皆訓我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又曰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如此類皆訓悅也徐廣曰不台者無台輔之德乃讀台為胎誤矣

九州

舜十有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禹貢九州冀兗青齊揚荆豫梁雍也周禮職方氏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爾雅九州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也前漢地理志曰兗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



周禮職方氏九州無徐梁而有幽并者蓋徐梁入于青雍而析冀部以為幽并也爾雅九州無青梁而有幽營郭璞注謂商制也世傳爾雅周公所作而其列九州則用商制何耶至漢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兼徐梁幽并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斥地遠矣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淮夷攸服淮夷卒獲蓋今之河東在古為北狄今之淮甸在古為東夷周之時所經理者中原之地而已中原之地平而山澤少故井田之法以比閭族黨州鄉鄰里節節縣遂寓之于井邑丘甸縣都之制自九夫為井

積而至於百里為一同王畿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
之地也其制軍也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法而寓之于
農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以當一鄉之軍六鄉七萬
五千人以當六鄉之軍六鄉之軍出則無不勝此中
原之定制也其外則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
服夷服鎮服藩服山林川澤多而可耕之地少與中
原之地不同然則後世無封建之法而欲井田肉刑
以致太平斯亦難矣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則井牧之制先古已有之周能損益交通至
於大倫故也山海經不知何人作其言皆九州之外

耳目之所不及者頗怪而不可信古之聖人作書如
六經者所以信於天下從世以為常經法如耳目之
所不及者聖人固略而不論也然則山海經者非聖
人之所作可知矣史記孟軻傳曰騶衍作終始大聖
之篇所謂中國者赤縣神州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中
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即禹之序九州不得
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乃所謂九州也其言謬
悠不經殆未能籠陋民宜後世君子鄙其學蓋與田
駢慎到之徒一體皆聖人之辜人也

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杜預曰鄆今
潁川鄆陵縣陸德明春秋釋音曰鄆於晚反又于建反又於然
反觀國竊謂地名不可以呼而音而今此開三音者
案廣韻平聲鄆於乾切又於晚切鄆陵縣名也亦作
僞上声鄆於蟻切引左傳晉侯鄭伯戰于鄆陵盖字
書雖亦三分音而於鄆之地則別無二義陸德明見
其有三音故皆列于釋音要當從一音讀可也前漢
地理志陳留郡有鄆縣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鄆是也
又潁川郡有僞陵縣而後漢郡國志潁川郡有鄆陵
縣注曰春秋克段于鄆然則或用鄆字或用僞字或用

陽字三字通用也春秋威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及
鄆亂以濟成公十三年傳曰無禮必食言杜預曰
為十六年鄆陵戰經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
子鄭伯戰于鄆陵襄公十三年傳曰是以不德而亡
師于鄆昭公四年傳曰遷賴于鄆又曰楚無晉倫以
敗于鄆又十三年傳曰王訟夏將款入鄆凡此春秋
及左氏傳或言鄆或言鄆陵陸德明釋音皆作於晚
反而杜預皆以潁川郡鄆陵縣為訓盖一地也史記
韓世家宣惠王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徐廣曰潁川郡
鄆陵縣鄆于乾反至今鄆陵縣呼鄆為平聲其音不

改也然則當呼鄆作平声順古今人所呼之音也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又有鄆縣顏師古曰鄆一戰反此別是一縣也

縣同名

前漢地理志齊郡有臨朐縣東萊郡又有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也顏師古曰各以所近為名蓋二縣皆以臨朐山而同為名也九江郡有曲陽縣應劭曰在淮曲之陽東海郡又有曲陽縣應劭曰在淮曲之陽蓋二縣皆以在淮曲之陽而同為名也齊郡與東萊郡相附近九江郡與東海郡相附近故其取縣名則

各以其山与水所近者為名理固然也若夫二郡相遠而縣名亦有同者東海郡有武陽縣犍為郡又有武陽縣臨淮郡有高平縣安定郡又有高平縣武都郡有武都縣五原郡又有武都縣平原郡有富平縣北地郡又有富平縣涿郡有高陽縣琅邪郡又有高陽縣桂陽郡有陰山縣四河郡又有陰山縣安定郡有安定縣交阯郡又有安定縣臨淮郡有廣平縣廣平國又有廣平縣千乘郡有平安縣廣陵國又有平安縣潁川郡有定陵縣汝南郡又有定陵縣東海郡有開陽縣臨淮郡又有開陽縣琅邪郡有平昌縣平

原郡又有平昌縣平原郡有阿陽縣天水郡又有阿陽縣清河郡有東陽縣臨淮郡又有東陽縣豫章郡有宜春縣汝南郡又有宜春縣東海郡有新陽縣汝南郡又有新陽縣沛郡有建成縣勃海郡又有建成縣左馮翊有高陵縣琅邪郡又有高陵縣左馮翊有武城縣襄定郡又有武城縣鉅鹿郡有新市縣中山國又有新市縣東海郡有東安縣城陽國又有東安縣金城郡有金城縣隴西郡又有金城縣凡此皆二郡相遠而縣名同者也古之封爵多取縣名故前漢王子侯年表有平昌侯劉卬宜春侯劉成建成侯劉

拾新市侯劉吉安定侯劉賢東陽侯劉洪東安侯劉彊建陽侯劉咸廣平侯劉德新陽侯劉永又高惠孝文功臣年表有廣平侯薛歐高陵侯王虞景武昭宣功臣年表有新市侯王棄之外戚思澤侯年表有建成侯呂釋之宜春侯王訢富平侯張安世高陽侯薛宣高陵侯翟方進凡此所封皆有兩縣同名既非鄉土悉係泛封應當食一縣未有食兩縣者不知當時所封獨取何縣考之漢書無所辨異則當時有司定封爵者率尔而然耶

襄邑縣土人呼其地為襄陵案前漢地理志陳留郡襄邑縣顏師古注曰本承箱縣襄陵鄉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箱碑濕故徙縣于襄陵謂之襄邑縣然則土人呼襄邑為襄陵是也然東自有襄陵縣前漢地理志河東郡襄陵縣注曰晉襄公之陵名因以縣若呼襄邑之地為襄陵有同乎河東之襄陵是自設疑也毗陵縣土人呼其地為延陵案前漢地理志會稽郡毗陵縣注曰季札所居也舊延陵漢改之然則土人呼毗陵為延陵是也然代郡自有延陵縣前漢地理志代郡有延陵縣若呼毗陵之地為延

陵有同乎代郡之延陵是自設疑也亦如關中有咸陽縣雲中郡正有咸陽縣宣州有南陵而京兆尹正有南陵縣鼎州之地有武陵而漢中郡正有武陵縣韶州之地有曲江而漢西都曲江之名甚著要當分別毋紐于疑似可也若蘭陵之有南蘭陵兖州之有南兖州不羹之有東不羹西不羹屈之有南屈北屈凡此類古人亦慮其重複故以東西南北別之也

羹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有羹頡侯劉信前漢王子侯年表有頡羹侯劉信服虔曰頡音戛擊之戛在史記

言羹頡在漢書言頡羹不同者現因案史記楚元王世家曰高祖長兄伯蚤卒高祖微時嘗辟事時與賓客過^五嫂食嫂厭叔詐為羹畫^棘金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裴駟注曰羹頡侯高祖七年封由此觀之則史記年表謂羹頡侯者是也漢書年表顛倒其文為頡羹誤矣潁川郡地名有不羹者羹音即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諸侯其畏我乎子

華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預曰四國陳蔡二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即又十三年傳曰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音義曰羹音即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縣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即後漢郡國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章懷太子注引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又襄城縣有西不羹注引杜預曰有不羹城然則子華謂陳蔡不羹為四國者乃杜預所謂陳蔡二不羹也二不羹乃東西不羹以此知春秋時已分東西不羹矣羹音即者自古所呼如

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腴膈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
濡鼈炮羔有柘漿鵠酸鷓鳧煎鴻鶴以音韻叶之亦
讀羹曰卽也凡地名有它音者字書亦多不載羹音
卽之類是也

關地

地名有歷時既久文籍散失而不可考者春秋威公
十一年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九月柔會宋
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僖公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文公十年秋
及蘇子盟于女栗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十三年冬

衛侯會公于沓成公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
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十七年十有一月壬子公孫
嬰齊卒于狸脰十八年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
宋公衛侯邾子齊崔舒同盟于虛打襄公五年夏仲
孫蔑衛孫林父會吳子善道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蔣任昭公十
一年五月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禚祥秋季孫意如會
晉韓起齊國弱宋華夾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
于厥懋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
鄆陵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十年冬

游

齊侯衛侯鄭遊速會于安甫威公十年左氏傳曰虞公出奔共地僖公二年左氏傳曰始漏師于多魚襄公十九年左氏傳曰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凡此春秋及左氏傳所書地名杜預皆曰關晉時去周漢未遠雖經秦火而漢人文籍甚備以杜預之博學於春秋關地有所不能考況後世屢罹兵火書籍錯亂非特關地而已也前漢地理志左馮翊徵縣顏師古曰徵音懲即今之澄城縣引左傳取此徵即此地而杜元凱未詳其處蓋改徵為澄遂昧而不可考耳右扶風有郁夷縣班固引詩周道郁夷顏師古曰四牡詩四牡

駢、周道逶遲韓詩作周道郁夷故班固因用郁夷字耳琅邪郡有計斤縣顏師古曰即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耳遼東郡有無慮縣顏師古曰慮音閭即所謂醫巫閭也西河郡有圜陽縣又有圜陰縣顏師古曰圜字本作圓、陽在圓水之陽圓陰在圓水之陰後誤為園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在但字安耳漢右扶風之槐里縣在周時名犬丘秦更名廢丘漢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王莽又改為槐治凡此類皆因更改而更易其字面又至於訛其聲音苟書籍湮亡則又闕軼而不可考毋足怪也前漢

路温舒傳曰温舒舉孝廉為山邑丞顏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若此者雖博學不能措辭也

改地名

前漢地理志曲陽縣凡有五東海郡有曲陽縣九江郡有曲陽縣常山郡有上曲陽縣鉅鹿郡有下曲陽縣交阯郡有曲陽縣應劭曰東海九江曲陽縣皆在淮曲之陽然則常山鉅鹿之曲陽當為河曲之陽而交阯濱海當為海曲之陽也上曲陽在上流下曲陽在下流故以上下別之大抵地名同則分東西南北上下左右以別之王根在漢成帝時為大司馬封曲陽侯曲陽有五不知當時所食何地根嘗薦王莽自代及莽得志而根已死莽以曲陽非令稱乃追謚根為直道侯蓋莽心惡忌曲字而改之也廣平國有曲周縣又有曲梁縣王莽惡曲字改曲周為直周曲梁為直梁太原郡有陽曲縣隋文帝自以姓楊心惡陽曲之號乃改為陽直中山國有曲逆縣又有安險縣又有苦陘縣漢章帝心惡曲逆險苦之字故改曲逆為蒲陰改安險為安熹改苦陘為漢昌若此類皆出於心有惡忌而改之者凡內不足者外多疑醜其是之謂乎古人以曲險之字名縣者甚多山陽郡有曲

鄉縣東萊郡有曲成縣琅邪郡有海曲縣東海郡有
平曲縣會稽郡有曲河縣桂陽郡有曲江縣廣平國
有南曲縣遼東郡有險瀆縣若此者又焉得悉改之
哉春秋威公六年左氏傳曰公問名于申繻對曰不
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
幣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
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
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蓋不以國者慮廢國之號
也不以山川者慮廢山川之號也魯有具山敖山魯
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敖魯既諱獻武之名則具敖二

山其名廢矣魯周公禮義之國也而於曲禮或不能
遵焉况于後世乎漢文帝名恒改恒山為常山漢光
武叔父名良改壽良縣為壽張漢殤帝名隆改隆慮
縣為林慮北齊文宣太子名高改高州為趙州隋煬
帝名廣改廣平郡為永平凡此類皆以名而廢國邑
山川之號也又有以率意而改作者秦始皇以望氣
者言金陵有天子氣故東巡以厭之而改金陵為秣
陵漢光武更芒縣為臨睢漢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
清河郡之厓縣而改名甘陵又改十乘郡之狄縣為
臨濟始皇忌金陵之氣而不務脩德海內分崩漢安

忌夷狄之稱而推歸鄧氏王度以批然則率意改作
果有益哉且地名者古所傳也既以惡忌而改之又
以名諱而改之又以率意而改焉不亦太多事耶濟
南郡有於陵縣而魯有庾於陵河內郡有野王縣而
陳有顧野王此以國邑為名也一介寒士尚踰典禮
得無愧哉

攜

春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於攜李杜預注曰
攜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陸德明音義曰攜音醉
前漢地理志會稽郡由拳縣注曰故就李鄉吳越戰

地也應劭注曰古之攜李也啖助春秋纂例曰於越
敗吳於雋李在春秋謂之攜李在杜預注謂之醉李
在前漢地理志注謂之就李在春秋纂例謂之雋李
蓋攜與醉同音可通用而就字與攜不同音前漢地理
志注曰故就李鄉則先有鄉而後有城宜就在前攜
在後也雋乃攜之省文耳後漢郡國志吳郡由拳縣
章懷太子注曰左傳越敗吳於攜李引干寶搜神記
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
始皇至今囚徒十萬人掘汙其地表以惡名故改曰
由拳然則當自攜李改為由拳也攜李之名未見其

善而表以惡名乃改為由拳然由拳之名亦未見其惡始皇之分美惡如此之未審何耶

酈

春秋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杜預注曰酈魯地陸德明音義曰酈力知反案字書平聲有酈字呂知切魯地也入聲有酈字即擊切縣名在南陽亦姓也所謂呂知切魯地者即春秋敗莒于酈是也所謂即擊切縣名在南陽者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酈縣如淳注曰酈音躡躡之躡蓋躡躡之躡音持益切與擲字同音乃与字書入聲即擊切者

音訓不同矣又世農郡析縣注曰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俱東酈酈入湍水顏師古曰酈音持益反蓋持益反者音擲乃如淳所謂音躡躡之躡也顏師古用如淳之音耳然前漢酈商傳顏師古注曰酈音歷此乃字書入聲即擊切為姓者也師古于酈商傳既已音酈為歷矣又於地理志析縣注音酈為持益反是音訓不相應也觀國案酈字在魯地者音力知反在南陽者音歷而姓亦音歷如酈商酈食其酈炎酈道元之類皆音歷也若夫音持益反者雖設此音与姓不合茲為贅矣

庫字毗至切下從畀字書曰畀國名也此即舜封象于
 有庫者也庫字下從畀字書曰部弭切下也又中
 伏舍也又屋庫也於字書庫字在去聲與鼻字同韻
 庫字在上聲與婢字同韻二字音與義皆不同書史
 中用有庫多作庫字如孟子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庫
 有庫之人奚罪焉用庫字者訛誤也然前漢昌邑王
 賀傳曰舜封象於有鼻顏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
 鼻亭是也此用鼻字者庫與鼻皆從畀又同音通用
 之無嫌也鄒陽傳曰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
 及舜立為天子封之于有鼻又用卑字者班固假借
 用之耳而服虔注曰卑音界與之界非也雖借用卑
 字亦與庫同音

會缶

前漢高祖紀曰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十二年十
 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孟康注曰會缶音儂保邑名屬
 沛國蘄縣蘇林注曰缶音鑿晉灼注曰師名也顏師
 古注曰會工外反缶文瑞反缶本作鑿觀國案前漢
 英布傳曰西與上兵遇蘄西會鑿又案史記高祖紀
 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十二年十月擊布軍會

甄又史記黠布傳曰西與上兵會蘄西會甄蓋前漢
英布傳作鑿字史記紀傳皆作甄字鑿上從垂在字
書為垂然則甄鑿皆從垂其旁或從瓦或從缶其寔
一字也當依顏師古音文瑞反而漢書高祖紀作缶
者省文也前漢地理志沛郡蘄縣有垂鄉顏師古注
曰垂音直惠反後漢郡國志沛國蘄縣章懷太子注
曰高祖擊黠布于會甄然則地理志用垂字者亦省
文也凡省文必存其母而省其枝葉垂者母也瓦缶
枝葉也班固于地理志省瓦缶而用垂可也于高祖
紀乃省垂而存缶誤矣

九夷

旅獒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論語曰子欲居
九夷觀國案後漢東夷傳曰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周康王時徐夷
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命徐偃王
主之章懷太子注引竹書紀年曰九夷來御又曰后
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后相
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少康即位方夷來
賓此乃古九夷之名也至後世或彊或弱或為大國
所滅周宣王命召公平淮夷春秋晉師滅赤夷獒卻

缺獲白狄之類是也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君子以道化民則雖夷
 貉之陋亦可行也采薇詩曰西有昆夷之患縣詩
 曰混夷駘矣史記周本紀曰西伯明年伐犬戎前漢
 匈奴傳曰周西伯昌伐畎夷周穆王伐畎戎申侯與
 畎戎攻幽王顏師古注曰畎工犬反畎夷即畎戎也
 又曰昆夷或作混又作緄緄並工本反然則或言犬
 戎或言畎夷或言昆夷或言混夷或言緄夷或言徐
 夷或言淮夷其名與九夷不同蓋因事生名皆不出
 于九夷也許慎說文曰赤狄本犬種故狄葦從犬而

鞞

史記漢楚以來侯者年表有鞞鞞侯柝者又建元以
 來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鞞侯劉息徐廣注曰
 鞞一作報觀國案前漢地理志河東郡有狐鞞縣又
 景武昭宣功臣年表有鞞鞞侯柝者顏師古注曰鞞
 讀與狐同鞞之涉反以此知史記年表鞞鞞侯乃狐
 鞞侯也柝者乃姓柝名者也又王子侯年表有城陽

頃王子劉息封執侯顏師古注曰執即瓠字也以此知史記年表執侯乃瓠侯也徐廣云執作報誤矣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有蒯城侯周緤顏師古注曰蒯音陪又功臣侯年表有蒯城侯周緤顏師古注曰蒯音陪又音普皆反觀國案前漢周緤傳曰十二年更封緤為蒯城侯服虔注曰音管蒯之蒯蘇林注曰蒯薄回反顏師古注曰蒯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皆反以此觀之則蒯字是也蒯字非也史記用蒯字故服虔有管蒯之音耳玉篇曰蒯薄梅切鄉名也廣韻

平聲曰蒯薄回切鄉名在扶風上聲曰蒯普等切引穆天子傳云西征至蒯郭璞注云國名也以此知蒯成侯當音薄回切其地在扶風是也周古都鎬京而穆天子西征至蒯則蒯又在鎬京之西於字書音普等切者是也此自是一國名非扶風之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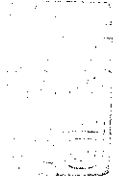
鄆蒿

左氏春秋經曰威公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公羊春秋曰公會齊侯于蒿啖助曰若是艾不應誤為鄆若是鄆不應

誤為艾未知孰是觀國案春秋隱公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左氏傳曰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杜預注曰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然則艾乃齊魯之境二君相見之地也威公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左氏傳曰謀定許也蓋許國與齊魯相接齊魯二君會于艾謀在定許於地理皆順况隱公六年嘗盟于艾矣當以艾字為是鄙乃常山郡之鄙縣漢光武即位于鄙改為高邑者也鄙非齊魯相會之地蒿亦未詳案啖趙春秋纂例地名譜于威公十五年不著蒿地而盟會譜于威公十五年曰公會齊侯

于艾既於盟會譜言艾而于差繆略反曰公會齊侯于蒿則知蒿字為非矣啖氏乃曰未知孰是何耶

學林卷第七



長沙王觀國



柳子厚非國語 古賦題

古賦序 三都賦序

甘泉賦 四愁詩序

閑情賦 滕王閣序

羅池碑 瘞鶴銘

高氏書 柳子厚

千文 李瀚蒙求

三世將 新唐書釋音

言行

封禪書

引證

馬周杜甫傳

六出

琥珀

扇枕

佛教

攝提

憺憺

溢鎰

精舍

肺附

曹娥碑

衍文

柳子厚非國語

二六五
必信長

國語曰宣王不藉千畝富辰諫柳子厚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御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觀國案禮天子親耕以共策或王后親蚕以共祭服策盛衣服皆備然後可以享宗廟蓋王者身致其誠以盡孝道舉此以率天下皆知勸于耕勸于其意若曰思天下已夫已嬪有惰于耕而愛其飢者有惰于蚕而受其寒者今我以天子之尊且不敢忘耕事也我親率之矣天下皆知勸于耕而民無愛其飢

者矣以王后之尊且不敢忘蚕事也我親率之異天
下皆知劝于蚕而民^無受其寒者矣亦犹聖人躬儉
以率天下也墜人豈能必天下之不為侈靡哉吾
示之以儉則天下觀而化庶幾侈靡之習可革也狀
則王者親耕籍實為政之大者至于時使而不奪其
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此亦為政
之不可缺者豈為耕籍而遂廢之哉若夫不能時使
而奪民之力不能節用而殫民之財以至有無之不
通鄉閭之不和是人君失政治之道非藉千畝之過
也若曰藉千畝者徒舉也非實惠也則向所謂躬儉

者亦徒舉耶

國語曰穀洛鬪將^毀

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

云

云

柳子厚非曰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說者又足記
耶觀國觀太子晉諫語文而辨實可嘉秦漢以來文
士未能多過非說之徒也

國語曰三川震伯陽文曰周將止矣柳子厚非曰

川者特天地之物陰陽違乎其間^也自^也時自

流^{是惡乎與我謀}自^也竭自^也崩自^也缺是惡乎為我設觀國竊謂天

地之有山川犹人之有支体血氣也天地阴阳之氣
不和則有山崩水竭之灾人之身阴阳之氣不和

則交而為疾聖人與天地同體懼陰陽之氣不和則為
灾為疾夫為灾為疾者交也故春秋書沙鹿崩梁山
崩者記交也左氏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
之不舉降服乘禋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三川
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意謂王者不能脩德以召和
而交見焉則國有亡之道也

國語曰景王鑄將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何後也先之

謂之召灾柳子厚非曰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
哉其曰召灾則未之聞也現國按單穆公云乎後之
者其必時未宜用大錢也先之而召灾者其必時未宜

用而亟用之則法有不當于民之心者法不當于
民之心則亂之招也豈惟灾而已耶

國語曰獻公卜伐驪戎——柳子厚非曰卜者聖人用以

國語曰獻公卜伐驪戎——柳子厚非曰卜者聖人用以
觀國案聖人于卜筮有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
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其妙至于穷神知化
非但國語曰陋民而已也

國語曰獻公問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

柳子厚非曰童謡無是取者君子不道也現國按詩
書有曰古人有言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謡

一体盖皆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謡尔故詩三百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者之所為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雖童謡何傷焉

國語曰晉饑公問于箕却曰救饑何以對曰信——柳子厚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也聖人獨救饑也耶其言則遠矣觀國按箕鄭所對盖出于孔子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乃推本而言之也以謂晉君苟信素著于民則饑不足患尔若曰發廩以濟之告糴于鄰國此有司之常典非所以答晉君之問也

國語曰平公說**新**師曠曰公其將卑乎——柳子厚

非曰耳之于聲也犹口之于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現國按聲音与政通故詩有所謂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以其雅却異也正聲雅而却聲淫治世之音正聲也亂世亡國之音淫聲也平公說新聲者捨正聲而說淫聲則將溺于亂世亡國之音而政其類矣師曠知音者也因以發諷曰公室其將卑乎礼曰此姦聲感人而淫氣應之淫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樂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

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却音好
濫淫志采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教煩志齊音教辟喬
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
而已矣由此觀之則師曠之言不為過也書曰甘酒
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夫口耳之習不
慎而至于亡國喪家者有之固不特公室卑而已也

古賦題

司馬如相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
意皆子虛賦也未嘗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
乃析其半自亡是公所賦而笈為始以為上林賦誤

矣蓋相如以子虛一言也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亡是

公者亡是人也故空藉此三人為目以諷風奏之其賦

曰楚使子虛使于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過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

焉其末曰二子愀然改容趨若自失避席曰乃今日見教謹聞

命矣此子虛賦始終一意不可析其半以為上林賦

則意遂中絕不可讀矣班固作兩都賦序曰臣作兩

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矐折以今之法度其賦始曰存

西都賓問于東都主人中曰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未

曰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歎辭主人曰復

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此首尾貫一賦也其名為兩

都賦而其序亦曰兩都賦序可以見也昭明太子
柳而為兩都賦東都賦誤矣昭明太子自東都主人
喟然而歎折而為東都賦然其文与上句相連不可
析也後漢張衡傳曰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
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以諷諫其
賦始曰有憑虛子公者學乎舊史氏言于安處先生
中曰安處先生似不能言者莞爾而笑末曰得聞先
生之餘論則大遲氏何以尚茲此賦首尾貫通亦一
賦也衡自謂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盖与班固兩都
一体通為一賦昭明太子自折而為西京賦東京賦

此頁應移前

自安處先生似不能言折而為東
京賦然其文亦与上句相連亦不可析也左思作三
都賦序曰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盖亦擬張衡二
京而為三都賦其賦始曰有西蜀公子者言于東吳
王孫中曰東吳王孫輶然而始終魏國先生有醉其
容而其末曰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曠相顧曠
墨而謝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其名為三都賦序
昭明太子亦折而為三都賦亦誤矣三都其文上下
相連不可析也折之則意亦中絕不可讀矣唯張衡
南都賦別是一賦夫賦題者綱領也綱領正則文意

通昭明太子何為其多析也

古賦序

傅武仲舜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梁昭明太子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為序此四賦皆託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之文以為賦序遂析其辭現因案司馬長卿子虛賦託鳥有先生亡是公為言揚子雲長揚賦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為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傅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太子因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為序也揚子雲羽獵賦

此頁應移後頁

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選曰賦有两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賦中用頌曰二字不害于義昭明析頌曰為一段乃見其有二序蓋誤析之也馬融長笛賦首尾兩處有辭曰字潘安仁籍田賦末有頌曰字潘安仁笙賦張平子思玄賦艷明遠蕪城賦謝希逸月賦其末皆有歎曰字王文考魯靈光賦班孟堅幽通賦王子淵洞簫賦顏延年赭白馬賦其末皆有亂曰字謝惠連雪賦嵇叔夜琴賦既有歎曰字又有亂曰字由此觀之則羽獵賦有頌曰字乃賦也非序也亦豈有一賦

而西序耶又文選載揚子雲解嘲有序揚子雲甘泉賦有序賈誼鵬鳥賦有序禰正平鸚鵡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列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為序誤也

三都賦序

左太冲三都賦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攷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

為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現國——案司馬相如賦

言上林之盛曰于是乎盧橘夏熟黃柑橙檮檮杷杷

柿檮亭檮厚朴棗楊梅櫻桃蒲陶陶夫夫鬱鬱棗棗椹椹葛葛

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蓋橘橙杷杷楊梅荔枝皆南

方之物非西北所產狀而上林者天子之宮苑四海

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于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

已又賦之所言奇禽異獸明珠香艸天臺仙樂青琴

虛妃之類亦非上林之所產者以見上林之富庶四

方之物畢致也而左太冲責以盧橘夏熟生非其壤

亦過矣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木之青蔥顏師古注前

漢書曰玉木者武帝所作集衆室為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蓋玉木者猶金蓮玉蘂之義以金玉為之以象生物也左太冲意謂真有玉木王木秦中所產則誤矣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鄙上忝北里禾所以為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蓋王者登封告成則四海珍異之物畢萃焉以言其感格之所致也班固西都賦曰招白鷗雙下鵠投文竿出比目此言西都之盛四海珍異之物畢萃而魚鳥之飛潛有不召而致者皆可以弋釣而得之所以甚言西都文物之富盛無所不

有亦如封禪之致廢物也左太冲意謂東海北比目之魚西都不應有焉然班固之意則有在也張衡西京賦曰海若游于元渚鯨魚失流而蹉跎五臣注文選曰海若海神也按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好神仙李少君言海中蓬萊仙可見之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拜齊少翁為文成將軍拜栾大為五利將軍拜公孫卿為郎于是作飛廉桂館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治泰液池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仙之宅龜魚之屬以俛神人而張衡西京賦亦言泰液漸臺瀛洲方丈蓬萊神仙實芝仙掌與夫少君栾大之事

而曰海若游于元渚者蓋述武帝好神仙而于海上
候神人不致故即甘泉建章作臺池仙館以象海上
仙家之境則必有海若來游實賦于元渚故雖鯨
魚之大亦蹉跎而駭伏矣賦言海若來游實賦
之意當如此也左太冲謂枝之神物則出非其
所亦過矣潘岳閑居賦曰長楊芳枳游鱗齒苒苒張
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
仲之李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
桃梅李杏柳檉葱韭蒜芋青苜紫薑薑薺蓼萋蓼荷時
藿綠蓀白薤益岳退居洛溪而作此賦自言其臺池果

茹之多如此非皆洛中土產之物也而况上林甘泉
西都東都皆王者居處遊燕之地四海九州珍異之
物無不畢聚是宜賦者之所夸美而太冲獨責以假
稱珍怪虛而無驗則誤矣又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玉
女闕窻而下視崑崙康琴賦曰天吳踴躍于重淵張衡
思元賦曰戴玉女而召虛妃馬融長笛賦曰仰駟馬
而舞元鶴孫綽遊天台山賦曰八桂森挺以凌霜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桂木交孔雀集張華鷓鴣賦曰海
鳥鷓鴣避風而至苟如左太冲所責則若此之類皆
為假稱珍怪虛而無驗矣蓋亦觀其意之所主如何

耳若但責其辭而遺其意固不可也

甘泉賦

前漢揚雄傳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

璘璘師古注曰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

飾殿之璧文選甘泉賦曰璧馬犀之璘璘五臣注曰

武帝植玉木于此宮以碧為梁青葱色又作璧馬犀

牛等物為飾現國按書作璧馬犀文選作璧馬犀蓋

璧壁二字其義迥不同故註釋者亦隨其字之義

而刻之在漢書則訓為殿壁在文選則訓為璧玉

因以不同也前漢藝文志有揚雄賦十二篇雄有文

名當時傳雄之賦者快不一故其用字不能無訛至

班固作史蕭統編文選各以其所得雄賦而集錄之

故其賦用字有不同今讀其賦曰仰橋首以高視兮

目冥眴而止見正瀏濫以宏愴兮指東西之漫漫徒

洄洄以惶惶兮魂氣眇眇而昏究據輪軒而周流兮

忽軼軼而止恨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璘金

人化其承鍾璽兮嵌巖其龍鱗此賦句皆以

下句釋上句則璧馬犀為璧玉之璧其上下文句通

矣其曰拋輪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垠然後言玉

木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回顧見廣大而無際畔但

見庭中玉木之青蔥金人之巖：耳玉木植于殿庭
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此皆言望見殿庭中物不應
反言殿壁也賦句之義于此判矣案甘泉賦字不同
者亦多漢書曰不可乎疆度文選不可乎弥度漢書
曰魂固眇、文選曰魂魂眇、漢書曰鬼魅不能自
還文選曰鬼魅不能自逮漢書曰薊咄^肝以棍根文
選曰薊咄^肝以棍批漢書曰惟翔環其拂汨兮文選
曰惟首翔環其拂汨兮漢書王^爾投其鈎繩文選曰
王繭投其鈎繩漢書曰鸞鳳行其御^{無所馳其清虛兮}文選曰鸞鳳
行其御^街繩漢書曰玉女^{無所馳其清虛兮}文選曰
玉女^{亡所馳其清虛兮}其清曠兮漢書曰降厥福兮文選曰降厥
福兮此一賦也而漢書文選用字不同如此然他皆
可以假意而讀唯壁壁不可假意通用而注釋者又
各異^固不可不辨也

四愁詩序

文選張衡四愁詩序曰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
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
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奸猾行巧劫皆^密
知名下吏收捕^盡服禽諸豪俠^激客志^惶懼逃出境
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繁鬱、不得

志為四愁詩現國詳此序非衡所作也豈有為相而斥言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自稱下車治威嚴即中大治者案後漢張衡傳曰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後遷侍中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党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乞骸骨召拜尚書永和四年卒以知四愁詩序乃史辭也辭有不同者蓋撰後漢書也者非一家後之編集衡詩文者增損之耳序言陽嘉中出為河間相而史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案順帝陽嘉書四年始改永和元年永和盡七年衡本傳言陽嘉中遷侍中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永和四年卒其次第已不紊詩序謂陽嘉中出為河間相者誤也五臣注文選曰陽嘉元年為河間相亦誤也

閑情賦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曰白璧微瑕者唯在閑情一賦幸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觀國熟味此賦辭意宛雅傷已之不遇寄情于所願其愛君憂國之心慘々不忘蓋文之雄麗者也此賦每寄情于所願者若曰我願立于朝而其君不能用之是真諷諫者

也昭明責以無諷諫則誤矣然則讀此賦而不知其
意者以為詠婦人耶古之言美人佳人皆以比君子
賢人簡子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注曰美人謂碩人大德周室之賢者離騷曰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注曰美人謂君也
言恐歲暮而不早用賢也九歌曰望美人兮未
來注曰美人謂湘神也以喻望君之使也張衡傳曰
衡為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為仁義
故其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美人贈我金琅玕美人
贈我貂襜褕美人贈我錦綉段江淹詩曰日暮碧雲
合佳人殊未來文選注曰佳人謂友人也閑情賦之
寄意遠矣以為微瑕者其不見知耶

滕王閣序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曰余屢
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唐家致治之盛不能遽
革其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益明月與巖
桂分叢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鷺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為驚言絕豈非其餘習乎現國
按庾子山馬射賦曰落霞與鷺齊飛野水共春旗
一色王勃正仿此聯非摹長壽寺碑句也長壽寺碑

亦仿馬射賦而句格又弱者也

羅池碑

歐公跋羅池碑曰今世傳昌黎集文与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為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与猿吟兮秋鶴与飛則疑碑之誤也現國詳羅池碑并鶴字于與字之上則句老而格新古人有此格屈平九歌曰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蕙肴烝不可以對奠桂酒而特倒其語者取夫句老而格新也狀則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与飛非誤也亦當以碑為是

瘞鶴銘

歐公曰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浸好事者伺水落摸之只得其數字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案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顏況道号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号者也近世士人有論碑者曰道書陶隐居號曰華陽真逸隐居嘗在茅山脩養茅山与潤州接境疑華陽真逸即陶隐居也現國按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陶

隱居今詳觀瘞鶴銘字、王書法也。歐以為似顏魯公，非也。陶隱居既有華陽真逸之號，而茅山又近焦隱居，又善為二王書，則撰銘與書皆隱居矣。若顏况乃竊華陽真逸之號，爾碑銘甚古，缺頽况生唐之中葉，距今未遠，決非况銘也。今世所得瘞鶴銘碑本不過二百字，未嘗有二百餘字者。

高氏書

歐公曰：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諤撰，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集錄婦人書，惟此高氏一人。其書此頌，與安公美政公碑筆畫字体遠不相

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也。識者當為辨之。現國嘗得高氏所書二碑，蓋高氏學逸少書甚逼真。然石壁寺碑乃行書，美政碑乃楷書，古之善書者，楷書與行書自不相類。如逸少書蘭亭序、樂毅論，乃其楷，而其草書見于法帖者，乃大不相類。其餘善書人皆如此。然則高氏二碑皆高氏書也。二碑皆高氏書，想見當時建立之盛，而高氏書在當時，出其右者故也。豈有建碑工力如此，其大而反假嬾人書字以為奇者乎？建碑者所不肯為也。

柳子厚書

趙璘因話錄曰柳子厚善書當時重其書湖湘以南士人皆學其書柳氏前有公叔權後有子厚有此二人歐公集古錄有子厚書般舟和尚碑并南嶽弥陀和尚碑歐公跋曰書既非工而字益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為重觀國嘗于南嶽山間見此子厚二碑詳觀之乃子厚南貶時書也子厚書体格雖踈靜好藏鋒類崛筆書然在唐未可以名家故唐史及唐人文集未嘗言其善書大抵士人文章稱著則并其書亦為世所貴重子厚嘗以文稱于朝矣及其南

貶也湖湘以南士人慕其文章又學其書此古今之常態也因話錄謂柳氏有此二人益獎飾子厚之過耳

千文

揚文公談苑曰千字文云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其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也唐顯慶中詔不徑中書門下不得稱敕之名始定于此現因案梁書周興嗣傳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吳嗣與陸倕製寺碑帝以興嗣所製自題又曰次韻王羲之千字並使興嗣為文又曰吳嗣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興嗣本傳自有敕字蓋臣下以奉敕撰文為榮故吳嗣于千文加敕字

於官稱之首也古者天子諭臣下以事皆稱敕故衛
夫人奉敕寫急就章梁武帝賜七夕詩與任昉謝
啓曰昉奉敕賜示七夕五韻又卞彬謝脩卞忠正墓
啓曰彬伏見宣敕修臣止高祖忠正公壺墳塋唐高
祖武德二年敕諸州進士隨方物入貢房玄齡等刪
武德以來敕三十餘條然則敕之名久矣非由顯
慶中定也唐書顯慶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蓋
慮臣下有直取聖旨而不由中書門下以行之則大
臣未嘗商榷而事之利害有未公者固難以行之所
以防姦邪也非定敕之名也楊文公豈不知此始編

集文公談苑者誤耳歐公集古錄曰梁書言武帝得
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吳嗣以韻次之今法帖有
漢章帝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
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觀國案法帖中所
書千文百餘字皆作章草體當時叙次碑帖者誤題
以為漢章帝書其寔周與嗣所次之文也以為前世
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羲之則非也

李瀚蒙求

唐李瀚撰蒙求五百九十八句每句著一人每人著一
事非博學不能為此然其病在於一人而分作二句

或三句既曰孔明卧龍又曰葛亮顧廬又曰亮遺巾
幘既曰楊震關西又曰震畏四知既曰楊雄卓元又
曰子雲投閣既曰杜預建橋又曰元凱傳癖既曰孫
欽閉戶又曰文宝緝柳既曰平叔傅粉又曰何晏神
伏既曰伏波標柱又曰馬援意苴既曰仲宣獨步又
曰王粲覆棊既曰叔宝玉潤又曰衛玠羊車既曰子
建八斗又曰陳思七步既曰子房取履又曰張良燒
棧既曰陶潛歸去又曰淵明把菊既曰孔融遜梨又
曰孔融座滿凡此皆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者也
瀚之意固患其重複故或用姓名或用表字或用官爵

益嫌于同而欲異其語也夫諸史中所載人姓名事
蹟多矣每用一人為一句不难也何至乃重複用之
哉又其所著不皆出于經史而間取小說雜書如毛
宝白龜麋竺妝資皆出于搜神記靈公謫天初平起
石皆出于傳孫晨橐席灵輒扶輪皆出于類林孫鐘
設瓜黃尋飛錢宋宗鳩窗皆出于幽冥錄庖儉鑿井
出于風俗通盧^亮婚出于志怪集張氏銅鈎出于
三輔决錄王果石崖出于神怪志蓋小說雜書多妄
誕不可取信而瀚取此與經史同列非訓蒙之所先也

史記秦使王離擊趙客曰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後漢耿弇贊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觀國竊謂用兵無常勝亦無常敗一勝一敗乃其常理要在持守之如何尔若謂將三世必敗則將二世斯可已矣而三世猶將者是躬蹈敗亡之地也人君苟知其將已二世矣而又使之將者是欲置人臣于必敗而自取亡師之禍也然則將三世必敗決無是理也王翦為秦將有功翦子贲復有功翦孫離復將擊趙為項羽所敗當是時項兵強離輕敵遂敗當自責也非三世將之罪也蒙驁為秦將有功驁子武復將有功驁孫恬復築長城俄而二

世賜恬死盖恬不悟趙高之窺已貪功而及于難亦當自責也非三世將之罪也李信為秦將有功信裔廣為漢將有功廣孫陵復將而降匈奴陵以寡兵深入不測之地此敗亡之道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竇融為光武將有功融猶子固復將有功融孫憲復將能空朔庭而獲罪自殺憲恃國戚有軍功而陵肆不軌自取禍亡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陸遜為吳將有功遜子抗復將有功遜孫机復將佐成都王穎以討亂鹿苑之敗机遂遇害機力小而任重難以成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凡此皆將三世

而敗者迹其所由皆失持守之道而至于敗固不可歸諸天也若夫鄧禹為光武將有功禹子鴻為和帝將有功禹孫鷹為安帝將有功三世不敗也耿況為光武將有功況子弇復將有功況孫秉復為顯宗將有功而況孫夔恭俱為名將三世不敗也周訪為晉元帝將有功訪子撫復將有功撫子楚復將平禍亂三世不敗也薛仁貴為唐高宗將有功仁貴子訥復將有功訥孫平復將討蔡疏封三世不敗也康日知為德宗將有功日知子志睦復將有功日知孫承訓復為宣宗名將三世不敗者又如此則非三世必敗矣君子

當勉人以持守之道而以三世將為必敗非立教之方也夫殺伐所以止亂也故湯武殺伐多而興湯武三十一世周武殺伐多而興周三十七世漢高帝殺伐多而漢興四百年晉宣帝殺伐多而晉興一百五十年唐高祖殺伐多而唐興三百年使其以殺伐為戒則桀紂秦隋之亂何以弭之哉趙客之說王離率爾之辭也後世不可援以為信

新唐書釋音

南北朝有復姓庫狄者周有少師庫狄峙北齊有且都郡王庫狄伏連古亦有獨姓庫者後漢有輔義侯

庫鈞古又有姓庫者音赦廣韻曰庫始夜切姓也台
括有之今案唐史甄權傳有魯州刺史庫狄欽是複
姓庫狄也唐書釋音乃音庫為赦然則字與音兩失
之矣唐書釋音饒州老儒董衡所進頗為詳悉然闕
字當作戶閔切乃作胡官切縮字當作烏板切乃作烏
管切革字當作蒲兵切乃作蒲萌切慢字當作符逼
切乃作蒲北切卅字音慣而乃音貫波字音翹而乃
音蕭劉文靜傳曰奮襪大呼從衣所謂袂也而衡注
曰木相摩蓋廣韻曰櫟木枝相摩也衡誤以櫟為櫟矣
蕭復傳曰今阡于危阡音鹽臨危之義也衡誤音阡

為都念切又注曰下也如此類甚多蓋討論之失也

言行

聖賢言行要當顧踐毋使自相矛盾唐太宗脩晉書
自製晉武帝論謂惠帝可廢終使傾覆洪基然太宗
不自知高宗之不君其傾覆尤甚于惠帝也太宗謂
劉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然太宗不能除
文武之禍其擾亂尤甚于元海也太宗對蕭瑀謂隋
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然自咤曰朕作天子常兼
將相之事則与前言異矣太宗對節素謂遠人不服
則脩文德以來之然則自將以征高麗卒不成功則

與前言異矣。白樂天代宰相請上尊號表至北虜
求婚則以稟命為天子神武樂天作策林欲官吏清
廉然又謂凍餒切于身雖巢由不能固其節何其言
之不類耶杜子美投贈哥舒開府翰詩曰開府當朝
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又作潼關
吏詩曰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閑將慎勿
學哥舒此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者耶雖然人各
有趣苟不悖于道則毋傷于言行鄧惲拜將兵長史
授以軍政惲耻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而班超投
筆以嘆曰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杜預

為荊州刻二碑一沉水中一立峴山敬示無窮而揚
瑒乃曰書名史氏足矣若碑者徒遺後人作砒石耳
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而樂廣乃曰名
教內自有樂地王恭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
聘而張翰乃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鮑
行卿曰作舍人不免貧而王秀之乃恐富求歸凡此
其志若甚相反然不悖于道則于言行無傷焉若夫援
伊尹放太甲之例而霍光因以廢昌邑終使霍氏不
能善其宗援周公居攝之例而王莽因以篡漢終使
王氏覆其宗援周公殺管蔡之例而唐太宗因以殺建

成元吉終有久不能全父子兄弟之讖凡此皆悖道而逆施者也可不慎哉

封禪書

史記封禪書曰齊威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神農封泰山禪云：炎帝封泰山禪云：堯國案三皇謂太昊伏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黃帝有熊氏也然則炎帝乃神農氏也而封禪書乃分為二人則誤矣漢高祖名邦司馬遷作史記為諱之悉代以國字然封禪書曰五岳皆天子之邦漢文帝名巨改巨山為常山故

封禪書曰以常山為郡然又曰至琅邪過巨山呂后名雉改雉為野雞故封禪書曰野雞夜鳴然又曰縱遠方竒蜚禽及白雉凡此用字不一如此何耶太史公封禪書贊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大山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宮之意退而論次觀國案封禪書載祠祭事太史公當取其與禮合者而叙武帝方士之言謬悠無根至于壽宮神與人言關棊觸擊之類皆世俗巫覡小數虛怪不足以示後世

引證

周禮玉府曰王齊則共食玉王荆公新義曰北齊李

預嘗得食法現國案李預乃後魏孝文帝時人其祖宗與其子孫世為魏人見于後魏書無在北齊者非北齊人也新義誤也鄭氏注周禮曰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王齊當食玉屑前漢郊祀志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顏師古注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張衡西京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言食玉屑可以延生也故李預羨古人餐玉法采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然則周禮玉府王

齊共食玉則古之人君未有不食玉者至後世其法稍不傳且後世文物愈備而食玉一事不能追古人何耶王荊公字說揜字解云國語曰毛以告全今案國語無此文惟禮記曰毛者告全之物也牟字解云牟者爾雅曰牟進也今案爾雅無此文唯玉篇曰牟進也芨字解云爾雅曰芨擇也今案爾雅無此文唯鄭氏詩注曰芨擇也仔字解云爾雅曰仔肩任也今案爾雅無此文惟鄭氏詩注曰仔肩任也夫引證之誤小疵也然作成書者固不當誤

馬周杜甫傳

唐書馬周傳曰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
一斗八升悠然獨酌又杜甫傳曰甫嘗後李白高適
過汴州酒樓酬登吹臺慷慨懷古——現國——竊謂逆
旅獨酌登高懷古乃人之常情若因可書之事而附
見於史可也今此二傳不因可書之事而特書此者
所未諭也馬周窮未遇時逆旅獨酌不知何人記此
一事設當時有見周獨酌而記之者又何足記也杜
甫與李白高適登吹臺懷古宜有吟咏而集所不載
蓋兩傳所書皆不足書也或謂自遷固而下作史者
稍放春秋以一字示褒貶有志乎懲惡而勸善其然

乎其不然乎

六出

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五年正月朔華雪降散為六
出上悅以為瑞——現國——案雪六出古猶今也宋孝
武大明五年正月朔雪六出孝武必以是日受元吉
之賀因雪六出乃自喜以為瑞道諛之臣歸此說以
記之後之修史者不擇遂著於紀尔韓詩外傳曰凡
草木華五出雪花獨六出今究現草木華亦有六出
者但不若五出者多尔如掩子花萱草花百合花皆
六出也

琥珀

張茂先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
千年化為琥珀劉義慶世說曰桃潘入地化為琥珀
廣雅曰琥珀以生地中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
琥珀初時如桃膠凝乃成元中記曰楓脂入地為琥
珀酉陽雜俎曰龍血入地為琥珀又曰寧州沙中有
細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為琥珀——現國
案琥珀燒之有松氣又其中有蜂蠅狀不壞當是松
脂濕時蜂蠅所粘凝結入地歲久而成琥珀也茯苓
亦是松根氣結成如贅疣狀其抱根者謂之茯神初

生則小歲久則大蓋琥珀茯苓自是兩物非茯苓交
為琥珀也二物各有大小非必千年而後化也張茂
先論物理多險恠如此其餘諸家論琥珀所生皆非
也琥珀又為虎魄字蓋假借用之唐高祖之祖名虎
唐人諱虎字故唐人文字皆改虎為武而諱琥珀為
武魄也魄又音他各切史記酈食其落魄無衣食業
是也又音蒲莫切相如封禪書曰旁魄四塞雲布霧
散是也前漢律歷志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
死霸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又曰死霸朔也生霸
望也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又曰甲子哉生霸孟康

註曰魄月質也顏師古註曰霸古魄字 覲國
許慎說文魄與霸通用班固好用古文字故每交其
體

扇枕

後漢黃香傳不載扇枕事陶淵明作孝士傳贊曰黃
香九歲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養暑月則扇牀枕李
瀚蒙求曰黃香扇枕注蒙求者引東觀漢記曰黃香
事母至孝暑月扇枕在淵明傳則云事父在東觀漢
記則云事母世患無所質正覲國 案後漢黃香傳
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

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辟門下孝子香家貧內無
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蓋本傳先云
九歲失母後云年十二太守召為門下孝子家貧盡
心奉養則香猶有父在而盡心奉養也然則香為父
扇枕可知矣香本傳字文彊而東觀漢記字文孺嘗
觀諸史所引東觀漢記其言亦有無倫義而不可取
信者蓋當時所記多出於風傳如西京雜記李肇國
史補之類未必皆可信而後之修史者徃々多取而
編入史中不能不招瑕也

佛教

後漢西域傳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國其人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又曰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漢光武子楚王英傳曰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圖齋戒祭祀章懷太子注引袁宏漢記曰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廣韻佛字注引牟子曰漢明帝

夢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群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觀國竊謂人君之於天下苟有可以誘民為善者無不舉而行之漢明帝夢金人而遣使天竺以問佛道必聞其國以好生惡殺省欲去奢為事異以此可以誘民為善之一端也而溺信者乃至於太過梁武帝溺信太過故登殿受佛戒宗廟薦蕪果數幸佛寺講經捨身設齋贖身此豈人主所當為者耶武帝異以此銷罪惡獲福利及侯景之叛乃憂憤不能支梧則溺信無益之明驗也天下之事太過則反傷理之必致也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詔

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至文成帝興安元年始復佛法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至
靜帝大象二年始復佛道二教唐武宗會昌三年大
毀佛寺合僧尼為民至宣宗大中元年始復佛寺蓋
太過反傷之理也南北朝崇信佛法而士人亦多有
溺信者南史宋武帝大舉北侵以王元謨為寧朔將
軍及魏救至元謨夜遁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
止初元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元
謨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北史
元魏時盧景裕兵既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終枷鎖自

脫當時又有負罪當死者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夢
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高
王觀世音經後世奉佛法者得以此藉口曰昔人誦
某經而免枷鎖自脫誦某經而臨刑刀折徃、溺信
流遁而不反所謂觀世音經者今具有之苟使當刑
人誦之欲以免死是刻舟而求劍知其決不可也譬
如李廣見石以為伏虎而射之沒矢若效李廣而射
石則殆矣南朝梁遣王固聘魏宴昆明池魏人以南
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此乃
呪詛小數今世巫覡皆能之就使佛法中亦有此呪固

不足怪也唐高祖時傳奕上疏極詆浮圖法高祖下
奕議于有司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
請誅之奕曰禮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而佛逃父出家
以繼體悖所親瑀非空桑所出蓋所謂非孝者無親
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人設矣唐憲宗遣使者
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五帝
三王皆壽百餘歲此時佛法未至中國漢明帝時始
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
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捨身施佛後為侯景
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表入帝大怒持

示宰相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
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觀國
竊謂蕭瑀云地獄正為是人設此間間猥語非大臣
所當言韓愈言太剝切乃未信之諫也耶范曄西域
論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
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然好大不經竒譎無已又精靈
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
無方造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觀
國竊謂苟可以誘民為善而毋溺信太過又何傷乎
范曄之論頗通

攝提

前漢天文志曰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傍各有三星鼎足向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觀國案天文志所言攝提乃攝提星也史記歷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記裴駰注曰攝提星乃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前漢律歷志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孟康注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當指辰而乃指巳是謂失方凡此言攝提皆謂攝提星也爾雅曰正月為陬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蓋陬者月名也攝提格者歲名也攝提格但主太歲居寅一位而已若攝提星則隨斗杓所指編歷十二辰以正歲時焉苟攝提無紀則閏餘乖錯而曆數差矣屈平離騷曰攝提正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五臣注文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庚寅日辰也言我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之體觀國案離騷云攝提正于孟陬者蓋言攝提星順乎斗杓而不失正朔之紀也孟陬者正朔之紀始於此也言正於孟陬者不失正朔之紀也庚寅者屈平所生之歲也故曰攝提正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言斗杓順序正朔不乖而我之生也陰陽和平初無謬戾故曰皇考錫我以嘉名而字我

以靈均我之美善如此而不為人所知此作騷之意也五臣以攝提為太歲則非也夫事有疑似如此類者不可不審

懶懶

前漢薛宣傳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懶也晉灼曰懶音誣蘇林曰懶同也兼也顏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廣韻曰懶音武夫切空也觀國案薛宣傳直用懶字以當誣字耳懶有空之義可以借與誣字通用後漢崔琦作外戚箴曰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懶章懷

太子注曰懶大也音呼現國案字書懶音呼大也懶從巾故有大之義若懶字從心則非大也所謂德用不懶亦當音誣為是懶又音武字書曰懶失意也若孟子云夷子懶然為問曰命之矣是也若夫懶字則異於是桑扈詩曰兕觥其觶音酒思柔彼交匪教萬福來求鄭氏箋曰飲酒者柔順中和不懶教也陸德明音義曰懶火吳反禮記投壺篇曰毋懶毋教鄭氏箋注曰懶教慢也凡此言懶與懶字音既不同義亦相遠前漢五行志曰古之為享食也以現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徼匪教萬福來

求顏師古曰不徼幸不傲慢也觀國案毛詩言彼交匪敖而漢書乃曰匪徼匪傲蓋班固所引者別本詩非毛公詩故其用字有不同也

溢鎰

史記平準書曰漢^非接秦之弊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臣瓚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前漢食貨志曰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注曰二十兩曰溢顏師古注曰改周一斤之制以溢為金之名數也又食貨志曰漢興黃金一斤顏師古注曰改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觀國以史記漢

志之言觀之蓋謂周以斤名金秦以溢名金而漢復周之制以斤名金也二十兩為溢十六兩為斤秦以溢名金則一溢為二十兩漢以斤名金則一斤為十六兩矣廣韻曰溢音逸器滿也鎰亦音逸引國語曰二十四兩為鎰蓋溢者洋溢滿盛也鎰者名數也名金當用鎰字而史記漢書用溢字者假借用之耳陳臻問於孟子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國語孟子用鎰字乃其本也禮記喪^禮記篇曰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鄭氏注曰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

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禮記漢人所集亦用溢字與史記漢書同也。國語以二十四兩為鎰而史漢諸家注訓皆以二十兩為鎰豈非周秦之制不同歟。前漢張良傳曰漢元年沛公為漢王賜良金百溢亦以溢為名者當是時漢未改秦制故也。而國語孟子亦以鎰名金以此知周亦以鎰名金不特秦而已。漢高祖三年與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史記趙世家曰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史記貨殖傳曰陶朱公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又曰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漢以一斤為一金若五百金則五百斤金也千金則斤金也漢灌夫傳言萬金者其價值黃金萬斤也此其例也

精舍

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觀國案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之舍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任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淑少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敷舉辟不就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肱道遇寇兄弟爭死盜感悔乃就精廬求見章懷太子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則精舍本

為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
非有儒釋之別也伯兮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
氏訓曰諼草令人忘憂諼本為萱故古今皆謂萱草
忘憂也然春秋昭公二十年左氏傳曰惟食忘憂晉
書祖約傳曰弈碁忘憂又顧榮傳曰酒可以忘憂則
忘憂之物固多端不特萱草而已也黃鳥哀三良乃
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而春秋僖公二十
四年左氏傳曰鄭有三良叔詹堵叔師叔則言三良
者不可不分秦鄭矣史記樛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
曰智囊而漢鼂錯以辨為太子家令號智囊則智囊

有秦漢之別也後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
接者名為登龍門而南史袁昂傳曰入其門者號登
龍門晉謝安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而樂廣
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後漢
逸民戴良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樂母而晉孫楚好
驢鳴晉羊曼為太山守時號黯伯而唐常袞為宰相
世謂之黯伯凡此皆名同而實異者也援引之際當
有以別之

肺附

前漢劉向傳曰工封事曰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

調不敢不通所聞顏師古注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
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
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又田蚡傳曰上初即位
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相又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
蚡得肺附又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顏師古注同前
又師丹傳曰哀帝少在國邑見外家王氏僭盛常邑
邑即位多欲有所救正封拜上傳奪王氏權丹上書
曰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一觀國一案史記惠景
間戾者年表曰孝惠孝景諸戾子弟若肺附又前漢
王莽傳曰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蜀志劉

備傳曰備肺腑技葉宗子藩翰以以觀之則劉向田
蚡師丹傳所言肺附皆肺腑也史家或假借作附字
耳肺腑謂國戚也猶人之有肺腑連繫相親也劉向
乃楚元王交之後陽城戾德之子田蚡乃景帝王皇
后同母弟武帝之舅氏師丹所論者戚里丁氏之家
王莽乃元后王家之子皆國戚也故皆言肺腑在也
人非國戚者不可言也

曹娥碑

後漢烈女傳曰孝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溺死縣江
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曉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江

而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為立碑焉
章懷太子注引稽^會錄曰工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
弱冠有異才為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
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蓬白魏志注引語林
曰揚脩為魏主曹操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背有
八字詞曰黃絹幼婦外孫蓬白操不解問修曰卿知
否修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
之今修解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
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蓬白受辛受辛辭字操曰
一如朕意俗有志無志校三十里——觀國——讀南史

劉顯幼聰敏號神童齊武帝時為尚書郎有沙門訟

田帝大書曰卜下貝 國諱陟 盈切 有司未辨徧問莫知

顯曰卜貝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揚修亦以
才能敏捷為 **操**所知後操忌修而殺之書曰人之
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帝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魏齊二主於此有愧焉

衍文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而禮記緇衣篇引書
曰夏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田**字衍文也太甲曰往
省括于度而緇衣引太甲曰往省括于厥度厥字衍文也

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而緇衣引太甲曰自作孽不
可以逭以字衍文也呂刑曰播刑之逭而緇衣引甫刑曰播
刑之不逭不字衍文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弗克見而緇衣引君
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已字衍文也伐柯詩曰伐柯如何
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而禮記坊記篇引詩曰伐柯如何
匪斧不克取妻如何之何匪媒不得之字衍文也易无妄卦六二不
耕獲不菑畲坊記引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字衍文也論語
曰貧而樂富而好礼而坊記曰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
礼好字衍文也呂刑曰欽忌罔有擇言在身而禮記
表記篇引甫刑曰欽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字衍文

也秦誓曰以保我子孫而禮記大學篇引秦誓曰以
能保我子孫能字衍文也易大傳曰天尊地卑乾
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禮記樂記篇曰天尊地
卑君臣位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
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每異其下句
者衍文也堯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而孟子引堯典曰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放勳字衍文也大禹謨曰夔齊
慄瞽亦允若而孟子引書曰夔齊慄瞽瞍亦允若
瞍字衍文也伊訓曰造攻自鳴條而孟子引伊訓曰

天誅造攻自牧宮天誅字衍文也康誥曰暨不畏死罔弗慙而孟子引康誥曰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凡民字衍文也泰誓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而孟子引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惟我在字衍文也論語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者而孟子引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亂字恐字衍文也盤庚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而春秋莊公十四年左氏傳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也采菽詩曰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春秋襄公十一年左氏傳曰詩云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字衍文也仲虺之誥曰取亂侮亡而春秋襄公十四年左氏傳引仲虺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乃衍文也

學林卷第八

詩重韻

青精

陰鏗

大刀

饒饒

冬至

對屬

寬

長沙王觀國

李杜

杜鵑詩

餐殮

井幹

月食

改字

胡笳

款乃

款

飴殍

筆談

物價

蹈襲

雙聲疊韻

詩文疑

四方

四聲譜

隙

銅斗

辟

五木香

木蘭

張祐宮詞

半夜鐘

茶詩

詩重韻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舡又曰天子

呼來不上舡歌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市上

酒家眠歌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青

天歌曰皎如玉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綉佛前又曰

脫帽露頂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

字二天字三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自是八段不嫌

於重韻也現國案子美此詩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為

題則是一歌此歌首尾於舡字韻中押未嘗移別韻

則非分為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况于

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沉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草又

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二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後

園山脚詩曰萼收困用事元冥蔚強梁又曰登高故有
往蕩析川無梁一篇押二梁字也北地征詩曰維時遭
難難虞朝野少暇日又曰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一
篇押二日字也夔府詠懷詩曰雖云隔礼數不敢墜
周旋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国遠回旋一篇押二旋字
也贈李八秘書詩曰事殊迎代却喜異賞朱虛又曰
風烟巫峡遠臺榭楚宮虛一篇押二虛字也贈李邕
詩曰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屬又曰哀贈終蕭條恩
波延揭屬一篇押二屬字也贈汝陽王詩曰自多親
棣萼誰敢問山陵又曰鴻寶全寧秘丹梯底可陵一

篇押二陵字也喜薛璩岑參選官詩曰栖遑分半菽
浩蕩逐流萍又曰仰思調玉燭誰定擬青萍一篇押
二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
廣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北盡雄雉志在必騰騫一篇
押二騫字也子美詩如北類甚多雖然子美詩非狃
意為北者盖有所本也案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
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一篇
押二促字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体珊瑚間木
難又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謝
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惠

物辭所賞厲志故絕人一篇押二人字又南園詩
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
異皆同一篇押二同字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負競
豈足稱達生又曰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一篇押
二生字陸士衡擬古詩曰思亦何思二君徽與音
又曰驚飈褰友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
章行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
是也停陰一篇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曰如何當
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一
篇押二歸字江淹雜體詩曰韓公論賣藥梅福隱市門

又曰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一篇押二門字王仲
宣從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十萬人又曰我有素
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自有此體
格杜子美亦倣古人之作耳韓退之贈張籍詩一篇
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何字又
李花詩押二花字又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
字二休字又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
爽詩押二愁字又又魚詩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
奧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天村退居詩押
二房字夢游春詩押二復字元微之詩押二夷字出

守杭州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游悟真寺詩押二樂
字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舉且母意到即
押耳奚獨於飲中八仙歌而致怪耶蘇子瞻送江公
著書詩曰忽憶釣臺滌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
子瞻自注曰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蓋子瞻自不必
注

李杜

李太白宮詞曰小花挿宝髻石竹綉羅衣杜子美琴
臺詩曰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此相倣之句也案
太白宮詞乃開元盛時所撰司馬相如琴臺在西蜀

子美琴臺詩乃天宝末避地西蜀時所撰則子美倣

太白之詞也宮詞曰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子美哀江頭

詩乃祿山陷京師後所作亦子美倣太白之句也李
杜同時有詩名然子美自負其氣不下人至于太白佳
句則子美反竊其意蓋自古文士皆如此澄江淨如
練謝元暉佳句也李太白曰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
却憶謝元暉而子美亦曰謝朓每篇堪諷誦蓋李杜
心服其人也張祐有詩名曰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
祐嘗以此自負然其實用陳後主所謂月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者也詩人蹈前塵雖作者猶不免焉

青精

杜子美贈李白詩曰豈无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掾飯菁莩唯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現因案菁菜為莩謂之菁莩字書曰菁莩菁也書所謂菁茅礼所謂菁菹即此物也子美詩盖用道書中陶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餽飯法餽音迅謂飡也其法用南燭草水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鸞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

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盖一物也若以菁莩為菁精則誤甚矣又如古詩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杜子美詩用五馬最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馬為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為五馬又謂詩子：干旗在後之都素絲祖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礼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為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盖言素絲紕祖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

杜鵑詩

杜子美杜鵑詩曰西川有杜鵑東川无杜鵑雲安有杜鵑注詩者曰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注後人誤寫觀國詳此四句非子美自注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我昔游錦城結庐錦水邊有竹一項餘喬木上參天盖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為韻可以見矣子美絕句詩曰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陰鏗

或曰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毀譽甫贈

白詩曰李侯有佳句往々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李白也觀國案子美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盖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云往々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為五言詩似陰鏗也

餐飧

小說冷齋夜話曰杜子美彭衙行押二餐飧字韻現
因案彭衙行曰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又曰衆雖
爛燉睡喚起霑盤飧然則子美押餐飧二字音義不同
小說誤矣餐千安切飧音孫伐檀詩曰不素餐兮又
曰不素飧兮毛氏傳云熟食曰飧孟子饗飧而治趙
岐注云夕食曰飧蓋盤飧者春秋左傳所謂盤飧寘
璧者也故凡言盤飧當皆用飧字不當用餐字案廣
韻上平声二十三魂字部中有飧字二十五寒字部
中有餐字子美彭衙行于兩部中通押蓋唐人詩文

用韻如此本朝始令禮部撮廣韻之要畧者使學者
用之而限以獨用通用之文故如餐飧二字不得同
韻而押矣子美示從孫濟詩曰所來為宗族亦不為
盤飧園詩畦蔬遠茅屋自足媚盤飧贈孟氏詩曰承
顏眠手足坐客強盤飧別李義詩曰努力慎風水豈
惟數盤飧此數詩或於魂字部中押或於寒字部中
押者此所謂唐人用韻之例也凡工有盤字則下當
用飧字而子美詩集中亦或用盤飧字者當是傳寫
刊字之訛子美不應誤用字也

杜子美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鑑歸心折大刀注詩者曰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鑑飛上天謂殘月也現因案古詩乃古樂府所載藁砧詩也藁砧者鈇也藁砧今何在者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者出也言夫已出也大刀頭者鑲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鑑者月半也破鑑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心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為殘月則誤矣古樂府所載如藁砧詩者數篇其取譬皆淺俚故撰詩者不顯姓名後人但以古詩稱

之江右又謂之風人詩有圍棊燒敗襖看子故依然之句圍棊者看子也燒敗襖者故衣然也鮑明遠諸集中亦有二篇謂之吳体自雅頌不作迄于魏晉南北朝以來浮靡愈甚始有為此態者悉取閭閻鄙媠之語比類而為之詩道淪喪至于如此誠可嘆也

井幹

謝暉詠銅爵臺詩曰總幃飄井幹尊酒若平生五臣注文選曰銅爵臺一名井幹樓觀國案史記始皇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于井幹闕下又史記曰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漢書郊祀志曰武帝立井幹

樓高五十丈顏師古注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然則秦為井幹闕而漢武帝為井幹樓也謝元暉詩蓋言總幃飄于銅爵臺上若井幹之高也魏作銅爵臺魏都鄴銅爵臺在鄴中而井幹樓在咸陽銅爵臺未嘗有井幹之名而五臣謂一名井幹樓者誤矣幹音寒井幹又謂之銀床皆井欄也古詩曰後園鑿井銀作牀杜子美詩曰露井凍銀牀是也魏遺令施總帳于銅爵臺上朝晡設脯糒之屬向帳作妓樂望吾西陵故謝元暉詩云樽酒若平生者謂此也

餒餒

劉禹錫嘉話曰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餒嘗疑此餒字因讀毛詩鄭氏箋說吹簫處注云今賣餒家物六經唯此中有餒字余作重陽詩欲押一餒字徧尋無據不敢用之觀國竊謂詩人押韻不出于六經者多矣若必欲六經中取字為韻則詩人何其拘耶餒字見于周禮春官小師鄭氏注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餒所吹者儀禮笙簫注中亦有之餒字載于許慎說文方言博雅矣夢得尚不之信而必欲出于六經則所慮過

也

月食詩

韓退之月食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月食詩豪怪竒挺退之深所嘆伏故退之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觀國竊以為不然也案退之月食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為言者曰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獄下賤臣今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怪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故

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食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深意也不然則退之豈不能自為月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然後能成詩耶以謂退之自為月食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

冬至

杜子美至日遣興詩曰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注詩者曰引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影添一線又至後詩曰冬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注詩者曰晉魏閣宮中以紅線量日

影冬至後添長一線然文士多用一線為綉工之線
蓋以冬至後綉工可添一線也柳耆卿樂章曰綉工
日永是也荆楚歲時記多穿鑿不可信又文士用書
雲為冬至事案春秋僖五年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
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
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天變也素
察妖祥逆為之備然則書雲物在八節之日不特冬
至而已冬至雖亦預書雲之日然獨言書雲而不言
冬至則泛而不切當先叙冬至之日然後用書雲始得
事之實

改字

杜子美寓居同谷縣詩曰黃獨无苗山雪盛短衣數
挽不掩脛或改黃獨為黃精案黃獨即神農本草所謂
赭魁是也赭魁亦名黃獨江南人謂之土郊形如芋
蒸食之甘美可克饑子美太平寺泉眼詩曰三春濕黃
精一食生毛羽又杖人山詩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
他時冰雪容此子美所用黃精字也後之淺見者遂
改黃獨為黃精耳又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今
改蔓為夢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
上葉細如青絲寺院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

蔓為夢又釋天棘以為柳皆非也子美詩集少善本
良以妄庸輩改之尔如淵明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
南山而或改見為望望杜杜鶴之燒葉炉中無宿火讀
書牕下有殘燈而或改葉為藥王平甫之春殘葉密
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踈而或改親字為多一字之
改而清濁遠隔前賢詩文為人所改如此類多矣

對屬

杜子美田舍詩擗柳枝：弱枇杷對：香或說擗柳
者柳之一種其名為擗柳非双声字也枇杷乃双声
字擗柳不可以對枇杷觀國果子美此詩題曰田舍

則當在田舍時偶見擗柳枇杷盖所見景物如此乃
以為對尔子美覓松苗子詩曰落：出羣非擗柳青
青不朽豈揚梅以擗柳對揚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擗
柳對枇杷非誤也子美寄高詹事詩曰天上鳴鴻鴈
池中足鯉魚鴻鴈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為鯉
疑不可以對鴻鴈然懷李白詩曰鴻鴈幾時到江湖
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湖為正對矣又得舍弟消息
詩曰浪傳鳥鵲喜深負鵲鴿詩鳥與鵲二物疑不可
以對鵲鴿然偶題詩曰音書恨鳥鵲踈怒怪熊羆則
以鳥鵲對熊羆為正對矣又寄李白詩曰幾年遭

鵬鳥獨泣向麒麟鵬鳥者鳥之名鵬者疑不可以對
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貌虎開金甲
麒麟受玉鞭則貌虎對麒麟為正對矣而哭韋之
晉詩曰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亦
為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耶蓋其縱橫出
入無不合也

胡笳

秦再思紀異錄曰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
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為製曲凡十八拍觀國案後
漢烈女傳董祀妻蔡邕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者才

辨適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喪亂文姬為胡騎所
獲在胡中十二年曹操素自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
以金璧贖之而嫁於紀後感傷亂離作詩二章辭皆
載在本傳今世所傳胡笳十八拍亦或用文姬詩中
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撰以詠文姬也小說謂昭
君製曲則誤矣王荆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
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革命如葉者六詠蔡文姬
也王昭君未嘗有曲傳於世

霓

南史沈約郊居賦有雌霓連蜺之句注曰霓五結切

蓋與齧同音也。范蜀公召試用彩霓字作平聲考試者引郊居賦以為証。於是止除館閣校勘。現因詳考霓字。雖有倪齧兩音。然文字用倪音多。而用齧音少。若專用雌霓。則當音齧。若泛用霓字。則倪齧兩音可通用。但取平側順而已。杜子美石龕詩曰：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於迷字韻中押。又滕王亭子詩曰：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凡此類皆作平聲用霓字也。然則范蜀公用彩霓字。是泛用霓字。讀作平聲。何傷也。張揖東京賦曰：即將司階虎戟。交鏃龍輅。充庭雲旗。拂霓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高薨崔嵬。飛宇承霓。縣

蛩黓。霽隨雲融泄。凡此用霓字。其上雖無雌字。然皆於入聲韻中押之。則自然讀音齧矣。前漢天文志曰：抱珥黃蛩。如淳注曰：蛩讀曰齧。雄為虹。雌為蛩。或作虹。故張平子西京賦曰：亘雄虹之長梁。而沈約郊居賦則用雌霓。蓋義皆如漢書天文志注也。

款乃

元次山款乃曲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莫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中山。韶濩音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人相伴。作漁翁。柳子厚漁父詩曰：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

清

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款乃一声山水淥黃庭
 堅題曰元次山款乃曲款音媪乃音霽湘中節歌聲
 柳子厚漁父詞有款乃一声山水淥之誤書款欠少
 年多承誤妄用之可笑觀國案廣韻上声款于改切
 相然鷹也然則款音霽乃音媪尔今世所傳柳子厚
 文集漁父詩作款乃又箋音于其下曰款音襖乃音
 霽盖世之誤用字誤切音者皆自柳子厚文集始盖
 編類文集者之過也文有合款乃為一字作^勢者而讀
 勢曰襖副以霽字為^勢霽此誤之尤甚者也黃庭堅
 所題今刻於永州浯溪石矣

飴殍

杜牧杜秋娘詩曰^歎餓不能飴沈存中曰飴乃餈耳
 若作飴食當音餈觀國案南史梁武帝紀曰有鬻子
 於大衆中自割身以飴飢烏晉王薈除吳國內史時
 年飢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
 濟活甚衆以此觀之則飴雖餈也至於詩文中言甘
 食之則謂之飴所謂飴飢烏者使飢烏甘食之也所
 謂飴餓者使餓者甘食之也杜牧詩曰厭飴不能飴
 者既厭飴矣不能復甘食之也杜牧詩用平声怡字
 韻而飴音嗣存中欲以飴字當之如之何其可也存

中又謂唐人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
座隅詩云俱化為餓殍作孚音覲國案字書殍字兩
音一音芳無切一音平表切其義則皆餓死也樂天於
平声押音孚不誤矣

筆談

杜子美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
尺存中筆談曰乃太细长乎覲國案子美潼關吏
詩曰大城鉄不如小城萬丈餘世豈無有萬丈餘城
耶姑言其高耳四十圍二千尺者姑言其高且大也
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二然以尺寸枝之則

過矣崔融瓦松賦曰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
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崔公博學
豈不知瓦松自有著說引梁簡文帝詩依簷映昔耶
筆談曰段成式以昔耶為瓦松不知昔耶乃是垣衣
瓦松自名昨葉何草觀國案陸龜蒙苔賦曰高有瓦松
卑有澤葵散岩竇者石髮補空日者垣衣在屋曰昔
耶在藥曰陟釐若然則瓦松垣衣昔耶各是一物也
存中曰古文已字從一從止此乃貫通天地人与王字
同義同中則為王或左右則為已覲國案已字篆文為子而
古文篆又為老古文篆乃象已字之形而銳其筆尔非從

一從亡也亦非若王字之從三畫也存中既誤析其偏旁又
誤訓曰同中則為王也或左右則為已蓋不考字書而為臆
說殊礙理也存中論詩以謂前人有蹉對假對之格如厨人具
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揚為假對現國案存中意謂
以鷄對羊則為真對而以鷄對揚為假尔若然則詩人用字
唯取同音而不顧義理之如何豈不見笑于士林耶存
中又謂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周室畝廣六尺九
畝乃五丈四尺如防風氏之身乃一餅餕耳又謂韋楚
老蚊詩曰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為裯方不及四五
尺何以伸足現國竊謂此猶史記漢武帝紀謂作建

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故班固西都賦杜牧阿房宮賦
皆用千門萬戶第言門戶之多耳若以名數覆之則
戶者扉也二戶為一門千門萬戶則一門有十戶矣
以此為文誤不可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第言
嶽之高尔豈果極于天耶

物價

說者謂

祖宗朝嘗問大臣唐時酒價大臣對以一斗三百引
杜子美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為據
觀國竊謂古今酒價視時而貴賤方兵興多事及饑

饑艱食則酒價必貴及時平則賤此乃常理固不可
以一槩論也唐書食貨志曰乾元初京師酒貴蓋肅
宗復兩京之後不得不貴也建中三年禁民酤酒官
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正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
斗錢百五十蓋德宗時天下復富庶故酒價不得不
賤也然則唐之酒價貴賤豈有常耶詩人之言或夸
大或鄙小本無定論曹植名都篇曰歸來燕平樂美
酒斗十千此夸大之言也設有問魏之酒價者則
以十千一斗對之耶前漢昭帝紀曰始元六年賣酒
升四錢蓋升四錢則斗為錢四十耳史記平準書漢

興接秦之弊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今案石萬
錢者米斗為一千也苟米斗一千則斗酒賣錢四十
可乎此所謂視時而貴賤者也杜子美鹽井詩曰自
公計三石轉致斛六千夫物價低昂在反手之間豈
有定也古者百步為晦而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
者二十四兩為溢十六兩為斤秦以一溢為一金而
漢以一斤為一金古人以秦定樂律而用一稔二米
者欲其輕重大小均也權衡度量因秦累之而後定
故同律度量衡者欲其一體也秦漢以來乃創為制
度各自遵用於是權衡(量)度皆不一矣唯唐時權衡

與今正合案唐時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
錢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開元二十年詔
所在加鑄開元錢通寶以千錢重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二銖四參今以
開元通寶錢積千錢亦為今秤斤四兩以此觀之唐之權衡
與今合也此言千錢者足值錢也唐自皇甫鑄為墊
錢法至昭宗時定以八十為一百五代漢隱帝時三
司使王章每出官錢以七十七為一百至今循之前漢
食貨志曰刁間起數千万又曰臨菑姓偉訾五千万
又曰師史致十千万又曰張良叔薛子仲訾十千万
又曰樊嘉五千萬觀國案此皆錢數也五千万者五

萬緡也十千萬者十萬緡也秦漢之際井田廢未久
民無甚富者故五千萬十千萬在當時已為甚富而
史書之唐書馬周傳曰周買住宅直二百萬蓋百萬
者二千緡也周任京師號住宅者不過二千緡則當
時錢重可知矣前漢張釋之以訾為騎即如淳注曰
漢法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桑羊為均輸令吏人
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靈帝開鴻都門賣官公千萬
卿五百萬崔烈入錢得三公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
尉蓋千萬者一萬緡也五百萬者五千緡也夫以萬
緡五千緡而授人以公卿則漢室之衰而不復振雖

五尺之童知之矣

蹈龍表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曰潛自以魯祖晉世宰相
恥復屈身後代自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
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
來唯云甲子現國案宋受晉禪歲在庚申淵明以宋
元嘉四年卒歲在丁卯考淵明所著自庚子從都還
至丙辰歲下濕田舍穫稻其詩乃晉時所撰亦止用
甲子未嘗須用年號也蓋蕭統一時契勘之誤後人
遂以為誠然蘇子瞻次韻謝子高讀淵明詩曰甲子

不數義熙前秦觀作王儉論亦引此事蓋古人之言
有不必循者楚詞曰淦秋菊之落英現國案秋花不
落枝上自枯者菊也楚詞之言於義未安而蘇子瞻
次韻僧潛見贈詩曰獨依古寺鐘秋菊要件騷人淦
落英如楚詞之言要當不必循也王羲之蘭亭序亦
文之可喜者而不入文選或者謂序用天爽氣清
乃秋語非春致又謂絲竹管絃為重疊故為蕭統所
不取現國詳序中語皆不悖理顧當時蕭統掄訪未
盡耳前人雄麗之文不在選者甚多豈唯蘭亭而已
哉若據或者之謂則易傳言潤之以風雨不當以風

為潤矣宋玉賦曰豈能料天地之高哉不當謂地為高矣後漢楊厚疏論耳目不明不當謂耳為明矣或者之謂不攻自破

雙聲疊韻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炫護為雙聲礮礪為疊韻觀國案古人以四聲為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為定蓋謂東方喉聲為木音西方舌聲為金音南方齒聲為火音北方唇聲為水音中央牙聲為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炫護同為唇音

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礮礪同為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啾唧霖霖皆雙聲也若侏儒瞳矐崆峒龍寢螳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麗剔靈歷是雙聲剔歷麗靈是疊韻奉此例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也現國案村字是唇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唱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

韻也。現國案侵字是唇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唇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之疊韻也。現國案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鞞鞞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鞞鞞格磔乃疊韻也。

詩文疑

節南山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張九齡和聖製瑞雪詩曰：初瑞雪兮霏微，俄同雲之濛密。其先後之序相反矣。杜牧之華清宮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案唐明王每歲十月幸華清宮，至明

年三月始還京師，荔枝以夏秋之間熟，及其驛至，則妃子不在華清宮矣。牧之此詩頗為當時所稱賞，而題為華清宮詩，則意不合也。杜子美壯游詩曰：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備貧窶，乘憂憤，心飛揚。所謂班揚者，班固揚雄也。然揚雄之先封於揚，而得姓乃從手之揚，非從木之揚。子美誤以班揚為從木之揚，後有押心飛揚，蓋可見也。又子美夏日揚長寧宅

送崔郎常正字入京詩曰：醉酒揚雄宅，蓋子美因揚長寧宅餞飲而有此句。亦以從木之揚為揚雄，亦誤矣。林逋處士有詩名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鞞之句。

充為士人所嘆美郭索蟹行也鉤翰俗謂之鷄聲極
響晉厲然鉤翰帖地飛其止在草茅間不能登雲木也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所謂白璧微瑕者此
類是耶

四方

春夏秋冬東南西北此天序也東西南北先東西而
後南北此文言也書曰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周禮六官
天地春夏秋冬易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說言乎充
勞乎坎春秋經書春夏秋冬月令以春夏秋冬為次
此皆天序也檀弓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春秋哀

公二十九年左氏傳子展曰東西南北誰敢寧處揚
雄羽獵賦曰東西南北騁嗜奔競杜甫詩曰甫也東
東西南北之人也春秋又曰愧爾東西南北人蓋
西為緯南北為經東西為廣南北為袤東西為橫南
北為從凡此皆文言也故先東西而後南北唯文王有聲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乃先西而後東
者鎬京在西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而四方化服
自近以及遠故先西而後東也若夫綴文之士則錯
奔無先後之序謝元暉之宣城詩曰江路西南永歸
流東北驚陸士衡擬古詩曰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

顧又曰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又園葵詩曰朝榮
東北傾夕頽西南晞杜子美送舍弟歸藍田詩曰東
望西江水南遊北戶開又送舍弟赴齊州詩曰岷嶺
南蠻北徐關東海西又懷古詩曰支離東北風塵際
漂泊西南天地間又遺悶詩曰西嶺_統村北南江統
舍東凡此用四方亦皆文言無先後之序也

四聲譜

南史陸厥傳曰齊永明時盛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
以氣類相推轂周顥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
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蠶腰鶴膝

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微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
永明体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
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靡復踰往時沈
約傳曰約撰四聲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
獨得自矜窈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梁武帝雅不好
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觀國
案四聲切韻始自齊梁雖云麗靡而江左文章拘于聲調
氣格卑弱間有作者大抵類俳南史曰沈約論四聲
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徃、子聲韻乖然則約自謂窈
其妙旨而反致矛盾何耶陸法言論聲韻曰吳楚則

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
則平聲似去或參宮參羽或半徵半商以此觀之則
理致頗深實難遽曉隋唐以來始有律詩網格婉和
殆如樂律愈於江左遠矣而其餘文格尚襲江左之
風彫礫裂殊之絕古之風韓愈李古文以救文敝
而不能丕反故唐末五代之際文氣弥弱也雖
古今之字不逃乎音切固有即音切而知其字之義
其字之義者之乎切為諸而已切為耳如是切為尔
何不切為盍不可切為叵此即音切而知其字之義
也下至閭閻鄙語亦有以音切為呼者突鸞為團屈

陸為曲鶻崙為渾鶻盧為壺感煦為太咳洛為殼凡
此類非有師李授習之也其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然
者沈約所以謂入神殆此類耶

陬

張平子南都賦曰天封火狐列山之陬平術而廣
蕩下蒙籠而崎嶇五臣注文選曰陬子候反東晉補
亡白華詩曰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舊士子涅而不
渝五臣注文選曰陬子侯反觀國策字書陬字側苗
切又子侯切又子于切蓋子侯子于二切皆陬隅之
義也張平子賦陬字與崎嶇同韻當讀作子于切東

替詩陬字與渝與字同韻亦當讀作子于切其義則
陬隅也而五臣皆音作子侯反非也左太冲魏都賦
曰夷陬夷落譯導而通杜子美送韋判官詩曰西扼
弱水道南鎮抱罕陬與侯字同韻凡此陬字皆子侯
切者也或用作子于切或用作子侯切各順其韻耳
陬音側苗切者與聊鄒鄒騶通用乃魯地名也史記
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語曰孰謂鄒人
之子知礼乎史記秦始皇紀曰始皇工鄒嶧山又孟
子傳曰孟軻鄒人也以上皆一字也其地即漢書地
理志魯國騶縣孟子題辭所謂騶本春秋邾子之國

是也爾雅釋天曰正月為陬音義曰陬側苗切史記
曆書曰孟陬殄滅是已離騷曰攝提正于孟陬五臣
注文選乃音陬為子侯切又誤也前漢周亞夫傳曰
吳奔壁東南陬顏師古注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鄒又
劉向傳向音事曰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顏師
古注曰陬子侯反又音鄒此兩傳顏師古皆說兩音
現國案東南陬子侯反是也孟陬音鄒音是也師古
說兩音者不素別其義耳凡不素別其義而遽為之
音訓則不免於誤也周礼蒼筤氏以方書十有二辰
之號鄭氏注曰月謂後音至音茶音義曰音子須反現

國案鄭氏音爾雅正月為陬以釋之而借用俶字耳
音義作字須反亦誤矣

銅斗

孟東野詩曰銅斗飲春酒手拍銅斗敲現國案古
未有以銅斗為飲器者唯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北
~~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前漢王
莽傳曰鑄威斗以銅為之蓋厨人操銅斗者會
食器也威斗者厭勝之器也皆非飲酒之器孟
東野當時適有銅器其狀方如斗而東野持以貯
酒而飲又擊之以和歌聲故自形于詩句亦如杜子

美以烏皮裹几而自形于詩曰烏皮几在還思卿又
曰拂拭烏皮几又曰憑久烏皮綻子美又有銅瓶詩
曰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文有哀
音現此詩意蓋汲水銅瓶也子美適有之耳凡物
不以美惡稍為名士所稱遂亦可貴齊司徒景陵王
子良遺何顥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晉謝安報蒲葵
扇王導以練製衣此皆一類所謂伯樂一顧其價十
倍也

辟

杜子美夜聽許十誦詩曰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

誦詩渾遊衍四坐皆辟易又八哀詩曰潼關初潰散
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觀國案前漢
項羽傳曰揚喜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
里顏師古注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頻亦反
蓋頻亦反者讀音闕也易其本處者讀音奕也凡言
辟易當從此音前漢景帝紀三年正月濟王辟光舉
兵反顏師古注曰辟音壁又音闕其義兩通觀國案其
義雖兩通而稱名則必呼一音焉辟音壁者辟除也
音闕者辟開也辟光有關開光明之義於此不可用
壁音矣前漢文帝紀二年三月立趙幽王弟辟疆為

河間王顏師古注曰辟疆言辟禦疆梁者亦猶辟兵
辟非耳辟者必亦反疆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闕疆
讀曰疆闕疆言開土地也引賈誼書曰衛侯朝于周
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曰啟疆辟疆天子之
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說並通觀
國案賈誼書其說通當從誼書讀辟為闕讀疆為疆
居良反又讀音疆觀國案一字兼通數音者兼數音
讀之母傷也唯名與姓當專呼一音而顏師古於辟
光辟疆皆說兩音而不決豈有稱名而今兩音稱之
哉揚子法言曰張辟疆之覺平勃音義曰辟必益切

又蒲必切六說兩音者彼見漢書說兩音矣無所措
其辭也辟又與避通用又与僻通用玉藻曰素帶終
辟讀辟音裨乃假借也

五木香

古樂賦府詩曰毳毼毼五木香迷迭艾蒹與都梁觀
國案画图本草引道書為青木香為五木香故古藥
方有五香散而其方中止用青木香則五木香乃青
木香也風俗通曰織毛褥謂之毼毼後漢西域傳
天竺國有細布好毼毼韋懷太子注曰毛席也然毼
毼毼皆蛮夷織毛之有文者如毼罽之屬也曰迷

迭曰艾蒹曰都梁三者皆香名也魏有迷迭接魏文
帝有迷迭賦皆取迷迭香為名異物志曰艾蒹葉似
栴櫨而小子似檳榔今本草中有艾蒹注云是松上青衣
者蓋自是一物非艾蒹也艾蒹非中國物也古詩曰博山
炉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蓋謂鬱金香蘇合香
都梁香也然毼毼毼五木香迷迭艾蒹与都梁凡六
物皆蛮所產非中國物也漢制尚書郎口含鷄舌香
奏事明光殿現國案鷄舌香即母丁香也亦名鷄舌
香耳今以母丁香湯瀹去皮其肉若卷荷狀大如栗
核本草云能辟口氣故奏事者用之酉陽雜俎曰一

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今案此
五物乃五種而謂一木五香者誤甚矣本草木部以
沉香薰陸香雞舌香藿香詹鞠香同為一條亦非也
藿香乃草類其餘香是木類亦各是一種非同條之
物也

木蘭

文士用木蘭舟蘭棹蘭橈無所經見唯小說述異記
曰江州有木蘭洲魯班嘗于洲用木蘭造船因謂
之木蘭舟文士用木蘭舟自此始現因案畫圖本草
木蘭注文亦引述異記木蘭舟事當正見于述異記

他書所不載也屈平九歌曰桂棟兮蘭橈辛夷搢兮
葯房五臣注文選曰蘭辛夷葯香草也今案搢者掾
也搢者門楣也蘭橈者以木蘭為橈也辛夷搢者以
辛夷木為搢也挂棟者以挂木為棟凡此皆謂以木
之有香者為屋室也五臣乃以蘭辛夷為香草則誤矣
九歌又曰挂擢兮蘭橈盖棹者船傍板也以挂木為
擢以木蘭為棹者也離騷九歌言蕙蘭石蘭椒蘭幽
蘭皆蘭草也唯蘭撻蘭橈為木蘭而辛夷亦是木離
騷曰朝搴阰之木蘭兮又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此
正言木蘭也揚子雲甘泉賦曰列辛夷于林薄五臣

注文選曰辛夷香草也亦誤矣杜子美福_及行曰辛夷始花亦已落歸退之感春詩曰辛夷花高最先開又曰辛夷花房忽全開王荆公詩曰回首辛夷木下行古人用辛夷為文著矣非香草也

張祐宮詞

唐張祐有詩名宮詞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當時人頗稱賞此詩然後人讀之多不曉其句意唐人小說云宣宗時孟才人者本東南人入宮二十年以善歌得寵宣宗不豫才人侍帝使歌才人歌何滿子一聲而泣下故祐宮詞

專為此發當時人知其事者無不以為切當也白樂天詩注云明皇時有姓何名滿者因事對獄而紫牘奏上猶不免死人憐為作曲名何滿子故白樂天詩曰人言何滿是人名乃為此也張祐在宣宗大中時有詩名唐書藝文志有張祐詩一卷注曰祐字承吉為處士

半夜鐘

唐温庭筠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舫世疑半夜非鐘聲時觀國案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

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然則半夜鐘固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窻詩姑蘇城外寺則半夜鐘乃吳中舊事也

茶詩

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兩前謂穀雨前也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葉微細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已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岩裏白碯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

開緘試火前須汲遠山泉凡此言火前蓋知社前之品為佳也鄭谷嘗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黃鄭雲叟茶詩曰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為玉改翠為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為茶之精華茲越不必以雀舌鳥觜為貴今察茶至于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以此論曲矣盧仝茶歌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易

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已茶詩曰角開香滿室炉動綠凝鐙丁謂茶詩曰末細烹還好鐙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于茶雖有陸羽為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皆未有知佳味者也

學林卷第九

饗

敕

无亡無

奉朝請

始

奉饗萬

贊

薄

長沙王觀國

於戲

汎汎汎

翰猷

滉

暴

黠護

豪豪

明



穀

飲食粟姚

弁奕

沫

昏白取取

啖袴

辨

摧

寰

犴午

噉

雕

祿綠綠

幽黝

擱僮

擣

苴苴粗

能

講

舍

趣趨

刁

邑歇

紕

專刺鱒

市束

省文

饗

饗

饗字亦音香詳觀詩中饗字以音韻協之當音香烈

祖詩曰自天降康豐年穰之來格來饗降福無疆顧

予烝嘗湯孫之將楚茨詩曰祝祭于禘祀事孔明先

祖是皇神保是饗豳詩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

斯饗曰殺羔羊凡此詩詞以上下文音韻協之當讀

為香緣陸德明未嘗稽考至此而於釋文不載故

後學但以上聲讀之也按前漢禮樂志樂歌曰闕流

離抑不祥賓百僚山河饗此以平声用饗字也張又

曰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

亦以平声用饗字也張平子東京賦曰萬舞

奕奕鐘鼓噲噲靈祖皇考顧來饗神具醉止

降福穰穰此亦以平声用饗字也饗亦通用享字古

人於享字亦或平声用前漢禮樂志郊祀詩曰發梁

揚羽申以高造茲新音永久長声氣遠條鳳鳥翔神

夕掩虞蓋孔享此以平声用享字也古人如此類用

字者甚多後漢靈帝紀贊曰微亡備兆小雅盡缺虞

鹿霜露遂棲宮衛此以入声用衛字也曹子建贈丁

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

揚東謳此以驅音用謳字也劉公幹雜詩曰方塘含白

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羽從尔游波瀾此以去声

用瀾字也陸士衡樂府曰親友多零落舊齒多彫喪

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此以平声用喪字也又士

衡為顧彥先贈婦詩曰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

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此以上声用緇字也左太冲

雜詩曰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志不恒居歲暮
常慨慷此以平声用慷字也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
曰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
囿此以入声用囿字也又赭白馬賦曰總六服以收
賢掩七戎而浮得駿代駉象輿厯配勾陳此以去声用
陳字也劉越石答盧湛詩曰握中有三璧本自荆山
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此以平声用叟字也江
淹望荆山詩曰寒郊無田影秋月垂清光悲風繞重
林雲霞肅川漲此以平声用漲字也杜子美衡山縣
學詩曰耳聞讀書声殺伐災髣髴於地字韻中押則以
髣作沸字用也韓退之答孟郊江漢詩曰終宵處幽
室華燭光爛：於艱字韻中押則以爛作闌音用也
詩人如此類用字不可勝紀姑舉其略

於戲

王言多用於戲二字乃於乎二字也俗讀戲為嬉則
誤矣案字書於鳥鳴三字通用又乎虜呼嘯戲五字
通用史記世家齊王策曰於戲小子閱受茲青社燕
王策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廣陵王策曰於戲小
子胥受茲赤社大雅抑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於
乎小子告爾舊止史記冊文乃用詩辭也烈文詩曰

於乎前王不忘而禮記大學引詩曰於戲前王不忘
然則於戲為於乎字可知矣前漢武五子列傳載齊
王燕王廣陵王策文乃安於戲為嗚呼王莽傳加九
錫文曰於戲豈不休哉顏師古注曰於戲讀曰嗚呼
蓋於乎者歎戒之辭也若讀戲為嬉則是嬉樂之義
非嘆戒之辭矣廣韻於字注曰古作於戲今作嗚呼
蓋譯篆為隸者安為嗚呼字耳唯尚書諸篇並用嗚
呼字乃孔安國作尚書傳時無識科斗古文者而以
隸古定之唐文皇不好隸古而以今文寫之遂一切
用嗚呼字非古也

勅敕

敕字亦作勅此詔勅之字敕不若勅之從力則順于
行草書而美看故古今寫敕字惟用從力之勅然世
俗寫束字來字並作來形如棗字作棗菜字作菜之
類是也寫勅為勅者蓋俗書安束為來也而楷書者
不察其由遂真書來字作勅則誤矣許慎說文玉篇
廣韻勅字皆音賚無他音唯集韻來字韻中有勅字
又於勅字下收勅字注曰相承用作勅字蓋言相承
用則元非勅字世俗自妄用之爾集韻本朝所修當
明言用勅字之非而不能決判反有相承用之說集

韻誤矣其實勅字止音來賚二音非敕字也前漢成
帝紀曰申敕有司以漸禁之又食貨志曰漢敕有司
以農為務又元后傳曰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南
史梁元帝紀曰帝敕有司即日取數千萬錢又周興
嗣傳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
各製寺碑唐書韋溫傳曰后敕溫盡總內外兵守省
中韋庶人傳曰墨敕斜封出矣劉幽求傳曰號令詔
敕一出其手史家多用敕字蓋知勅字之非也唯後
漢書並用勅字蓋訛暉商榷未至尔

汜 汎 汎 汎

汜音祀汜音泛汎音凡又音泛此三字俗多疑混案
字書汜從水從巳於篆文為汎詩曰江有汜許慎說
文曰水別復入為汜河南有汜水有汜水關是也汜
從水從弓非篆文為汎汎音憾函字含字范字皆從
弓蓋汜濫也亦姓也汎從水從凡於篆文為汎亦作
泛此三字偏旁不同音義亦異春秋僖十九年左氏
傳曰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注曰鄭南汜也陸德明
音義曰汜音凡又僖三十年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
秦軍汜南杜預注曰秦汜南在滎陽中牟縣南陸德
明音義曰汜音凡又襄二十六年左氏傳楚子伐鄭

涉于汜而歸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又昭五年左氏傳曰鄭伯勞于蕩于汜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又成四年左氏傳晉救許伐鄭取汜祭杜預注曰汜祭鄭地成臯縣東有汜水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或音祀觀國案後漢郡國志河南郡有汜水杜預或言中牟南或言成臯東其實即汜水一水也音祀是也音凡非也音凡者自是一水不在鄭地陸德明不能分別乃於春秋成四年取汜祭既音凡又音祀存兩音者非也前漢高祖紀曰漢果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顏師古注

曰此水舊音凡今呼音祀案此汜水乃河南汜水音祀者也顏師古見陸德明釋春秋左傳皆音汜作凡師古亦不能分別乃曰此水舊音凡今呼祀亦存兩音則非也夫字音期於當而已豈有舊音某而今音某者耶惟其存兩音而不能決故後學莫之適從也汜音沒又為姓漢有汜勝之子輯為燉煌太守是也汜音凡者河內有汜亭春秋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杜預注曰凡周卿士凡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後漢郡國志曰河南郡有汜亭章懷太子注曰凡伯國也然則汜音凡在河內汜音祀在河南不

相亂也前漢張良傳曰良常間從容步游下邳圮上
服虔注曰圮音頤楚人謂橋曰圮應劭注曰圮水之
上也文頴注曰沂水上橋也顏師古注曰下邳之水
非汜水又非沂水 觀國 案許慎說文曰東楚謂
橋曰圮音頤今傳寫漢書者或改圮為汜蓋誤也

无亡無

无皆改作无

无亦作亡自古只用此二字至秦時始用無字為有

無之字案無字篆文偏旁有蕃庶之義而不見有無
之義許慎說文曰無文甫切今借為有無字玉篇曰
隸文甫切繁隸豐盛也今為有無字徐鉉修字義曰

古本尚書庶草蕃無後人妄無為廡蓋廡乃廊廡也
无繁盛之義以此觀之則無字乃秦以來始用為有
无字非古也古之經書乃篆文秦文篆為隸多改其
字形詩書周礼春秋礼記儀礼論語等皆用無字乃
文篆為隸者改之也惟周易首尾盡用无字蓋文隸時
偶不曾改也至于亡字亦多有存而不改者周礼曰
亡者使有又曰害者使亡春秋左氏傳曰其貴亡矣
其罷弃矣論語曰有若亡又曰亡而為有又曰人皆
有兄弟我獨亡又曰日知其所亡又曰焉能為亡又
曰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

以此亡字皆无字也獨此不改為無者盖交隸者誤讀為存亡之亡故存而不改也史書亦多用亡為無漢書曰漢亡尺寸之階又曰内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又曰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國亡捐瘠司馬相如子虛賦曰亡是公者亡是人也賈山曰錢者亡用器也翟方進曰苟得亡恥班固用此二字甚多皆无字也李濟翁資暇集曰亡字亡字點畫各有區分一點一畫下者存亡之亡也上中有人者有~~無~~之亡也今案此二字只是一字或為存亡之亡或為有亡之亡一字二音也濟翁初不曉字畫而遽啓臆說亦可怪也

翰猷

翰字在平聲音寒者羽翼儀翰也在去聲音悍者詞翰也文王有聲詩曰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以垣翰二字為韻則翰平聲也板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亦以垣翰二字為韻則翰平聲也崧高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以宣翰二字為韻則翰平聲也江漢詩曰王命召虎來自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亦以宣翰二字為韻則翰平聲也又崧高詩曰既

入于謝徒御嘽々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常武詩曰王
旅嘽々如飛如翰此二詩亦以嘽翰字為韻盖亦以
平聲用翰字也以上詩辭用翰字皆取藩屏羽翼儀
翰之義則翰讀音寒可知矣後人取名與字用維翰
周翰宗翰良翰之類亦當讀音寒若取詞翰之義乃
讀音悍陸德明江漢詩音義曰翰戶旦反又音寒設
兩音者不能區別而設兩音也晉書有張翰字季鷹
其名當讀音寒南史循吏傳吉翰字休文其名正當
讀音悍盖義之所在有不可易者也字書猷亦作猶
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漢書蒯通

傳曰猛虎之猶與不如螽蟴之致蓋孟賁之狐疑不
如童子之必至此析離騷之句以為之文也漢書高
后紀曰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
便計猶豫顏師古注曰猶獸名性疑慮善登木故不
決者稱猶豫顏氏家訓曰爾雅猶如麋善登木猶對
狐以獸對獸也一現國一案猶豫者心不能自決定之
辭也爾雅釋書曰猷圖也釋獸曰猶如麋善登木所
謂猷圖者圖謀之而未定也猶豫者爾雅釋言所謂
猷圖是已顏師古注漢書與顏氏家訓不悟爾雅釋
言自有猷圖之訓而乃引釋獸猶如麋以訓之誤矣

廣韻去聲曰猶音救注引爾雅猶如麋善登木然則猶獸音救也且先事而圖之為猶後事而圖之為豫故曲禮曰卜筮者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以嫌疑對猶豫則猶非獸也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兮此一句文也非以猶豫對狐疑也猶或為允後漢書馬援傳曰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廣韻曰允豫不定也以此觀之則猶非獸益明矣爾雅曰獸圖也郭璞注曰周禮以獸鬼神祇謂圖畫觀國案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神之瀆以猶鬼神示之居鄭氏注曰獸圖也謂制神之位次而為之牲器時服以圖之乃謀圖之圖非圖畫也郭璞誤矣猶獸允三字通用豫預與三字通用

奉朝請

晉書職官志曰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觀國案前漢書東方朔傳曰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顏師古注曰請才姓反又竇嬰傳曰嬰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顏師古注曰請才姓反又吳王濞傳曰使人為秋請顏師古注曰請才姓反孟康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注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已致請禮然則奉朝請之請讀音才姓反

凡類皆改類

漢律所謂春朝秋請是也吳王濞傳所謂秋請乃漢律也廣韻去聲靚字注曰古奉朝請亦用靚字然則晉志謂奉朝會請召者誤矣蓋朝請者臣見君者也若曰請召則是君召臣也自晉以來奉朝請之官受俸祿而不隸事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之類是也後世嫌疑滋起故皇朝戚里之官及百官宮祠之任咸受奉祿而不隸事於是奉朝請者徧四方矣

渑甌

春秋左氏傳曰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杜預注曰渑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故列子曰口將爽者先辨淄渑蓋謂淄水與渑水也劉沆丞相嘗使虜使與之宴虜使曰有酒如繩繫行人而不住謂劉曰未有以對也劉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案字書渑水名在齊繩直也索也此自是兩字不通用然古人多假借字故用渑為繩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且持螯測海況挹酒如繩又簡薛華醉歌曰願吹野水添金杯如繩之酒常快意如此類借用繩字固無害如虜使云繫行人而

不住則真訓釋以為繩索之繩恐不可也又杜子美寄劉峽州詩曰伏枕思瓊木臨軒對玉繩又曰展懷詩誦魯割愛酒如繩一篇押二繩字命意不同然莫若用如繩為如渾則適得其當或是編集子美詩者誤爾

始

李希聲詩話曰皂鵬寒始急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為語病然始有二音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當從去聲二詩自非語病——觀國嘗考其故矣始終之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則音去聲所謂

有太始所謂萬物資始所謂始畫八卦所謂有始有卒此皆終始之始也杜子美安西兵詩曰臨危徑久戰用意始知神韓退之月臺詩曰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此皆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如禮記月令蟬始鳴陸德明音義始作試則李希聲之說不妄矣

暴

暴字日下暴今作日下恭為暴者俗書也暴音薄報切疾也猝也又音蒲木切日乾也所謂一日暴之所謂春暴練所謂晝暴諸日所謂暴其過惡所謂九丞九暴所謂暴露其精神所謂使二國暴骨諸家音義

皆音作蒲木切者也凡義當讀音蒲木切者不可移而
讀作薄報切蓋二義異也又俗書有曝字且暴上已
有日矣旁又加日豈不贅哉亦如莫字從日而俗又
加日而為暮基字從土而俗又加土而為堪然字從火
而俗又加火而為燃岡字從山而俗又加山而為崗凡
此皆不可遵用者也

奉 𡗗 萬

俸字俸祿也捧字捧持也案諸史言奉祿无所受又
言計曰受奉則古之奉祿字不從人也春秋左氏傳
曰奉_廼沃盥禮記曰奉者當心又曰主人奉矢司射

奉中則古之捧持字只用奉字不從手也然則俸之
從人捧之從手出於後世增益之古篆所不載非
字法也易曰成天下之_𡗗者_𡗗字_篆文所不載徐
鉉字義曰_𡗗字後人又加文為_𡗗無篆文古本周易作
成天下之媿者當是爰隸時改之也萬字自古書
史皆以為數左傳六曰萬盈數也至許慎說文萬字
獨訓曰虫也而不訓以為數今詳萬字所從偏旁无
盈數之義苟有盈數之義則說文固已訓說矣說文
无訓說則後之訓說者不亦難乎後人又以万字代
萬字蓋万字說文所不載則无篆文既無篆文則不

知万字所從偏旁為如何亦不能推其義也万又音
墨虜複姓有万俟氏廣韻曰万十千也萬虫也詳廣
韻以万為十千而以萬為虫亦不以萬為數也似以
万為十千之數而萬乃代万字者也古之字畫少者
易於訛改故以點畫多而同音者代之如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則以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代之
百千則以伯行代之尺則以赤代之疋則以匹代之
是以万以萬代之也所代之字初无意義唯取點畫
之多耳說文曰草自保切櫟實可以染帛為黑故黑
色曰草後世既用皂字故草字用為草木之字說文
曰雅烏加切楚烏也秦謂之雅後世既用鷓字故雅
字用為雅正之字說文曰創楚良切傷也書史多用
此字後世既用瘡字故創字用為創造之字凡字之
交古者類如此

黠諼

桑甚之甚亦作糲亦作椹然泮水詩曰食我桑黠而
不用上三字案字書諼音暄作也忘也古人假借字取其意
萱亦作蕙亦作煖然伯兮詩曰焉得諼草而不用上
三字案字書諼音暄作也忘也古人假借字取其意
而已桑甚用黠字取其色也萱忘憂草也用諼字取

其忘也字雖假借而意則不失也書史中如此類借用字者若以說命為允命以條侯為脩侯以女工為女紅以取贍為取澹以仰為印以藏為臧以愈為俞以酢為昨以譬為辟以儻為難若此類固多亦皆不失其意也

贗

左太冲魏都賦曰淵澗積水深蕙葭贗藿藟森五臣注文選曰贗分別也杜子美寄劉峽州詩曰乳贗號攀石飢飈訴落藤註詩者曰乳贗乳虎也現國案爾雅釋獸曰贗有力郭璞注曰贗出西海大秦國

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爾雅釋音曰贗音鉉諸字書皆曰贗音鉉獸名也然則贗自是一獸非虎也亦无分別之義文選注與杜詩注皆誤矣蕙葭詩曰蕙葭蒼白露為霜鄭氏箋曰蕙葭在象草之中蒼然強也左太冲賦曰蕙葭贗者豈非以爾雅謂贗有力而蕙葭蒼然若強有力者耶然爾雅言有力者多矣曰魚有力者徽又曰麋絕有力狄又曰鹿絕有力麀又曰麇絕有力斨又曰豕絕有力斨又曰熊絕有力麀又曰馬絕有力駮又曰羊絕有力奮又曰牛絕有力欣又曰犬絕有力狔所謂贗有力者贗之為獸有力

者耳其他物有力者固不可謂之贗也若以蕙葭強有力而因謂之蕙葭贗則非也字書又有倒一虎為贗者俗書不可用

稊稂

字書稊從高從禾謂禾稊也草艸也稊從高從木謂藥名稊本也六枯稊也周禮封人共其水蕙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孔安國曰秸稊也又蠶夷卽館謂之稊街撰文起草謂之草稊凡此皆從禾者也其從木者許慎說文有稊字故周禮有稊人禮記曰止如稊木而後世移其木於旁為槁案周易說卦離為科上槁

孟子曰旱則苗槁矣此槁字乃變古文後用之也又有於稊上加州字為蕙者廣韻以為俗字固不可用也蕙下從木者又音槁尚書訓典曰作九共九篇稊飲是也周禮地官有槁人亦音槁蓋槁人掌共內外朝兪食則音槁是也其字不用稊而用槁六爻古文為隸者改之也

薄

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鄭氏注曰薄社商之社商始都薄然則本用薄社字記禮者借用薄字爾薄音泊又音博又音逼其音泊者厚薄也林薄也草

木叢生曰薄故揚雄甘泉賦曰列辛夷于林薄左太
冲蜀都賦曰翕響揮霍中網林薄陸士衡君子有所
思行曰清川帶華薄又挽歌詩按縛遵長薄若此類
是也音搏者其義則激搏也易曰雷風相薄史記
天官書曰日月薄食謝瞻詠張子房詩曰鴻門銷薄
蝕若此類是也音逼者相逼近也春秋左氏傳曰宋
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鄩又曰晉公子重耳及曹共
公聞其駢脅欲覘其裸浴薄而覘之又曰不待期而薄
人於險又曰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陸士衡文曰高義
薄雲天又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范彦

龍傲古詩曰朝驅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杜子美彭衙
行詩曰高義薄層雲江淹恨賦曰薄暮心動若此類
是也凡此三音其義皆迥不同讀之不可混而無別
史記周勃傳曰勃以織薄曲為生蘓林注曰薄一名
曲顏師古注漢書曰許慎云葦薄為曲案薄曲蠶具
也本用從竹簿字亦通用從草薄字耳亦如苗者蠶具
也亦通用曲字耳薄字弼戟切司馬相如賦曰施瑰
木之構櫨揚雄甘泉賦曰香芬蒂以穹隆兮擊構櫨
而將榮顏師古注曰構櫨柎也五臣注文選曰構櫨
曲柎拱也韓退之曰構櫨侏儒乃謂此也廣韻曰構

櫃戶上木也今案檮櫃者斫拱是也非戶上木也檮
亦通用薄字前漢王莽傳曰起九廟為銅薄櫃飾以
金銀珮文顏師古注曰薄櫃柱上枅也其說是已

明

元祐中京師試止戈為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賦馳
名第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為明紀天之象王居門
而曰閏重歲之餘今案字書明字從明非從日也賦
誤用之害理之甚徼北教反廣韻曰徼直也所謂徼
直者連直宿也自唐以來翰林院有徼直例本朝翰
林學士院亦有徼直格蓋言徼直之日數也李濟翁

資暇集遂改徼作豹又訓解曰豹隱山林晝伏夜遊
濟翁初不曉徼直之義妄自穿鑿殊可怪也葭莩者
附麗相親之義前漢王莽傳曰與陛下有葭莩之故
顏師古注曰葭蘆也莩者其筍葉白皮也言其輕薄
而附著也唐書貞半千傳曰無葭莩親而唐書釋音
曰葭莩之未秀者莩草也其說誤矣

穀

春秋宣四年左氏傳曰鬬伯比生子文弃諸夢中虎
乳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
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陸德明音義曰穀奴口反於

音烏菟音徒。觀國。案廣韻上聲穀乃后切乳也。去聲穀奴豆切乳也。而入聲穀字无音。奴口反者。左氏多假借用字。故用穀字。亦或交篆為隸時。交作穀字也。於義當作穀字。觀國又案玉篇曰。魑魍虎也。左氏用於菟字。蓋假借耳。而前漢班固叙傳引左氏傳曰。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烏。釋顏師古注曰。釋字亦作菟。一。觀國。案玉篇廣韻。釋音奘。又音宅。枵棗也。字書未有音。釋為徒者。亦無。或作菟之文。班固好借用字。然此為取義太遠。

飲食粟姚

經書中泛言飲食。與夫自飲自食。則皆當讀如本字。若以飲。人以食。人則飲。當音陰。食當音嗣。各從其義也。如論語一簞食。一瓢飲。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簞食。豆羹。見於色。周禮膳獻飲食。用六穀。飲用六清。禮記食居人之左。子卯稷食。菜羹。春秋左氏傳。染食不鑿。聞師將傳食。凡此類皆自飲自食者也。陸德明音義。皆音作陰。嗣誤也。前漢霍去病傳曰。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粟姚。校尉服虔注曰。粟姚音飄搖。顏師古注曰。粟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粟姚勁疾之貌也。

荀悅漢紀作票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
之字今讀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現國案字書
票姚字於平声去声兩音皆收杜子美寄董嘉榮
詩曰居然隻捕虜自是一嫖姚又後出塞詩曰借問
大將誰恐是霍嫖姚又現燕將士詩曰漢朝頻選將
應拜霍嫖姚又贈田判官詩曰宛馬總肥春苜蓿將
軍只數漢嫖姚子美於嫖姚作平聲用又哭嚴武詩
曰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則於驃字自作去声用
蓋皆於義無害也顏師古謂讀音飄搖則不當其義
者非也票姚平聲去聲皆輕疾之義讀史則從去聲
作詩文則用為平聲皆無害也杜子美別崔湜詩曰
如何不磨礪但取不磷緇讀論語則磷音吝而詩用
為平聲義皆通也

奕奕

奕下從卅奕下從大許慎說文曰奕圍棋也奕大也
行也美容也玉篇廣韻曰弈博奕也美貌也奕大也
行也盛也輕麗也。現國案那詩曰萬舞有奕頽
奕詩曰憂心奕奕。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孟子曰使
弈秋誨二人奕凡此類皆從卅之奕也閔宮詩曰新
廟奕奕鄭氏箋曰奕奕倭美也韓奕詩曰奕奕梁山

又曰西牡奕、毛氏傳曰奕大也凡此類皆從大之奕也世俗書奕奕二字不預分二字之義而書之或從升或從大混而无別則害於義矣亦如弊字下從大而俗書則變為弊弊字下從升而俗書則變為漿蓋字法為俗書所變者多此類也

沫沫

屈平離騷曰芳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五臣注文選曰沫已也宋玉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五臣注文選曰沫已也觀國案易豐卦曰豐其沛日中見沫王弼注曰沫微昧之明也音莫貝切蓋屈平自謂我之芳芬未至于晦昧也宋玉自謂身服

義而未至于晦昧也沫無已之義五臣以為沫危也誤矣前漢王商傳引易曰日中見昧折其右肱蓋沫與昧義則同也故通用之玉篇水部曰沫亡活莫蓋二切一觀國案亡活切者旁從本末之末所謂浮沫所謂避沫水之害是也莫蓋切者旁從午未之未即易所謂日中見沫詩所謂爰采唐矣沫之鄉矣是也二字偏旁不同而玉篇同為一字而今二切以訓之則誤矣廣韻於去声收沫字莫貝切與昧字同音皆從午未之未於入声收末字莫撥切與秣字同音皆從本末之末二字不同也曹子建應詔詩曰玄駟藹

揚鑣漂沫流風羽翼衡輕雲承蓋五臣注文選曰漂沫謂馬行急口中沫出審如此則當用入声沫字子建借用去聲沫字然去聲沫字非口中沫也傅武仲舞賦曰良駿逸足愴悍凌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此用為入声不誤矣

沓白取取

沓白二字易于相亂沓以沼切又音逾又音由杵白也白音坎又音隋水穿也故滔滔二字皆從水滔音洮水流也滔乙咸切沒也譚論二字皆從言譚音洮疑也譚音丑琰切諛也憍憍二字皆從心憍音洮說

樂也帽音坎憂困也帽帽二字皆從巾帽音洮六作條也帽音口洽切帽也搯搯二字皆從手搯音洮搯指也搯音若合切瓜搯也然則沓白易于相亂可見矣取取二字六易於相亂取七庚切受也收也又倉口切又音娶取陟葉切耳垂也又魚乙切故嘖嘖二字皆從口嘖音子于切嘖嘖也嘖音丁愜切多言也鯁鯁二字皆從魚鯁音組鈞切魚名又七逾切淺鯁也鯁音輒魚名也鯁鯁二字皆從草鯁音鄒又在寒切蓐也藪音輒又音帖衣領端也藪藪二字皆從木藪音鄒藪也藪音輒木小葉也藪藪二字皆從齒藪

音鄒齟齬齒偏也齟音榭角切急促也榭榭二字皆
從手擷子侯切又側九子于二切擊也擷音輒又丁
愜切拈也然則取取易於相亂可見矣曰緡曰踏曰
鞞曰緡曰踏曰輶皆從舂者也曰闔曰鞞曰踏曰輶
曰嗚曰歛皆從台者也曰聚曰最曰趣曰娶曰叢曰
御皆從取者也曰輒曰輒曰輒曰輒曰輒皆從
取者也然則握筆之際貴在不誤

啖袴袴

嗽啖啗三字諸家字書同音徒濫切又同音杜覽切
雖有二音切其義則同為嗽食之字趙璘因話錄緣

唐武宗廟諱炎遂辨此三字謂玉篇嗽字是正啖字
是俗——現國——案說文出啖字篆文則啖字非俗也
玉篇亦未嘗以啖字為俗字廣韻曰前秦錄有將軍
嗽鐵而元和姓纂作啖鐵唐亦有啖助則啖固非俗
書也晉武帝諱炎唐武宗亦諱炎司馬遷父名談故
字之從炎者多改易之以致疑也史記韓信傳曰信
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信熟視之俛出於袴下徐
廣注曰袴亦作勝；股也前漢韓信傳曰衆辱信曰
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於是信熟視俛出跨跨下顏師
古注曰跨下兩股之間也——現國——案玉篇曰勝勝口

故切注曰史記云不能死出我勝股也廣韻跨有兩音一曰苦瓦切行不進貌也一曰苦化切勝越也以此考之則當從史記玉篇用勝^跨股二字讀音口故切者是也班固漢書借用跨字其跨字無用口故切之音蓋班固改史記跨字作跨字義雖可用而音韻不通矣史家用字多為後人假借改易其本體而音訓者或誤為之說遂傳襲以成其疑皆此類也

辨

辨音卞又音辦廣韻曰辨蒲覓切具也俗作辦然則古無從力之辨止用辨字儀禮中辨字甚多皆不用從力之辦惟用辨字爾周禮考工記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氏注曰辨具也釋音曰辨皮覓反具也史記子貢傳曰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前漢王訢傳曰上數出幸遇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辨凡此辨字皆音辦也辨者字母也隸書雖用辨字及施於篆止用辨字亦如篆善為善篆雪為雪篆星為星篆夢為寢篆奔為犇篆塵為塵篆雷為雷篆原為原篆畝為晦篆看為翰篆頂為顛篆夏為夏篆曹為瞽篆強為彊篆桌為夔篆香為香篆覃為臯篆雍為雍篆集為彙凡此皆字之有母者隸文從省而施於篆則用

字母也

摧

前漢武帝紀天漢三年二月初摧酒酤應劭注曰縣官自酤摧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注曰以木渡水曰摧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水為摧獨取利也顏師古注曰摧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權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又昭帝紀始元六年二月詔議罷鹽鐵摧酤七月罷摧酤官又食貨志曰昭帝罷監鐵酒摧均輸官今考漢書於武帝紀用摧字昭帝

紀食貨志用權字一觀國一案字書摧權同音古岳切摧從手揚摧大舉也權從木以木渡水也摧酤者揚舉其事使人曉然知之而不得侵吾利然則摧酒酤有當用從手之權也史多假借用字故或用從權木之權注釋之家因其用從木之權乃用橫木渡水以訓之誤矣史家又或用權字為權酤今案字書權音苦角切枳木有實似柚蓋音與義皆與權不同雖曰假借實無意義字書格古百切擊也鬪也史言格鬪格殺本用從手之格而皆用從木之格者蓋古人書從木之字多變為從手如極從木而或書為極從攬

槍從木而或書為換槍然則書權為權書格為格皆假借也若覈其義則當各有所歸耳

寰

寰字音環又音眩廣韻平聲曰寰戶關切王者封畿內縣也又音黃練切廣韻去聲縣黃練切古文作寰郡縣也楚莊王滅陳為縣名自此始也——觀國——案文士多用寰字字寰雖亦音環而究其義則當為縣字蓋王者封畿內縣則讀寰字為縣字宜矣其曰楚莊王滅陳為縣名自此始者案史記楚世家曰楚莊王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

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則楚莊王與周定王同時也然史記秦本紀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我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蓋秦武公十年當周莊王之八年自周莊王又歷六世始為周定王則縣名非始於楚莊王也秦武公初縣邽冀我初縣杜鄭者乃伐而取之初以其地為縣亦非縣名之始也周禮有井邑立甸縣鄙之法故許慎說文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然則縣之名久矣非楚莊王所創也

狃午

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畔春秋定公十二年左氏傳

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龍魯在論語用擾字在左氏傳用狃字疑若不同者案前漢古今人表第九等有公山不狃顏師古注曰狃人九反即公山不擾也然則擾狃二字皆讀為人九反通用之也午五二字古人亦通用之而李濟翁資暇集以為端午當作端五不當用午字今案古篆五字為又象陰陽交叉之義而午字亦取交五之義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漑之則其神死鄭氏注曰午故書為五杜子真注曰五貫為午蓋用象齒交五貫於槀木之上也故書者別本周禮也故書作五則午五通用可知矣史言旁午者四方八達皆通亦交午之義也十二辰在五月屬午則午五其義同然則端午端五通用之不疑矣

噉

古人以銜字與噉字通用史記韓嫣傳曰太后由此噉媽徐廣注曰噉讀與銜同前漢韓嫣傳曰太后由此銜媽史記義縱傳上怒曰縱以為我不復行此道乎噉之徐廣注曰噉讀音銜前漢義縱傳曰上忿銜之史記大宛傳曰昆莫生弃於野鳥噉肉蜚其上又外戚王太后傳曰景帝恚心噉之而未發也然則司

馬遷遷用嘆字班固用銜字二字之義一也班固或用
嘆字為謙字前漢司馬相如封禪書曰陛下嘆遜而
未發也顏師古曰嘆古謙字而史記司馬相如封禪
書曰陛下謙遜而弗發也班固又用嘆字為歎字前
漢郊祀志曰今穀嘆未報顏師古曰嘆少意苦筆反
遷固作史間用古文以祛俗學之蔽然至於字書音
訓所不載則後世反滋其疑抑書籍散亡有不可考
者耶此後學之所以為難也

雕

字書曰雕都聊切鶚屬也籀文作鵠——現國——案字
書偏旁從隹與從鳥者多通用故雞與鷄同雉與鸚
同雁與鷹同鵠與鴛同雁與鴈同然則雕與鵠同也
後世乃用雕字為雕刻之字蓋字書自有凋彫凋三
字凋者凋琢也彫者彫鏤也凋者凋落也三字雖分
三義而與雕字並通用之凋彫二字皆刻鏤之義而凋乃凋落也
雕乃彫鸚此二字無刻鏤之義乃借用之是故前漢郊祀志曰賜尔
黼黻彫彫戈顏師古曰凋与凋同王莽傳曰起九庙飾以金銀凋文
顏師古曰凋與彫同顧命曰彫玉仍几郊特牲曰丹漆雕幾之美明堂位
曰玉豆雕篋少儀曰車不雕幾論語曰松栢之後彫
又曰朽木不可雕史記優孟曰請以雕玉為棺揚子

曰童子彫象篆刻又曰彫刻象形又曰玉不雕璆璠
不作器長楊賦曰除雕琢之巧張平子西京賦曰彫
楹玉碣又東京賦曰彫弓斯張司馬相如子虛賦曰
乘彫玉之輿左太冲蜀都賦曰雕鸞鷁其陰杜子美
詩曰雕鸞在秋天凡此正字與假借互用之其來久
矣枚乘七發用彫弓相如子虛賦用雕弓其義一也
七發曰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子虛賦曰左
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此二句同者案枚乘事
梁孝王恐孝王反作七發以諫之武帝即位以蒲輪
迎乘死於路司馬相如事景帝時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鄒陽枚乘莊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
客游梁居數月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久
之因狗監侍上武帝讀子虛賦而後召相如則七發
在前而子虛賦當在後相如竊七發之文而顛倒其
句耳

祿綠綠

禮記玉藻曰士祿衣鄭氏注曰鞠衣展衣祿衣者諸
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觀國
案此三衣皆祭服也所謂其妻以次受此服者士祿
衣則士之妻亦祿衣也故周禮內司服曰辨外內命

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紗鄭氏注曰綠衣祿衣也
蓋內命婦則女御服祿衣外命婦則士妻服祿衣與
玉藻士祿衣其制合矣周禮用綠字者祿從录綠亦
從录可通讀音录也綠衣詩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
夫人失位而作是詩綠衣○兮綠衣黃裳綠衣○兮
綠衣黃裏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毛氏訓曰綠當為綠
鄭氏箋曰諸侯夫人祭服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
次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今反以祿衣而黃裏黃
裳喻妾上僭亂禮也 觀國 詳綠衣詩辭皆祿衣
之義也當讀綠作祿而詩用綠字者假借用字耳亦
如菴王芻也而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又曰瞻彼
淇奧綠竹猗猗皆用綠字蓋菴綠二字皆從录亦可
通用也

幽黝

玉藻曰一命緼黻幽衡再命赤黻幽衡鄭氏注曰幽
讀為黝候人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毛氏訓曰一
命緼芾黝玼再命赤芾黝玼 觀國 案北方謂
之幽都幽之色黑也黝黑色也在玉藻言幽讀為於
虬切在毛氏訓詩言黝讀為於糾切二字不同音其
為黑色則一也鄭氏因毛公訓詩用黝字遂以玉藻

幽字六讀黝非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
祀用黝牲毛之鄭司農注曰黝讀為幽又周禮守祧
曰其祧則守祧黝塋之鄭司農注曰黝讀為幽案鄭
康成注玉藻曰幽讀為黝則讀為於糾切也鄭司農
又曰黝讀為幽則又讀為於乳切何其反覆之不一
耶唯詩與禮相傳名家者其用字多不同苟不悖于
義則各如本字讀可也詩曰顯；令德而中庸引詩
曰憲；令德詩曰鵲之疆；而表記引詩曰鵲之姜
姜如此類甚多不可殫舉

擱儻

史記賈誼傳服鳥賦曰拘士繫俗于擱若囚拘徐廣注曰擱音
華板反前漢賈誼傳服鳥賦曰愚士繫俗儻若囚拘李奇注
曰儻音塊蘇林注曰儻人有儻儻音欺全反顏師
古注曰蘇音是覘国案史記擱如囚拘漢書曰儻
若囚拘用字不同者蓋賈誼文當時相傳非一本其
用字固有不同處司馬遷班固各以其所傳賈誼
文纂而作史故其用字有不同也擱乃攔束之意字
書窘亦作儻然則擱儻二字雖不同音而其義則皆
有_囚束拘繫之意於文無嫌也文選服鳥賦曰愚士
繫俗于窘若囚拘蓋用漢書編入選也止用窘字而

李善五臣注皆曰窘拘困也然則僮為窘可知矣
李奇曰僮音塊蘓林曰僮音欺全反顏師古曰蘓音
是三人之說皆非也

擣

擣從手南史宋高祖紀曰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擣蒲
一擣百萬蓋用此擣字廣韻曰擣丑居切惡木也又
姓史記丞相擣里疾擣亦丑居切惡木也玉篇曰擣
丑居切擣蒲也擣亦丑居切惡木也擣胡霸切木名
亦作擣一覲國一案擣從木讀為胡霸切而書史皆
用擣為丑居切蓋交擣為擣而借用之也唯禮部韻

略於擣字韻中有擣字注曰惡木也於古字書皆不
合未得所安詩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擣又曰采荼薪擣
食我農夫蓋皆假借交擣為擣又或變古又為隸者
改之不必出於字書然則修字書者固不可以假借
之字而著為正字也若擣里之擣從手而史記擣里
子傳用從木之擣者亦假借無傷焉案史記擣里子
傳曰擣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秦封擣里子為嚴
君蓋秦乃嬴姓而廣韻以擣為擣里之姓誤矣擣里
子傳又曰擣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擣
里故俗謂之擣里子本傳言之詳矣而字書反以擣

為樗里之姓何耶

苴苴苴

周禮鄉師之職大祭祀共茅苴杜子春曰苴當為苴以茅為苴若葵苴也鄭大夫讀苴為藉謂祭前藉也鄭康成曰苴士虞禮所謂苴^謂苴^刺茅長五寸束之所以承祭既祭束而去之——覲國——案字書苴子魚切禮所謂包苴所謂苴麻所謂苴杖是也苴側魚切亦作苴酢菜苴也周禮醢人所謂韭苴菁苴芻苴葵苴芹苴箔苴筍苴凡七苴是也苴資都切苴藉也鄉師共茅苴司巫共苴館是也苴苴苴三字三音而義各不同杜

子春以苴為苴非也以茅為苴豈可食哉鄭大夫讀苴為藉亦非也苴乃所以為藉豈假讀苴為藉耶鄭康成以為藉祭是也而引士虞禮苴為苴音義不同蓋士虞禮亦當用苴字而省文用苴字耳所謂苴者設茅為藉以承祭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而司巫祭祀共苴館鄉師乃共茅苴者甸師共其茅而已鄉師以其茅而為之苴司巫則共其承苴之館所謂館者承藉之箱也周官大抵聯事合治類如此

能

能字奴登切又奴代切又奴來切又土來切其音奴

登切者多技藝也所謂有能奮庸所謂獻賢能之書
所謂以能問于不能之類是也又與耐通用禮運曰
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樂記曰人不耐無樂、不耐
無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鄭氏注曰耐古能字也
其音奴代切者姓也何氏姓苑曰能姓出長廣二與
耐通用史記淮南王安傳曰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
罪應劭注曰輕罪不至於髡全其耐髮故曰耐古耐
字從彡髮膚之意如淳注曰律耐為可耐冠耐為鬼薪
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注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
為耐、能任其罪前漢高祖紀曰郎中有罪耐以上
請之顏師古注曰耐謂頰旁毛也又文帝紀曰罪有
耐以上不用此令又郊祀志曰中都官耐罪囚徒一
一 覘國一 案許慎說文曰耐罪不至髡也玉篇曰耐
如時切頰須也廣韻曰耐奴代切頰也然則耐與耐
二字音與義通用也所謂耐罪者去其項髮而存其
髮頰之毛故曰罪不至髡也前漢高惠孝文功臣侯年
表曰宣曲侯丁通有罪耐為鬼薪史家或用耐或用
耐則通用可知矣諸家注解訓耐為頰髮毛者是也謂
能任其罪者非也其音奴來切者爾雅云鬻三足曰
能是也其音土來切者与台通用史記天官書曰魁

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又封禪書曰有星茀於
三能前漢天文志曰三能色齊君臣和然則能與台
通用此類是也若夫春秋左傳曰盟于郟外此水名
音而也宋有郟班此姓音而也唐司空圖自目為耐
辱居士此音奴代切也凡此皆專一音不可兼它音
讀之

講

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
講張為幻孔安國曰講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
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釋音曰講竹求反爾雅曰併
張誑也郭璞注引書曰無或併張為幻謂幻惑欺
誑人也玉篇言部曰講竹尤切講張誑也人部曰併
竹尤切併張誑也廣韻曰講竹尤切講張誑也爾雅
作併以此觀之則講併二字通用也防有鵲巢詩曰
誰併予美心焉怵怵誰併予美心焉惕惕毛氏傳曰
併張誑也鄭氏箋曰誰併張誑欺我乎然則講併通
用可知矣史又用翰張字後漢孝仁董皇后紀曰汝
今翰張怙汝兄耶章懷太子注曰翰張犹彊梁也今
案董皇后兄子重為票騎將軍何太后兄進為大將
軍重與進權勢相害董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

禁塞董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輒張怡汝兄耶盖言何
太后輒張欺詐以怙其兄進也輒張亦當為欺詐之
辭而章懷太子以輒張為疆梁非也

舍

舍字与赦同音者其義則止息也与捨同音者其義
則釋去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言
川流晝夜無止息逝者已往愈遠而不可追犹川流
之無止息孔子所以共嘆也舍當讀音赦孟子曰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義与此同揚子法言或問進曰水
或曰為其不捨晝夜与又曰車航混混不捨晝夜乃
用捨字與孔子意不合矣易乾九二曰見龍在田時

舍也井初六曰舊井無禽時舍也此皆謂止以待之
也屯六三曰君子幾不如舍謂往則徒行不如止也
春秋滅公二年在氏傳曰舍爵策勲謂飲酒置爵則
書勲勞於策也文公十八年傳曰舍爵而行謂飲酒
置爵即行也僖公三十年傳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
謂止鄭毋伐也宣公四年傳曰乃舍之皆為大夫謂
止子良使毋去也定公四年傳曰舍舟于淮汭謂止
舟于淮水之汭弗乘舟也凡此舍字皆讀音赦也文
公六年傳曰晉舍二軍七年傳曰樂豫舍司馬襄公

二十三年傳曰盡舍旃昭公十九年傳曰舍前之忿
書曰舍已從人詩曰舍旃舍旃又曰舍彼有罪孟子
曰姑舍是又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凡此舍字
皆讀音捨也舍又與釋同音亦同義禮曰舍奠舍菜
舍萌舍幣舍中舍筭列子曰其人舍然大喜此類是
也書史釋音多誤_四音訓當逆其義而讀之

趣趨

趣字一音七俱切一音蒼狗切一音七喻切一音親
足切其音七俱切者趣走也視去就而趣走者也其
音倉苟切者周禮夏官有趣馬以下士為之鄭氏注

曰趣養馬者也又校人曰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
夫詩曰蹶惟趣馬書虞賁_綴衣趣馬凡此言趣馬皆
蓋勸駕之意也若夫養馬則有牧師圉師_馬其音七喻
切者趣嚮也詩曰濟_二辟王左右趣之易曰變通者
趣時也詩易釋音皆音趣作七喻切其義則視嚮皆
之宜而行者也晉孟嘉傳言酒中趣之類是矣其音
親_三切者速行之意史記曹參世家曰蕭何卒參聞
之_四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史記漢書張良傳曰幾
敗_五公事今趣銷印顏師古注曰趣音促後漢光武
傳詔曰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章懷太

子注曰趣音位此類是也若夫趨字唯七俱切一音而已其義則行之疾也蘇蠻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猗嗟詩曰巧趨蹌兮射則臧兮周禮縣正趨其耕事鄴長里宰趨其耕耨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大馭趨以未齊論語趨進翼如孟子趨者蹶者是氣也又曰其子趨而往視之又曰趨而迎之又曰其趨一也記曰堂上不趨執王不趨鄭氏注曰行而張足曰趨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凡此趨字皆七俱切一音也與趣異矣杜預春秋傳序曰厭而飲之使自趨之陸德明釋音曰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觀國

案杜預注又曰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此趣字乃七住反也則知前言使自趨之者為七俱反矣陸德明於趨字立兩音非也前漢禮樂志曰文巧則趨末皆本者眾顏師古注曰趨讀曰趣今案趣趨末皆本者如水趨下之趨當音七俱切顏師古讀音趣亦非也許慎說文曰趨直離切趨趨久也王篇廣韻皆曰趨直離切趨趨然則趨與趨不同音而世多趨為趨者誤也又俗書趨為趨蓋憚點畫之多而變舅而手又如變鄒為鄒變駟為駟變鶴為鶴如此類無意義不可循龍

刀

許慎說文曰刀都高切兵也高切兵也所割也亦名錢以其

利於人也亦名錢布分人間也又下么切引莊子曰

刀刀乎亦姓俗作刁廣韻曰刀都高切引釋名曰刀

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也又都聊切引軍器纂文曰刁

斗持時鈴又姓出渤海引風俗通曰齊夫夫豐刀之

後俗作刁觀國案諸字書刀都高切又音都聊

切一字而異音者也於篆文則一而己未有倒其筆

為刁者倒其筆為刁者俗書也史記貨殖傳曰齊俗

賤奴虜而刁間獨愛之故曰寧爵毋刁此乃用俗

書刁字為姓傳至於今也夫以俗書為姓則於譜牒

無所宗考其必出於番夷之音既入中國遂徒傳而

不泯矣河廣詩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鄭氏箋曰小

船曰刀案字書舠小船也詩人從省文用刀字耳漢書

李廣不擊手刁斗自衛孟康注曰刁斗以銅作鑊受一

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顏師古注曰鑊

音譙其說是也軍器纂文以為鈴非也

邑歌

史記聶政傳云政姊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前漢成

帝紀贊曰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顏師

古注曰於邑短氣韻於音烏邑音一合反又中山靖王
勝傳曰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顏師古注
曰顏於音烏邑音一合反又揚雄傳反離騷曰維增歎
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累改顏師古注曰於音烏
邑音過凡此言於邑者於讀為烏邑讀為過其義則
氣鬱而不舒之貌也前漢酷吏傳贊曰張湯以知何
邑人主與俱上下蘓林注曰邑音人相悒訥之悒顏
師古注曰邑烏合反史記商君傳曰安能邑邑待數十
百年以成帝王乎屈平離騷曰曾歎歎予鬱邑兮哀朕
時之不當如此類用邑字者皆讀音過其義則鬱塞
也史記陳餘傳曰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
歇立為趙王徐廣注曰歇音烏轄反前漢高祖紀曰
立趙後趙歇為趙王注引鄭氏曰歇音過絕之過然
則史家音訓字有字書所不載者此類是也

紛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
得食必以禮乎孟子曰於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
不於則不得食則將於之乎趙岐注曰於疾也齊宣
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葬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
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云爾六教之孝

悌而已矣趙岐注曰終戾也——觀國——案玉篇曰終
徒展切終轉也又音軫廣韻曰終知演切轉繩也又
音軫單衣也以此觀之則終有兩義其音徒展切知
演切者其義則轉也其音軫者單衣也終兄之臂者
轉其臂使不得順而伸若轉繩然也終兄之臂而奪
之食非禮也有以見禮重食輕也齊宣王欲短表公
孫丑不能以孝悌教之乃告以為暮之表是猶終兄
之臂既已非禮而又助之曰姑徐——是則助其為不
孝不悌也然則終臂之臂終當讀為徒展切周禮考
工記弓人為弓凡相角禘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
終而昔凡相膠欲朱色而昔——也者深瑕而澤終而
搏庶鄭司農注曰終讀為珍傳之珍陸德明釋音曰
珍珍皆徒展反蓋禘牛之角直則老牛之角終轉而曲
矣終而搏庶則雖屈曲之而猶嚴利也凡此終字與
終臂之終義皆同

專刺鱒

春秋昭公二十年左氏傳曰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乃
見鱒設諸馬而耕於野鄙又二十七左氏傳曰鱒
設諸置劍於魚中以進史記吳世家曰公子光使專
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又刺客傳曰專諸者吳堂邑

人也伍子胥止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乃進專諸
於公子光前漢賈誼傳疏曰疑有刺諸刺斬起於
兩姓之間在左傳曰鱒在史記曰專在前漢曰刺
一觀國案玉篇曰鱒市戀切魚名也專職緣切謹
也壹也刺徒使官音充二切截也廣韻曰專職緣切亦
姓吳刺客專諸或作鱒也刺音充切細割也亦作割
以此觀之則專諸者是其姓也在左氏用鱒字皆借音
耳覈其義則鱒刺二字本無專音因其左傳漢書有
借音故修字書者亦附於正字之下也春秋成公十
四年左氏傳曰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鱒也使主社

市巾

稷杜預解曰鱒子罕之母弟釋音曰鱒市忘反割亦
作割所謂陸刺犀象所謂割繁治劇揚子法言云魯
仲連傷而不割蘭相如割而不傷皆讀音音充切凡
此乃鱒割二字正音也非姓也

案字書市甫味切象草木市然之形從肉則為肺
方味切金藏也詩曰自有肺腸周禮以肺石達窮民
月令祭先肺是已肺又音普貝切詩曰東門之楊其
葉肺是已後草則為蒂方味切詩曰蔽蒂甘棠是
已又從水則為沛搏蓋切地名沛郡是已沛又音普蓋

切孟子曰沛然下雨是已從木則為柿方味切斫木札也凡此皆以
市為字母者也市嗟似切其義則止也從肉則為肺紐吏切脯有骨曰肺易
噬嗑卦曰噬乾肺是已從禾則為粝粝粝蔣几切詩曰萬億及秬是已從女
則為姊蔣几切爾雅曰女子先生為姊是已從木則為
柿鉏里切果名潘岳閑居賦曰梁侯烏柳之柿是已
從水則為泝即里切六作濟書曰濟河惟兗州前漢
地理志曰泝河惟兗州是已從竹則為第第狙吏切泝
箕也凡此皆以市為字母者也市甫切許慎說
文曰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
諸侯赤市從中象連帶之形亦作蒂六作鞞也市時

止切許慎說文曰買賣所之也易曰日中為市周禮
有司市之官是已一觀國一案市字甫味切柿字嗟
似切市字甫勿切市字時止切此四字篆文不同其
義與音皆異而隸書者多互書之易於疑亂惟循其
字母以求之則各有攸歸可以類見也後漢方術傳
揚由蜀郡人為郡文學掾有風吹削脯太守廉范以
問由由對曰當有薦木實者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
章懷太子注曰脯當作柿音字廢切削札也史家假
借為肝肺字一觀國一案顏師古注漢書肺附云肺
者削木札也然則史家以削柿為削肺古人假借字

有之而揚由傳用哺字義雅當作柿而借音太遠矣
省文

古文篆字多用省文及變篆為隸六或用省文者循
古文耳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鄭康成注曰故
書位作立鄭司農注曰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文古
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以此知在古文為立在
隸為位蓋古文用省文也禹貢曰東過洛汭而漢書
溝洫志曰及盟津洛內穎師古注曰內讀曰汭班固
用省文耳禹貢曰嶺夷既略淮溜其道此言淮水溜水
皆復其故道也而漢書地理志曰淮溜其道後漢郡國

志北海國有留川縣齊國有臨留縣本用溜字而留
者省文也又用留者假借用之耳變淮為維者六省
文也史記項羽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沐猴者獼
猴也而楊揚子法言曰生捨其木戾而謂人木戾變沐
為木變猴為戾者皆省文也樂記曰於是有滌洪作
亂之事而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滌失枝柱與巴蜀同
俗穎師古注云失讀曰洪班固用省文也詩曰疆場
有瓜而漢書食貨志云瓜瓠果蔬殖於疆場用易字
者省文也禹貢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而漢書地理
志云中繇木條蓋草字篆文為艸而中又其省文也

後漢班固傳曰幕府新闢開廣延群俊然史記漢書並用莫府者乃幕之省文也史記有伍子胥傳而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五子胥十篇用五字者省文也史記貨殖傳曰璫瑁珠璣齒華而漢書郊祀志曰毒冒犀玉二十餘物用毒冒字者省文也史記平準書曰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而漢書食貨志曰印以給又曰必印於市用印字者省文也用澹字者借禮考工記曰圖者中規方者中矩而史記禮書曰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規矩方員之至也用員字者省文也武成曰乃偃武修文而漢書郊祀歌曰興

文匿武用匿字者省文也字書曰儻佯者徒倚也而離騷曰聊逍遙以相羊用省文也字書曰撻聚也而宋玉招魂曰蝮蛇秦用省文也詩曰獫狁之故又曰薄伐玁狁而漢書匈奴傳引詩曰獫狁之故薄伐獫狁允用獫狁字者省文也盧仝詩曰盧子躑躅也賢愚總莫驚字書曰躑躅行不進貌而文士皆用龍鍾字者用省文也語曰鄉人儺而禮記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者用省文也史記貨殖傳曰愈於織罽而漢書食貨志曰民俞貧困用俞字者省文也長安詩曰何天之龍敷奏其勇龍讀作寵用省文也史記游

俠傳曰以^此睚殺^此人而漢書孔光傳曰^此匡莫不誅
傷用匡字者省文也史記聶政傳曰^此圓自皮面法眼
當用披面而用皮字者省文也七月詩曰四之日舉
趾而漢書食貨志引詩曰四之日舉止用止字者省
文也長安詩曰聖^此日躋而孔子^此居曰聖^此日齊
用齊字者省文也前漢地理志清河郡鄒縣音輸而
高祖^此臣年表有俞庚呂它用俞字者省文也孟子
曰^此有^此磁基不如待時而前漢樊噲傳^此贊曰^此維有^此茲
基不如逢時用茲字者省文也說命曰^此敷學半而礼
記學記篇引^此允命曰^此學學半用^此允字學^此者省文也

學林卷第十

長沙王 觀國

孫休四子名

寧寧

參

稱稱

景

劭

刺刺

盼盼

守

冰

員錯屈

扁

射

尊

繼疊

邵邵

曹

曹

卅

湛

戲下

他音字

不

羨

攘

變關貫

關

藉

尔今

鯪鯖鱣

楊

茸俚

娥

姓名異音

蒞

閻

鵠

並

貨訾

睢睢

封窆

関

夆夆

變文

三篇有目無文

孫休四子名

吳志孫休永安五年立子雷為太子注詔曰名子

欲令難犯易避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雷音

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苗音如迄今之迄今子名實音

音如兕觥之觥字霁音如元礮首之礮次子名鉅音

音如草莽之莽字显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彪音

音如襖衣下寬大之襖字熨音如有所擁持之擁
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
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
一庶易奔避其普告天下咸使聞知 現國 案古
之字書皆篆文其所送偏旁有陰陽上下左右曲直
之形皆義理之所存錙銖之異而義各有取不徒設
也至秦始皇為隸雖交為隸然訓釋其義則悉本諸
篆文許慎說文之類是也孫氏為四男立名字欲其
難犯易避夫古字之難犯易避者多矣不用古字而
乃妄意撰造自為之音而不言其偏旁所送之義徒
欲立異而失先王制字之法茲所謂好異而不為異
者乎又第三字字音舉全案許慎說文音溫即
溫字之所送也孫氏其闕字書未廣耶廣韻上聲莽
字韻既收 𪔐字注曰吳王孫休子名去聲 𪔐字韻又
𪔐字注亦曰吳王孫休子名蓋古人訛書 𪔐為 𪔐而
修廣韻者重復誤收之也梁有四公子名曰 𪔐 𪔐 𪔐 𪔐

杰 傑

曰蜀 擄

閩 丑禁切

曰仇 掌

啓 觀

曰越 贖

齷齪 不好怪之甚者也隋文帝本封隨國之爵及即
帝位乃去隨之廷而為隋以為國號案字書隋徒果
切其義則落也懈也裂肉也玉篇曰隋亦作墮隋文

帝不審其字形離合之義而輕於增損祇取筴於後
世耳唐書則天武氏自制十有二字曰璽照而天璽
地日因月星鳳君惡臣慮戴聖初乘年正而則天自
名璽日則取取古人已制之字而改易之意者古人
制字未盡善耶茲亦可謂贅矣案集韻載則天自制
者十有八字於唐史十有二字之外復有六字如臣
人字因國字之類皆見於當時薛稷所書之碑則知
則天所自制者不止乎十有二字蓋唐史所載未之盡
也至五代南唐劉龔初名巖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
為龔音儼以名茲又見其不知量也

守

守字音首音狩二音太守之守當音狩案廣韻上聲守
字音首注曰主守也去聲守字音狩注曰太守也舜
典巡守止用守字春秋僖十二年在氏傳曰王以上
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
國高在杜預注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陸德明音
義曰守字又反又僖二十四年在氏傳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杜預
注官守王之君羣臣又傳曰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杜預注
曰守謂邢正卿國子又僖二十八年在氏傳曰奉夷叔以入守又文
七年左氏傳曰箕鄭居守又宣十年左氏傳曰凡諸

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又昭公二十
三年左氏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
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陸德明音義皆
曰守手又反蓋手又反者讀音狩也時未稱太守然亦
音狩也顏延年五君詠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
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弁已心醉山公非虛覲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此正用太守字者狩也然
則凡稱太守皆當讀音狩可知矣亦如宿字音肅音
秀二音凡天星皆當音秀若二十八宿列宿之類是
也又宿留二字皆去声讀為秀潘漢書郊祀志曰天

子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又曰宿留海上與方
士傳車孟子曰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趙岐注
曰不欲即去故且宿留廣韻去聲曰宿留停待也然
則宿字二音讀之當分別不可混也又如枕字分上
聲去聲二音若枕股而哭枕轡而寢飲水曲肱而枕
之枕流漱石與夫枕戈枕江之類皆去聲也上聲為
實字去聲為虛字二聲有辨也至如臚傳鴻臚之臚
音廬而俗讀音盧顧川顧考甫皆音永而俗讀音郢
環玉環明之環音炯而俗讀音景若此類皆非有假
借音也俗誤讀之耳

寧寧

史記秦本紀太史公載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有
寧越徐廣注曰或自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觀國
案古人寧寧二字通用故史記酷吏傳有寧成而前
漢酷吏傳有寧成乃一人也又前漢地理志上谷郡
有廣寧縣晉書地理志上谷郡有廣寧縣則寧寧二字
通用也史記魏世家曰通韓上黨於共寧徐廣注曰
朝歌有寧鄉劉昭注引史記通韓上黨於共寧則寧
寧二字通用也前漢禮樂志樂歌曰泰尊柘漿析朝
醒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復正直
往寧——乃寧也前漢王莽傳曰太后詔羣下勸職永
以康寧蓋康寧即康寧也晉書寧馨見文士多用作
寧馨以此考之則過秦論所謂寧越乃寧越也徐廣
以謂自別有此人誤矣春秋左氏傳曰陳靈公與孔
寧儀行父飲酒又曰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而公羊
傳曰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蓋寧寧通用也禮運曰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詭鄭
氏注曰陳靈公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陸德明音義
曰左傳作寧公羊作寧各依字讀——觀國——案陸德
明謂各依字讀則讀寧為平聲讀寧為去聲矣陸德

明初不悟二字通用而云各依字讀非也

冰

許慎說文𣦵字音兵冰字音凝亦作凝今詳說文𣦵字只從重入其冰字乃凝字無他音不知後以何故以冰為交而音兵也蓋冰字從交從水而音凝則於義為爾雅曰冰脂也郭璞注曰莊子云肌膚若冰雪水雪脂膏也爾雅用冰字為凝字而莊子亦用冰為凝字而今之書史書用冰音兵者當是秦漢間變篆為隸時所改也許慎後漢人也說文尚以冰為凝者蓋說文本纂集古文而後成古文人音兵冰音凝不可改故也王文公筆錄曰李陽冰善篆而不知冰字乃凝字自後只呼為李陽凝蓋戲之也唐故事尚書祠部號冰廳讀冰作去聲言事簡清冷也歐陽文忠公和梅聖俞從登東樓詩曰自憐曾預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闕而用冰作平聲者但欲順詩句平仄用之爾歐公不應誤也韓愈為分司郎官上鄭相公啟曰分司郎官職官事唯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官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一觀國案愈啟所言則祠部非事簡清冷之司也當是憲宗

偶曹

時猶然省曹事多而愈適當其任故尔冰又為箭筒之蓋春秋昭公十四年左氏傳曰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又二十五年傳曰公從釋甲執冰而踞又二十七年傳曰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杜預注曰冰獲圓蓋也犢圓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

參

草書法粟字與參字同形故音人書操字皆作參今法帖碑本中王操之書皆作參之殊不知參字乃音所咸切又音所減切詩曰摻之女手是也後漢稱衡為漁陽參摻參音七緝切參摻者擊鼓也文士用

參摻字或用為摻或用為修皆讀音七緝切蓋假借也徐鍇博學多識時有修字官凡字有從參者悉改從粟鍇曰非可以一例如漁陽參黃塵蕭、白日暗則從參者固不可改粟也衆皆服其說古人草書縹字作修字蓋縹音騷乃釋繭為絲者修音衫乃旌旗之旂也又草書深字作滲字蓋深音早而滲音所禁切也又草書趨字作趨字蓋趨音躁而趨音駮也若據草書而改變隸體則礙矣又如草書方字類才字故於字改為於遊字改為遊又草書繼為連故斷字改為斷從字改為從如此類甚多皆非法也

員錯屈

唐書員半千其先以忠烈似伍負而賜姓唐書書王
傳曰負半千為控鶴內供奉唐書音義曰負王問切
元和姓纂去聲負字注備言負半千其先負因慕伍
負而得姓則伍負之負音運也負半千姓亦音運也
廣韻去聲負音運姓也注曰前燕錄有金城負敞唐
有棣城刺史負半千則伍負之名負半千之姓同讀
音運可知矣春秋左氏傳凡言伍負陸德明音義皆
音云非也音云惟有鄭姓蓋負亦音云而非姓也緣
陸德明音伍負為云故文士亦作云音用之前賢詩
有伍負忠盡江頭死范蠡功成湖外游之句作云音
也皆陸德明唱其誤也前漢鼂錯潁川人晉灼注曰
錯音厝置之厝顏師古引漢申屠嘉傳序曰責通請
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則鼂錯音厝也潘安仁西征
賦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
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无討滋沮善而勸惡此又
用鼂錯作入聲倉各切蓋隨賦韻之音而借用也然
古人假借字音雖多惟姓與名當專一音不可假借
它音安仁誤矣廣韻曰屈九勿切屈產出良馬地名
也亦姓楚有屈平故春秋左氏傳晉使夷吾居屈而

楚之諸屈咸為卿大夫陸德明音義皆曰屈九勿切前漢地理志有北屈縣即晉公子夷吾所居也引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于南屈顏師古注曰屈九勿切前漢高祖帝紀○年十月一日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顏師古注曰屈九勿反然則屈地與屈姓皆九勿及非屈伸之屈也屈伸之屈為區勿切讀之不可不別也

稱秤

許慎說文稱字分平聲去聲兩音而无稱字廣韻平聲稱字處陵切知輕重也去聲稱字昌證切餘度也

俗作秤——觀國——案禮記月令曰同度量鈞衡石甬斗甬正權概鄭氏注曰稱上曰衡稱錘曰權前漢律曆志曰權者銖兩鈞斤也也蓋康注曰稱之數始於銖終於石以此觀之則兩漢止用稱字未用俗書秤字也用俗書秤字其晉魏以下乎杜子美寄劉峽州詩曰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又曰姪女縈新裏丹砂吟舊秤蓋稱秤乃一字也一篇詩中押稱秤二字不可也雖然俗書秤字蓋生於草書稱字案草書法每字與草書平字相類因而訛書作秤也字因草書而訛變其體者甚多不特此也

扁

廣韻扁字注云姓也盧醫扁鵲是也又齧字注云姓也莊子有齧缺又嬰字注云姓也莊子有嬰荷甘觀國一葉史記扁鵲姓秦名越人或在趙謂之扁鵲莊子齧缺王倪嬰荷甘之屬皆寓言非真有是人也說者謂齧缺喻道之不全王倪喻道之端倪嬰荷甘喻隨流而~~既~~决者以至被衣善卷之屬皆類此蓋寓言也如子虛賦之亡是公烏有先生也字書豈可遂著以為姓耶又前漢古今人表王倪齧缺被衣皆居第二等誤矣今世傳高士傳一集盡取列子莊子

寓言之人齧缺王倪被衣善卷之類各立一傳亦誤矣

景

古之日影字不從多只用景字周禮以土圭正日景之法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又曰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凡此所用景字蓋謂日影也後人加多而為影故許慎說文無影字而徐鉉字義曰景非設飾之物不合從多以此知是俗書影字於偏旁之義皆不可考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鄭氏

箋曰景明也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然則景無欽仰之義而後世遂以仰景為欽慕之義字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曾丕與鍾繇曰高山景行私所慕仰凡此用景字未嘗誤也自南北朝人名有景儉景仁之稱當時誤用景字之義故後之循其誤者不已而用景為仰慕者寔廣矣有士人慕陶淵明作景陶軒黃庭堅嘗見之知其誤用景字用字之際不可不審也

射

射音麇射又音石此二音前賢惟訓說觀國考其

義則二音異義也統言射之名則音麇及致力於弓矢之事則音石若射御射法射儀大射聘射射以觀德仁者如射若射之有志凡此皆統言射之名則讀音麇也若射虎侯射熊侯射豹侯射豻射麋射隼於高墉之上射雉一矢亡井谷射魚弋不射宿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棄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左射狸首右射騶虞管仲射齊公中帶鈎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子都自下射之顛李廣見草中石射之沒羽凡此皆致力於弓矢當讀音石陸德明諸經音義亦於此音石矣史傳多言善騎射亦當音石杜

子美醉墜馬詩曰尚^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
射於入聲戟字韻中押則騎射音石也以此考之則
麝石二音其義不同矣漢有大鴻臚射咸姓音麝吳
有中書郎射慈姓音石蓋姓亦分二音也春秋昭公
四年左氏傳曰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洵釋音曰射食
亦及又昭公五年左氏傳曰遂^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
夏洵釋音曰射食夜及蓋名亦分二音也不可以無
別

劬

潘岳河陽縣詩曰誰謂晉京遠室迹身實遼誰謂邑

宰輕令名患不劬五臣注文選曰劬平協韻蓋平協
韻者讀音韶也一觀國一案前漢成帝紀陽朔四年
詔先帝劬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蘓
林注曰劬音翹精異之意也晉灼注曰劬勸勉也潘
岳詩以遼字劬字為韻則音劬為翹也五臣當別出
翹音而曰平協韻者是於劬音作平協韻為韶音耳
蓋五臣未嘗知有翹音故但曰平協韻而已非也南
史宋元凶傳曰元凶名劬字休遠初命之曰劬在文
召刀為劬後惡焉改刀為刀一觀國一案字書劬字
從^刀召從刀不從刀也所謂在文召刀為劬者蓋初

未嘗考究字義而遽為臆說耳

尊

尊字乃古之酒尊字周禮司尊彝禮記有虞氏之尊
夏后氏之尊商尊周尊之類是也又有罇樽二字古
文所不載當是後人所增許慎說文曰尊酒器也廣
韻曰尊亦作罇樽從缶從木後人所加一觀國一以
謂詩賦中若用尊字為韻不可更押罇樽二字杜子
美奉漢中王手札詩曰國有乾坤大正合叔父尊又
曰從容草奏罷宿留奉清罇留雖意各別然其實罇樽
只是一字譬猶昏之與婚女之與汝翁之有掬與之

有歛本一字也苟出於俗書則不可並用以為韻若
一字而二音或三音者可也杜子美贈王倚飲歌曰
煎膠續絃竒自見又曰只願无事長相見凡此一字
而二音也又子美奉先縣詠懷詩曰幼子飢已卒又
曰貧窶有倉卒又曰因念遠成卒此一字而三音也
若尊罇樽三字既本一字又本一音其可以同韻而
押乎字為俗書所增者多矣如回之有迴圍之有圍
果之有菓欲之有慾席之有蓆裴回之有徘徊彷彿
之有髣髴此其顯然者不可同韻而押灼然也

刺字音次又音戚刺字盧達切二字偏旁音義皆不同今案刺字從束於篆文為勑刺字從束於篆文為勑偏旁異也刺字音次若詩之美刺是也又音戚若陳平傳解衣羸而佐刺船是也刺音盧達切謚法曰暴民無親曰刺乃惡謚也漢武帝子燕王名旦者謀反自殺謚曰刺王王莽賜平阿侯王仁謚曰刺侯唐高祖子元吉謚曰巢刺王之類是也刺又為平庚之意前漢劉向傳曰朝臣舛午膠戾平刺顏師古注曰刺音盧達反言相違背也唐書啖助傳曰屬綴不倫序事平刺韓愈上佛骨表憲宗怒曰言何平刺耶此

類是也刺刺二字異體書之乃可辨

繼疊

前漢食貨志曰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孟康注曰繼錢貫也顏師古注曰繼音居兩反管子曰凶歲糶釜十繼蓋繼字旁從系則繼錢貫也今俗謂錢為繼而從金者誤也許慎說文曰疊言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從晶從且王莽以為疊從三日太盛改為三田今為疊字非古也古之戰陳字只用陳字不送車如衛靈公問陳春秋左氏傳魚麗陳周禮大司馬教

戰陳其字皆作陳晉王羲之作字篇始變為陣字非
古也馬廐之廐其字從广下從段去秋切後世俗書多
誤為广下既非也字為俗書改其體者甚多如顧之
顧霸之霸喬之喬喬獻之獻國國之國廟之廟亂之亂殺
之煞趨之趨虧之虧錢之糸齊之齊學之孛齋之奈
臺之臺寶之寶驅之駟棲之栖鹽之鹽鹽之鹽鹽之鹽鹽
摠麥之麥兔之兔遲之遲遲著之著桌之栗繩之繩飯
之飭備之備凡此皆流俗不曉義理者咸用之而字
書如廣韻集韻亦有取而附在正字之下者皆非法
也如世俗書蠶字作蚕乃音膳也書舩字作舩舩
音江也書本字作本乃音滔也書體字作体乃
音坊也書關字作関乃音卡也書商字作商乃
音的也書須字作須須乃音古文類字也又如宜冥
富寇皆從山而俗書為宜冥富寇冲况梁涼皆從水
而俗書為冲况梁凉厨廳皆從广而俗書為厨廳博
協皆從十而俗書為博協凡此類皆失字之本體者
也又如炁字音氣出於道書梵字扶泛切出於釋典
也字彌也切出於番姓如此猥釀增益者又不可勝
紀字學之敝甚矣

盼眇眇三字三音偏旁不同義亦不同盼從分普覓切字書曰黑白分也詩所謂美目盼兮是已眇從少音面字書曰邪視也列子所謂始得夫子之一眇邠陽書所謂莫不按劍相眇是已眇從少音睨字書曰恨視也孟子所謂使民眇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是已三字音義雖異而偏旁易於相亂故世俗多誤書當書盼或誤為眇當書眇或誤為眇左太冲詠史詩曰左眇澄江湘右盼定羗胡其用眇與盼不相混也俗自易於混疑耳世言顧眇謂邪視也而多誤讀為顧盼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曰六合紛紜民心將爰鳥擇高梧臣須顧眇杜子美石硯詩曰公舍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乎丹青地知汝隨顧眇蓋於義則有顧眇而無顧盼古之文士未嘗誤用也世俗多誤讀顧眇為顧盼尔世俗雖誤讀然文士不可誤讀也

邵邵

邵從召從邑於篆文為𠄎邵從召從日於篆文為𠄎二字同音市照切而偏旁不同諸字書曰邵晉邑也又姓邵公奭之後亦作召詩之召公召南是也諸字書曰邵高也揚雄法言曰種蠶不強諫而山棲賢皆

不足邵也又曰年孫高而德孫邵者是孔子之徒與
吳秘注皆曰邵高也邵邵二字訓義不同不相通用
今禮部韻畧去聲收邵字而不收邵字設或賦中用
彌邵字為韻遂也韻可押

曹

甲曹之曹與世曹之曹同音由然甲曹之曹下從曹

世曹之曹下從肉若一體書之則為無別矣又如果
字古老切上從日也果字側狡切上從曹也曰音冒
從口從二也又如邵字去戟切右從邑邵字去略切
右從曹蓋邵姓也晉有大夫邵獻子俗作却者是也

卻退也俗作却者是也又如伏字右從犬音服字書
曰藏隱也伏字右從大音夫字書曰地名在海中也
亦如笑字音肖下從天笑字音替下從大車笑也又
如陝音閃從夾夾內二入也陝音洽從夾內二人也陝
州在弘農本陝縣後魏改為州陝二作狹亦作陝其義
則隘也又如受音壽下從宀又容納也受音到下從犬
姓也字形相疑似者多互書之不可不詳別也木字
於篆文為朮不從木也而玉篇於木部中收朮字則
誤矣字書猶不免誤焉而況於流俗乎

爾雅曰子之子為孫、之子為曾孫郭璞注曰曾猶重也爾雅又曰父為考母為妣父之考為王父、之妣為王母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之妣為曾祖王母郭璞注曰曾猶重也觀國案曾孫曾祖之曾當讀為層古人用層字只書作曾字曾孫者言重疊層、為孫也曾祖者言重疊層、為祖也故郭璞注爾雅曰曾猶重也則曾孫曾祖之曾音層可知矣信南山詩曰曾孫田之又曰曾孫之穡又曰曾孫壽考甫田詩曰曾孫來止又曰曾孫不怒又曰曾孫之稼又曰曾孫之庾大田詩曰曾孫若是行葦詩曰曾孫

維主維天之命詩曰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子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案鄭氏箋曰曾猶重也則詩凡言曾孫皆讀音層亦可知矣書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周禮曰詒女曾孫諸侯百福禮記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凡此類言曾孫一體也

小

許慎說文曰礪礪胡猛切礪也亦作小古文也故周禮有小人掌金石玉錫石之地鄭氏注曰小之言礪也金石未成器曰礪觀國案礪亦作礪小亦作鉗則小者古文礪字也周禮釋音以音胡猛切王荆公引

據說文

汨羅前漢溝洫志曰自臨決行湛白馬玉璧又歌于
歌曰塞長^塞莫^莫子湛美玉後漢祭祀志曰沈用白馬珪
璧各一晉書杜預傳曰預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沈萬
山^沈之^山下^一立峴山之上凡此沈字皆讀音鴉者也當
讀音鴉者不可移而為平聲蓋義各有所歸耳

戲下

前漢高祖紀曰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
破函谷關遂至戲下高祖紀又曰諸侯罷戲下各就
國顏師古注曰戲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前漢衛青傳
曰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塞^軍降^軍至匈奴右賢王庭為

△

戲下轉戰獲王封說為龍額侯顏師古注曰戲讀曰
麾又音許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衆也
前漢灌夫傳曰馳入吳軍至戲下顏師古注曰戲大
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一觀國一案顏師
古每注皆存兩音者非也今以史辭考之則戲下讀
音麾是也其音許宜反者非麾^旗之戲蓋秦中自有
地名戲者漢高帝紀曰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
顏師古注曰戲許宜及戲在新豐縣東今有戲水驛
案後漢郡國志京兆新豐縣東有戲亭^戲^亭^戲^亭
^戲^亭^戲^亭師古注此新豐之戲已得當矣而

於戲麾下之注又每引許宜反音蓋師古牽於疑似而不能痛決之也灌夫傳又曰坐乃起稍去嬰去戲夫又曰蚡乃戲騎縛夫案此二戲字皆讀音麾嬰去戲夫者實嬰去而招麾令灌夫去也戲騎縛夫者田蚡指麾其從騎收縛灌夫也與戲下之戲同意他音字

識志二字通用前漢溝洫志贊云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顏師古曰識亦作志記也劉歆移書責五經博士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武成曰武王伐商往伐歸周

識其政事孔安國曰記商家政事以為法周禮匠人營國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列子曰小孔子識為志也廣韻平教曰料落蕭切料理也去教曰料力弔切度量也然則用料理字者讀為落蕭切莊子曰疾走料虎頭編虎須音義曰料音聊左太冲蜀都賦曰敷葉葳蕤落英飄飄神農是嘗盧附是料蓋作平教用料字也廣韻平教曰屏府盈切倂儻也又薄經切辰也去教曰必邛切蔽也然則用屏營字當讀作府盈切故李陵與蘇武詩曰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

躡五臣注文選曰屏營恐懼也字書去殺先音霰故
蘇詩云予曰有先後瞻仰詩曰不自我先小弁詩曰
尚或先之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大司馬以先愷樂
春秋左氏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引詩曰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凡此類音義皆曰蘊荐切故毛氏詩曰相
道前後曰先後也中字讀為去聲者若歸去來云日
暮中柴車左太沖吳都賦曰中玉輅張景陽賦命曰
中雲軒凡此皆讀作去聲唯周禮中車作平聲蓋周
禮中車王禮也餘讀作去聲者上下通用也王字讀
作去聲者若詩之七月陳王業噫嘻成王春秋左氏

傳曰霸王之器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吾乃今知
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又曰修春秋立素王又曰
會成王義易傳曰包犧氏之王天下孔安國尚書序
曰伏羲氏之王天下陸德明諸經釋音皆音為去聲
也幹字上声音管者若賈誼弔屈原賦曰幹棄周鼎
前漢百官公卿表曰治粟內史有幹幹官又食貨志曰
有五均六幹幹又曰幹幹在縣官如淳注曰幹監鐵榷酒
酤凡此皆讀音管也防字讀作去聲者若杜預左氏
傳序曰聖人包周身之防此類是也胥字讀作上聲
私呂切者若周禮以比追胥七歲屬象胥象扈詩曰

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揚楊雄長楊賦曰酌兒鍊肴樂胥
聽廟廟中之雍、受神人之福祐諸家音義皆作音私
呂切先達有通譯詩曰象胥尊周德偏師偉漢功作
去声用胥字也幾字讀作去声音異者若春秋宣公
十二年左氏傳曰庸可幾乎列子曰衆人守一狀以
求至智未可幾也楊雄解難曰孔子作春秋幾君子
之前觀也前漢郊祀志曰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
幾遇之又曰幾至殊庭焉漢文帝詔曰朕幾郊祀上
帝諸神王莽傳曰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凡此皆讀
音異者也革字讀音棘者若禮器曰詩云匪革其猶

幸追來孝檀弓曰夫子之病革矣又曰若疾革雖當
祭必告此類是也史記汲黯傳曰大將軍青侍中上
踞廁而視之如淳注曰廁音側孟康注漢書汲黯傳
曰廁林邊側也今案字書廁初吏切圓也間也次也
側字韻中不收廁字以此知廁字惟初吏切一音而
已史記范雎傳曰卷以簣置廁中春秋左氏傳曰如
廁陷而卒史記李斯傳曰見吏舍廁中鼠前漢呂后
紀曰逐產殺之即中府吏舍廁中此皆廁圍之廁也
史記樂毅傳曰廁之賓客之中前漢谷永傳曰廁之
爭臣之未此皆間次之廁也然則廁字唯一音而如

淳孟康皆出側音誤甚矣凡此皆字有他音者童蒙多誤讀當先諭之

不

不字舉世讀為奔物切而諸字書並不收此音許慎說文曰弔鳥飛上翔不下來也音方九切又甫鳩甫救二切廣韻平聲曰不弗也甫鳩切又甫九切甫救切入聲曰不與弗同分物切一觀國一竊詳廣韻入聲既收不字作分物切又注釋曰與弗同則讀不為弗矣考古人用不弗二字幾於通用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而春秋定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公山不狃師

費人以襲魯書綱綱征曰辰弗集于房而春秋昭公十七年左氏傳曰辰不集于房論語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又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史記孔子世家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又曰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此古人以不弗二字通用之也蓋許慎說文不收為奔物切故諸家字書皆不收然觀古人多以不弗二字並句用之則知字書收字有未盡者而不字當有奔物切之音也節南山詩曰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吳天不宜室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罔

君子緜詩曰鼙鼓弗勝肆不珍厥愠亦不隕厥問山
有樞詩曰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子
有酒食何不日鼓瑟雨無止詩曰浩々昊天不駿其
德昊天疾威弗慮弗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
子不坼不副無苗無害抑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女雖湛樂從弗念顧紹桑柔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
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凡此詩皆於一篇中用不弗
二字相聯屬而成文也大禹謨曰罰弗及嗣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益稷曰帝不時敷同啟呱、而泣予
弗子甘誓曰汝不恭命弗用命戮于社五子之歌曰

十旬弗及民可近不可下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有衆率怠弗協湯誥曰弗忍荼毒將天命明威不
敢赦伊訓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于其子孫弗率太
甲曰茲乃不義予弗狎于弗順盤庚曰汝曷弗告朕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說命曰茲故弗言罔不同
心康誥曰啓不畏死罔弗慙召誥曰奈何弗欽王不
敢浚用洛誥曰厥攸灼叙弗其絕儀不及物君奭曰
天命不易弗克經歷泰誓曰惟日不足弗克若天凡
此書皆於一篇中用不弗二字相聯屬而成文也周
禮弓人曰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雖善

亦弗可以為良矣。禮記祭義曰：先王之教，因而弗改，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曾子問曰：不得嗣而為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檀弓曰：豈不得以噫？弗果從，王制曰：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中庸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有弗學，之弗能弗措也。緇衣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凡此禮皆於一篇中用不弗二字相聯屬而成文也。易大壯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又小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隨卦初九小象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六二小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由此觀之，則不字當有奔物切之音，而字書收字

有未盡，蓋可見矣。許慎說文不載之字，甚多要當以類求之。尔神農本草子菜部載落藜，世謂之茄子，讀茄為伽音，而字書茄子止音伽，無伽音也。打字世●呼作丁，寡切，而字書打字唯音頂，無丁寡切之音也。若此者，古今呼之久矣，雖欲廢之，不可得也。

羨

字書曰：羨，似面切，欲也。又延面切，餘也。延也。采芑，待曰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鄭氏箋曰：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陸德明音義曰：羨，似面切。今案鄭氏所謂羨卒

盡起者謂餘卒盡起也當音羨為延面切音義誤也
周禮小司徒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
鄭氏注曰羨饒也陸德明音義曰羨似面切今案以
其餘為羨者家一人之外有餘夫則免其常役以備
非常唯田與追胥竭作則凡有田獵盜賊之事雖饒
餘之夫盡行矣當音羨為延面切音義亦誤也所謂
無然歆羨所謂臨淵羨魚皆似面切也所謂壁羨以
起度所謂葬有羨道皆延面切也其它經史所稱羨
字皆當以義推之灼然知其音矣又衍延二字亦有
延面切之音板詩曰及尔游衍陸德明音義曰衍以

戰及後漢安帝紀曰罷魚龍曼延百戲章懷太子注
曰延以戰及蓋延面切與以戰及同一音也前漢地
理志江夏郡有沙羨縣晉灼注曰羨音夷此又羨字
之有別音者字書不載蓋地名有別音者字書多不
載如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有釐縣釐音胎東海郡有
丞縣丞音澄越巂郡有卑水縣卑音班樂浪郡有黏
蟬縣蟬音提此類是也

攘

甫田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鄭氏箋曰攘當讀作饗一現國

案玉篇曰攘仁尚切揖攘也又汝羊切攘竊也廣韻
平聲曰攘汝羊切去聲曰攘仁尚切引文字指歸曰
揖攘也然則古之揖攘字用此攘字詳詩言攘其左
右當為揖攘之攘也鄭氏謂攘當為饗者饗音餉其
義則饋也爾雅曰饁饋饗也詩先言饁彼南畝則既
已饗饋矣然後揖攘其左右而嘗其旨否於先後之
序為不紊若瀆攘為饗則既改其字形又改其字音
併與其義而紊焉陸德明音義曰攘音穰又音餉亦
誤矣良耜詩曰其饗伊黍詩中自有饗字豈可改攘
為饗也前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曰此君人南面之術

也合於堯之古攘又司馬遷傳曰孔子至於今五百
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
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又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曰
進攘之道何其典與顏師古注皆曰攘仁尚反古人
固每用此攘字為揖攘之攘矣理甚明也

彎關貫

許慎說文彎字烏環切持弓字關也南史蒯恩傳曰
彎弓三石是也而古人以關貫二字與彎通用之春
秋昭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
關矣杜預曰關引弓也陸德明音義曰關烏環反孟

子曰越人閔弓而射之其兄閔弓而射之凡此皆用
閔字為彎字也史記陳涉世家引賈誼過秦論曰士
不敢貫弓而報怨又伍子胥傳曰使者捕伍胥伍胥
貫弓執矢向使者裴駘注曰貫烏環反凡此用貫字
為彎也閔貫二字於字書未嘗音作彎古人假借依
其聲類而用之也亦如藏者隱藏也賊者姦賊也減
者減否也史家於三字皆以減字當之蓋藏賊減三
字義不同亦不同音是亦依其聲類而借用之取其
意通而已

關

字書關字分三音一音烟一音渴一音曷爾雅曰太
歲在甲曰關逢此關字讀音烟也史記廬書曰其更
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烏逢攝提格史記用烏字
烏逢攝提格者甲寅年也而爾雅釋音曰關烏割反
誤矣前漢匈奴傳曰冒頓關氏生少子顏師古注曰
關氏匈奴皇后号關音烟氏音支凡關字讀音烟字
者此類是也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關此關字讀音
渴廣韻曰關於歆及引爾雅太歲在卯曰單關則單
關之關音渴可知矣賈誼鵬鳥賦曰單關之歲兮四

月孟夏史記賈誼傳前漢賈誼傳文選雁鳥賦皆音
闕為烏葛反皆誤矣若夫闕音曷者如天闕壅闕之
類是也夫字有忽於目前之習而誤為音呼者皆此

類

藉

許慎說文曰藉秦昔切帝藉千晦也故天子躬耕謂
之藉田前漢食貨志曰文帝即位時民近戰國皆本
趨末賈誼上書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
南朝宋有藉田令皆只用藉字藉以借民力為義天
子躬耕三推借民力以勸天下也漢文帝詔曰農天

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漢書於食貨志用藉字而於帝

紀用藉字二字義同可通用之也蓋藉字有二音一

音秦昔切一音惹夜切其音秦昔切者若藉田若狼

藉若晉大夫藉談之類是也其音惹夜切者若繅藉

五采若藉用白茅若一茅三脊以為藉若藉手以辟

之類是也古人多假借用字亦或作藉甚至於繅藉

字又或用繅藉史記義終傳曰敢行少繅藉前漢義

縱傳曰敢往少溫藉顏師古曰藉惹夜切史記漢書

又皆以藉字為惹夜切用之蓋所謂假借者如此揚

子法言曰破楚入郢鞭尸藉館釋音藉惹夜切又惹

亦切——現國——案左傳曰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是假楚之宮以為己宮當音藉館之藉為慈夜切而楊子釋音不能決乃列兩音則非也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曰孟氏將辟藉除於滅氏杜預注曰辟穿藏也於滅氏借人除葬道陸德明音義曰藉音借——現國——案杜預謂借人除葬道故藉字當讀作慈夜切而音義者不悟遂音藉為借誤矣

余今

許慎說文曰兪兒氏切麤。兪也。余詞之必然也。廣韻曰爾汝也。義与余同。然則余者乃爾字之首也。後

世既書兪為爾而平其首又改余為尔是俗書也。虜姓有余朱氏余綿氏只用余字盖得姓之始用余字固不可爰余而為爾也。後世俗書乃作尔字故書彌為弥書孺為妳書禰為妳書彌為妳皆非字法也。而俗書今字亦作尔如書珍為珍書軫為軫書診為診書參為參之類皆因草書今字為尔形故隸書亦從而安之。然失字法益遠矣。說文曰今稠髮也。引詩今髮如雲。六作鬢。而今世所傳毛公詩君子偕老篇曰鬢髮如雲。毛公訓曰鬢黑髮也。盖黑者色也。與稠義不同。既曰今稠髮又曰鬢黑髮則今与鬢異訓矣。然

則許慎所引詩當是別本詩作今字而毛公詩作鬢
字今鬢二字雖通用而訓釋者不當有二義也

鯀鯨鱣

鯀字案字書七逾切淺鯀也又徂鈎切魚名也又仕垢
切小人貌也史記張良世家云沛公曰鯀生教我距
關無內諸侯徐廣注曰鯀魚也仕垢反前漢張良傳
云沛公曰鯀生说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注曰鯀七
垢反小人也——現國——案鯀生小人也當讀為仕垢
反徐廣以為鯀魚非也史記貨殖傳曰鯀千石鮑千
鈎徐廣注曰鯀音鯀魚也——現國——案鯀千石者

鯀音徂鈎切魚也若夫鯀音輒雖亦魚名豈可交鯀
為鯀也蓋鯀從取鯀從取亦音輒偏旁皆異也徐廣
謂輒音輒亦誤矣廣韻上教曰鯀仕垢切一曰姓漢
有鯀生——現國——案廣韻所謂漢有鯀生者豈非以
張良傳鯀生為姓鯀之人邪誤又甚矣鯨音青魚名
也南史虞悛傳曰悛善為滋味齊帝就悛求飲食方
悛秘不出帝醉後體不快悛乃獻醒酒鯨酢一方而
已鯨又音征亦作鯨亦作疋煮魚煎食謂之五侯鯨
蓋魚之熟羞者也後漢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鱣魚
飛集講堂前章懷太子注曰案續後漢書及謝承書

鱣字皆作鱣又引郭璞注尔雅曰鱣知然反大魚似
鱣而短鼻口在頷下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
一現國一案字書鱣字亦作鱣謝承漢書作三鱣范
蔚宗改為鱣字鱣鱣一也章懷太子不當引郭璞
注尔雅故後人皆誤讀作知然反也蓋音知然反者
若碩人詩曰鱣鮪發一四月詩曰匪鱣匪鮪潛詩曰
有鱣有鮪注皆曰鱣大魚也賈祖弼屈原賦曰橫江
湖之鱣鱣一固將制於樓蟻文中子曰江湖鱣鯨非
溝瀆所容郭璞江賦曰江脈海狶叔鮪王鱣凡此言
鱣即尔雅注所謂長二三丈者也一冠崔豈能銜三

大魚長二三丈者耶然則三鱣為三鱣明矣韓子曰
鱣似蛇正謂此也案字書字之從單者与從重多通
用故禪亦作禮蟬亦作壇倅亦作儻鱣亦作鱣則三
鱣為三鱣可以无疑矣杜子美夔府詠懷詩曰救厨
惟一味求飽或三鱣作平教旃音蓋承誤用之也

糲

南史顏竣傳曰宋明帝時歲旱人飢中書令顏竣上
言禁糲一月息米萬斛一現國一案集韻曰糲音唐
精米也諸字書皆無糲字唯集韻收此字蓋因顏竣
傳有此字而集韻收之耳凡米初出糠秕而未精熟

則謂之麤糲其得米則多及精熟之則得米少禁楊者惟食粗糲而不得精熟米也然人之常情与其食粗糲之十寧且食精熟之八不知顏峻當時禁楊如何設法而月能息米萬斛其公米耶其民米耶不可得而知也字書有暢字音蕩又有師字音伐二字皆訓曰精米也今江浙荆湖間人凡精米皆呼此二音其字則與楊同

茸俚

前漢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蚤室蘓林注曰茸次也顏師古注曰茸音人勇反推也蚤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謂稚致蚤室之中也文選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既生降顏其家聲而僕又俚之蚤室五臣注曰俚次也音二
一 覲國案班固作司馬遷傳去司馬遷未遠必據司馬遷文用茸字其義如顏師古注文意通也字書曰搆人勇切推也當用搆字班固省其偏旁故用茸字耳自班固作漢史後又歷四百餘年梁昭明太子始集文選既不依司馬遷傳作茸字而反為俚字是必得於它書也它書所傳司馬遷文歷年既久豈無訛謬然則茸俚二字義雖均通猶當以漢書為正况俚

之義偏乎

蛾

礼记学记篇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
遠者懷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
謂手鄭氏注曰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虫耳時術蚍
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釋音曰蛾魚倚反一觀國
案尔雅曰蚍蜉大垤小者垤廣韻曰垤蚍蜉也同作
蟻亦作蛾盖蛾者蟻之省文也学记之文自始学積
而至於大学自小成充之至于大成從微至著積習
有漸故取譬以蛾子自微積功以成大垤也其云记

曰蛾子時術之則古書有此語矣说礼之家引此語
以為喻也書史亦多用垤為蛾字者春秋僖公二十
五年左氏傳曰蛾析謂鄭慶盍行乎釋音曰蛾魚倚
反列子曰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
虫蛾楊雄長楊賦曰稽顙植頷扶服蛾伏顏師古注
曰蛾與蟻同言伏如虫蛾也漢元帝紀建昭元年秋
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柘道顏師古注
曰蛾若今之蚕蛾案此言白蛾者乃白蟻也非蚕蛾
若蚕蛾之蛾則与俄同音与俄同音者若詩曰螭首
蛾眉尔雅曰螭羅之類是也

姓名異音

礼记檀弓篇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杜蕢自外
來聞鐘声鄭氏注曰杜蕢或作屠荆春秋昭公九年
左氏傳曰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荆趨
入釋音曰屠音徒一觀國一案蕢与荆同音苦恠切
音同而字不同無傷也若杜与徒乃二音唯姓与名
當專一音不可以呼二音當是屠字亦讀音杜左氏
假借用屠字耳史记孟嘗君傳有馮灌裴駙注曰灌
音攻又作煖音許表反一觀國一案灌煖二字不同
音當是有兩名如表益又名然之類是也若夫左傳
言驪姬又言麗姬而字書有孌姬三字不同而同音
驪也史记言鄜山漢書言麗山唐書言驪山三字不
同而同音驪也史记言朝錯又言晁錯漢書言晁錯
三字不同而同音晁也書史謚閔者或作愍或作湣
三字不同而同音閔也謚僖者亦作釐福禧者亦作
釐我成者亦作財才智者亦作財凡此字異而音同
者意通斯可矣漢書匈奴傳言犬夷又言吠夷又言
昆夷而顏師古注又云与混夷猥夷同音二本反凡
此字雖不同而各有一義或出於假借亦不為舛也

許慎說文曰蘊積也於於切玉篇曰蘊藏也積也聚也蓄也廣韻曰蘊藏也俗作蘊引春秋蘊利生孽觀國案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曰蘋蘩蘊藻之菜杜預注曰蘊藻聚藻也又六年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杜預注曰蘊積也又襄公十一年左氏傳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杜預注曰蘊積也蓋皆用從溫之蘊則知蘊為俗書矣蘊又音於問切史記酷吏義縱傳曰敢行少蘊籍前漢義縱傳曰敢往少蘊籍顏師古注曰少溫籍言無所吝容也又馬宮傳贊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籍可也

顏師古注曰醞籍如醞釀及薦籍道其寬博重厚也唐書李林甫傳曰兵部侍郎盧洵按鑿絕道去帝愛其醞籍凡此或用蘊字或用溫字或用醞字皆讀為於問切有含蓄重厚之意古人多假借用字故蘊溫醞三字雖不同而其義則皆同於蘊以此知訓醞為醞釀者非也易曰乾坤其易之緼耶韓康伯注曰緼淵奧也案字書緼臬也臬也亂也與易意不合蓋亦當用蘊字易省文用緼字耳所謂淵奧之含蓄之異稱也雲漢詩曰早既太甚蘊隆虫毛氏傳曰蘊而暑史記義縱傳用蘊籍皆用俗書蘊字者蓋

爰古文為隸交隸為今文書史中字多失其原不足
恠也南史王蘊字彥深以俗書為名尤不可

眇

史記酷吏卽都傳曰濟南眇氏宗人三百餘家豪滑
二千石莫能制裴駟注引漢書音義曰眇音小兒病
病之癩前漢卽都傳曰濟南眇氏宗人三百餘家應
劭注曰眇音馬眇眼之眇顏師古注曰眇音閑
因案玉篇曰眇胡間切眇也廣韻曰眇胡間切人
目多白又姓史記有濟南眇氏然則音閑是也馬一
目白為駒而人目白為眇孟子曰王使人眇夫子果
有以異於人乎又曰而未嘗有類者來吾將眇良人
之所之也此眇字亦音閑其義則所謂眇也眇者斜
視也成視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此視字
音古覓切其義則視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惠公
名觀與成觀之名同陽貨眇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
烝豚孔子亦眇其亡也而往拜之此眇字音苦暫切
亦視也在字書為瞰亦作矚楊雄解嘲曰鬼瞰其室
光武紀曰雲車十餘文瞰臨城中此類是也矚觀矚
三字三音其義各有攸處

眇

前漢黃霸傳曰霸代丙吉為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鵝
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蘓林注曰今
虎賁所著鵝也顏師古注曰此鵝音芬字本作鴝此
通用耳鴝雀大而色青出羗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
鵝者黑色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
今時俗所謂鵝^鴝者也音冒非鴝雀也——現因——案
玉篇曰鵝何葛切鳥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鬪死乃
止又曰鴝扶云切鴝雀似鵝以此現之則黃霸傳所
謂鵝雀者鴝雀也以其似鵝故亦謂之鵝雀耳顏師
古以為鵝鴝通用非也蘓林以為虎賁所著鵝亦非

也虎賁所著者鵝鳥乃鷄雉之屬不謂之雀後漢輿
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鵝冠虎文單衣褰邑歲獻織成
虎文鵝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
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注曰鵝似黑雉出于上黨荀
綽晉百官表注曰冠插兩鵝鷖鳥之暴疏者也每所
攫撮應爪摧斲天子武騎故以冠鳥傳五賦注曰羽
騎戴鵝鵝顏曰鵝鳥似鷄鬪必至死推此類以現之
則鵝非羣飛集於舍屋之物則黃霸傳鵝雀非鬪死
之鵝可知已前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鵝冠子一篇
班固注曰楚人也居深山以鵝為冠顏師古注曰以

鵑鳥羽為冠然鵑冠子不顯姓名蓋其人當時偶以
鵑羽為野服因名曰鵑冠子非取于武勇之義也韓
愈有讀鵑冠子文曰鵑冠子十有六篇其辭雜黃老
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者矣使其人遇其時
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其功德豈少哉——現國——嘗讀
其書矣以虛無為宗而交至于參合機會之際其說
不純乎先王之仁義蓋戰國之際好異之人也

並

史記秦始皇紀曰並海上北至卿邪又曰遂並海西
至平原津又曰並海南至會稽又封禪書曰上乃遂

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又大宛傳曰留歲餘還並南山
欲從羗中歸前漢郊祀志曰始皇南至湘江山遂登
會稽並海上又曰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又曰皆
在齊北並渤海又溝洫志曰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
里又薛宣傳曰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以上
並字顏師古注曰並步浪反列子曰孔子使人並涯
止之唐書李遠傳曰春幸梨園並渭水被除此並字
亦皆讀音步浪反者也並音步浪反者其義與旁字
遵字同前漢揚雄傳曰武帝廣開上林旁南山而西
至長楊五柝孟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儻遵海而南

放于琅邪是也字書並字無步浪反之音古人借音
用之耳前漢地理志犍牂郡有同並縣應劭注曰並
音伴字書亦無此音亦借音也

貨訾

字書貨即移切貨財也訾亦即移切思也二字雖同
音而義不同然古人于二字通用之史記司馬相如
傳曰相如以貨為郎前漢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以訾
為郎顏師古注曰訾讀與貨同訾財也以家財多得
拜為郎一觀國一案司馬相如傳在史記用貨字在
漢書用訾字則貨訾二字通用之也前漢張釋之傳

曰釋之以貨為騎郎如淳注曰漢法貨五百萬得為
常侍郎所謂以貨為郎者乃今之入粟也故黃霸傳
曰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渴者後復入穀
補左馮翊卒史又卜式傳曰輸家財半助邊拜中郎
楊僕傳曰以千夫為吏顏師古注曰千夫武功賞官
令民出錢穀為之凡此皆入貨補官者也司馬相如
張釋之黃霸卜式皆漢名臣而皆以入貨進後世乃
或恥居之何邪漢景帝後元二年詔曰今訾筭十以
上迺得官庶士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
官士令庶士久失職以此觀之則漢時庶士亦不以

入訾為耻也史记貨殖傳曰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前漢枚乘傳曰萃其兵以訾于漢譬猶蠅蚋之附羣
牛又食貨志曰豪富吏民訾數鉅萬又貨殖傳曰成
都羅裒訾至鉅萬臨苗姓偉訾五千萬雒陽張長叔
薛子仲訾亦十千萬長安王君房樊少翁王孫大卿
為天下高訾凡此言訾當用貨借用訾字尔訾又音紫字書曰訾病
也毀也書史与訾訾字通用小曼詩曰翁訾訾亦孔之哀毛氏傳曰訾訾然
思不称其上也召曼詩曰自訾訾訾曾不知其玷毛氏傳曰訾訾不
共事也曲礼曰不苟訾鄭氏注曰不欲見毀訾也史记貨
殖傳曰以故訾窳偷生無積聚徐廣注曰訾窳苟且
惰懶之謂也前漢地理志曰訾窳偷生而亡積聚潘
安仁西征賦曰訾孝元於渭壑曹子建与楊德祖書
曰罪三王訾五霸此類是也訾又姓也前漢元帝功
臣侯年表有樓虛侯訾順

睢睢

睢字七余切与狙同声旁從且也睢字息遺切与雖
同声旁從目也又許蔡切詩曰關關雉鳴在河之洲
毛氏傳曰睢鳩王雉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樂君子之
德慎固幽深若睢鳩之有別也尔雅曰睢鳩王雉郭
璞注曰睢鳩雕類今江東呼之為鴉好在江渚水

邊食魚鳥摯而有別也玉篇曰睢七余切王睢也
又次睢行雉也凡此謂睢字從且者也前漢地理志
臨淮郡有睢陵縣梁國有睢陽縣班固曰睢陽故宋
國顏師古注曰睢音雖玉篇曰睢息遺切水名又許
蔡切視貌廣韻曰睢息遺切水名在梁郡亦作雒春
秋成公十五年左氏傳曰出舍于睢上史記漢書高
祖紀皆曰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多殺士卒睢水
為之不流後漢郡國志梁國睢陽縣劉昭注引北征
記曰睢陽城周三十七里又引地道記曰梁孝王築睢
陽城小鼓唱節杵下而和之稱睢陽曲凡此睢字皆

睢水之睢也其音許蔡切者睢盱也視貌也莊子所
謂而睢睢而盱盱是已睢睢二字音與義皆不同蓋
其字偏旁實異也

封窆

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植
數共喪之窆器鄭氏注曰丘封之度與其植數別尊
卑也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引喪大記曰凡封用綽去
碑負引釋音曰窆封音彼驗反觀國案易大傳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植喪期
無數後世圣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檀弓云國

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及壤
植之我所謂壤植乃封植也封者封土為墳也植者
植木為飾也窆者下棺也後世說禮之家乃假封字
為窆字故鄭氏訓窆器引喪大記凡封用綽則假封
字為窆字可知矣檀弓曰垂棺而封又曰商既封而
弔又曰公輸若請以机封又曰于其封也亦予之席
喪大記曰毋譁以鼓封曾子問曰既封改服而往王
制曰庶人垂封雜記曰既封而退相見凡此封字鄭
氏注皆曰封當為窆釋音皆曰封彼驗反